

第十一屆

得獎作品集

新北市文學獎

累積城市文化的根 成爲照蔭幼苗的樹冠群

新北市文學獎籌辦進入第 11 年，在年年徵件、評審、頒獎、出版作品集這些過程裡，累積城市的文化根，看它慢慢長成文化叢，最後期望它可以成爲樹冠群，照蔭更多的幼苗，發芽茁壯，猶如一個生態圈，生生不息。

這些年因外在環境的轉換，世代的交替，人口結構的改變，有感而發，尤其這兩年又碰上疫情，各種史無前例的生活經驗，每天都在顛覆著我們日常。每個社會現象其實都是創作的素材，可以再透過文字、影像等被轉譯。因此，在這樣情況下，文學獎的籌辦格具意義，透過徵件比賽，得以收錄各地對於時局變化的心情。

以新北市來說，文學獎徵件條件的自由開放，不限主題與國籍，讓海外華文創作者有機會透過比賽發聲。例如今年新詩得獎者熊佳慕，來自馬來西亞，連兩年獲獎，今年以〈他們不能取消春天〉作品獲新詩一般組首獎，在字裡行間琢磨，探索生命，無形中呼應疫情下的處境，顯示人生共感經驗不分國界，透過作品被看見。

此外，本屆散文一般組首獎〈四破〉，則以疫情作爲敘事開頭，在疫情緊張不能隨意出門買菜的非常時期，之前做好的一夜干派上用場，藉由風乾的四破魚，連結到作者與母親之間深刻但無法言說的情感，重新透過書寫整理心情、開啓對話，十分動人。

而另一方面，爲了鼓勵青年學子創作，新北市文學獎長年以來，在散文及新詩類裡獨立設有「青春組」。青春的創作力量不容小覷，連兩年獲獎的兩位同學崔嘉元及羅菩兒，今年分別以〈智齒〉、〈琥珀海〉作品得到評審的認可，可見其創作才華。

新北市文學獎樂於作爲推手鼓勵新生代，也期許徵件項目與時俱進，因此每年根據徵件情況及評委建議，微幅調整徵件類別，讓文學獎更接地氣。今年「新住民文學創作組」，首次採用不分文類、中文書寫的徵件方式，邀請大家以「我在新北的故事」爲主題發揮，本屆得獎者的身分及創作內容多樣，例如新二代、在臺移工、海外華僑甚至本國人，選用移民家庭、親子關係、飲食文化、學習東南亞語或睹物思情的方式切入，這都是我們所樂見的對話，徵件成果，篇篇珍貴。

精彩的得獎作品都集結收錄，成爲本屆文學獎的成果，誠摯感謝本屆評審委員團總召集人向陽（林淇澂）老師的帶領，讓評審過程更爲順利，感謝初、決審的文學評委，從海量稿件中選出 43 位得獎者。最後也恭喜所有得獎人，期待大家都能在自己創作領域持續耕耘，豐富這個文學世界。

新北市長 侯友宜



目錄

散文 一般組

- 008 首獎 | 汪龍雯 〈四破〉
- 016 優等 | 林廷憶 〈太陽雨〉
- 024 優等 | 栩 栩 〈界〉
- 032 佳作 | 許育甄 〈阿公〉
- 042 佳作 | 陳秀莉 〈又走在一起〉
- 050 佳作 | 黃柏榮 〈國道〉
- 060 散文一般組會議紀錄

散文 青春組

- 066 首獎 | 崔嘉元 〈智齒〉
- 072 優等 | 羅菩兒 〈琥珀海〉
- 078 優等 | 黃向陽 〈童乩〉
- 086 佳作 | 吳冠勳 〈光陰河流〉
- 092 佳作 | Lítost 〈無色〉
- 098 佳作 | 何忻豫 〈啃月牙的人〉
- 106 散文青春組會議紀錄

新詩 一般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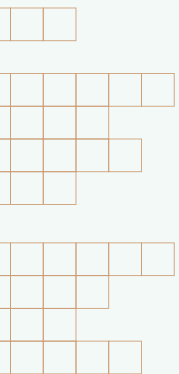
- 120 首獎 | 熊佳慕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 124 優等 | 陳顯仁 〈喜餅店—寫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週年〉
- 128 優等 | 韓祺疇 〈日子有霧〉
- 134 佳作 | 蔡凱文 〈如果你們從沉睡裡醒來—或許某個夜晚，遍佈全臺的鯨魚化石們甦醒……〉
- 138 佳作 | 馬玉紅 〈夏日棕櫚的周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 142 佳作 | 潘雲貴 〈足夠〉
- 148 新詩一般組會議紀錄

新詩 青春組

- 158 首獎 | 邱鈺璇 〈八月夕陽〉
- 162 優等 | 林立珣 〈快樂行星〉
- 166 優等 | 邱心恩 〈無法盛開的告解〉
- 170 佳作 | 曾家茗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 174 佳作 | 呈 俊 〈末日〉
- 178 佳作 | 鍾浩文 〈夢中陰陽〉
- 184 新詩青春組會議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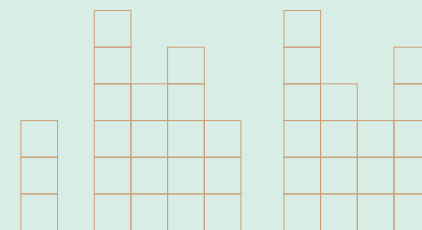
短篇小說組

- 194 首獎 | 黃家祥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
- 218 優等 | 辛以辰 〈刺身〉
- 236 優等 | 黃政淵 〈龜殼〉
- 256 佳作 | 鄭堪遠 〈利馬的番茄〉
- 272 佳作 | 撒比娜 〈前妻之惡〉
- 296 短篇小說組會議紀錄



新住民文學創作組

- 306 首獎 | 許育甄 〈我在新北的故事—遠方的胡志明市〉
312 優等 | 劉金雄 〈一堂國語課〉
318 優等 | 張舜忠 〈我在新北的故事〉
322 優等 | 向 澤 〈我在新北的故事—銓〉
328 佳作 | 尹燕君 〈真正的家園〉
334 佳作 | 梁玳銜 〈生活如一盤海南雞飯〉
340 佳作 | 張敬雅 〈老公的秘密〉
346 佳作 | 凱 立 〈我在新北的故事〉
352 佳作 | 潘之韻 〈我在新北的故事〉
356 佳作 | 蔡恩祈 〈氤氳〉
362 佳作 | 微 凡 〈洄游〉
368 佳作 | 蔡悅東 〈救燕記〉
374 新住民文學創作組會議紀錄



散 文 一 般 組

散文一般組會議紀錄

- 首獎 | 汪龍雯 〈四破〉
優等 | 林廷憶 〈太陽雨〉
優等 | 栩 栩 〈界〉
佳作 | 許育甄 〈阿公〉
佳作 | 陳秀莉 〈又走在一起〉
佳作 | 黃柏榮 〈國道〉

首 獎

四破 汪龍雯

出現破口後，疫情在城市蔓延開來。小島一年來自以為的小安生局面終於破功，於是，我們也跟上世界的腳步，嚐到被拘禁的滋味，這才真正理解到全球化的現實，再也不能躲在自以為安全的泡泡裏得意洋洋。

電視上確診足跡把傳統市場踩出人心惶惶，尤其是雙北，但就有不怕死的老人家要硬闖。我娘家老媽媽也是其中一個，為了阻止母親明以採買新鮮食材為由，暗中其實是要到處串門子，找到機會就出門逛市場。這一個月來，都是我料理分配好三餐，再送到離我住處不遠的母親居所。母親一向不喜歡我煮的菜，說口味太新，但如今這種天災人禍一齊來的非常時期，還能分什麼新舊？

這天，我打開冰箱冷凍庫，翻出兩條在封城前才做好的一夜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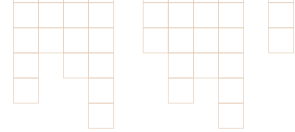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這兩條一夜干是用四破魚做的。這些四破魚可不是買的，是愛船釣的友人在東北角海岸跟著漁船出海釣回來的，他興沖沖搬著滿是魚貨的冰箱來我家，要我挑幾尾，為了感謝他盛情，也體恤他一趟出海

不容易，花錢花時間又花力氣，我就把裏面最不值錢，而且現在都市裏的人們大多不愛，甚至根本不認識的四破魚都給揀了出來。

四破雖說不值錢，但在市場裏也是愈來愈少見。十幾年前，我剛回台灣時，在傳統市場的魚攤上，還能見到用鹽水氽熟再一條一條整齊排列在紙箱內的四破魚，這種小型魚，長度總不會超過二十公分，也總是很便宜，十條也不過一百塊。這幾年，除非在沿海的港口漁市，幾乎不會在市區看見這樣一箱一箱的四破魚了，偶而能見到新鮮的，也只有幾尾散落在其他魚貨間，而且價格比起以往，是二倍。

四破魚頭小小的，為了省去除鰓的麻煩，我都直接把頭剝掉，用剪刀剪開魚肚，先清掉易敗壞的內臟，沖掉血水，再沿著魚中骨將魚剖開成兩片，用廚房紙巾把殘留的血水拭淨。然後，把處理好的魚片完全泡進水鹽比例 1 比 10 的鹽水，浸一個小時。這樣做，在魚肉裏造成腥味的血水就能完全溶出，並能留住魚脂。我一般不會泡超過一個小時，水太鹹或泡太久都會影響風味，在料理這件事上，往往是差一點就天差地別，各條件的些微差異，就能讓脂香味濃肉緊緻的一夜干變成死鹹肉柴的老鹹魚，如同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光醃條魚一件事就能讓人有所體會。

泡過鹽水的魚片取出後，用紙巾細細擦乾，理論上，應掛在太陽曬不到的屋簷下或後陽台，讓風吹一夜陰乾。但我住在車水馬龍的市區，可不想讓花了好些功夫才清乾血水的魚片黏滿各種空污，所以只好把魚片攤平在廚房紙巾上，再放進冰箱冷藏室的出風口處，風乾個幾小時。過程中最好時常換掉墊在魚片下的紙巾，幫助水份



排出。做好的一夜干放在密封保鮮盒裏，再放在冷凍庫，可以保存三個月。要吃時，直接煎得香酥後再滴幾滴醬油會更香，或送進烤箱烤到魚香溢出再擠點檸檬汁提味，要不然，烤熟後剝碎即可代替鯷魚拌進凱撒沙拉或夾進鋪有蘋果片葡萄粒或橘瓣的水果三明治，就成了在無法出國體驗異國美食的當下，能夠享受到的另類風情。

一夜干是在日本工作過的表嫂所教。據她說，這原是北海道做法。當地漁夫抓到油脂豐厚的鮮魚，剖開魚，清掉內臟，直接在海水中泡一會，再撈出來掛起，風乾一夜。一夜干的夜是重點，一夜干可不能曬太陽，會完全乾掉變成鹹魚乾，鹹魚乾為求久放，又乾又鹹，犧牲了魚的某些細緻風味，一夜干則能在口感緊實的同時，保有比鮮魚時更濃郁的蠱味。

我把不帶魚頭的四破一夜干帶回娘家。乾煎後，只滴了醬油就端上桌。把魚頭剝掉，原先是因為清腮麻煩，現在反而可以用來試試母親是否吃得出來這是什麼魚。

沒想到，她吃了幾口就說：「啊，這不就是四破？」

我怔住了，心裏嘆服，果然薑是老的辣。

媽媽抬頭看了我一眼，說：「啊，妳不是不喜歡四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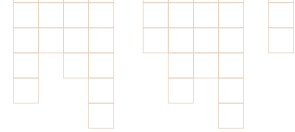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是的，我年輕時一點都不喜歡四破魚。

我從小就嘴笨，不會挑魚刺，十次吃魚八次魚刺能卡進嗓子眼，再呼天喊地惹人嫌。所以，我幾乎不吃需要挑刺的魚，在家多半只肯吃沒刺的土魷魚片、旗魚鬆和鮪魚罐頭。年輕時，總以為，最理想的吃魚方式是西餐廳裏蛋糊炸的鱈魚排，或者煎得橘豔油亮的鮭魚。

母親卻老是清蒸鱸魚，用大頭鯪做砂鍋魚頭，用辣豆瓣做豆腐燒草魚或做紅燒鯽魚。印象中，她最喜歡把細刺極多的虱目魚煎得乾焦，或者把同樣刺不少的香魚或秋刀魚抹鹽用小烤箱烤得出油，再灑點胡椒鹽並擠點萊姆汁，然後陪著父親，在電視機前，就著老是演不完的連續劇和燒酒，慢條斯理的挑刺吃魚，一吃就是幾個小時。

我進大學之後，開放大陸探親，有好幾年，父親頻繁往返大陸，和母親一起吃魚的場景愈來愈少，終至絕跡。母親開始不再蒸鱸魚，燒大頭鯪或做豆瓣魚，當然也不再鹽烤秋刀魚。取而代之的，是十隻一百的四破，開始出現在父親缺席的餐桌上。東亞沿海常見的四破和歐洲人愛吃的沙丁魚一樣，都是體型小產量大，但四破很容易腐敗，所以漁民們通常一撈上船，就用燒開的海水立刻把魚焯熟以利保存，所以魚本身就帶鹹味，乾煎不加鹽就有鹹香，如果想味道再好些，可以在起鍋前滴幾滴醬油或沿鍋邊嗆點酒。

四破出現在餐桌的頻率愈來愈高，到後來，飯桌上幾乎總是幾條煎得破爛的四破和一盤炒青菜外加一大碗用去掉肉的雞骨架熬的湯，媽媽的話也愈來愈少，有一次，我再也忍不住，把筷子摔了就不肯再吃，媽媽還是沒說話，只是維持她一貫的安靜，默默地配著四破魚把一碗飯扒完。從那天以後，我開始瘋狂打工，而且總是在外面吃完飯才回家，也總是任性也只吃自己愛吃的。但我知道，母親還是買四破魚，因為，一打開冰箱，就能看到吃剩的四破孤零零地躺在空盪盪的冷藏室。



雖然我做的四破一夜干，已經把所有刺都取出，無需再挑刺，但媽媽還是像吃其他的魚一樣，彷彿挑著魚刺，一筷子一筷子慢慢吃。突然，她喃喃地發起牢騷，說：「沒有肚子少一味，這種魚，就跟香魚或秋刀魚一樣，肚子苦苦的才好吃，——」

媽媽煎四破，都是連著肚子整尾魚下去煎。其實這種魚為什麼叫四破，就因為煮熟後，用手一剝，魚肉就會開成兩半，再沿中骨的位置稍一施力，又能裂出兩半，輕易地就四裂散開，所以「四破」，直接拿剝下來的魚肉就能或煎或炒或煮湯。

但媽媽總是連著魚肚子煎四破，說魚肚子的苦味才好吃，而她吃四破也總是從魚肚開始下箸。

年輕時的我最聽不進這種話。「苦有啥好吃的？避都來不及了，還自找苦吃？」

等到自己也過了大半輩子，就明白，有些苦，是不能不吃的。

酸甜苦辣辛，合起來才是人生真味。

而苦後回甘，更是頂級。

媽媽嘴上雖然抱怨著，卻把兩隻四破一夜干都吃完了，這讓我又驚又喜。

我忍不住打趣她：「一隻是我要吃的！妳不是老嚷嚷，我做的菜妳不習慣，不喜歡我做的菜？怎麼今天全吃光？」

媽媽靦腆地笑笑，額頭上的皺紋剎時變得平滑，她小心翼翼地說：「妳這樣弄也滿好吃的，我想說妳不喜歡吃四破，就幫妳吃完，——」

或許，這個夏天真的是特別不一樣，陽光比往年都來得大，連坐在室內的母親臉上都給照得發光發亮。如果不是防疫破了口，形成了圍城，坐在圍城裏的我們，就不可能因為日常慣性被打破，而有機會開啓平常沒有的對話，並且在沒預期到的不得已中做出另類思考，那麼，過往的傷痛或許永遠沒有和解的機會。我突然感到腦海中用來壓制記憶的高牆好像也破了個口，那段我和母親很有默契都不再提及的過往，竟然又一幕幕在眼前浮現。心裏好像也有個地方破了口，有些情緒正慢慢地流淌出來，我眼睛有點酸酸的，小聲地說：「媽，對不起，以前是我不懂事，四破魚其實很好吃，我現在才懂。」

媽媽的聲音也有點怪怪的，但她還是努力地笑著，說：「沒關係，這種魚的好，我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懂。」

汪龍雯

個人簡介

台灣輔仁大學唸完物理後，到美國奧瑞崗州立大學拿到統計碩士並副修哲學。做過半導體封裝製程工程師和外商公司財務長特別執行助理以及其他總總很多不知所云的工作。包裹在數理專業的嚴肅外表下，活著一個還不死心的文藝老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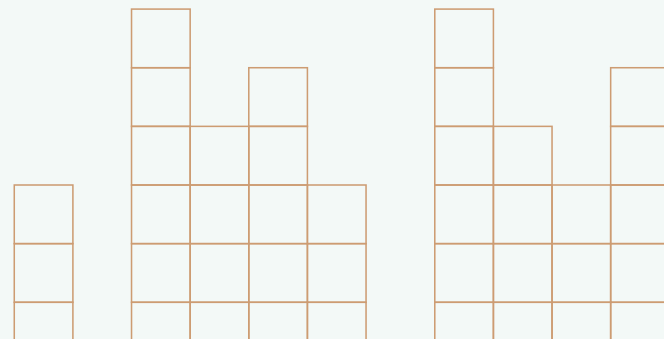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我們新北人，今年真的是悶壞了。

所以，有些話實在不吐不快。抱怨的同時，一不小心，卻把長久以來不想面對的不愉快過往，都給說了出來。實在沒料到能得獎，參賽時，純粹只想發場牢騷當做心理治療，得獎後，反而惴惴難安不知如何解釋。

好險得到了母親的諒解。

能得獎，首先要感謝新北市和諸位評審，但最該感謝的，還是教會我人生真滋味的母親。



優等

太陽雨 林廷憶

當演員是健康的自殘。

在冬天已經變得過冷之前，我已經習慣晝伏夜出、流動性的生活。每週搭高鐵跨越整個台灣去說別人的故事。片酬足以支撐幾月，但只要牽扯到錢，做什麼都能碰出一塊又一塊的瘀血。大人真辛苦，即使過著那南北遷徙的生活時，我不過十七歲。作為十七歲的候鳥，把巡禮的塵土煙灰收進尾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餘下不甘的渣滓都是骨骼中空的證明。除了遷徙，也已經習慣一連串被揀選的過程。我所擁有的全部資產都是極不穩定的東西。因為本身就是極不穩定的狀態啊。依這些僅有的項目被選擇，絲薄無奈也如蔬果蒂頭般無可指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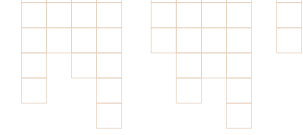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消耗著現實，去建構一個虛構的故事。

在這樣把自己與幼稚的執業哲思對折的珍重下，拍了第一支泡麵廣告。經典都會傻妞，半暈眩地巧笑。海鷗飛著，沒有停止地撲撲拍翅。

整整三十堂表演工作坊，契訶夫沒有教會我如何喜歡討人厭的角色或討人厭的自己。

殺青酒那天，儒儒擠在人群裡，半醉的燈助大叔扯喉高唱粵語流行歌，接著，麥克風一捧，倒進沙發裡。天要亮之前，他喃喃說服我把戲裡的金魚帶回去養，他說，以前養過一隻金魚，買回家第一天，他撫著魚缸叨問：「你在想什麼？你會不會冷？」我聽著他漸漸規律的鼾聲，想起希臘神話那個推石頭的蠢貨，其實不蠢，薛西弗斯有顆石頭推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事啊。的確，我不能說選擇徒勞的本身是迷人，也無法像愛一個驕氣么女那樣珍愛這種無功。不過，我尋找的就是那塊大石頭，不斷滑落，又不斷把它推上去。日復一日我都要選擇去推那塊石頭，痛得仰頭笑出聲。

說真的，那早就是遷流過後的預先原諒。對至親之人的推擠和試探仍荒涼近似溫馴地持續著，再以意想不到的重量凝結在那裡。難以清滌的親情暗萎，因此你很難畫出一條明確的界線區分左邊右邊，再說，瘀血跟吻痕有時挺難分辨的。母親要我去死的那晚，我蜷在房間，退化回嬰胎時期。而那時我已經十八歲了。躺在覆塵的床，像溶解的藥片溶進緩慢沉澱的空氣。小時候我始終不懂，明明天天蝸居於此，怎麼還到處是灰？每個禮拜，我細心除塵、小心掛上新畫的圖、鄭重擺設新買的書。可是，很多空缺是多餘的事物填不滿的。以前的我，像照著樣圖裝飾一棵聖誕樹那樣，想替生活造型出一個「本該」的形狀，但世界上沒有本應如是的東西，這是世界開給我們的諸多玩笑中最最荒唐而明確的一件。想啞啞的笑或放聲大哭時，得時時提醒自己這一點，才能無欲無求的繼續成長。痲



下癒合的爛瘡雜草生長，沒有茁壯也沒關係。

自己生活的日子乾涸地裂出縫，現實在地下漫漶暗湧。偶爾想起家，心思終於變得像沖積扇一樣安靜，周圍的一切都有了重量，好像有人在上面放了砝碼那樣真實。海、文學概論、無以維繫的親情；這些，都確確實實退了下去，替少女情懷辦了場不太隆重的告別式。剩下的殘餘，散置成擱淺鯨鯊的骨架，棄置在費里尼的空景夢境。我其實是以再正常不過的方式成人了。

回家以前，我把遷居在我身上的 F 卸了下來。

F 簡直像獨立邪典的主角，Donnie Darko 那種。我知道他也是缺損的人，但那個並沒有粗礪的邊圍，是能夠讓人接近而不刮傷別人的。我想那是本質似的東西，而當你突然認出那個的時候，是不可能再認錯的。在人們面前，我時常有種作為冰塊被丟進水裡一直融化融化直到消失不見的感覺。我很害怕這種消解感，所以一直在躲避、模仿和假裝。那在 F 身上指認出的，我自己也擁有的畸點。覺得自己精神世界跟外在行事滑離，表裡不一而沒有軌跡。在日常裡我們會盡量活得不顯眼，好像一個人兀自抱著一團滾燙在生活，但卻期待別人能認出自己正在「與外表不一樣地」嘗試練習生活著。

與 F 初識時，他已經準備好要改名了。我沒有插手，命名這種事應該完全自己來才對，畢竟上一個已經是別人給的了啊。我閉起眼，聽他的聲音，讓他的姓名美學連同那些個人性的字眼像血液循環一樣流奔過去。這麼做的時候，連一些無可厚非的信念防衛我都覺得親切。

比睜開眼睛時看得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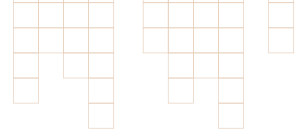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因著某種傾向和巧合，也許從一開始，我便只是隻接受語言的耳朵。

F 是真正的海邊的卡夫卡。一整個夏天聽他說話，好像用盡所有詞彙說服自己，生是猶可戀的。

基本上我們都活在自己的命途中，誰也不能徹底拯救誰。所以，F 決定把淚滴大小的安定文錠和著大量抗憂鬱藥物沖下胃，然後陷入最深沉的睡眠，我大概也是無權傷心的。接到消息隔天，我感到身上原本黏好的東西紛紛掉了一地。我跑到學校旁的海邊，流下好多眼淚。像被海水潑了一臉。

想起夏末一起去秘密海灘，像卡謬《鼠疫》裡堅定地海泳。年輕生命力對年輕生命力的崇慕景仰，那一前一後，肩臂交錯的水花激盪的泅泳啊。在太陽最烈時追著太陽跑，然後倒在沙灘上，看著落日，一直到天全黑都是靜的。夜幕垂降前，天空決定下一場橘色的太陽雨，夕陽溶解進雨滴。無邊際的橘。

下一個夏天，暴雨的拍攝日，雨水是沒有顏色的。我把傘撐向攝影師，他驚訝地說不用不用，然後笑笑的攏起衣領：「防水的喔。」他的眼睛裡有好溫暖敞亮的東西，一瞬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羨慕的情緒。瀏海上的水滴下來流進戲服的襯領，桌上閒置的咖啡杯緊張的滲汗。趁工作人員裝換鏡頭的空檔，我拿出耳機，世界上應該還是有人迷戀有線物的吧，沒有也沒關係啊，總之我正在聽著 F 嘶啞的語音日誌，那天是他的十九歲生日。同時，像不得不的巧合，有人從遠處把手伸過來那樣，咖啡廳裡有人生日了，生日快樂歌此起



彼落。我的意識毫無抵抗地尾隨歌詞，姓名欄填上 F，送你啦這裡有一群人在幫你慶生，我在心裡對著耳機裡無法遏抑的哭聲說。

「妳覺得妳能辨認出真正絕望的人嗎？」一次驚心動魄的提問。我發現我沒辦法回答，因為答案很可能是不是。即使在我身邊佈下一個又一個的瘋帽客，我也沒辦法把自己僵置成隔夜的棋局。人不是棋子啊。

再說下去就好笑了，F 誠摯地邀我跳海的那天，海卻像習慣早睡的老人一樣安詳。像湖，固體一樣安靜。

沒有波紋的海像非寫實一樣，令人敬畏的不自然。風吹在臉上，暖暖的像上個季節遺留下來的風。我們面對著那個，想笑但笑不出來。身上穿著白天來不及換下的戲服。

我感覺到 F 的心裡有歪斜掉的東西，但由於他整個人都歪斜了，以致於那奇異地反倒有令人不安的協調感。他滔滔提議各種方法的死，原來死有那麼多種作法嗎？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啊。莫名地，我心底像水霧昇起某種溫柔的東西。我從未有過如此通透柔軟的感受。F 的聲音裡有勉強壓制下去的東西。連他的臉都看不見，我就對著應該是他的臉的一片黑暗，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話，一個人說完就該換另一個人說。我說，嘿你知道阿巴斯的《櫻桃的滋味》，國中時一個非常酷的音樂老師，說：「不要整天想著去死啊，活不下去的時候先去看櫻桃的滋味，記得要看啊！」結果我到大學都沒找到片源，也沒有死掉過。應該是 F 的臉的一片黑暗笑著回答，反正其中一個總會實現嘛。

沒有抵達終點，拐了幾個彎，命運停在這裡了。之後，F 時常

露出空蕩的笑，然後像點名後的囚犯在即將清醒的夜色裡沉沉睡去。也許偶爾在狂風起作的夜晚他才又聽見自己的嚎哭—少年尋夢求生的致志—在命運迸裂的太陽雨中狂奔—伊卡洛斯投向太陽的昂奮。他將年輕的生命折疊起來，安詳地彎腰，溫良地微笑。F 甚至終於開始大笑，看起來有點像在哭。

下次我們再去海邊時已經不搭公車了。只可惜那時候我們沒有意識到。

有些東西在我認真檢視的那刻便結束了。永永遠遠。

十八歲的終局，細數這一年走走丟丟，好像也沒什麼非留不可，我便放心了。

少年真的很美好啊，連徬徨和期望都單薄到令人想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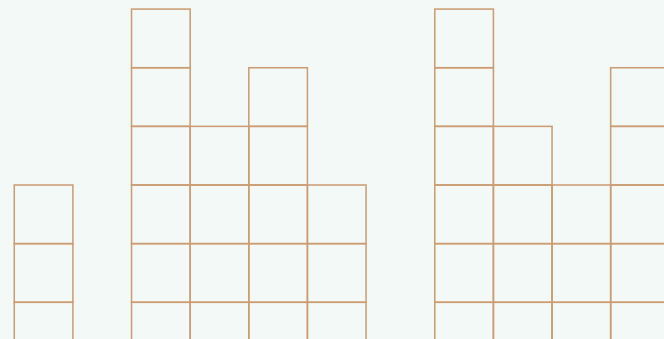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林廷憶

個人簡介

林廷憶，2000 年生，台中人。中山大學外文系大三生。拿不定主意的事已經超出原廠值太多，只有字還是一直想寫。

得獎感言

陽光燦爛，給 F。這裡還是一樣，偶爾下雨、偶爾下更大的雨。



優等

界 栩栩

很少造訪醫院的朋友告訴我，醫院有股味道。

什麼味道？這個嘛，朋友面有難色，遲疑了好一會才開口，大概是消毒水味吧。

每一日，醫院大量地噴灑酒精和漂白水，從扶手、電梯按鍵到桌椅牆面，擦過隨即揮發，而後又重行擦拭。液體揮發了，氣味卻逐日深入器物紋理，木料金屬陶瓷塑膠，無一例外受其浸潤，最後，氣味會與器物們合而為一。

消毒水只是一個粗略的概稱，這組嗅覺符碼由酒精、洗手液、漂白水、碘酒和紫外線所構成，醇類清涼微刺，洗手液略帶粉感，漂白水和碘酒味嗆而刺，紫外線聞起來則像過度曝曬的紡織品，有人說，這是臭氧味。

消毒劑抑菌抗疫，對近身與疾病相搏者而言，它像一層殼，阻絕炎症屏蔽感染，人躲在殼裡面，免受百毒侵擾。於是，再難聞，

也就都能忍耐。何況聞慣以後，居然也有一種異樣的安全感，每當套上瀰漫著淡淡鍋爐氣味的工作服，口鼻被新拆封口罩殘留的環氧乙烷（EO）所籠罩，我立刻知道氣味們築成一道無形的牆，圍繞我，庇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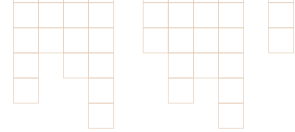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這是消毒劑拉起的另一道防線，在遏止傳染之外，它遮蓋氣味。

但凡人身，自然捎挾體息。初生嬰兒聞上去非常之甜，像塊牛奶糖，人們如蟻群般聚攏過來，眉眼皆含笑。嬰兒散發著純淨而單調的奶香，待幼兒長成，屬於個人的氣味才逐步成形：或乾爽如麥桿，或厚郁如香料。體味是指紋。

然而，醫院司生死，掌藥石，撲面而來的畢竟多是血肉殘軀。頭油耳垢唾沫痰液舌苔，人身多孔竅，一束束腺體蜿蜒纏繞，不斷地泌出各種油脂黏液，不斷向外冒，往下，潮騷暗湧，可意會而差於啓齒的便溺和陰部異味；間或夾以血汗肉屑，或伴隨酸水食糜，氣味如菌落般雜揉滋衍，終日縈繞不散。

不知道為什麼，身染病症時，人聞起來比平時更複雜，酒精高熱酸酵，生病的人發出獸的味道。

氣味的確可以作為診斷線索。氨味多與腎病相關，綠膿桿菌感染帶有葡萄熟果味……我逐漸發現氣味之間亦有一道隱約的界線，一旦越過，就被歸入疾病。卡繆《鼠疫》和托馬斯·曼《威尼斯之死》不約而同地提到甜爛蘋果味，這介於甜美與腐朽的氣味將敲響黑死病的喪鐘，至於推理小說經典橋段：偵探俯身嗅聞死者口腔，假若隱約傳來苦杏仁味，立即推斷死因為氰化物中毒——其實，近半數的人無法藉由嗅聞辨識氰化物。



病情或可隱瞞，氣味卻難遮掩，疾病需藉由實質途徑傳染，但氣味不必。氣味像一塊餌，一旦佈下，接下來只要耐心等待，颺起一陣風，吹一口氣，隨即漂浮四散，最終抵達佈滿嗅覺受器的嗅覺上皮，勾起無窮好奇。

患者也會察覺體味的改變。診斷疾病需要受過專業訓練，對氣味的敏感度卻更接近天生，我曾聽癌症病患談起發現癌的契機，不是摸到腫塊或持續不明原因疼痛，而是自我感覺體味異常。患者告訴我：「這很難解釋，不過，我知道我聞起來不太一樣了。」確診以後，他每日洗澡數次，試圖洗去癌的氣味，卻仍然徒勞無功。氣味的改變其實暗示身體主權的讓渡，失去的主權，可能會再度交還，更多時候，則是不可逆。

醫院多長廊，左右各關病室，一間接連著一間，氣味交叉遊走，幾次折返，汗臭血水食物熱煙就落了滿身。並非所有異味都指向疾病，有些源於日常生活習慣，比如隔餐便當；有些不過是環境背景中的雜訊，比如潮霉和油漆；有些則暗示了患者原本在社會中的頭銜高低與人際紐帶深淺，比如花香……每當我踏入病室，我會先深吸一口氣，試圖辨認疾病是否先我而至，暗中設下埋伏。

最先湧入鼻尖的時常是尼古丁，新鮮尼古丁辛嗆而略帶火氣，近於張牙舞爪，經久，焦油味逐漸散去，爪牙收攏而日趨深沈——攀附纖維，積澱臟腑，化爲X光片中的一抹煙雲。抽菸當然不被允許，患者亦懂分寸，放風前打聲招呼：「下樓透透氣。」彼此心照不宣。氣味雖不能言，卻是最有力的證詞。再靠近一點，薄荷油暗示脹氣、偏頭痛或蚊蟲叮咬，香皂和潤膚乳液多半意味著受到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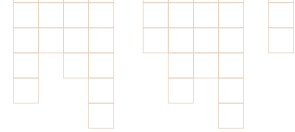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照護，至於樟腦花露水之類，猜想是從衣櫃妝台帶出來的，病中仍然講究體面，患者想必頗重禮數吧。

第一印象是重要的，先記住輪廓，而後才細嚼慢嚥地將氣味吞吃入肺，一股股分拆辨識。身體是肉，一旦變為氣味的溫床，其核心風味也多半圍繞著血肉：炎症、積液或穢物，成蛀壞空。氣味即血肉。肉的需求不外乎餵養與清潔，最基礎的生理層面，然而，再怎麼勤於餵養清潔，最後，肉會不可避免地腐敗，即便腐肉剝盡，上藥，層層纏裹包覆，病腐氣息仍然宛如附骨之蛆，久久揮之不去。每一次嗅聞，都是為了更精準地對應並擴充整組病氣詞彙，區分越仔細，便越能循氣味抓出病灶。

疾病的氣味難免多有不雅，比我資歷更深的前輩們早早練就一身聞風不動的本事，一旦遭遇奇襲，不僅足夠自保，且能避免雙方尷尬。那優雅身段並非人人苦練能得，而對於病氣的拒斥，除了一己之好惡，恐怕也來自趨吉避兇的生物本能。

病菌會深入身體，氣味也會；病菌的宿主是人，氣味的宿主也是人。去除氣味，幾乎便等同於戰勝疾病。兩者不但來源緊密相關，其治理的邏輯同樣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前者藉由消毒劑剷除，後者仰賴藥物根治。只是，病菌在顯微鏡底下終究會顯形，而氣味不可見，卻比任何可見的身體部位都更使人感覺裸露。從最簡易的清潔到最深層的滅菌，日日勤拂拭，假若除而不盡，只得戴上口罩加以遮擋，遍灑精油花水，試圖覆蓋疾病的蹤跡。

遺憾的是，當人們努力清洗除污的同時，疾病也日夜不懈地分解著身體。但凡一息尚存，孔竅們便將很快再度填滿它自己：痰液



積蓄，血水滲漏，屎尿排出。氣味於是成爲一道時刻變動的防線，這端有人反覆消毒加固，彼端，疾病不動聲色地伸出觸手，尋找綻綻，伺機發動另一場反撲。疾病與消毒劑彼此拉鋸，既不相容，又無法完全抵消，一吐一吸，醫院中無處不存在這永不疲倦的拔河。

疾病以氣味標記勢力，換言之，氣味乃疾病的記號。氣味一再試圖跨越的，其實是病與非病的界線。

爲了越界，氣味會矇騙嗅覺。一種常見狀況是嗅覺疲勞，這是避免過多訊息造成神經系統負荷過重而生的機制，另一些狀況則被視爲疾病。失去氣味，也許將暫時使人豁免於感官侵擾，然而，它隨即落入另一種恐怖之中：那意味著，界線的泯除。

氣味也會抵達消毒劑無法觸及的深處，甚至，它會完全侵入我，最終成爲我的一部分——據說，外科醫師對酒精的耐受性更高，善飲者不知凡幾，滴酒不能沾者反而時常被視爲異類，這是因爲長年待在手術室，環境中的麻醉氣體早已在不知不覺之中經由毛孔滲入體內。

如同某種隱密的足跡，以乳爲始，以塵土作終，氣味從中蜿蜒行過，忠實記錄人們的年齡、環境衛生、飲食偏好、生殖週期與種種經歷。那麼，消毒劑試圖抹去的，其實是人的總和。某些體質敏感的人聲稱，他們可以憑藉氣味感知死亡，人之將死，氣味也會有所不同。這樣的事，我是相信的，動物會經由氣味辨別敵我，雖然人類解讀氣味的能力遠遜於動物，但死亡降臨前夕，或許真能察覺氣味越過生死之線前來示警。

而我只是來過，受洗滌，被浸潤，在病氣和消毒劑之間隱約感

覺一種此消彼長，但無論潔淨或汙染，我都無法長久偏守任一方。我只是嗅聞，記錄，走走停停。我所行過的窄路，是安危之界，生死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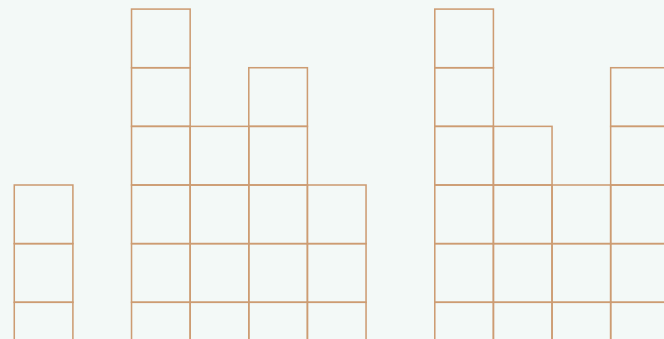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栩栩

個人簡介

居新北十年，不知不覺，也佔去人生的三分之一了。感謝這塊土地給予的養分。

得獎感言

栩栩，貓派，寫字的人。曾獲周夢蝶詩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詩集《忐忑》（雙囍）。現居北海岸。



佳作

阿公 許育甄

我認識阿公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了，但我沒想到，他還可以更老。

照完核磁共振後的一個星期。

「你們看看，這邊。」

「這是正常人的大腦，這是爺爺的。」醫生的嘴一張一合，我努力用我正常人的大腦去消化吸收醫生吐出來的一字一句，醫生說出的話恍若一個字一個字的掉到地上，我得小心翼翼把那些文字收拾起來，組成大腦可以理解的文句。

「這邊的積水，就是造成爺爺容易跌倒、失智的現象。」喔！失智我就懂了，就是阿茲海默症嘛！這個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就像是住你家隔壁的鄰居，就僅僅是住在隔壁幾步的距離，卻從沒說過話。

「但這個並不是常聽到的阿茲海默症，這個叫常壓性水腦症，簡單來說就是爺爺的大腦積水，可以進行手術治療，但爺爺年紀大

了，你們可以考慮一下是否讓爺爺吃藥延緩就好。」

我想起前些日子陪阿公散步的時候。

「阿公！你走路腳要抬起來啊！然後跨大步一點。」

「好，阿公走快點。」阿公表情依舊的回答著，但步幅仍然很小。

醫生說舉步維艱是其中一項徵兆。

老師說，人生會有很多次突然成長的時候，那是別人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瞬間。

小時候是給阿公、阿嬤帶大的，家裡住的是老透天、三層樓的那種。那時小學的我非常愛賴床，阿嬤會在一樓亭仔跤用閩南語吆喝房間在二樓的我起床，但我仍然老錯過公車而被阿嬤責罵。阿公家在新北偏遠的小鄉鎮裡，錯過那班公車，下一班公車就是兩、三個小時之後的事了。

「阿公，你可以載我去學校嗎？」我敲敲阿公的房門。

阿公開著一台跟中華電信工程車同款的黃色箱型車，聽說那是比較便宜的車款，車窗是要轉動手把才能搖下的那種，車上的調頻永遠是「寶島聯播網，是咱的電台。」

阿公偶爾會叨唸我兩句，永遠的那兩句：「『早起的鳥兒有蟲吃』跟『一日之計在於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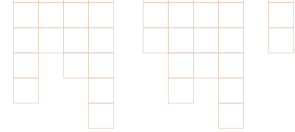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阿公，你是不是不想載我上學！」我故意生氣的責問阿公。

冷氣突然沒有運轉的聲音了。

阿公摸了摸冷氣孔「閣歹去。」

我於是將車窗搖下。

「無，阿公是毋甘你予阿嬤罵。」阿公講話的語速很慢，我將頭



靠在車窗上，外頭人行道上的樹跑得很快。吹著自然風，我常常想阿公話那麼少，阿公都不說話，我要怎樣才能知道阿公在想些什麼？

阿公寫字很漂亮，我的曾祖父是做茶廠的，那個年頭賺了日本人很多錢，身為獨子的阿公自然是享受到了集於一身的資源。阿公不僅寫字漂亮，還很會畫畫，他最拿手的，就是「水墨祥龍」。

阿公拿著他的畫，對我招招手：「你看，阿公很厲害，有沒有。」

「阿公，龍為什麼是黑色的？」

阿公回答不出來，他不知道如何跟七、八歲的孫女解釋黑色的龍。

就像解釋不出母親離家，及父親離世的消息一樣。這不是幼稚園的數學，一加一等於二這樣簡單的問題，這些問題比早餐要吃蘿蔔糕還是鐵板麵還要更難回應。

阿公幽黑的瞳孔裡，彷彿深不見底，再多看一眼，都是失落和憂傷。

我有一百個為什麼，但阿公沒有回答，阿公回答不出來。阿公雖然很老了，但他還是個生嫩的祖父，不懂得怎麼跟孫女說話，這時他會給我五十元銅板，因為硬幣捏在阿公手裡太久了，交到我手上時，年紀還小的我總有被燙到的感覺。

阿公除了開著他的黃色廂型車載我上學外，也會接我下課。

踏出校門的我，快步跑近阿公的廂型車。

「啫啫仔行！阿公等你。」

阿公會在車上準備好十元的鋁箔包飲料和我最愛的奶油口味的車輪餅，車輪餅一定是轉角牛肉麵店門口那台小攤車賣的。從學校

回到家裡的路程其實也僅僅十多分鐘而已，我會用最快的速度在那段時間內吃完。

就像所有吃父親偷偷買的冰淇淋的孩子一樣，不能被媽媽發現。

我會邊吃著車輪餅，邊看著正在開車的阿公，那時候我並不覺得他有多老。

他餓了，會自己跑去他最愛的小吃店買一盤臭豆腐、一碗蚵仔麵線不要香菜；他頭髮長了，就會自己去找一百元快剪店來修理頭髮；他想裝飾他的小農舍時，會自己開車去外縣市的特力屋買材料；家中水電出問題時，他也會親自上陣，就像《百戰天龍》裡的馬蓋先一樣。對啊！阿公並不老啊！

阿公說：「偷食愛拭喙。」進家門前我會先在車上把嘴巴擦乾淨，再背著書包跳下車，對著廚房大喊：「阿嬤，我轉來矣！」

幾年後，我上了台北的高中，搬出了阿公、阿嬤家。

有一天已經到了晚餐時間，阿嬤打電話來說阿公還沒從農舍回家。

阿公下午四點一定會回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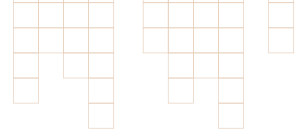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後來發現阿公跌倒在農舍的浴室裡。

他說他突然忘了如何撥電話求救。

醫生診斷為常壓性水腦症。那天開始，我們不允許阿公開車，不允許阿公去農舍。

阿公向我們表達抗議，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到那樣的程度。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阿公的情緒。阿公一直是緘默的，阿公的緘默使我無法瞭解他的心緒，重現他意氣風發的年少。失去了代步工



具，阿公決定既然有雙腿，他就能一直走。

漸漸地，他開始容易走不回家，時常逗留在半路被好心的鄰居載回來，但阿公說他只是累了、走不動了。

阿公嘴上不說，我們也能發現。

發現他其實幾乎要忘了回家的路。

遺忘或許已是阿公的本能，即便他用他的雙腳走了很遠，遺忘或許是所有人的本能，只是阿公多了一些。

我們開始不允許阿公外出，從那之後我能發現他的面容越發憔悴，他臉部的肌肉都往下墜，放棄撐起任何一種表情。

當行動開始被限制或仰賴他人的時候，人的尊嚴便被剝奪了很大一部份。

後來又有一次，阿公在家中的後院跌倒了，從一公尺高、由泥土砌成的樓梯上摔了下來。

我們奔回阿公家的時候，救護人員已經到了現場，我看見阿公面朝下趴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額頭留著鮮血。

我想起我的曾祖母，每次我去找她時，她會坐在客廳裡看電視，曾祖母很老了，眼皮都垂了下來，我甚至無法分辨她有沒有在看電視，但只要我一進門，她總能發現我。曾祖母會叫我坐在她身邊，握著我的手一直搓揉、一直搓揉，好像這是她這輩子最後一次摸到我的手。

過了幾年，年事已高的曾祖母，安詳的走了，阿嬤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我的手背突然有了被包覆的感覺，或許是肌膚的記憶，我的雙手有曾祖母手心熱熱燙燙的溫度。瞻仰曾祖母的遺容時，阿

嬤問我要不要摸摸曾祖母，我摸了一下她的手，好冰。

看著阿公，我突然感到很害怕。

那次跌倒後，阿公的情況變得更嚴重了。這時候阿公幾乎連瞳孔都要變成銀色的了，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一路從自己設立的水電工廠退守到養老的小農舍，再從農舍退守到家裡，最後撤退進自己的身體。

阿公忘記的事越來越多，他會開始伸手跟我要零用錢，阿公是個很愛面子的人，這次他是真的忘了很多。我會將五百元紙鈔鋪平放到他手上，就像小時候他給我五十元硬幣那樣。

自從阿公生病了之後，他的話也越來越多，儘管都是些重複的語句，例如他會重複地詢問我下一次回去看他是什麼時候，會問我現在多大了，會問我身高、體重，他最常說的是：「啊你食飽未？」

有次阿公突然坐到我旁邊，叫我不哭。

「我無哭啊！」我低頭滑著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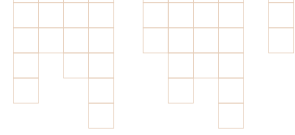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阿公說上次阿嬤跟我講話時有點兇，他看見我神色不對勁，讓我不要在意阿嬤說的話。

阿公記得，但我卻不記得這件事。

我忘了這件事，阿公卻幫我記得，他記得他要安慰我。我沒抬起頭，依然低頭看著手機，因為眼淚突然掉下來了，複雜的情緒匯集成淚珠，一顆顆砸在手機螢幕上。

這次阿公沒有發現，彎下腰想剪腳指甲，這些年，阿公的背更彎了一些，是歲月壓上了身。

「阿公！我幫你剪，剪完我們去散步。」我接過指甲剪。



我挽著阿公的手，在村子裡散著步。

路燈偷喝了流浪漢的酒，把阿公的身影照的清清瘦瘦的，我有一種說不清楚、模糊的感覺。

阿公的步伐很瑣碎，且短促。他走得不快，卻有一種快要跑起來的感覺。

「阿公你杳杳仔行！我陪你。」

阿公不說話，依舊急促的往前走。

拄著拐杖的阿公，好像很急迫地要去哪裡。

許育甄

個人簡介

許育甄，2001 年元旦出生，新北林口人，台中教育大學特教系三年級。

平時運氣很差，所幸有將運氣花在一路上遇到的好人。

在閱讀與創作中不斷摸索重新認識自己。

得獎感言

第一次參加文學獎，能獲得佳作已經非常開心，得獎的剎那只想趕快跟我的母親分享這項好消息。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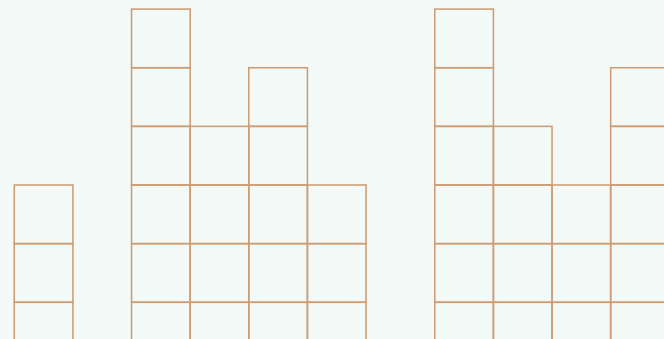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感謝我生命中所有的經歷，成為我創作的養分。

謝謝鼓勵我的朋友們。

謝謝同樣幫助過我很多的劭綦老師、靜慧老師、希珍老師。

以此文獻給我即將八十大壽的阿公。

最後感謝我現在的父母親 Bryan 跟 Joan。



佳作

又走在一起 陳秀莉

健身房寬敞明亮，器材一字排開，練腿練胸練臀部。練腿的可細分為內側外側前後側，練胸的又可分為胸肌二頭肌三角肌。腹部是宇宙的核心，落下推起腳板也要使力。機器吱呀作響，生活和槓桿一樣最好不要傾斜，但有時力量虛乏難免透露出無能為力，將就著推擠也不大要緊。身體各部位區分精細，橫豎撇捺各有門道，健身狂人們按照計劃定時叫喚身體，將肌肉練成書法上不經意的飄逸或彎轉，或是開杈的毛筆落下時的蒼勁。

學員個個魁梧壯碩，耗盡力氣剔去身體的駁雜。跟分秒次數斤斤計較，25、30、35下，跟筋骨講究角度，絲毫不差。健身好處多，世上重量驟輕，推厚重大門如一張書頁翻起。重量數字清晰刻在配重塊上，但負重感卻能一調再調。疼痛痠楚是身體的修辭學，充滿了欺騙性。然而健身貴在承重時無法自控的顫抖與痠麻，這是人體對重量不經意的剖白。雙臂在 10 公斤的啞鈴下不由自主地顫動，珍貴的是身不由己。

父親來病房看我的時候，我轉過身，說不想見這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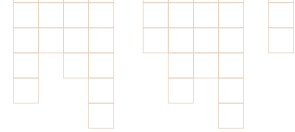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想來十分意外，當時年僅八歲的我，卻有這番決絕。也許是母親長時間在我耳邊置入關於父親的污言穢語起了作用，父親長期的缺席允許惡意的想象無邊蔓延，母親循序漸進地惡意中傷，直至身體承受不住的時候，它會顫抖。於是當父親將手擱在我額頭的時候，我用盡一個八歲女孩的力氣甩開那雙陌生的手，走開。

顫動的肌肉不堪 15 公斤重負，啞鈴崩落在地。不由自主的顫動和甩開的手都一樣，那是來自身體的意志。

隨年齡漸長，我逐漸懂得控制自己的身體。當無力承受槓桿的時候，以假動作虛托，將重量緩衝到其他的身體部位，避免槓桿唐突落下。我和父親禮貌地保持著兩個獨立的身體，長時間疏離，在持平的槓桿上淺淺滑行。飯局中，父親帶來兩個我的分身，被喚作我的弟弟。於是好不容易調均的稀薄血緣又得倉惶重調，我再減兩斤，兩位新弟弟各增一斤，完美！從此往後按這份量如是訓練復關係，身為邊緣的子女得識相將重量放輕。

當初父親贈予我的這副身軀似有破損，像不知哪處已開了個洞，精氣靈光隨日月耗損。乾癟得快成骷髏之前，我學會剝落自然的身體，以健身的方式讓脂肪肌肉此消彼長。父親知曉後只是輕輕一笑，覺得莫名。身體肌肉雖偶爾偏歪，但總有自然的長勢，如血緣那般分明。父親一生穿梭於水泥鋼骨之間，兩袖電線。灰飛的工地是他的健身房，磚頭是他的配重塊，鐵架槓桿引體向上，水泥鋼筋仰臥起坐。生活附帶不堪的重量，自然無暇拉扯血緣的槓桿。

多年後，父親患胰臟癌末期，我與父親的身體才再次重疊在一起。



八小時一顆止痛藥，一日三顆。知道時日無多後我才頻繁往返父親住處，在止痛藥發揮作用的間歇中，我們用簡短的對話縫合基因。父親的身體似開了一個巨大的洞，每日耗損巨量的精力元氣。偶爾前顆止痛藥失效，服用下顆止痛藥的時間未到，疼痛產生巨大的能量讓乾癟的父親起身咆哮砸物，爆發後餘下微弱的人氣於床單上蜷縮嗚咽。不管暴怒與嗚咽，都是疼痛作祟。

那段日子裡我健身依舊，拉扯施力舉重離地，皮膚切實感受到重量與沈壓。教練將插銷插入下一個配重塊，所負重量又增一斤。以負重增加骨頭密度，在撕裂的肌肉中重塑身型。無痛無喘是健身大忌，粗大的手隨即壓制我的臂膀，肘猛地朝另一方擰。

還是沒有肌肉抽筋的感覺。

教練腳踩器材助力，一手按壓，一手推擠，勢必從我身上擰出肌肉抽筋的痠麻感。疼痛痠楚是身體積極的語言，哪裡疲弱哪裡正需要長進。筋骨肌肉有可承受的值域，一寸寸往外推延，方可壓縮骨質肌肉成群。飲食方面則少量多餐，增加蛋白的攝取。自健身與患病，我添購蛋白粉的時候總為父親添購一份。我健身後一杯，父親稍有食慾時一杯。那是父親的最後食糧，而我則靠它使體重接近正常水平。我增一斤，父親減一斤。此時此刻，我與父親走向疼痛的兩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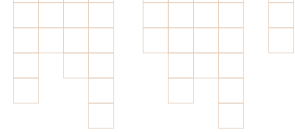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在止痛藥發揮作用的間歇，父親偶爾得半點日光閒常。他鋪開電氣原理圖，這是他畢生鍾愛之物，單雙通道迂迴折返，電流各有歸屬，這樣做圖讓他安穩。電流仿若情感的流竄和抵達，肉身即將敗壞之際，迸出這裡那裡的光火。我和他兩幅身軀開始了頻繁的對

話，電管匣子破漏、電線膠管撕裂，於是電流般一觸即發的情感肆意在空中迸散炸開。對於極其傳統的父親而言，流露情感與走電一樣危險。惟生命的最後階段，光火終於不受控地迸散。珍貴的是身不由己。

胸腔以下腹以上，那狹長一塊，痛楚啞啞有深淺。90伏、100伏、200伏，身體痛痛痛痛痛，佝僂痙攣發燒嘔吐，平日戀念的食物擺在父親眼前，只剩下意念垂動。胰臟癌乃癌中之王，它懂得循序漸進，一步步引領病患脫離那污穢駁雜的人間糟粕，先奪其食慾，養以無數日夜的沒有胃口。父親身體劇烈變化，都是病疾牽引，也是步入下個世界的預習，食物可親卻不可得，如透明雙手撈過食物。一日，父親恍惚說看見壁上流轉彩光幻影，素不相識的面孔佇立角落。我恍然，他的身體正漸次透明，從胰臟開始，依次浸染器官身軀。一月後躺成骷髏，氣息淺過游絲，在枕頭邊緣淺淺滑行。身體如被摘離主幹的枝節倒臥沙泥，葉片漸次枯黃開去。

紙尿片包好，尿袋垂掛病床。護士替父親換上白色病服，左右兩端細繩一抽衣物便自然脫落，如剝去爛損的電線膠管，裸露出焦黑開衩的導電體。此時的父親已失去對話能力，身體無法承受邏輯的故事發展，線性的時間在他那裡就快要迸散，被擊落成塊狀的、跳躍性的時間邏輯，像此時散布在他軀幹上一塊一塊的淤血，每一處淤血都是一個時間段的顯影。

身軀內走電的光火在這裡那裡閃逝，父親片段式地喊出一生中不同的章節。病房裡一片抽泣，「打死我都不去新加坡做工，太辛苦了！」父親忽地冒出一句，語畢後沈沈睡去。俄而復醒，「給了



錢還要吃藥還要痛，這生意哪裡划算？虧本啊虧本！」臨死的病人常是富有幽默感的，其幽默是肆意流竄的意識佔了理性的上風，竟也能逗我發笑，發笑於他的身不由己。「爸在新加坡做過工？」我按圖索驥，向弟弟或阿姨探問實情，填補我對於父親的瞭解，以此來縫合基因。

父親所戴的氧氣面罩裡有兩片輕薄紙屑，摘離監護儀與其他能辨識心跳的儀器後，僅能以氧氣面罩裡的紙屑確認生命。呼吸太短太輕，生死模糊難辨，我匍匐床前盯緊鼻翼上那兩片輕薄紙屑。重壓之後，世上重量驟輕，生命最後的重量僅剩兩片紙屑，我以紙屑的停飛宣告生命終結。

父親的遺體長得並不像父親，淚水盈盈來到棺木邊，看見遺體時眼淚卻要縮了回去。因胰臟癌的緣故，父親的面容瘦削得僅剩骷髏。入殮師像補水泥般在凹陷處隨心填充，沒想父親最後用了最疏懶的方式來增補肌肉。顴骨補得過高、鼻子又過扁，總之這副肉身錯得離譜，這是他人意念的填充，不是父親的。

但這種陌生的感覺實則貼合我對父親的想象。小時候，父親偶從母親處接我去遊山玩水。我愛玩開車遊戲，手握方向盤坐父親腿上。車子徐徐往前駛，我謹慎擺動方向，時間緩緩移動，父女倆的身影疊合在一起，時間再移，身子就分開了。父親母親是世仇，母親畢生孜孜不倦地向我灌入父親的劣跡。最初不以為意，但當它匯聚成一定的量後，身體長出自己的意志，致使我從駕駛座上剝落、脫離、掉落出去。從此父親的面目便糊了一輩子，再看的時候，已是棺木裡那被入殮師隨意填充的模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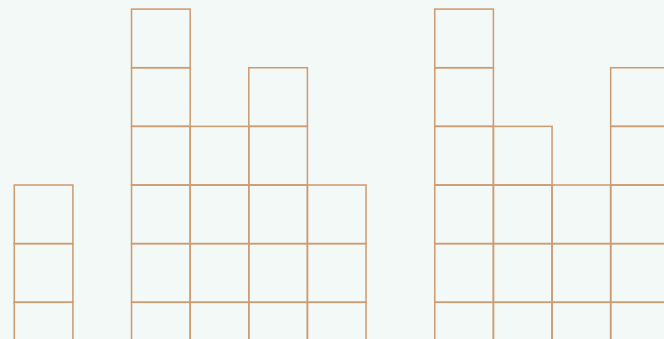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陳秀莉

個人簡介

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新山，畢業自新山寬柔中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曾獲海鷗青年文學獎、台中文學獎、方修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僅以此篇獻給陌生的、來了也走了的父親。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



佳作

國道 黃柏榮

國道帶我離開原鄉去到外面的世界，也帶我回返，從此擺盪在投入與離去之間。至於何處為家，我沒有答案，只是盡力活下去而已。

我曾站在高速公路的擋土坡旁，看著奔馳呼嘯的車輛興奮地大叫大吼。那時五歲，和母親在高雄九如路的下交流道處賣玉蘭花，老是狐疑著車子為什麼從上面開下來。

那是什麼地方？

母親口中描述的高速公路我無從見識，當時的視角只有家屋與家人，至於汽車，更是奢華的想像。殘存的記憶裡，甚至有父親騎打檔車載著全家五口人經省道從高雄到台南掃墓。所以當童騃的我在母親的牽引下，緩緩爬上擋土坡的時候，筆直寬闊的公路在眼前豁然顯現，高速疾駛的車輛開啓了迥異於日常的視野。

視野隨著成長日漸拓展，始有分辨貧康之意識。許是雙親出身為藍領，我能察覺出他們為日子發愁的神情。所以當家裡突然買了汽車之後，我才意識到幸福，即便那是父親為了開計程車添補家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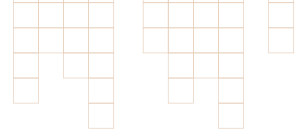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用的。有車以後，終於得以經驗高速公路的風景。

指標牌上的地名是我對國道的初識；台南、嘉義、雲林……，一路迤邐到台北。路程上，只有一開始因為興奮而精神奕奕，約莫過了嘉南平原我就沉睡了。印象中父親大多選擇開夜車上台北。似乎是為了避開尖峰時刻，路況較為流暢之故。嘉南平原在黑暗中綴有農田夜間作物燈照，據聞是為了調節農作產期之用。那景象猶如異化的世界，充斥著夜奔旅途的催化效果。

往往在通過台中準備進入苗栗，車子爬行將越過火炎山台地的那段長坡，耳膜產生鼓脹感而轉醒。當下的世界有種異樣感。原本周遭巨大的環境音彷彿塌陷下去，沉悶在隱隱作痛的深邃處。那一刻會重新喚醒我內心不可名狀的激素，為了那即將抵達的城市而亢奮起來。這也許是種植在潛意識裏，對台北生發一股美麗想像的原因。然而日後細細回想，我認為並非台北本身吸引了我，而是那整段北上的路程賦予旅途某種藝術性的靈光。神秘、奇妙，又難以言喻。

即使在日後我依然無法完全理解身處在那些場域的原因。尤其是經過苗栗時，車子開下某一處交流道，在省道旁有一個私營的休息站，黑夜中，它的形像巨大，外觀類似城堡的造型。我不清楚何以父親要特地來此處，而不選擇在國道上其它的公營休息站。這個私人休息站內是一個大型販售部，我們會在此停留一段不算很短的時間，買一些零食餅乾充飢，父親也會小睡片刻。

深夜的販賣部幾近無聲，僅有收銀機旁的店員在結帳時發出的聲響。靠近大門出入處，放置了電玩機檯，螢幕上閃爍著「快打旋風」



的遊戲展示畫面。我會盯著螢幕並搖動操縱桿，想像正在操控畫面中跳動的人物角色。並試圖引起雙親突來的賞賜，希冀他們允許我打遊戲。不過，他們不會准許，招徠的只會是一陣喝斥。

記憶中的旅程都有這麼一段隻遠寂靜的長夜，我們一家人好像在等待什麼，或者是期待什麼。那些黎明將至前的暗夜，氣溫皆頗為寒涼，導致我在印象中，無論是哪一個季節，北上的旅途皆充滿冷感。於是，我愛上那份涼冷的感覺。

涼冷中，時有寒意時有暖意。不定是真切的知覺所致，亦為意識先行於感知而有所錯置。原來，在到達台北前雙親會先到一處位於苗栗山上的寺院參拜，選在破曉前抵達，諦聽晨鐘響鳴，伴隨焚香祝禱聲裊繞林間。雖然日後待我思慮漸晰，逐感此些價值觀係為某種禁錮，業障之說實在無終限圍住身心。何以雙親非要認為自身帶罪，亦欲賦予我此種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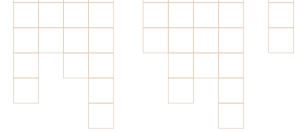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於是我們家每年大約在寒暑假會進行一趟這段旅程，循著國道向北前行，不僅僅為了抵達宛若崇越形象的台北，還有乞靈似地朝聖之路。台北住有幾房遠親，溯源皆自南部，在都市化驟烈，城鄉發展失衡的七、八零年代，幾位姑姨表親前往北部謀生，逐漸成家定居。童騃懵懂，不太能察覺某些異姓門戶之間忽隱若現的親疏感受，幼稚地以為情感無等差，應該等同家人。年紀漸長後，我慢慢理解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並非單純只是姓氏宗堂，還有背後所指涉的象徵意義。對於出身南部的彼代人，能夠在台北落腳進而買房可意味著能力。我的雙親也曾北上謀事，各自努力一段時期後卻仍是根基難穩，只好回南部去了。

車子行經林口，即將進入台北盆地，一行人在路程長涉的睏倦中，情緒又始昂揚。尤其雙親聊起位在國道旁林口台地上的工廠，正是年輕時候的謀生之處，語氣間神氣奕奕，彷彿帶著更新後的生命面貌進入台北城。也許是這座城市能賦予人們冀望和想像，那份感受是幸福的，一切都有了可能性。又或者，我們一家人沒有完全意識到本身挾帶的平庸俗氣，在省親過程中，改變不了他者對我們的鄙夷，而那般的無意識感，也是幸福的。

而後增長的身量，愈發負載混沌不明的情感。旁人以為是我對台北生發嚮往，這是妄加定義。他者從未究明我心底幽微宛如秋葉的飄零感，那份驛動並非我體的追求，是近乎窒息般的進迫。學業成績乏善可陳、困窘如深井的生活，挨擠在無立錐處的升學制度，未來似若印象中那條通向夜幕的國道，前方只有落在車燈所及的範圍。遠日向遠處，黢闇不明。

也許是家裡的經濟泥沼引發卑微感，讓母親試圖將自己的孩子推向遠離原鄉的世界中，似乎上大學是她認知裡可以翻轉孩子人生的唯一途徑。亦或是台北才是母親心底一個未竟的夢？不得而知。於是乎在我青少期，個人的想法與志趣皆須抑止，來不及思考我體之定位便推就著搭上開往台北的巴士，抵達座落在迎面東北季風的小鎮，西流入海的淡水河口。有別於常人對大學的憧憬與想像，一切更類似苦修士僧。

讀大學沒有不好，台北也很美善，異鄉更有向來我所喜悅的涼冷。然而心底所存疑的，是對於歸屬的確據。存在於彼方，純粹是命運使然，猶如秋風帶起的一片枯葉？或是自由意志的選擇？行駛



在國道上的巴士，預示這條路徑將會成爲宿命般，在我生命中如影隨行。

迥異於一般影、視、書籍當中描述的離鄉途徑多半是鐵道，我以國道作爲離去的行旅方式。感性上是基於孩童期便在此路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地往還，以家人爲伴。理性上是基於現實生活中經濟考量，以票價先決；尤其搭乘夜班車，亦得以在巴士上休寐，以長夜先行。兒時以爲的夜行神聖性，只是出於對現實的考量，爲了節省過路費用而已。

夜行巴士疊加起一趟又一趟的路程，以爲可以搬演成一部沒有結局的公路電影，卻只有極其貼近市井的況味。車上鼯鼠般的乘客，一個個把自己埋進大到可以吞噬軀殼的皮質沙發座椅內沉沉睡去。兀自揣想背後可能都有各自的困頓，才會在深夜時修得同車渡，紛紛前往夢中的彼岸。然而彼岸各異，在抵達下一個交流道時，方知誰與你身處不同境地。巴士往往會在台中朝馬泊靠，短暫的五分鐘是抵達者的離去處，未抵達者的中途站。此刻會有另一批乘客上車遞補空位，隨同原車次北上，繼續前往未見的彼岸。

一路上我彷彿窺見了每個人懷抱的夢境、期待的彼岸。鄰座有位藍領青年在幼獅工業區下了車，我對於他在巴士開下交流道周遭闖黑的省道旁離去感到訝異。不知他要如何在接續的路程抵達他的夢，是否他爲了拉長與原鄉家人相聚的時間而選擇搭乘這班夜行車？亦或爲了較便宜的車資？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完全能體會經過深夜長途跋涉後旋即投入天明的生活是如何磨人心志。

黎明的國道漸感車流絡繹，車窗外刺眼的亮光引發更強大的疲

憊感，那種感受不是盼望，而是痛苦地想逃離將至的彼岸。巴士行經三重再度泊靠，下車的乘客更多了，不過這次沒有新乘客遞補，因爲大台北都會就是這群來自中南部乘客的彼岸。我也身在其中。

巴士繼續在二省道高架道路上前行，兩旁錦簇的樓房是我平生未有的視闊，一路連結到淡水河上的忠孝橋面後，不遠處的新光大樓意味著將屆的終點站。然而，這到底是不是我的彼岸，至今我仍沒有答案。

文學

黃柏榮

個人簡介

想取一個聽起來類似普魯斯特的筆名，於是自創了「浮塔徠忒」這個名字。

Photographer 加上 Writer 就是 Photogwriter，取其音譯。有人以為是用職業作為定義，其實那是用來創作的媒材。透過攝影與文學，把自己扁平化為符號，才不會被討厭。明年即將出版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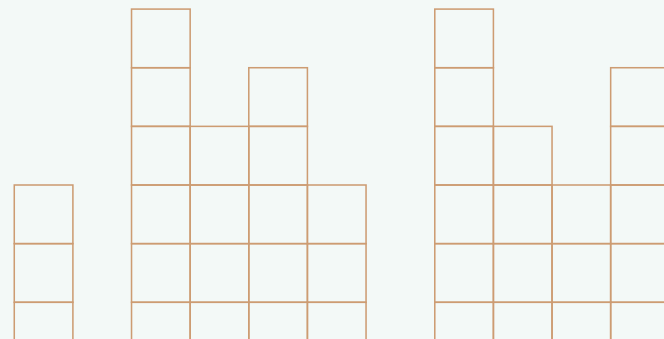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感謝上帝。

感謝一切有恩於我的人，尤其是妻子，在我奮力追尋文學夢的時候，成為穩固的後盾。還有遠在原鄉的雙親，若沒有你們，就沒有這些精彩的故事。

以及指導我的老師、一起奮鬥的文友們。我不優秀，只是用生命在書寫而已。謝謝你們給我相信文學的力量。

這不是出於我的能力，乃上帝給予的恩賜。願一切榮耀歸給祂。



總評

／阿盛

這一屆新北市文學獎一般組散文作品，進入決賽的有十四篇，題材相當多元，三位評審都認為作品各具代表性，反映了現代社會各種生活與感情的樣貌。這顯示了作者們的視野不受局限，各自發揮，是個很好的現象。

評審們在討論投票過程中，雖意見不盡相同，但都會為自己欣賞的作品力爭，舉出作品的優點說明，共同理念是，十四篇作品都是作者的心血結晶，由數百篇參賽作品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且得獎名額有限，必須謹慎衡量。第一次投票入圍的，每篇都討論評比，尤其是只得一票的，評審的討論更多。第二次投票後，再評比，同分的作品，評審採多數決，以定名次，同時也可以提出未得票作品重新斟酌是否入圍。

最終選出的六篇得獎作品，類型各異，優點都很明顯。但未入選的也確實不乏佳作，如果名額增加，肯定至少還有三、四篇可以入選，例如《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除濕機》、《尤命

來看我》、《破甕》、《最後的騎行時光》等，作者都有不小的寫作潛力。

此屆進入決賽的參賽作品，整體水準頗高，可喜。若能再接再厲，相信會產生許多優秀的寫作者，無論得獎與否。也樂見有更多喜愛寫作的人歡喜持續筆耕。

散文一般組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邱于芳

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一般組初審時選出14篇，而決賽時需選出6名。本次由劉克襄（召集人）、阿盛、廖玉蕙3位來擔任評審，於十一月六日的決賽會議中討論並決定名次。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阿盛評審：「此次投稿主題多元，但整體感覺悲傷，尤其以照顧老人與心理情狀的描述為最大特色。但普遍讀來作品的水準皆不錯，文筆也好，應是極容易選出入圍的六篇作品。」

廖玉蕙評審：「來投稿的作品整體感覺悲傷，主題有談家破人亡、生離死別、虐待、氣味（病房味道）、自殺、家暴、衰老、自殺、落髮、貧苦等。但A32〈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較諸於其他作品，此篇筆法輕快，令她眼睛一亮。且相較於其他文學獎，此獎項的作品容易閱讀，雖然文學技巧可再琢磨，但總體仍是不錯。」

劉克襄評審：「此次主題有動物、自我、食物、母子、父子、移工等，極為多元。有幾篇雖寫得不錯，但有小說化的傾向，這其中的平衡不好拿捏，也使評審過程中，產生是否割捨的疑問。因此建議寫

作者能回到散文的本質，一種從容與慢，乃至於生活化的氛圍。」

第一輪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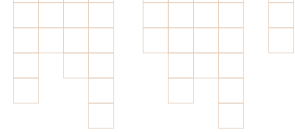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從進入初審的14篇中選出6篇，因此劉克襄提議，每位委員先各自選出4篇，再從中討論，2位委員附議。阿盛委員第一輪投票中選出A34〈四破〉、A78〈界〉、A322〈又走在一起〉、A366〈太陽雨〉；廖玉蕙委員選出A32〈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A34〈四破〉、A406〈阿公〉、A366〈太陽雨〉；召集人劉克襄選出A34〈四破〉、A78〈界〉、A366〈太陽雨〉、A1036〈破甕〉。

投票結果：

獲得三票的有A34〈四破〉、A366〈太陽雨〉，獲得兩票的是A78〈界〉，而獲得一票的有A32〈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A322〈又走在一起〉、A406〈阿公〉、A1036〈破甕〉四篇。劉克襄建議，從獲得一票的開始討論，兩位委員同意，而獲得兩票以上的作品直接進入排名。

討論過程及評語：

A32〈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廖玉蕙認為此篇從一個媳婦的眼光，來寫愉快的老人生活以及圓滿的家庭，讀來感到快樂，在一片悲傷的作品中更為突出，並且描述出老人逛市集等充滿生機的生活，而不是描述衰老與死亡。劉克襄同意，第一段描述感人，且散文要寫得快樂並不容易。



A322〈又走在一起〉，阿盛認為寫健身房再連結到父子間的情感，感覺作者是寫過文章的熟手，且段落銜接很好，也有寫作技巧。但父親的重量是否可以用其他意象來取代，而非是舉重。阿盛則理解成人生就是負重，用舉重來描述自己與父親的負載，這樣的連結他認為是可行的。廖玉蕙則以為作品過於設計感，如文中的「珍貴的身不由己」、「我與父親的重量重疊在一起」、「兩幅身軀」的「幅」，讀來較難以帶入，並且病身的描述，其美感能再琢磨。

A406〈阿公〉，廖玉蕙認為，此篇的老人介於失智與不失智之間。因阿公從原來的寡言，到失智後成為多言，雖文字生嫩，但老人疼孫的叮嚀有著前後呼應的安排，也表現出阿公雖失智了，但疼孫的情感仍在，且祖孫相處的細膩處也寫得極好。不落言詮，讀來非常感動。劉克襄也同意，一般此類型的作品都會寫得較負能量，同時帶出悲傷。但此篇作者很平靜，只是台語的用字是否如此，有此疑問讓作品小小的扣分。阿盛附議，作品感覺溫馨，是討人喜歡的文章，但稍微單薄。

A1036〈破甕〉，劉克襄覺得過於小說化，但選入此篇是因為味道十足，讀來帶勁，但寫作手法太小說戲劇化，會擔心是否失去散文的元素。廖玉蕙認為此篇的論述出現破口，前後都出現甕，但中間突然出現了金斗，有破裂感。阿盛則以為，此篇不像抒情散文，像要教導讀者什麼，並建議若有想法欲傳遞給讀者，可以埋藏在文中。綜合評審結果，決議淘汰。

A34〈四破〉，廖玉蕙認為此篇寫得極好，意象連結的安排也頗具新意，只是結尾的描述較不家常。劉克襄也同意，很少看到作品能寫食物能寫得這麼有味道。阿盛認為題材很平凡，但書寫得很好，但結尾的安排能再琢磨。毫無異議獲得首獎。

A78〈界〉，廖玉蕙認為雖然書寫了醫院的「味道」，但沒有人味，因此沒有選擇此篇。而劉克襄選擇的原因是題材寫得頗具新意，但過於生硬沒有人情味。阿盛以為要將味道寫出來，事實上頗不容易，猜測作者職業應是醫護相關，否則無法將醫院的味道描述得如此鮮明立體。

A366〈太陽雨〉，廖玉蕙覺得作者的想法很特別，裡面用了許多電影來論述，但扣合得還不錯。阿盛評定為此篇是極典型的文青文，劉克襄也附議，此篇整體悲傷，但字句皆洞見，但讀來令人心如刀割。

A199〈國道〉，廖玉蕙感覺作者極度自卑，讀來令人感到壓抑。阿盛評選此篇是北漂的典型文章，你背負著希望來，但未必能抱著希望回去，但作者的領悟，在這邊安排得頗不錯。討論後決議放入入圍名單中一併評分。

評審結果與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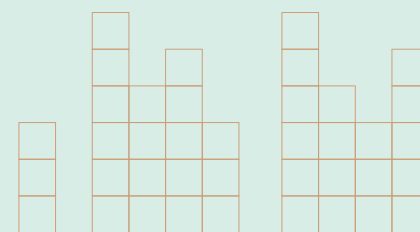
劉克襄建議用4、3、2、1的方式來打分數，分數越高名次也越高。

A32	〈樂齡長者的生活守則〉	2分
A34	〈四破〉	12分
A78	〈界〉	5分
A199	〈國道〉	3分
A322	〈又走在一起〉	3分
A366	〈太陽雨〉	6分
A406	〈阿公〉	5分

總和分數後，A78〈界〉和A406〈阿公〉，同分，阿盛提議用舉手的方式投票，前者獲得兩位委員同意，A78〈界〉獲得優選，後者A406〈阿公〉則是佳作。

名次：

首獎：	A34	〈四破〉
優選：	A366	〈太陽雨〉
	A78	〈界〉
佳作：	A406	〈阿公〉
	A322	〈又走在一起〉
	A199	〈國道〉



散文

青春組

散文青春組會議紀錄

首獎	— 崔嘉元	〈智齒〉
優等	— 羅菩兒	〈琥珀海〉
優等	— 黃向暘	〈童乩〉
佳作	— 吳冠勳	〈光陰河流〉
佳作	— Liost	〈無色〉
佳作	— 何忻豫	〈啃月牙的人〉

首獎

智齒 崔嘉元

最後還是把智齒處理掉了，情感的依戀終究抵不過肉身折騰。當牙床痠軟，就融化成一片海，與老醫生額上的聚光鏡相互輝映。牙材如月亮落入汪洋一般，越過象牙色鐘乳，鑿開地殼，抵達疼痛的根源，那幽暗的海溝攬不住一束光，卻能攬住回音。

「忍耐一下就好了。」外頭的雨開始下，雨水從瓶身般的日子裡側漏，再久一點就要淹沒我的腳踝、膝蓋和心。

整個夏天忽然在一瞬間老去，彷彿螢蟲忘記一聲悶雷，長廊忘記盡頭，人們忘記姿態。

第一次與智齒相識是在十七歲的秋天。

全班四十個同學仿效林文月筆下的「溫州街到溫州街」，動身前往校外的三民市場，建國路到建國路，咫尺卻如天涯，年貨和中藥不是學生所熟悉的場域，而糖果和餅乾也不是——我們脫離了某個年紀，但還沒能夠進入新的世界，就恰好站在中間，明明滅滅的

灰色地帶。

我們深諳十七乘以二是三十四，乘以四是六十八，但十七歲得計算多少遍才能成為永恆，才堪一生花費？而我們又如何使用這樣倍增卻有限的一生，把考試考好，把頤指氣使改正，把路走長，把人愛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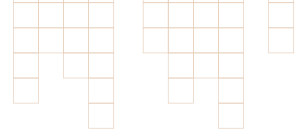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無法正視生命的凋萎，如同害怕智齒從己身抽離。

那天，整整六百八十歲橫跨馬路、穿越人潮，如此蒼老垂危，卻稱不上沉穩老練。我們練習以第一人稱呼喚四肢百骸如：「我的智齒。」那樣親暱。試著相信，能使其動搖的是自己的一呼一吸，而非世界的殘忍。

我與三十二顆恆齒，外加第一人稱智齒，從此共享著一份青春，以致於我的十七歲顯得過分細微，細微到無法察覺傷口，細微到無法一一感謝。涼風吹得髮絲纏結，挑起門牙的一絲顫抖，門牙敲擊犬齒敲擊白齒，往內裡輸送一個古老神秘的信號。智齒如春筍般迸裂，無所畏懼。

住在我的口腔裡，它開始辨認專屬於我的音節。當我說著情話，同時也在向它告白；當我逃避問題，也無法擺脫由它萌生的罪惡感。逐漸習慣在以智齒為主體的第一人稱中生活著，便忘記其本義隱含的缺陷，任其膨大。直至壓迫末梢神經，我仍以我的智齒為榮，因為所謂「夢想」都暗示著叛逆。年輕的想望和養分從市場扎根，傳回學校，如青筋的板根覆滿鋪石路，卻無法忽視那些脆弱的蔓藤。

不只一個人會勸我放棄我的智齒，從殷切的眼神、蹲伏的姿態



到最後劍拔弩張，他們想要我的智齒，但我給不出去。

擁有一顆能看得見天亮，如定向羅盤的智齒，令我安心非常。

「讀這個以後會餓死。」但我願意訂定計劃並鞏固瑛瑛質；「外面的世界你摸不透，會很難生存。」但我會保持良好的潔牙習慣，預防牙周病；「現在的小孩有太多想法，好難教！」但多虧學習我才懂得貝氏刷牙法，得幸於思考我才能檢視選擇。

至此，是我的智齒告訴我應保持的理性回應。悲傷偶爾是違禁品，尋求安慰的人會被指控是販賣悲傷的走私集團。單純不想醒來的蛹會被剪破，所以幼蟲們都被教導成爲美麗蝴蝶的絕對性，疏漏中庸的可能。

但我一心只想成爲一個我，不是一種說法。

「我們都是爲你好！」在成爲一個夠好的人之前，我要如何讓自己茁壯？老子的「和其光，同其塵」背後，有沒有一絲委屈，能不能極力呼喊？如果選擇光還能成爲影子嗎？事後，又要如何劃分情勢所逼和自作自受的界線？我有很多問題，很多愚笨的問題，但我很少解答。

金烏犁開一個又一個黑夜，全新的日降臨在美麗的人身上，但我不是美麗的人，我甚至遺失了完整的象限，全新的夜因而代替白晝到來。大考前的夜晚，我花費數倍的時間走向正軌，父母看見我的轉變而感到欣慰，宵夜、茶水和無以名狀的幸福才回到身邊。

十七歲的代名詞往往是青春、熱血，但對我，和所有升學主義下的學生而言，十七歲與凌晨的樂園一樣空。一戳即破卻無處插針。恆齒與智齒擁有同樣的肌理，本質上卻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前者

悉心呵護，後者選擇拔除。只要起心動念，我就能變成沒有問題的孩子。

最後還是把智齒處理掉了，反芻著每一個寫歪的字，想起十六歲的生日願望：「希望，希望能成爲更好的人。」

道別前，我以第一人稱喚了它最後一次。沒完成的任務、半破碎的日子和那些街與街、遙遠的遐想，頓時喚醒我的姓氏和血緣，但僅持續一瞬，便不復返。自此，我開始用二三人稱讚嘆那些仍屹立不搖智齒：「真羨慕你的智齒是如此完好！」「你看，他的智齒陪他度過了難關。」我到底也沒有承認自己曾擁有智齒。

我想雨季是不會結束了，屋簷滴落的雨水蒙太奇般影射我的眼眶。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辨明自己的情緒是否足夠哀傷，喜悅與否。

而我最大的叛逆是向牙醫索取智齒。牙冠的部分沾有淡淡的紅墨跡，早夭的意象縈繞在腦海裡。這是自我們不再相連後的第一次，我用第一人稱智齒來想自己。

我把冰袋按在腮上，走出診間，忽然浮現一個淋漓上岸的墜海人形象，發現雨早已滲入整個空間。牆上的海報泡水，角標成爲新的文明，我舉高雙手，決定用最後的虔誠保護智齒。只是，我已無暇俯身，鑽進阡陌縱橫的三鳳中街了。

後來的智齒沒有保住，被大水沖走了。聽說失落的智齒會回到沙漠，從零開始生長，花十來年再返回口腔溫床。傍晚，我拖著濕漉漉的身軀返家，母親問我原委。而我的嗓音粗糙無比，無法答應，一切彷彿置身大漠。

文 學

崔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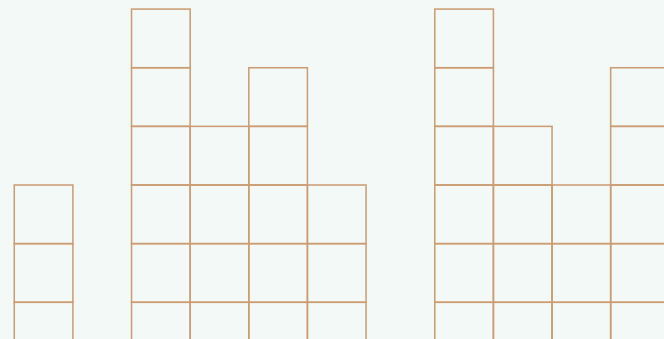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高雄人，18歲，高醫的藥學囡仔。

得獎感言

學測一考完我就開始寫智齒，心平氣和地寫完，找不到原因。我很愛我的父母，也很愛我現在的生活，這才是難題。

謝謝評審和新北市文學獎，謝謝支持我寫作的PX、蔡和父母。我已經更確定得放下這些事情了，要珍惜我所愛的，我會釋懷那些難處。



優等

琥珀海 羅菩兒

上車前的最後一刻，我聽見了嬰孩的哭聲，穿透淺綠色的鐵皮屋，像鳥類幼崽，充滿生機，細碎的羽如針怒張，刺向蛋殼，指使世界的所有不公。但聲音漸漸弱了，我關上車門，樹葉變成海浪，我們在同一艘船顛簸，父親放了廣播，收聽一個原住民音樂電臺，他沒有繼承奶奶優越的語言天賦，也沒有傳承來自後山的純正血統，作秀一般地唱幾句咿呀那魯灣，好像在試圖喚醒同奶奶一般成眠的族群本能。

接到療養院的電話是在一個禮拜前，父親哭著接了電話，聲音哽咽，褪去人類原型，成了一隻蒼老的獸。這不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哭，上一次是在他罵完我自負之後，不知是在為孩子卑劣的品性落淚、還是工作的壓力。子彈是他的語言，我身上有著千瘡百孔，血窟窿凝固復原，成為了一顆顆褐色的痣，有些是深咖啡色，有些是黑色，細碎、但不引人注目。他總是質問我所有教養，不關心造就我劣根性的成因，反而辱罵那些後天形成的問題。他有太多質問，

每個問號皆為槍枝，最末一點，就是賜予我無法癒合的子彈。

大多數時間我是恨父親的，恨他說我虛偽、自私、令人作嘔；恨他拿手指著我，像指證一個犯人；恨他口中說著民主，卻在我辯解時向我吐口水。更恨我真如他口中所說的那般虛偽，虛偽到欺騙自己所有謊言皆是發自真心的誇讚。我羨慕隔壁的同學能夠和母親爭吵，羨慕她媽媽遷就她，羨慕任何一個不靠榮耀就獲取愛的孩子，儘管我身上的榮耀黯淡，一如北臺灣的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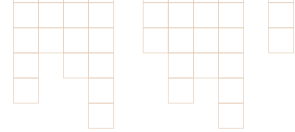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電話說的是：「奶奶去世了。」而此刻我們駛向幸福之家。

我仍舊記得，在不久的幾年前，我曾在仰頭就有星空的地方居住，但那回憶太慢，宛如一架飛機航行天空後留下的雲痕，孤單地躺在天空。世界的第二個大海，如此平靜無波，耳機露出紅色的血管，金蟬鼓譟，我解下補習班的繩索，躍入東海岸。

奶奶那時候還不在幸福之家，父親把我放在臺東，離別前，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故作不捨的姿態，帶著一身彈孔搭上火車，叫醒我的，是到站提醒的最後一句。

奶奶在月臺，和樹色融為一體。想起來幼時作業本上的造樣造句，我寫〈傷心的月臺〉，被打了一個紅色叉叉，父親安慰我，跑去學校找老師理論，那時候他還沒找到工作，也不常抽菸喝酒。大多數時候我是恨他的，剩下的，便是他口中虛偽的愛。

奶奶中文說得不清楚，但是會講日語和臺語，經常和老朋友打電話時，又是一口卑南語。那個暑假我沒補習，把作業全部帶了過去，奶奶其實不識字，當我在客廳寫作業時，總坐在我身邊看著電視，通常是下午三點的過期新聞，音量只有兩格。傍晚我們去某個



有澡堂的公廟，那時候只要在功德箱投五十塊就能泡到溫泉，現下好像已經關門不營業。公廟分為兩個臺階，第二個臺階狹小，走完能進入澡堂，第一個臺階寬敞且高，把廟宇抬起，放置在小土丘上。我們走大臺階時，奶奶習慣教我一些簡單的粵南語。

奶奶曾帶我去看海，波光粼粼的東海岸，漂亮的彷彿形容詞，揚起的帆劃破第二顆落日，這畫面反覆出現在我夢裡，夢中我和母親在船上，航向夕陽，直至霧散去也沒說話。

那次電話後又同父親吵了最後一架，我滿腔怒火，但從那之後，他再也沒和我爭吵，就彷彿成爲了一個好父親。那日我說：「這難道不是你自己選的嗎？」他額頭青筋鼓脹，朝我吐了口水，嚷嚷著：「你放屁！你放屁！你再說一次你剛剛講什麼東西！」唾沫濺到我的左眼，我閉上了眼，以死刑的姿態，依舊是在昏暗燈光的小租屋下，只這次除了口不擇言還有他的哭聲。像浪花，把我推至孤島。

他選擇讓奶奶進了幸福之家，儘管贍養費和我的補習費都是姑姑所出。

我會以爲，所有選擇都是雙向的。他選擇讓我來到這個世間，從未問過我同意，而我必須讚美他爲了家庭逐漸黧黑的皮膚、不可逆的龜裂細紋，和稀疏的頭髮。知我是被看作不孝的，因我無法對痛苦感恩戴德，也無法反覆品嚐童年的最後一顆糖而幸福一生。他不該讓我受教育，也不該讓我獲得自主意識，這樣我就不會恨他，也不會假裝。我們的吵架往往由他開始，也由他結束，他會抱著自己的後頸，痛苦的皺眉吸氣。父親長年抽煙，天花板被薰黑了一塊，節能燈微暗，把我分割成兩面，光明處希望他不要因高血壓而死，

黑暗處竊喜一場鬧劇的終結。

我恨他，但我要他和我在世間一起受苦。我仍是幼年的獸，張牙舞爪，恨一切。子彈停歇，也許我也身在幸福之家，我將在此處與奶奶一同埋葬，安詳地。他清醒時我就是個犯錯能被原諒的孩子，可當他喝了酒，便成了最公正的劊子手，我是死有餘辜的罪人。獵人放下槍，我不知這種平靜會流動多久。

我們的青年叛逆了五十年。應當舉起番刀，像在夢裡一樣砍死他，可最終我只是沈默，因爲理智告訴我，若是成爲和他一般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

車尚未停靠，在一片夕陽之中，又沉進了琥珀海，奶奶在岸邊，我該舉起刀刃，還是苦海慈航。媽媽，我們到岸了嗎？



羅菩兒

個人簡介

二零零四年生，臺東女中美術班。

興趣是浴室沈思，在備忘錄罵人，和不定期更新一件小事。

文藝的半調子，油畫水墨寫詩下棋剪輯都不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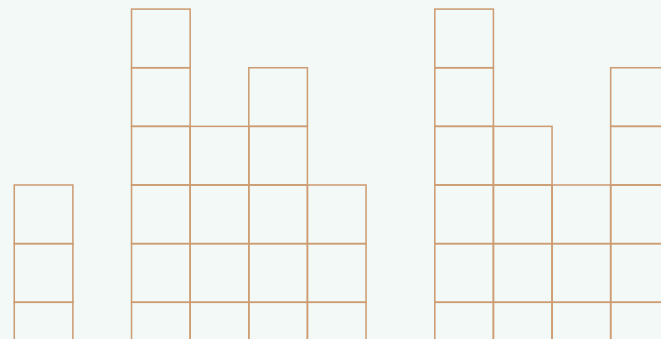
喜歡英式幽默，對^^和尷尬emoji還能再愛十年。

曾獲全球華文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後山文學獎，菊島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沒得獎時想說很多，得獎了就只有沈默，希望自己的快樂能被安藏，難過成爲靈感，剩下的我們慢慢說。

感謝我的父母給予我創作的自由及包容，感謝經歷過的人們與故事，感謝主辦方與貴人們給我機會，感謝不存在卻一直陪伴我的狗勾。



優等

童乩 黃向陽

我記得，你說無助時便想想祂。

你還好嗎？

初次探病，醫護人員把我擋在門外，只讓我們視線對接，穿戴N95的我只露出一雙眼，但你已明瞭我所該說的、不該說的，你的嘴唇顫動著。身旁圍滿了儀器，一波波心電圖浪潮起伏，還有極其細小的「嗶嗶」聲，是希望與破滅間唯一的依存。你的臉終究繡上一些皺紋，藏在眼袋旁，褪去了一身花花綠綠的服裝，換上醫院給的淺藍色病人服。我記得以往你威風的模樣，走起路左右帶風，而那是在家鄉的事了。

你的家在海邊，一間關聖帝君廟旁，一個挨著老榕樹的舊式三合院。

廟裡並非香火鼎盛，但只要左鄰右舍有疑難雜症，都會請關帝君解惑。你總是套上有圖騰，絳紅色為底的衣袍。父親說，那叫「起乩」，是神明附身的儀式。

烈日中，你在榕樹下做著童乩，有時抽搐，有時左右搖擺，鄉民們排著隊，問你這問你那，你以深沉音調回答，面容還泛起紅潮。

我問阿爸：「阿伯好勢嘛？伊怎樣啊？」

「正常啦！囡仔麥黑白講話。」

你一忙就是半天，變回正常的你，全身已是濕淋淋，我們走到冰店，用大碗公裝剉冰。

你會告訴我一些關公的故事，雖然半信半疑我仍舊聽著，便如此坐了大半下午，把牛奶冰、珍珠、粉圓吃個精光。

然而，我現在不能跟你講話了，你只是嘴巴顫動，連吃東西也無力，偶爾吃力的睜開眼。

夜裡，路燈被強風搖的一晃一晃，光線在眼中變得恍惚，殘存的溫暖，被一長串的电话聲吞嚥。

「鈴、鈴、鈴……」

「喂，叨位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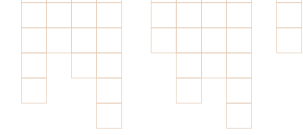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啥，閣講一遍。」

然後是一聲碰的巨響，重重砸下的聲響讓我莫名失魂，好似一種心情被夾緊、壓扁，碎成千萬點再也燃不起的火花。

那一晚，我做了夢，我在街上走路，忘了戴口罩，急著翻找它卻無影無蹤，救護車出動，一大群醫療人員把我抓到醫院，我哭著胡言亂語，接著被綁在一張病床上。

破曉了，我掙脫病床，看見刺眼的陽光。

阿爸顯得有些魂不守舍，不斷看向某個角落，某些東西不能被察覺似的。我眼尖的瞄出它跌落的一小角，是一封信。



阿爸去做工了，黝黑的皮膚沒曬到太陽便溼了一片，椅上留下淺淺水漬。

我似乎明白，腳不自禁的發軟，口中默念：「不要是 C、不要是 C。」

然後是一個最不願看到，C 開頭的英文單字。

你還好嗎？

伴在你身畔，呼吸都緊張，看你換氣轉急促，抓緊床單，心不自覺被揪緊，肺部跟著不自覺抽動。

你的身體瘦了一大圈，真空乾燥過，皮膚表面爬滿乾涸的紋。你有時看我，以掛上紅絲的眼睛，抖動的氣息把氧氣罩噴個咒語似的霧濛。

你又開始「起乩」，我真的不知所措，只能大喊，「醫生、護理師！」

你說好在別的時候不作法，別嚇我。記得你會問我喜不喜歡你起乩的樣子，我呆呆的，不太了解為何會被神明附身，又為什麼這麼做。

「起乩袂破病啦！驚啥？」

原來你騙我，隔著薄被我可以感受不規則抽搐的力量，被拉長成一條鞭子，將我抽的血肉模糊。呼吸器運轉聲響，把你的氣息捧著，小心的不讓它跌落。病房中分隔成四個床位，你位在最深處，在看似悠長廊道的彼端。

燈總是不滅的，明亮燈管貫穿病房晝夜，畢竟，很多時候關起來就沒那麼容易再開啓了。

然而，房門卻從不輕易開啓，它使外界隔絕成救生艙，緊密咬合住最寶貴的生命，將人們安全送回起始之處，送回故事發生的家鄉。

我想帶你去海邊，你的家園，好嗎？在下一個破曉，那裏空氣乾淨很多。

我時常在海邊慢跑，記得，第一次你獨自讓我出門時，內心有些膽怯，縮成樹上麻雀，一被嚇著便迅速竄逃。你告訴我，害怕時便想想祂，眼神望向莊嚴的關聖帝君，「你愛勇敢，甘知影？」

我點了點頭，全身充滿自信與驕傲。

我是不怕的，永遠。

我到海邊跑步，路一直延伸，左邊是沙灘海浪右邊是淺淺的林，陰冷天氣中，藍天被刷上一層灰濛，海水也隱隱化作墨色，一寸寸吞噬著沙灘，風擊在我瘦小身軀，我仍前行，因為一直記得那句話。

「你愛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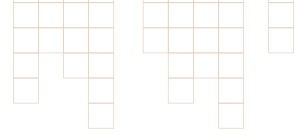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我全身開始發麻，肌肉不自主猛力收縮，冷風灌進口鼻，噲的彎下了腰。頭開始發燙，嘴巴被乾空氣換了一口乾裂，肺部不斷被擠壓又無限的脹大。

我感覺腳底在下陷，鬆軟的泥將我的身軀往下拉，把我送入黑暗地底，我抽搐著，隨一股發顫，愣怔了半晌。

睜開眼，伯父，你仍在顫抖，但已緩和許多，我想告訴你：「你愛勇敢。」

點滴一滴一滴掉落，隨著透明管子進入你體內，緩緩推動血流，泛起一陣紅潮，在枯槁的皮膚下。

我想像自己是關聖帝君，握緊你的手，心裡唸唸有詞，騎著赤



兔，拿青龍偃月鑽進你身體，撥開暗淡的雲，劃開深色的海水，回到熟悉的海邊小廟，將馬匹繫在老榕樹下，長嘯。

我累的滿身大汗，坐倒在一旁的椅子。

你終於停止你的「起乩」，與以往廟會類似，流了滿身汗，但躺在病床上的你格外平靜，睜開被皺紋妝好的眼，終於說出跟我見面的第一句話。

我挂才咧起乩，有關聖帝君來，「毋是破病啦！免驚！」

我終於流下淚，溢滿淚水的眼眶中，似乎可以看見那個關公神明，什麼也沒說，騎走榕樹下的赤兔，回到小廟。

阿爸來了，準備帶我走。回望你最後一眼，或許該說的、不該說的，你都已知曉，我知道你很快便可以離開此地，在下一個破曉。

海邊的空氣很好，不是嗎？



黃向陽

個人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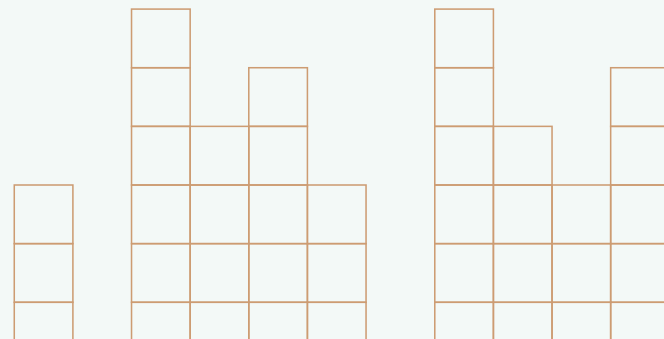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臺南人，目前就讀臺南一中第三類組，耽溺於科學與文學。兩個被認為不同的世界恰擺在渺小天秤星座，喜觀察，絕非文青。興趣廣泛，雜耍、馬拉松乃至創作，舖設成自我生活紀錄簿，雖在文學創作路上跌跌撞撞，卻不斷努力嘗試。

得獎感言

記得看到名次公布的那一刻，心跳是那麼快速，無法以簡單言語形容，只能說，這是對於創作者非常大的肯定。

我喜細數生活點滴，有時一片雲懸在那，便使想像恣意亂為，隨意念奔放，這大概是生活中有所感觸的原因。

然而，也非常感謝所有師長、評審的支持，讓我在創作的路上走得更堅定。



佳作

光陰河流 吳冠勳

大學的學長對我說：「進了大學，就要把自己當作半隻腳踏進社會了。」自从我踏入青春期，我便感覺時間流動的速度不斷加快。課業，社團，人際來往。我很奢侈的保持一種習慣：晚睡。

世界暗去的時刻，在只有一盞檯燈將我切割出亮面與暗面時，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裝水，喝水，打開電腦沒有意識的漫遊，待到膀胱滿溢，排出。再重複來過一遍。或是在床上讓意識發散到很遠的地方，望著天花板，假裝看得到星星。

我總感覺到流經我的身體的水像是一條河在我身體裡駐紮，一種靜謐順著身體的渠道向下，通過時微微敲打我的體腔像是某種樂器從身體長出來，光是喝水的樂音就令我非常快樂。我可以夜夜捧著一杯水灌溉我身體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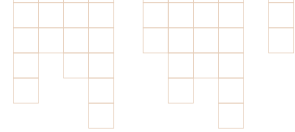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傷害與快樂似乎總是擁有相等的份量的。我的身體不容許不充足的睡眠，熬夜過後，嘴裡就開出滿天星一樣的潰瘍。我帶著朦朧睡意在自己的黑色馬克杯丟下一枚發泡錠，期待它能解決我煩人的

嘴破。墜入水中的時候即刻開始融解，水泡嵌合著維生素在杯裡翻攪，如同那杯水裡就住著一片星空一樣。泡沫如星星一般在最上層對我正細語著什麼，我恍然覺得我的夜是否被浪費了。

但我已經不能再在乎夜是否如此廉價了。早在裝完水之前，我提早把電腦打開，使它預熱而有良好的效能，且無須再多等待。點開線上會議的連結，確認鏡頭與麥克風皆運作良好後，準時在上課時間進入會議，抄寫筆記。而這其實是他人的宇宙，是他人掌握光陰流過的速度是慢是快，我只負責聽從他人的規則。疲累時喝幾口水。

這只能是幾口水，而不可能會是任何一顆閃爍的星星。只是偶爾，我感到我的世界正在塌陷，意識的高塔崩解，碎瓦礫掉落下來變成一條河，穿刺我的世界，而使我逐漸與現實抽離……，耳邊講課的聲音變得很小很小，電腦硬碟運轉的機械聲音盤踞著我的腦袋，我永久拉下來的窗簾像是有什麼要傾倒出來一般，那縫隙透出的光線，薄薄一層像水一樣的附著在窗戶的護欄。原來外頭是瀑布般的白日，光線大雨般的下。恍然間我注意到那光亮反射進入我眼球的暗面，將我從這拉出幻覺一般的時刻。我感覺我的身體裡正有什麼流動。

回到上課的時間裡，某某同學說了什麼，教授回應了什麼，我觀看一切像是一個外來者，彷彿我是這個宇宙的賓客，開鏡頭時偶爾笑笑，不暖場不加入談話；其他人都是真正的居民，從他們出生開始，他們就適應這個體制。只要打開鏡頭的時刻，我大多都在望著自己在螢幕上呈現出的那張臉，原來我是這樣子的。我的頭頂上



有兩盞燈，它們使我的面孔有了塌陷下去的陰影和極度誇張的曝光，這讓我感到無比的安心，我從出生以來就在尋找躲避注視的方法，檯燈打開後更是把光都懸吊下來。

影就坍塌下去像是黑洞一樣深不見底，且反面就是光。我的面孔變得抽象而難以理解，於是就沒有人能夠真正的認出我來。課間，無聊的時候我就看著我的面容，光面與陰面如同河一般的吃進彼此的流域，在那糾纏裡拉扯出一張我模糊的臉，流淌在螢幕上成爲影像。

光陰推移著光陰，回到校園突然就變得必須。我的學校有一條河流貫穿，我從公車下車時便走一段路穿越橋，從橋下陰暗的枝椏下踏著階梯向上，來到了陽光曝曬的橋上，日光被我的瀏海剪碎而灑落在我的臉上，涓滴般的滑落臉上的山脈而向下掉在肩頸的平原，令我焦灼，整件衣服的布料像是被熨斗燙過一樣的被熱氣所沁入。此刻陽光多麼熾熱飽滿，只有無盡的亮面，從頭頂上下了下來。這一段路像是不會結束一樣，像是這個季節沒有中止過的，溢出的豐沛陽光。我已不能感受到除了渴以外的感受，我的河在凋零。

只有路徑是明顯的。乾涸過去後就整條食道都顯匱乏，口渴的刺痛感在我的肉上扎根。橋上，一臺一臺的公車轟隆的過，烘烤過後的道路顯得格外筆直，再也沒有任何旁門歪道，此道就是人生正道。橋下的河，正以一種打信號的方式對我發出閃光，隨後就先我一步進入學校。

下了橋後，我體內的河已經完完全全的死去；在陽光曝曬底下，在衆多學生步行隊伍裡，在我的身體裡，死去。我突然完全明白像是得到一種諭示，行經在撲面而來的日光裡，我知道再無黑夜能與

靜謐有關，再無獨自的河流任意放縱。我只是跟著衆人的腳步，一步一步的踏進了校園。

然而該散的就立刻散開。我尋覓著上課的地點，我攀爬一座山之前我先攀爬一座堤防，光陰終於把我帶到這條河流面前，金黃色的水花滅了又起起了又滅。我目送著水流離開，獨自的往山上走。

陽光強烈的連樹蔭都變得微弱，我走在破碎的陰影下，每一步都是亮面，暗面，亮面，暗面的走，直到走到某處蜿蜒而正對面對太陽之處，全是亮面。忽然有人叫住我，那聲音與語氣像是新鮮人所能擁有的最大程度的青澀，他疑似說了有關我上課地點的事情，或是有關課程的問題，我即刻陷入一種斷片似的眩暈，所有的語言都被中斷，我僅是非常隨意的回了幾聲感嘆詞。

我現在正處於所有亮面之下。

待我回神過來，我已是半隻腳走進社會的河流了。



吳冠勳

個人簡介

板橋人，在萬華讀了三年高中，然後在文山唸與文學毫無關聯的東西。

天氣冷的時候會因為把自己包成米其林寶寶的模樣而覺得溫暖，覺得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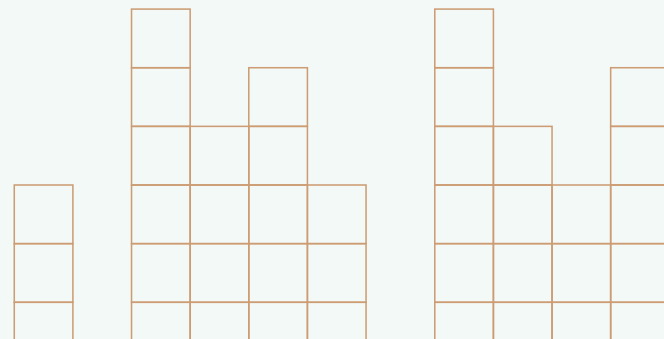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學習移動，揮拍，姿勢的流暢，學習把每一顆飛過來的球都打回去。回擊的那一瞬間，我不太清楚究竟是球拍將球打了出去，或僅僅是球倚靠自己的彈力，輕輕的在那平面上碰了一下，旋即飛了出去。

有些球再度被打回了回來，有些就在地上彈跳翻滾，因失去動力而靜止。也有些球我從來就沒接到過。

無論如何，只有揮拍的那一瞬間，我才感覺我真正控制了一顆球的命運。

有時我會想，或許我才是那顆球。



佳作

無色 Litost

烏雲瀰漫著天際，店外寒風的呼嘯感覺吹來了遠方迷失的小孩。手機螢幕裡映出參考書的照片，我在書店門前躑躅了數十秒才打開店門。

「小妹，你是那邊學校的學生嗎？」

剛踏入店內，櫃檯的老年婦女打量我身上的校服，手中似乎捏著縫補布料的線頭。這間店面算是寬敞的，玻璃門映透著外面灰色微弱的光線。排列在架子上糖果罐子盛裝了色彩繽紛的魔法糖——只要在補習班嚼一嚼就可以立即精神抖擻。

「啊、對，我是來找 SPM^[1] 書的，你們這裡有賣課本嗎？」

「哦，課本啊？你是明年考嗎？」

[1] SPM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是馬來西亞教育文憑的縮寫。

「不，是今年的。」

「啊，舊考綱的嗎？現在都什麼時候啦，課本很早就沒貨了。」

我頓時懊悔當初沒有同朋友買下參考書籍。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只能找些其他的參考書籍湊合溫習。那位老年婦女微笑著向書店深處叫喚，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朝我走來。

「今年高二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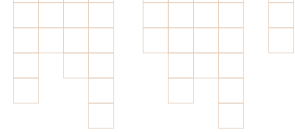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頷首示意。她一邊撓著上臂外側，一邊帶著我走過一排排的書櫃，來到擺放 SPM 書籍的區域。她簡單介紹幾句之後就暫時走開了，我的視線在這些疊放的參考書不停來回，時不時還看回我的手機螢幕。沒過多久，女人又毫無預警地走了過來，我原本放鬆的心情又再提吊了起來。她看我找不到我要的參考書，又對著不遠處叫了人。順著角落的方向看過去，一位內髯贅皮、眼距似乎有一根手指寬的男子站在那裡，他的小耳朵還掛著口罩。他聽到有人喊他就在書庫了翻了一會兒，把幾種不同的參考書遞給了我。

我的眼神鬼使神差地在他臉上停留了小會兒。在意識到自己的異樣時，才對他尷尬地點了一下頭，口罩下的嘴角微微揚起。原本要說些客氣的話，但看到他轉身要走，又把話塞進了喉嚨。

「他傻的啦，你看，連口罩都不會戴。」女人攤手，她掃視了安靜的店內四處，像是確認些什麼，再用目光示意了一下那位男子，

「現在疫情都開始嚴重了哦，很危險的，他就是那個……唐氏什麼的，反正特別麻煩，這點也學不會。」

她舉起手的時候，我才發現到她一直以來撓的那片皮膚表面有一片片的紅斑，有的還帶著細長的血跡。似乎是注意到我的視線，



女人開始和我說起了她皮膚敏感的事跡。不知怎麼，內心的感覺驅使著我看向角落的那人。他的眼神總是帶著一種飄忽的感覺，黑黑的眼珠子彷彿隱含了什麼，卻不得而知。從混濁不清的思緒中，他支支吾吾，但很快地他帶著無助的神情，以驢子馱著竹簍的姿態在書庫東翻西找起來，組織的語言就和剛出爐的曲奇一樣，指頭一捏就碎了，指腹帶有一點油亮的痕跡。而嘴饞的小鬼頭，就會罔顧地拈走，啃下去的時候又會齜牙咧嘴的，舌尖是難耐的疼痛。

我手中的國文書、英文書，它們一直能夠如此整齊地排列在書架上，哪個位置空了還能夠再補新的上去。人從來就不是這些書架上的玩意，但很早開始人就迫不及待地為人下定義，「人是文化的動物」、「人是有智慧的動物」……動物，我也無法理解這樣的說辭是否準確。

關於人的百科全集大概就是被歸納成一本這樣的書，裡頭描寫了極端的暴力分子、只會搖頭的傻子，而人跡罕至的那條小巷必定會發生一起令人心碎的案件。但我始終都不知道事件的起因是大眾所認可的，還是兇手利用眾人的一場陰謀。在瞥見男子抓撓自己的脖子，說話時不自然扭動的唇舌，心頭在那一霎那湧上不得見人的優越感。

我總該知道不管曲奇是牛奶味、還是巧克力味兒的，本質都是相同的。正如我剛踏入門口所看見的老年婦女，一看到她腦袋就會閃過深藏在記憶深處的影子，那個影子在廚房裡待了一下午，手裏削著胡蘿蔔，旁邊擺著一大盆的涼薯絲。

曙光照耀的空氣微粒纏繞鏽跡斑斑的窗檻，拿著無形的畫筆在

她的頭髮塗上了銀灰，細心描摹陽光下微微發亮的髮絲；可是在這倦怠的陰天，灰色使一切都變得灰濛濛的。誰也說不準，在地球的另一端我會帶上男子的軀體，硬著頭皮唸出課本上的每一個字。不斷變化的自己，便是自己真正的樣子，但沈迷於尋求安分的我便會打斷思緒，在此插入一段對於優美的風景的描寫，像試圖為廣袤無垠的世界架上輪廓鮮明的畫框。

空氣的流動仿若在此刻停止，透明的手往前一伸，縮在書庫的男子和我眼前的女人都在我的掌紋流淌，在別人眼裡我大概也是一泓無色的清水。已經看慣了光賦予的顏色，我遺忘了這層皮膚之下晶瑩剔透的靈魂。就和那總是囁囁嚅嚅的嘴唇一般，自己想要表現的卻是真實的自我拙劣的版本。厚重的雲層遮住了大片鮮艷的色彩，已經深深地埋進了這片書海、這片土地。腳踩在土地上的我，想必也是拖曳著一只巨大的蜘蛛分泌出的細白色的桎梏。

在離開書店前，老年婦女說了會幫我問問書籍的事情。打開店門的我回首望去，書庫裡的他已經不見人影。低沈的雷鳴自頭頂響起，上臂傳來了一絲涼意，我掀起衣袖一看，長著雞皮的皮膚上有兩滴滑落下來。我嘆了口氣，想著又是時候回去用那鈍了的鉛筆解決我一言難盡的心情了。

Lít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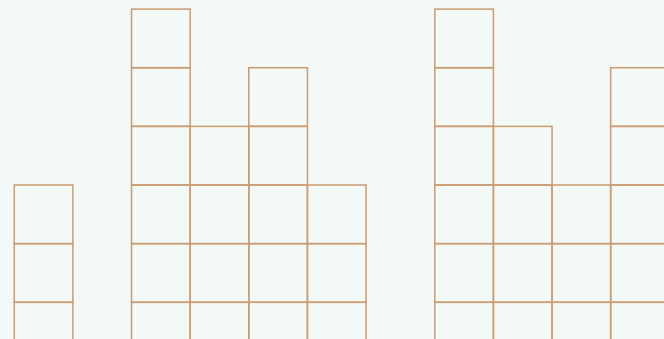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論星者云：雖為射手座，以離天蠍座惟日之差，故其性益偏天蠍座。雖然我不怎麼看星座。

生命條上沒有數值。懷疑人生是每日任務，陰晴不定時寫文是人生常態，其他時間都在吃飯和睡覺。

得獎感言

有點詞窮，只能感謝自己能活到現在。也感謝願意在平時接受我私訊轟炸的友人和可愛的老師。



佳作

啃月牙的人 何忻豫

原子筆輕轉，越過光禿禿的指頭，啪搭一聲落在桌面。落在——求不出解的數學習題、沒寫完的社團幹部報告、毫無頭緒的競賽投稿上頭，也落在——用不同符號寫就，卻同樣名為壓力的草稿紙上。逃避的意識開始渙散，我無可救藥的沉溺在啃咬指甲，微痛，卻令人舒爽的過程。

我在焦慮。我知道交感神經正在活躍，我明白指頭已經醜陋不堪，也完全預料到可能隨之而來的斥責——但我無法控制。

曾經我的手指也如所有女學生一樣光亮飽滿，指甲修剪整齊，像一抹小月牙裝飾著后冠，戴在指頭上，我努力回想，那一彎月牙自何時開始消失無蹤？

是那一天嗎？我帶著小學老師交代要背誦的稿子回家，努力了一晚，卻還是背得零零落落。我的記憶體早已超出負荷，將要自動休眠了，但母親不許。望向窗外，那一夜無星，只在雲層後面有一絲若有似無的月光，我低頭看向雙手，指頭上僅存一線退無可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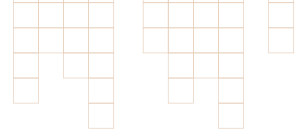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月牙，或許是黑暗讓我恐懼，也可能是失敗讓我憂慮，我忍不住，又啃起那殘破的月牙，偶爾，還會品嚐到一抹鹹腥。母親制止了我幾次無用，最後的結果是罰跪門口反省，耳朵聽見房間內電視傳來節目的嘻笑聲，腦中想著零落的稿子，咯！咯！咯！窗裡窗外，連夜幕中僅存的天光也被我吮噬一空。

還是那一天？懵懂的我因為好喜歡老師，在試卷背面畫了一顆愛心，裡面寫「老師我愛你！」發考卷時老師指著插畫對我說：「要好好寫考卷，畫這個會被扣分！你還有一頁沒寫完，這張考卷全班只有你考不到九十分。」我帶著滿紙的沮喪回家，希望尋求一絲安慰或一聲鼓勵，推開門後聽到的卻是我那雙胞胎妹妹考了滿分，而我得到母親附贈的斥責聲。指尖剛長出的一彎月牙，在那一天又被啃食殆盡。

我漸漸發現，「它」有自己的一套月相變化規則，生活中的小讚美，會讓月牙從烏雲中嬌羞地探頭；但妹妹帶回家的各種獎狀，卻總讓月牙無地自容，四處藏匿。我的武術冠軍獎盃，則曾將月牙養得胖乎乎，甚至有幾回我以為就要「雲開月明」，但這終究敵不過妹妹全市模範生的獎座，與媽媽一句：「要好好讀書。」這讓我瞬間明白，要成就一個勤奮不懈啃食月牙的人，需要社會認為的「主流價值」鞭策。

從那之後，我有了另一個身分，平常，我是別人眼中優秀的好學生，但在考試、比賽前夕，我是個月牙殺手，用尖利的牙齒，咯！咯！咯！一寸一寸嚼碎所有可能存在的微光。

我與它並存，糾纏成一道悖論。



我渴望光芒，卻又忍不住投奔黑暗。我厭惡它控制我的焦慮，卻又在每個焦慮的瞬間慶幸它不會缺席。

在母親要求下，我報名參加新詩寫作比賽，對於不曾寫過新詩的我來說，下筆的每個字都是徬徨和不安，不清楚歷經多少日夜暴躁的啃咬，吞噬，我是個膽小的罪犯，手寫麻了，淚流乾了，最終靠侵吞月牙壯膽。

比賽成績出來的那一天，是個明亮的月夜。而我的指尖露出了小小的，微笑的月牙。我嘗試再參加另一個文學獎，又很幸運達到母親的期望，我傻傻笑著，指頭也是一顆顆傻傻的、圓滾滾的弦月。我好像發現了混進「主流價值」的秘密捷徑。

但我永遠忘不了準備升高中那幾個月，明明每天都很努力地念書，說句焚膏繼晷也不為過，但始終構不到父母和自己訂立的目標，那陣子天空總織著毛毛雨，漆黑一片，好不容易養胖的月牙如今布滿飽受凌虐的齒痕，我又開始勤勤懇懇地啃月牙，失敗，啃食，沮喪，嚼碎，痛苦與頹廢和著血與肉，落進喉管。我活在莫比烏斯帶裡，走不出無限的朔日，無限的月亮背光面。我開始懷疑那道月牙是否和吳剛伐桂的月亮神話一樣，只存在故事中，但卻從來不會出現在我生命裡。

沿著指頭邊緣，咬下一小塊指甲。

用力咀嚼。

喀！

喀！喀！

不知道是老天眷顧、上帝憐憫、諸神恩賜，抑或是讀卡機出錯，

會考成績公布時，分數遠遠超出我的預期，我考上了自己喜歡的高中、也將父母眼中的「主流價值」踏得震天價響，那天的雲層似乎被我嚇退，漆黑的夜空在雲霧散去後掛上一彎月牙，像笑著的眉眼，皎潔的月光不偏不倚灑進我手中。

如今已身為高中生的我，仍經常深夜伏案苦讀，不同的是，我的焦躁好像被磨平了，可以正視自己的缺陷，力求彌補。我總想像，那些指甲碎屑大概混進我的血肉，才讓我變得如此勇敢。窗外漆黑一如桌前冰滴咖啡的冷闌，我試著從厚厚的夜空螢幕中搜尋那一彎關鍵字，卻發現它已被突破、嘗試、自信等詞彙擠出「常用搜索詞」，沉沉埋在我的狂躁青春裡。

雖然，偶爾，我會想念啃月牙那清脆響亮的聲音與口感，但是現在的我，也學會了玩賞掌上清亮的十枚蛾眉如月。夜，終於透出潤澤月光，而我，也終於晉升為「養月人」。

原子筆輕轉，越過飽滿光潔的指頭，啪搭一聲落在桌面。收拾完一天的作業，安置好波動的心情，伴著入戶的月光，我望向那甫經嘉勉的一頂頂后冠，帶著一點點驕傲緩緩睡去。

文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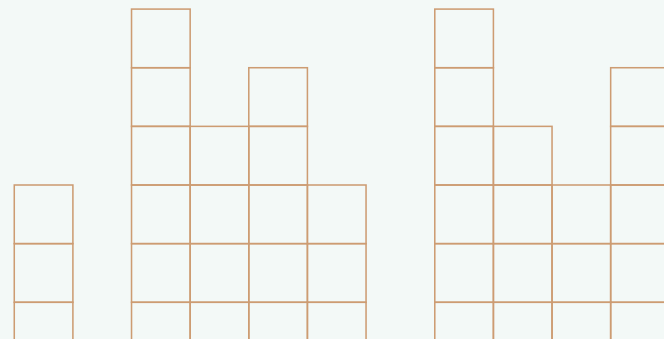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何忻豫

個人簡介

父母從小培養我閱讀的習慣，國中開始試著參加徵文比賽，偶有得獎作品。高中選擇自然類組且因為熱愛運動索性把頭髮剪短的我，這二者似乎跟文學沾不上邊，但陽光直率的外表下卻有著我對生活的細膩感受。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肯定自己努力的心血。藉由這次的機會讓我的作品被大家看到，不僅是抒發個人情懷也是藉由這篇散文讓跟我有同樣經歷的人得到共鳴，讓他們知道原來這世界並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總評

／張惠菁

青春組的文學獎，由於資格中規定有年齡上限，正好圈定了範圍在青少年的文字書寫者，以這些年輕的寫作者為評獎對象。我們在入圍作品中，看見的正是少年少女們在成長中衝撞己身與世界的邊界，他們的觀察、探究、以及質問。這屆作品的敘事聲音相當多元，多篇作品都展現了獨特視角與敏銳感受，令我們在評審時印象深刻。當中有對曾為乩童的親人，他的病與神靈上身經驗的觀察，旁觀他人之痛苦或旁觀他人之出神的經驗；有都市原住民，身在城市、在易怒的父親身邊，和回到海岸、說族語的祖母身邊，兩種異質經驗間的遷徙。投稿者有新住民，也有來自馬來西亞的作品。讓我們看到成長的繁多面貌，無法被化約為標準答案。也讓我們看到當代台灣、當代新北的文化多元性。相當珍貴。

散文青春組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周立凌

會議開始，由第11屆新北市文學獎評審團總召集人向陽報告收件情況，本屆青春組共收到145篇稿件，由初審委員朱國珍、吳孟樵、高自芬三位委員選出16篇進入決賽，決賽委員為林黛嫻、郝譽翔、張惠菁，互推張惠菁為主席，投票前，決賽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林黛嫻：青春組是18歲以下，不論是高中生或是國中生都讓我覺得非常有創意，如果有國中生更讓我驚艷。怎麼有如此的生活體驗，而且一般學生習慣寫的親情，在這裏面也有看到，但是有用新的方式來詮釋，這是我覺得非常開心的事。

郝譽翔：裡面有幾篇文章相當犀利，文字很不錯，以整體而言，對於我的期待，我覺得可以更高一點，但是我感覺蠻難得的，辦給國高中生，可以吸引更多對於語言、人文方面有興趣的學生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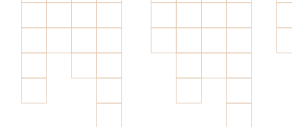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對他們將來在升大學時是很有幫助的。我覺得這個項目是附在新北市文學獎下，有一點被淹沒，應該可以單獨推廣，吸引更多青年學生來參加。

張惠菁：整體看來是廣泛的，但是我有看到一些雖不是突出的，但他們在描寫生活、觀察，與自己對話的方式，我認為是很有創意的，相較於其他比賽的參賽者，有非常刻意展現自己非常顯俊才華的，這屆在新北市文學獎中有看到多元性，有不錯的作品。

經討論，第一次投票不分名次，每位評審圈選6篇。

圈選結果：

B1	〈童乩〉	2票(郝、林)
B44	〈豆漿〉	0票
B49	〈午睡〉	1票(林)
B53	〈歧路棋路〉	0票
B54	〈影〉	1票(張)
B59	〈徵憶〉	0票
B63	〈光影〉	0票
B67	〈無色〉	1票(林)
B78	〈啃月牙的人〉	2票(郝、張)
B81	〈孤兒〉	1票(張)
B104	〈手套〉	1票(張)
B110	〈光陰河流〉	2票(郝、林)



- B111 〈阿敦〉 1 票 (郝)
B116 〈智齒〉 3 票 (郝、林、張)
B117 〈琥珀海〉 3 票 (郝、林、張)
B134 〈胡蘿蔔炒蛋〉 0 票

評審一致決議，獲得一票的作品先進行討論，0 票作品若評審有意見，也可以一併講評。

一票作品討論

〈午睡〉

林黛嫻：這篇非常的詩意，都是詩的語言，文字非常好，對於詩意的散文，特別的鼓勵，但是內容稍微薄弱不立體，每一句都是好詩句，文字很棒，可惜是如何讓這樣的意象在這文章裡呈現，午睡這個主題就顯得薄弱了。

郝譽翔：這一篇確實很有詩意，但是有些句子很好，有些句子又不太合理，比如「疫情停擺了我的價值」，邏輯上的問題，有點可惜，但確實是有才華的青年。

張惠菁：這一篇最初我也有選，最後還是沒有選入。同意兩位評審，文字意象很多，但是整篇我讀到一半的時候，會有點疲乏，因為意象沒有帶著讀者進入一個紋事，雖然文字很美，可是撐不起整體，結構不足。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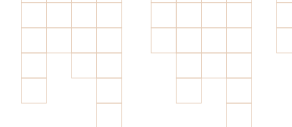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張惠菁：這篇我原來有選，他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高中生在問「存在」或是「死亡」，在描寫這些問題存在他內心狀態是意思的，可能是時間不夠了，結束時太倉促，寫得太正面，反而打亂節奏，造成一個奇怪的結尾。所以這也是我可以放棄的一篇。

郝譽翔：這是不錯的一篇，也是有才華的。青年學生可以思考這麼深刻的問題，跟〈午睡〉一樣文字好，但問題有相同，最後都撐不起來，都太抽象。這篇文章描述情緒的流動是蠻鮮活的，有些文字又太跳躍，沒有處理好，很可惜。

〈無色〉

林黛嫻：這一篇明顯是馬來西亞學生寫的，新北市文學獎讓其他地區以中文書寫的學生可以來參加，我覺得很棒。這一篇確實跟其他很多篇比起來，好像差一點點，但我願意鼓勵他。他有寫出面對升學聯考的，要爭取向上的一種心情，我們說散文要有情、思、事，他內容又有思考，其次也有描寫，用描寫來立體化、有張力，用一個事情對照自己薄弱的人生經驗，題目也很有設計感，我覺得不錯，我願意為他爭取，請兩位評審可以考慮考慮。

郝譽翔：有點被說服，當初我沒有選進來，是覺得有點太抽象了，但是他用文章來扣書店的空間，用來隱喻，有很多細節寫得還不錯，我可以支持。



〈孤兒〉

張惠菁：我想推薦這篇。他的文字非常樸素，有時樸素像作文，可是他很誠懇地寫他的家庭經驗，哥哥勇敢去追求認同，覺醒而參與民族運動，但是他還在思考我是誰。母親告訴他們是緬甸人，可是又不能對人承認，因怕被排擠，母親又說不是緬甸人是華人，還在區分。看在他眼裡，他還在思索，這是沒有結論的，就是寫出他青春期的狀態，誠實呈現他在分辨種種聲音。

郝譽翔：我覺得這篇的切入點很好，一個緬甸人，他寫出一個衝突點和矛盾。母親千辛萬苦帶他們緬甸，更沒想到之後反而對緬甸有執著，讓哥哥想要回去，有寫出移民第二代邊緣人的處境。

林黛嫻：這篇我原來有考慮，後來因為首先它有點簡單，最後結尾又直接說了，沒有文學的那幽微感覺，相對其他多篇有文學藝術感，這篇少了一點點，是很可惜，不然我會願意支持這篇。同意圈選進再討論。

〈手套〉

張惠菁：情慾書寫很細，先不論真假這問題，他寫的這個關係，感覺甚至不是在寫情慾，裡面沒有很迷惘或是慾望。離家到台北之後，去做了一些接觸，也可以說是探索，雙方也沒有情感連結，讓我感覺有這一代孩子有時候是這樣的，有一些接觸，沒有情感和慾望，不合就離開，再尋找下一個人，整個過程都沒有很耽溺的書寫，

甚至有點公事公辦，這一點反而讓我覺得有意思，沒有耽溺書寫也讓我覺得是挺好的。但是我不堅持這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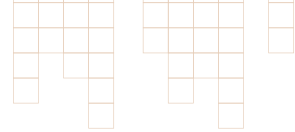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林黛嫻：寫得太露沒有美感，太多這種描述，描寫是很細膩，但是看不出意義在何處。

郝譽翔：同意。寫得很細膩，到底寫這個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寫情慾，在青春組確實少見，而且沒有寫到青春。從青春的角度來看情慾，應該會有跟大人的角度不同的東西。

〈阿敦〉

郝譽翔：我選這篇，因為我喜歡他說話很直接，愛恨很強烈，而且他用這樣的恨方式來寫疾病，通常我們在寫疾病的時候，大多抱著溫情，可是他對於疾病的一種恨意及厭惡，又有愛的交織在其中，寫出那種複雜的情緒，比起單純的溫情書寫，這是更複雜更真實。其實當我們遇到疾病的時候，確實是這樣的，會覺得拖垮了全家，或帶走了我們的快樂。我喜歡他寫的那種憤怒，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作者，但是我沒有很堅持這一篇。

林黛嫻：這一篇是不錯，但是要進入前幾名，是還有其他篇更好，是可以給予鼓勵。



兩票作品討論

〈童乩〉

林黛嫻：文中生病的阿伯是一個童乩，這篇是寫親情，雖然是寫阿伯，他巧妙地運用了阿伯的職業，寫他生病的表現到平復說只是起乩不用太擔心，雖然很平淡的敘述，但有讓我感動，作者從青春的眼光去看一個很特別的病人，內容也對童乩他的人生與工作，做了似有若無的詮釋，我覺得是蠻特別的題材。

郝譽翔：我覺得這阿伯對他雖不是父親，但是有說服力，童乩因為要與神明溝通或搏鬥，就是一個勇敢的形象，也常對他說要勇敢。後面再串聯他得到癌症，想起阿伯對他說的話，使得這些形象非常鮮明，文中一直有呈現要跟命運搏鬥。

張惠菁：我開始閱讀時蠻喜歡的，再讀到後面覺得點凌亂，他想像自己是關帝君，但他不是，是一種同理，這動作好似要進入他的阿伯，剛好阿伯說他剛剛是起乩，沒事。這是一個有趣的，特別的，我可以支持這篇。

〈啃月牙的人〉

郝譽翔：他不是我前幾名的作品內，但他寫升學的焦慮一直咬手指，這點寫得相當真實，很典型現在年輕人爲了升學而焦慮，他藉由不斷啃手指這個意象讓焦慮更加鮮明，也看到背後的母親的強烈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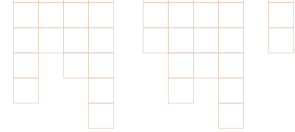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張惠菁：這篇感覺設計性比較強，文章裡還有母親希望她得文學獎，萬一沒得獎呢，這也有焦慮。同意這篇留下。

林黛嫻：同意這點，有些文句比較做作，是文藝青年的常有的句子，我也肯定他用啃月牙的動作來描述他的焦慮壓力。

〈光陰河流〉

郝譽翔：這篇整個很流暢自然，篇名定的好，用這河流印象貫穿全篇，寫一個年輕人在學校與社會的邊緣地帶，好似一腳踏入社會但又沒有。寫學校有一條河流貫穿，這個意象非常美。這題材蠻不容易的，一般年輕人可能都在大學甄選的焦慮中，作者好像已經準備好要進入社會的狀態。從頭到尾都有水的意象，有些句子也有詩意，有些想像力。

林黛嫻：我也覺得他用光陰跟河流結合一起，來描述自己從學校進入社會這過程，很細膩。有寫到疲累時喝幾口水，這也是跟河流、光陰的意象有緊緊扣住，整篇結構也很完整，最後也說已經半隻腳走進社會這個河流。以散文來說，高中學生的散文，可以寫出這樣作品，已經是很不容易的。有用河流來描述到群體生活但又有各自生命，這樣比喻也很成熟。



張惠菁：我同意兩位應該選進。但我後來沒有選這篇是因為，他寫到三分之二處，他不斷的重複想要講這個狀態，讓我覺得有點刻意了。他本來是寫半隻腳踏進社會，應該是那個界面的感受，最後他退縮回來寫很多光陰的，終究沒有在那個界面他看到了什麼。他的語言是很犀利的。

〈智齒〉

林黛嫻：這篇是我覺得寫得最好的，對成長需要處理的一些事情，他用智齒這意象來呼應，最後他還說不管想要保留青春，還是要處理掉，還是要往前走。他描寫很細緻，還寫 32 顆恆齒加第一人稱智齒共享一份青春，作者把智齒稱第一人稱。他不停去反芻自己的成長經驗，寫成長的文章非常多，但是他寫得有創意，蠻難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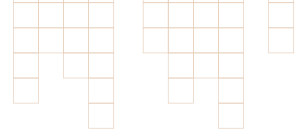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張惠菁：這是我的第一名。智齒看起來是非常清楚的隱喻，它是我，也是我的一部份，甚至也可以是第一人稱的我，可是它是所有人都叫我放棄的我，整個是在對話那個別人叫我放棄的我，可是那個我又給我一種安定，對我是有意義的，但是最終他還是如別人建議的，把那個我放棄，最後反問也許那個我會花很長時間再重新回到我，這整個思考是非常成熟，隱喻也很成功。許多篇中也有很多是環繞一個小東西寫，但這篇他認出那個被他人所否定的我，我跟那個我的關係是什麼，這個認知本身就很細微，我覺得這樣詠物算是成功的。

郝譽翔：這篇很有批判性，他不停地在反省，在問自己，但是我沒有給他第一名，我覺得太詠物，一定在智齒上做文章，當然這也是好處，從一點來突發，是很有巧思的。

〈琥珀海〉

郝譽翔：我很喜歡他寫奶奶的意象、形象，帶著他們去宮廟、洗溫泉，去看海，然後就想到母親在船上，感覺像是枝裕和的電影。也喜歡他寫父親的那個形象，一個失敗的男人，暴躁有暴力傾向、憤怒，最後有點殘忍，他甚至想殺了父親，但理智又告訴他成為他父親那樣才是罪不可赦的。他有寫出內心的醞釀與糾結，令人感到心痛，最後用琥珀海作為結尾。

張惠菁：我也喜歡這篇。裡面除了他，還有 2 個角色，就是父親跟奶奶，這 2 人非常不一樣的，奶奶沒有說太多話，但是帶他娶很多地方，父親是一開口就是子彈，子彈就是他的語言，把兒子射的千瘡百孔。奶奶過世，父親是痛苦的，做為讀者是可以了解這個失敗者憤怒者，因失去了母親，露出了情感的脆弱面，這孩子也看得很明白。很有趣的是，這孩子的媽媽是缺席的，但是出現在 2 個關鍵地方，一個是在夢中，奶奶帶他去看海的夢中，一個是在最後，他問媽媽我們到岸了嗎。媽媽是缺席，但好像都在這孩子的心裏。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寫很多東西，但又很簡筆，簡筆又很隨機，



我是可以接受，也許邏輯沒有很完備，這點一意象，那又一點意象，這樣組合意象，有點像水墨畫，幾筆勾勒父親，幾筆勾勒奶奶，勾勒他自己的狀態，我是可以肯定這樣的散文。

林黛嫻：同意 2 位說的，寫父親寫奶奶的形象寫得很好，但是就覺得有點可惜，首先，我認爲他要寫的東西太多了，在這麼短的篇幅裡，有寫父親，又寫了奶奶，還有一個缺席的母親，我覺得有力不從心，然後琥珀海這意象我看不到，是奶奶帶他去看的海嗎？寫這樣一個家庭，爲何用琥珀海，單用一個海也是可以的，一定要琥珀海嗎？夕陽下的海像琥珀？這夕陽跟他要敘述的關係呢？所以我沒有給他第一名，他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但只 2000 字，如何把它經營得很好。我有投這篇，只是不是第一名。

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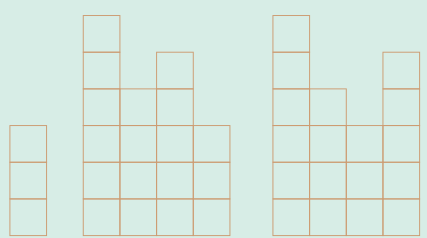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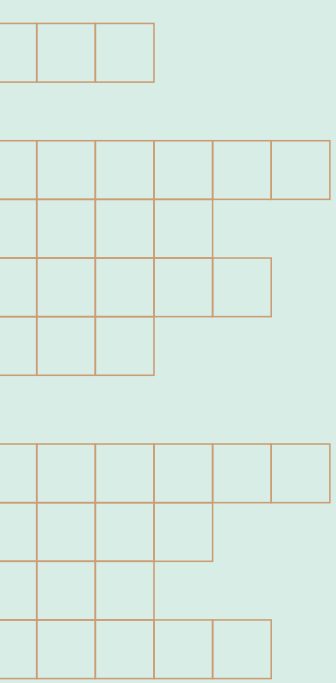
有〈童乩〉〈無色〉〈啃月牙的人〉〈孤兒〉〈光陰河流〉〈智齒〉〈琥珀海〉7 篇進入第二輪投票，最高 7 分，最低 1 分，選出首獎一名，優等 2 名，佳作 3 名。

評審結果：

首獎	〈智齒〉	20 分 (張惠菁 7 分、林黛嫻 7 分、郝譽翔 6 分)
優等 1	〈琥珀海〉	17 分 (張惠菁 6 分、林黛嫻 4 分、郝譽翔 7 分)
優等 2	〈童乩〉	15 分 (張惠菁 5 分、林黛嫻 6 分、郝譽翔 4 分)

佳作 1	〈光陰河流〉	14 分 (張惠菁 4 分、林黛嫻 5 分、郝譽翔 5 分)
佳作 2	〈無色〉	7 分 (張惠菁 1 分、林黛嫻 3 分、郝譽翔 3 分)
佳作 3	〈啃月牙的人〉	7 分 (張惠菁 3 分、林黛嫻 2 分、郝譽翔 2 分)

決審入選作品結果，由評審委員確認簽名，會議圓滿結束。



新 詩

一般組

首獎—熊佳慕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優等—陳顯仁

〈喜餅店〉

——寫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週年

優等—韓祺疇

〈日子有霧〉

佳作—蔡凱文

〈如果你們從沉睡裡醒來〉

——或許某個夜晚，遍佈全臺的鯨魚化
石們甦醒……

佳作—馬玉紅

〈夏日棕櫚的周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佳作—潘雲貴

〈足夠〉

新詩一般組會議紀錄

首 獎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熊佳慕

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

——David Hockney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帶著繁花
又來探望死亡永不停止的墓園
他們也不能取消所有罹難者
全然倖免於人間的邪惡、疾病、苦難
和哀傷的特權

這個精神病院般的世界如此瘋狂
它有各種理由遺棄我們，但它
仍然每天給我們一個全新如舊的早晨
讓我可以重新從虛無中指認我的日常
每樣我觸碰的東西都是失而復得
每次我把眼睛睜開都是死而復生

他們不能阻斷我的驚異，甚至惶恐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在這裡
我知道我還在這裡，我還可以自由呼吸
另一個人需要付費的空氣
我們集體受困在同一個窒息的噩夢裡

我們所發明的界線從未如此虛設
但又從未如此分明，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囚徒
我短暫的一生就是我漫長的刑期
但我的窗景是由他人的窗戶所組成的
我在他人的音樂和詩裡尋求出口
儘管人類文明中的美善遠遠少於恐怖

他們不能延後明天，黑夜不會永遠持續
生命又一次不向任何人宣告春天
花粉繼續旅行，鴿子如常群聚，雲朵從未停產
我在窗內感覺安全，平靜，彷彿身處
一場旋即抹去我們所有人的風暴之眼

熊佳慕

個人簡介

我只不過是顆還在跳動的心。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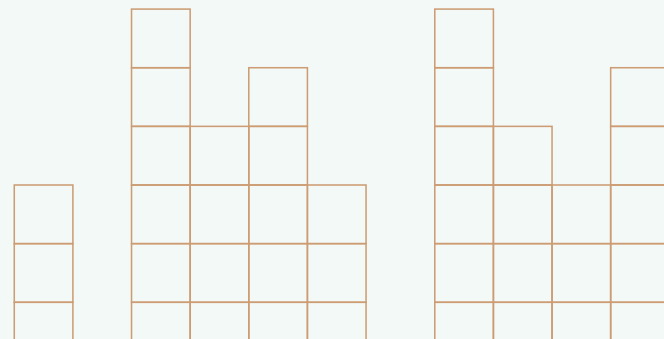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我們在同一個困局裡呼吸彼此的氣息。

當我領受這份運氣，我並沒有忘記我的喜悅是跟多少人的失落交換而來，因此我的喜悅包含著一份歉意和一份感激。

非常謝謝，謝謝你願意為這首詩靜默一分鐘。

我也沒有忘記人間的恐怖，但我願意記取世界的美好，願意聆聽自己和其他生命在黑暗中的心跳。詩歌就從心跳開始。

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定義接觸與連結的困難時刻，願這首詩是我獻給逝者，也是遞給生者的一束花。



優等

喜餅店 陳顥仁

——寫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週年

在吊車運來
第二棵楓香的那天
我站在二樓的陽臺
鐵窗是菱形的
對面大樓的保全身穿全套制服

建築師說，「一個工地的前門
並不總是與後門對齊的」

我可以看見吊車的脖子
樹的枝葉在旋轉
上頭纏著藍色的塑膠繩

牆上有方形的開口

泥作師傅已經離開而
鐵工還沒來的下午
兩條電線從天花板的燈孔高高垂下
業主的時間是秋天結束之前

他們把模子帶來
紅龜粿的、老喜餅的、我也分不清楚的
各式各樣的凹槽
以及凹槽裡的花
像是房子裡的房子
像是

我走進角落傾斜的茶室
房間裡還有一個
小的房間
打開來都是燙金的字

十里百里的傍晚
燈泡在老玻璃瓶中把金箔攤開
像是日子裡還有
而我們將剩下的都熨在上頭

陳顯仁

個人簡介

陳顯仁，一九九六年生於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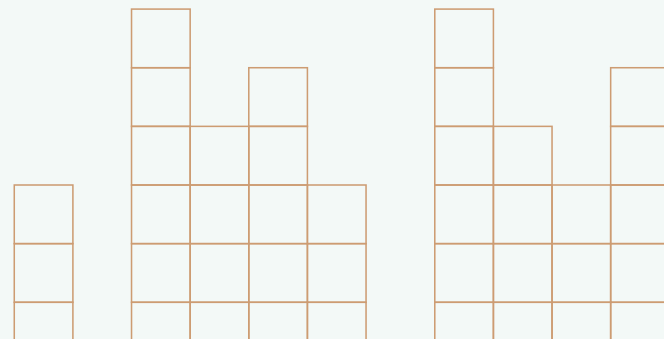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畢業於東海建築系，東華華文創作研究所。目前致力於文學與建築、戲劇等跨領域書寫，建築詩集創作計畫《二次竣工手冊》獲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於九歌出版詩集《愛人蒸他的睡眠》。

得獎感言

謝謝合風蒼飛的張育睿建築師、珮玲姊、阿豪跟麵包，讓我在一個短短的夏天裡，見識了太多太多美麗的事情，包括在那間餅店施工時的早晨與傍晚。

謝謝評審、謝謝我的爸媽、謝謝國峰。我在老玻璃瓶罩住的黃燈裡感受到平安，希望這份平安也可以分享給這個年代裡，每一個愛的、與被愛的人。

最後祝合風蒼飛發大財！我們來日再會！



優等

日子有霧 韓祺疇

早起的時候去看霧。大樓的輪廓像未竟的話語
走進去你說就像是趟進了回憶：鬼魂

瞧見了你，前些日子，夜裏夢到的人
喚起陌生的名字但盯着你——爲什麼水還未沸

爲什麼飯煲還未升起濃重的霧，想不起了
牆壁被燒乾的鍋燻黑，冰箱的剩飯是甚麼時候

結成冰塊？山上的霧是冷的，你記得的遠方
已經沒有任何景色是篤定的

呵一口氣暖和手腳，醫生問你，名字怎麼寫
樹林、海鳥、蚯蚓、摩天輪、蘋果——他們要你跟着覆述

想起了電鍋的按鈕根本沒有啓動，年輕時登山
點起柴薪就生火，霧裏明明沒有眼睛

偶爾早起的時候去看霧。鬼魂從濃縮的回憶裏走來
天堂、剛泡好的茶、螺絲、未繳的電費單

你把它們混爲一談。爲什麼密碼是錯誤的
爲什麼今天的日子是昨天——銀行職員反過來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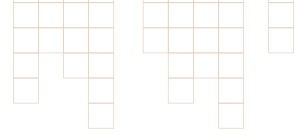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上一筆交易到底買了甚麼？想不起了，你說。
帳篷、手套、開山刀，還是一瓶洗衣液

只記得超市外的路口，全都是霧。他們要求你
從照片裏認出所有單車，要你說出第一隻寵物的名字

想不起了，那些陌生的回憶都長刺。你記得的那座山
早就夷爲平地——罐頭魚買一送一要不要

收銀員問起你。那要不要將來一起去山上隱居？
你說好。鬼魂就消失。

依舊在早起的時候看霧。你凝望那些錯落的大樓



用力回想它們原來的樣子，山在哪裏呢

海又在哪裏？一切都憑空消失

一切都燒成了廢墟——像他們發現你的時候

霧已經散佚。山上的霧是冷的

你將在那裏隱居，重新活在自己的日子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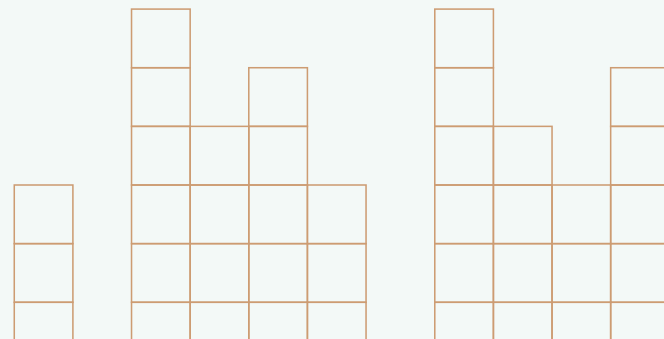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韓祺疇

個人簡介

香港人。畢業於嶺南大學中文系，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曾任人訪記者，寫詩和小說，著有詩集《誤認晨曦》（石磬文化，2021）。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感謝生活的霧氣，就像有時候也要感謝東華的陰翳多雨。



佳作

如果你們從沉睡裡醒來 蔡凱文

——或許某個夜晚，遍佈全臺的鯨魚化石們甦醒……

世界在夢境裡重新蔚藍，海洋自山頂傾瀉
把土地還給浪潮，島嶼還給地層
你們掙脫泥土與樹根的懷抱，用虛幻的光影建構肌膚
花草及藤壺、水泥和陶器化作血肉
以夜色譜寫一場華麗的演出

潮汐洗刷著你們悠長的歌聲
不再有稜線阻隔你們採摘陽光、吞食歷史
彼時沒有魚叉，沒有石油灼燒的傷口
僅有溫暖的撫觸，用尾鰭在彼此身上刻寫愛戀
寧靜的海中佈滿高頻的耳語
沒有引擎改寫你們柔軟的歌詞，也沒有粗糙的漁網
攔阻四季更迭。你們是這片流動的森林裡
最自然的景色

穿過尚未發育的河床，躍上海面重溫月光輕盈的拍打
你們眺望難以抵達的遠方。或許會有幾隻猿猴蹲踞於樹梢
眼神交流的瞬間雙方不會知曉未來，不會想像污染如何蔓延
戰爭與疾病宛如漲潮的浪吞噬生命。當時猿猴們分享和平
握著樹枝交換慈愛的模樣如此安詳
你們烙印在記憶裡，卻來不及向純樸的孩子們分享

許多事物都是易碎的，像沒有光害的夜色
或僅能維持片刻的夢。你們曉得演出到了尾聲
紛紛轉過漸漸消退的龐大軀殼，聽地殼擠壓時洩出的嘆息
噴氣孔吹出的氣泡將版塊抬升，塑造能安眠千年的床鋪
閉起雙眼等待時間的翻轉、夢的破滅

我聽見舞臺的幕闔上，黑暗再次彰顯祂的公平
幾截樹枝散落於旱季的河床，你們卸下沈重的脂肪血肉
停泊於記憶邊疆，骨骼上是否有重要訊息等待破譯
當潮汐褪去、部落褪去、時光褪去，荒蕪取代所有聲響
文明或許僅是反面的夢，在夜的盡頭等著消亡
我望向窗外，一顆淚滴墜落海平面，未曾泛起漣漪……

註：臺灣從北到南都有鯨魚化石出土，代表臺灣曾是灰鯨群的棲息地及繁殖地，但鯨群近年來已鮮少出沒於附近，人為獵捕、海洋污染、船隻頻仍都是可能導致族群減少的原因。若能有這麼一場夢境，我希望能聽懂你們的歌。

文 學

蔡凱文

個人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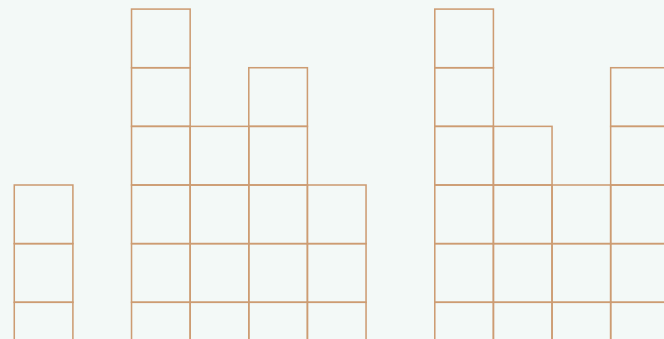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因為前面廢話太多，所以這邊簡短一點。逼近三字頭沒房沒車沒存款沒目標，曾獲一些獎項與補助，偶爾發表於《創世紀詩刊》、《海星詩刊》、《野薑花詩刊》等。

得獎感言

多年以前當我在成功嶺當個被執行秘書違法壓榨，超時上工的替代役時（願現在的學弟們一切安好，不用因為看到長官沒有大聲問好而被懲處，或是被公務員偷吃放在冰箱的東西，詳情請去 PTT 替代役版），某天夜裡在荒廢且據說因為有人看到鬼影而拿掉所有監視器畫面的某隊部坐哨時，想起新北市文學獎的評審會議應該公布了，當我點開官網後，突然感到一陣寒意直竄背脊。

不是撞鬼，而是決審時有評審說我的作品濫情。

幸好濫情的我終究還能在這邊寫些廢話，感謝評審、主辦與所有人。



佳作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馬玉紅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咖啡店內靠窗 2 號桌，他和她
坐在熟悉的語境
午後第三小節，黃昏率先抒情

她先開口，而後由沉默斷句
彷彿漣漪的字面有風娓娓地吹起
她曾經去過的南方

他緩緩地攪動杯裡的動詞，像搖曳的綠蔭
黑咖啡上的軟綿奶泡覆蓋著微苦的文字
當他讀到她的目光，一行堅決的字跡
每個冒號彷彿都有話要說

一個括號無法概括她的過去
她經常出入他常用的句型
在郵件裡，在想像裡
聽爵士小號，低低地陳述

他們各據內心寫意世界的一角
彷彿這座城市早已蓄意已久
他們交換著詞彙和聲音
彷彿省略繁複的佈局安插一段倒敘
她就會從小說的對白裡走來

滲透在咖啡裡的淡淡感覺
像身上那件雪紡紗土耳其藍的洋裝
她一手拖著腮幫，低頭微笑

一次最接近他們的天空
讓熟習的影子靠得更近
像寂靜湖面的投影，但味道終究會淡去

他彷彿想起了什麼
下意識又寫了幾句……

馬玉紅

個人簡介

高雄人，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班畢業。

曾獲大武山文學獎 (2016)、臺中文學獎 (2017)、菊島文學獎 (2017)、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2018)、新北市文學獎 (2018)、桃城文學獎 (2019)、葉紅女性詩獎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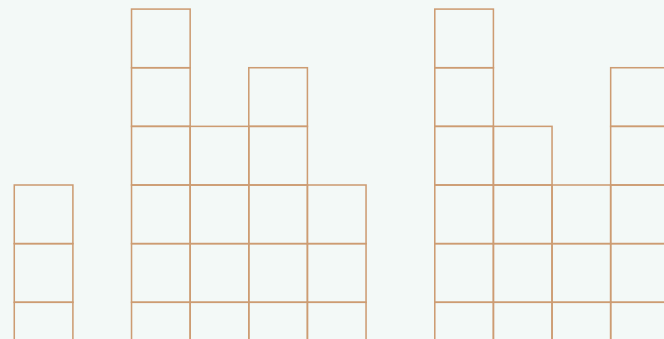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語言的鍛鍊，漫長又辛苦

我慶幸自己，至今

還能動筆，做詩人的夢

謝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謝謝評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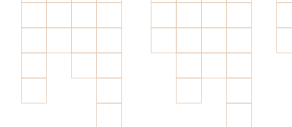




佳作

足夠 潘雲貴

後來，順日光流淌的是
自然的清晨，陽臺上所有的花
開，或不開，依然無需誰同意
面對口罩裡的今天，夢境
是現實的反鎖，我們
剩最多的恰恰是時間
可以聽屋後果實生長或落下
跟杯中響動的湯匙一樣清晰
而窗前北部的淺灘伸長月份的虛線
延遲海洋的潮湧，並緩衝浪的尾音
拆卸漁網的人此時慢慢拉開生活
看一朵雲飄過瓶口、碗口與出口
緊身的襯衣鬆弛於風中，形成一個上午



形成的過程是睡去又醒的鹽，在結晶
在感應夜晚垂落的星星遇見的水面
而鬆弛的，還有車門、螺絲、齒輪
攪拌中的粉末、人與人緊挨的步履
時針圈畫廣場上空曠的靜默，這一刻
所有的事物不再經過弦樂器
也能彈奏出音樂，不再摩擦自己
也能發出聲音，並送至適合的耳朵

可以揭開木板，進入一口甕中
回到自己洞穴，聽日子尚且結實的回音
相信食物足夠營養，相信神像足夠慈悲
相信水波足夠清涼，並用手掬起
這水，鹹的，淡的
都將於指縫間離開
時間彷彿又多起來
也足夠什麼事物慢慢滑落
愛過，或被愛，趨於完整的活過

文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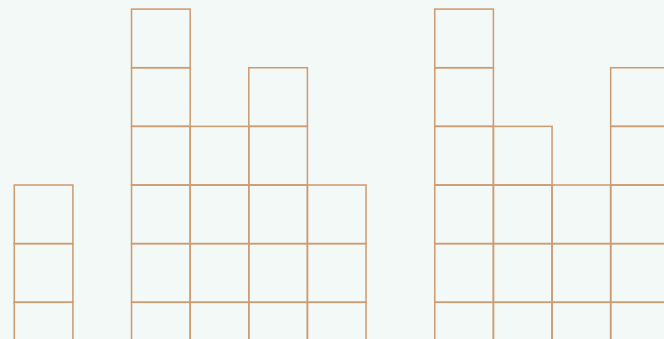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潘雲貴

個人簡介

這世間一個沒有多少天賦的學徒，仍在學習的路上。

得獎感言

在自己慢慢被黑夜上色前，是詩句帶來內心的降雪，即便在暗中，也能因為眼前的白而看到世界。



總評

／羅智成

這幾年來，新北市文學獎在詩創作的部分，已經吸引到許多有備而來的參賽者。無論在品質上、創作風格與主題的多樣性上，都大幅躍升，成為年輕一代文學書寫的重要指標。

從 778 件作品最終脫穎而出，進入決選的 18 件詩作，也各擅勝場，相當程度的代表了新北市文學獎的能量：勇敢嘗試的表達技巧、充滿銳氣的探索精神，以及對各種議題與現象的關切與好奇。

在這次入圍的作品中，包括了地方書寫、弱勢關懷、疫情效應、社會趨勢、審美經驗與生活感懷等主題，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經評審投票支持而受到比較密集討論的有：以華麗、優美的想像探討灰鯨在台灣的前世今生的〈如果你們從沈睡裡醒來〉，在被潮濕與疫情圍困如水族都會裡書寫思念的〈水的疫象，潮間等待〉，猶如電影場景呈現都會男女關係的〈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的時間稍晚〉，透過冷清的葬儀觀察無所遁逃的階級不平

等的〈無家者〉，以傳統的生產工具與心境表達沉穩踏實人生觀的〈磨〉，以傳統的喜氣隱隱祝福同婚法通過週年的〈喜餅店〉，以迷離筆觸刻畫年邁生活體悟的〈日子有霧〉，深刻表達因為疫情而改變的人類生活節奏與欲求的〈足夠〉，生動表現移工與兩個婆婆之間情誼的〈哲布在黃昏裡的守候〉，以自我對話表現被疏離情緒困擾的孤立情境的〈盆栽〉，以樸實的語言和優美的節奏呈現對生命複雜性之體悟與堅持的〈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這些作品各有所長，評審也各有偏好，討論十分熱烈。整體而言，創作者似乎更傾向精煉、曲折、創新、求變的表達。這反映出年青一代創作者對於詩歌書寫形式的心領神會、駕輕就熟，渴望追求更鮮明的風格、更突顯自我的態度，在激烈競爭的場域，拉高了創作門檻，也對評審形成挑戰。

最終投票結果，既有評審一致肯定的作品，也有個別評審極力推薦的佳作，可以說是一份呈現出新北市多元紛陳、百花競放的詩壇新氣象的名單。

新詩一般組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吳建衛

新北市文學獎新詩一般組決賽由陳義芝、向陽、羅智成三位老師擔任評審。今年新詩一般組總收件為778件，進入決賽作品為18篇。本組由陳義芝評委擔任主席主持會議進行。

整體觀感：

羅智成：這一次新北市文學獎，作者感覺比較年輕，感覺創作過程中體會這是一個甚麼樣的狀態，就主題而言還是有後疫情時代的症候群在，因此在生活的轉型上題材也特別多，在表現技巧上好像越來越講複雜的語法，艱澀的美學好像是他們想要追尋的，因此多有強烈個人思緒的美學，也有許多向內探索的作品。我選出生活上比較有明顯互動的作品，就是互相連結的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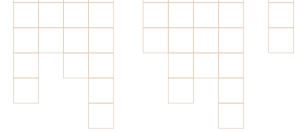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向陽：很高興閱讀這次新詩一般組的作品，從題材來看，因為參加的人數非常多，總共七百多件，閱讀當中，感覺到題材的多樣跟多元，技巧上也很多，包括後現代、寫實主義和心理描寫都有，我們看到新的一代跟我們這個年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他們的技巧

是多變的，不同的思維當然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在風格方面，感覺出現二十一世紀新的風格，正在慢慢的形成當中，這群創作者展現不同以往的風貌，雖然未必完全成熟，但是可以期待。

陳義芝：這次作品多元多樣，有個人心理的描摹，也有人倫及外在的關懷作品，我挑選的作品是它的表現要能耐人尋味，意旨又要十分的突出，很高興都看到這樣的作品，很高興參與這次的評審。

首先針對入選的18篇作品進行第一輪投票，每人選出五篇作品，投票結果如下：（0票者不列入）

C3	〈如果你們從沈睡裡醒來〉	2票（向陽、陳義芝）
C177	〈水的疫象，潮間等待〉	1票（陳義芝）
C261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1票（陳義芝）
C284	〈無家者〉	1票（向陽）
C386	〈磨〉	1票（向陽）
C469	〈喜餅店〉	2票（向陽、羅智成）
C539	〈日子有霧〉	2票（羅智成、陳義芝）
C559	〈足夠〉	1票（羅智成）
C608	〈哲布在黃昏裡的守候〉	1票（向陽）
C1024	〈盆栽〉	1票（羅智成）
C1064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2票（羅智成、陳義芝）



作品討論：

C3 〈如果你們從沈睡裡醒來〉

向陽：這篇寫海洋汙染跟公害的問題，用抒情的方式切入海洋生態的問題，寫來動人，抒情的方式也蠻可貴的。

陳義芝：這首有自然的想像，表達一種渴望、一種祈求，有些情景也非常逼真，如：把土地還給海洋，把島嶼還給地層，整個宇宙產生了變化，最後他有自己的感觸，「一顆淚墜落海平面，未曾泛起漣漪」，有回不去的落寞。

C177 〈水的疫象，潮間等待〉

陳義芝：這一首詩有一個疫情的背景，有一些意象跟疫情有關，如「水草般的身世藏得更深了」，指的是隔離，也有對口罩的描述，裡面有寫景也有寫事，把困居城市有碰上疫情的感受表現出來，「冬天在外面，等待在裡面」把外在環境的寒涼寫出來了。

向陽：這一首是相當抒情的一首詩，疫情來時，人的孤獨，前面的格局還不錯，到後面就弱了一些。

C261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陳義芝：這一首詩有點虛擬，因為它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描寫感情，就是戲劇感，男女對坐不一定是真實的，但就把情景描繪出來了，也許有誤會或疙瘩，但彼此又可以繼續交談，有時悶，有時歡笑，表現的方式很吸引人，

羅智成：我覺得這個題目有點怪異，內容卻非常精準的以電影拍攝的方式呈現，語言清新，沒有陳腔濫調。

向陽：這首是抒情的語境，夏日的周末，男女兩人的交談，把情境放在夏日午後的情境當中，處理兩人在咖啡廳對話的感覺還不錯，但結尾好像跟前面的描述沒有關聯，有點可惜。

C284 〈無家者〉

向陽：描寫都市流浪漢死後的狀態，用乾淨、生活的語言來寫，到人生的最後一刻，死是不平等的，生不容易，死也不容易，寫出社會不公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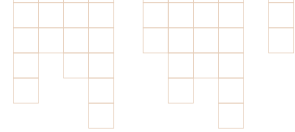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羅智成：我個人覺得到人生的最後一步，大家都是平等的，但繁文縟節卻不平等，我想作者想表現無人祭奠他的孤獨。

陳義芝：無家者是社會存在的一個現象，為什麼會變成遊民有各種狀況，是我們有家的人不能夠想像的，它的語言也很乾淨，沒有感情滲進去，但人的頓挫表現得很好。

C386 〈磨〉

向陽：我在選的時候有考量風格上的差異，包括比較抒情的、比較寫實的等等，寫一對夫婦或一對親近的人，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當中，寫得淡但給人很深刻的印象，情景的刻畫從淡中看出情深。

羅智成：這首詩很優美，但是轉折好像沒有掌握好，把「磨」的感覺破壞掉了，相當可惜。



陳義芝：這一篇我比較無法進入它的情境，我被它的語言卡住了，語言有點刻意，有些文青的語言顯得不太自然。

C469 〈喜餅店〉

羅智成：其實這篇感覺有點難，要把同性戀表現出來，屬於象徵性的作品，難度很高，很抽象，表達也很動人。

向陽：這篇有象徵主義的游離或者跳脫，同時又是現實的寫社會中的現象，用喜餅店來象徵婚姻，但同性婚姻是突破傳統的規矩，透過傳統的喜餅隱喻同性婚姻的不太容易，有它獨特的手法。

陳義芝：這首詩也說明副題很重要，如果沒有副題很容易讓人讀不清楚，透過副題來看，這首詩的確有一個大象徵，每個描寫都別有所指，等於都是暗示，作者駕馭能力很強。

C539 〈日子有霧〉

陳義芝：這首詩的情韻非常好，裡面出現鬼魂的意象，就像幽靈一樣，帶出很清冷的意境，語言也很跳脫，就好像是他的記憶一樣，題目的日子有霧也讓我們感受到人生到最後的迷惘，有一種不知道從哪裡行去的感覺，有一種清清冷清的滄桑感。

羅智成：這首詩把事實跟想像放在一起，產生一種零碎、錯置的感覺，用很平常的意象寫出不凡的場景，有點詭異，有點迷離跟優閒的感覺，有淡淡的憂傷，又有點認命的情感。

向陽：我是覺得這首詩寫得太長了，鬼魂開始，鬼魂結束，就是一個好結局，可惜後面加了幾行，有點累贅又多餘。

C559 〈足夠〉

羅智成：疫情期間，我們的生活降到最低以後，平常很多焦慮的情緒也更明顯的呈現出來，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向陽：這首詩在語言的運用上是成熟的，比較無法理解的是，到第三段揭開木板跟甕的聯結有點怪，接著又是洞穴，詞語到最後等於流於述說，把自己的意思都寫滿，語意上太弱了有些可惜。

陳義芝：這首詩的語言跳躍得太厲害，讓人一直無法跟上，如第一段最後本來很有詩意，到第二段又出現太多的東西，跳得太快了。

C608 〈哲布在黃昏裡的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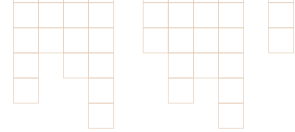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向陽：這篇寫的是菲傭照顧台灣婆婆的一個情境，是在社會中常見的題材，但作者把台灣婆婆跟故鄉的阿嬤連結起來，語言單純，但表達感情卻很深刻，把台灣婆婆和故鄉的阿嬤串起來，非常動人，表現與題材上頗有可取之處。

羅智成：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介於要選與不選之間。

陳義芝：這首詩前面有引言，是情境的介紹，但移工對於工作上的婆婆跟故鄉的阿嬤態度是否等同，有點失真的感覺。

C1024 〈盆栽〉

羅智成：這篇寫一個憂鬱症患者的自我省察，好像自己就像不顯眼的盆栽一樣，雖然詩中有些句子跳開了，但整個還算完整，語言用得算節制，所以刻劃起來算精細。



向陽：盆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跟大自然的花草樹木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是被限定的，這首詩可能也是要處理這種感覺，想法有深刻的意涵，但用語有點奇怪，像「誰權責下一秒枯榮」，很少人這樣用；「遮蔭」用在盆栽也是怪怪的，語言不是那麼準確。

陳義芝：也許是這位作者設定自己要表達的意旨之後，如果能在語言上多一點斟酌，也許會更好。

C1064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陳義芝：詩中有呼應受疫情威脅的今日處境，人世間是花開花落、四季輪轉，因為疫情帶來的死亡始終也是不斷，即使沒有疫情，人世間還是會有一些邪惡和苦難等等，這首詩表達的就是生存的改觀，作者的認知也有一些憤怒跟無奈，對生命的思索蠻有深度的。

羅智成：雖然這是一首比較奇怪的作品，但讀起來很有感，在抵抗現今社會的主流想法，如扭曲的語言，複沓讀音樂感的掌握也非常好，不斷用「它們不能取消春天」的意象，透過弔詭的語法來呈現，還有輕微的評論語言，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

向陽：作者開頭引言是英國畫家的話，意思是春天不會因為任何人任何事所取消，用語是很正常的語法，但詩的內容跟所引用的話不太一樣，尤其用到「失而復得」、「死而復生」的常用語，減損了詩的成分。

討論結束，三位評審委員進行第二輪的給分程序，依第一輪投票結果，共有 12 篇，三位評審以 6、5、4、3、2、1 分的給分方式，最高 6 分，最低 1 分，再依得分高低排出順序，列入得獎名單。

◎其中，得分依序為 C1064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12 分，C469 〈喜餅店〉 11 分，C539 〈日子有霧〉 8 分，C3 〈如果你們從沉睡裡醒來〉 7 分，C261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7 分，C559 〈足夠〉 5 分，C177 〈水的疫象，潮間等待〉 4 分，C284 〈無家者〉 4 分，C608 〈哲布在黃昏裡的守候〉 3 分，C1024 〈盆栽〉 2 分，C386 〈磨〉 0 分，C526 〈歸家〉 0 分，三位評審決議以得分高低選出優勝者如列：

首獎：	C1064	〈他們不能取消春天〉	(12 分)
優選：	C469	〈喜餅店〉	(11 分)
優選：	C539	〈日子有霧〉	(8 分)
佳作：	C3	〈如果你們從沉睡裡醒來〉	(7 分)
佳作：	C261	〈夏日棕櫚的週末比約定時間稍晚〉	(7 分)
佳作：	C559	〈足夠〉	(5 分)



新

詩

青春組

首獎—邱鈺璇

〈八月夕陽〉

優等—林立珣

〈快樂行星〉

優等—邱心恩

〈無法盛開的告解〉

佳作—曾家茗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佳作—呈俊

〈末日〉

佳作—鐘浩文

〈夢中陰陽〉

新詩青春組會議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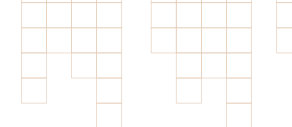


首 獎

八月夕陽 邱鈺璇

那條飛塵的小路你走過無數遍
但今天眼前是黑的
1996 的夜是場海市蜃樓
面紗一樣覆蓋在臉上
今天的城市也是黑的
槍枝和鬣狗般的眼
霉一樣開在陰暗角落

金屬殼子攀著雲朵
沒有翅膀的只能墜落
墜落成夏季的尾巴
回歸線空氣炎熱依舊
高壓帶壟罩了整顆心臟



你想問神——如果神存在
爲何禿鷹盤踞在城市上空
爲何血澆灌在土地上
開不出一朵鬱金香

嚎啕大哭的嬰兒坐在行李箱上
你想摘一枝花給他
伸出手卻只能摸到罌粟花瓣
柔軟艷紅，像是夕陽
拉著你的國家
往 2021 的夜裡沉淪

我還能以爲
如果每粒沙都能是自己的太陽
沙漠夜晚便不會如此冰冷
而你只是關緊了門窗
祈禱還能有明早
再看一看喀布爾的天空

邱鈺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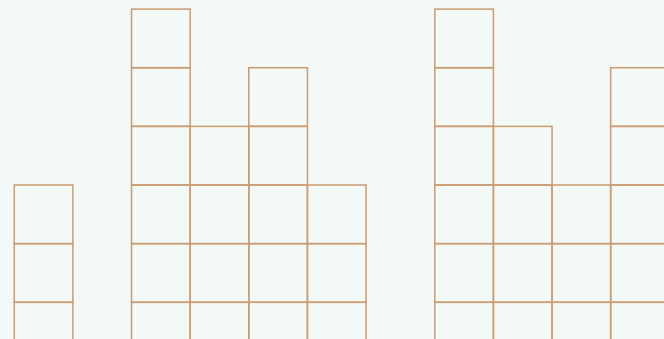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2003 年生，二月雙魚，沒有槍的台中人，明道中學、政大中文、風球詩社、長廊詩社。曾獲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高中小說組、紅樓文學獎高中散文組。

最近的困擾是政大又濕又冷的冬天、美食沙漠指南路，還有同校的學長姊都太厲害了。

得獎感言

對我來說文學是白的，端看閱讀者的眼睛顏色。很幸運夕陽的橘紅色能被喜愛，也希望沙漠的橘紅色能被更多人看到。謝謝評審老師，也謝謝世界，我會繼續寫，讓那些慢慢淡出在我們日常的事情，能偶爾有人忽然想起。





優等

快樂行星 林立珣

在狹小天空中
2B 鉛筆芯躺成自以為是的歪曲彩帶
投射在腦中糾結成團
垂直滑下
搭配橡皮擦屑服用
消化不良

題本都化作隕石
將平坦的生活撞出坑疤
幾何跳成圓舞曲
分數是現實重跌在第一拍

儘量對生活熱情
作為一顆行星盡力旋轉
找出角度細微的差異
測量每日心情 剛好
在相似形的日子
說服今天的獨特

學習在陰鬱天空下重新展開笑顏
學習持續被隕石撞擊不絕望

活過考場的秒針和心跳
再一次 讓 2B 鉛筆芯躺成顛巍的彩帶
經過機器的吞吐
吐出下一個宇宙

作為一顆行星盡情漫步
仰頭望向得來不易的彩色天空

在下一顆隕石砸下之前

林立珣

個人簡介

畢業於竹女語資（精進寫作的好地方），現為菜鳥大學生，在新竹和臺北游來游去，很愛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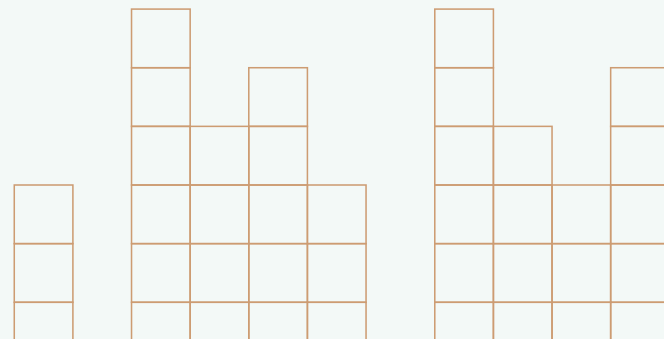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就這樣寫到了十八歲，對寫作有莫名的執著，在寫作的路上緩慢前行，出書是夢想之一。

愛笑、愛哭，想要真誠對待世界，看到自己嚮往的事一一實現會覺得很幸福。

得獎感言

有人說痛苦是詩的糧食，所以謝謝指考數學促成這首詩的誕生（笑

謝謝爸媽支持我寫作，謝謝優秀的朋友們讓我學習，謝謝願意堅持的自己。高中投了無數次稿幾乎都沒得獎，特別是新詩。因此非常感謝評審的肯定，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寫詩的過程很享受，之後也會一直寫下去。如題，希望每顆行星都能找到快樂，苦中作樂也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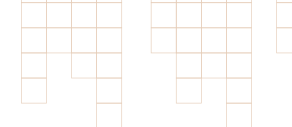
優等

無法盛開的告解 邱心恩

絮常 頭髮
做一隻溫婉的牡蠣
養肥所有痛後 捨去本體
驕傲的入住博物館

燒掉所有 趁杉 還沒長大
懺悔那些字
循著費洛蒙來的同類 我
都燒掉 罪和愛滋養土壤
我在山裡蔓延

旅人瞥了一眼（她是我無與倫比的美麗）
卑賤的 哀 又生起



神阿，答應我
下輩子會有正確的音調和字

此生炙吻她前
我會穿上裙子 擺浪帶她去更好的地方
不是我的家，好嗎

答應我
下輩子賜我一副他們說足夠端正的身軀

別再做彎曲過度的荊棘
當錯了的方向 寄生所有美好的
一切就錯了
每顆送給她的蘋果 都會變成罪的始祖

神阿

下輩子我要做異片海、異棵樹
異個無罪之人

文 學

邱心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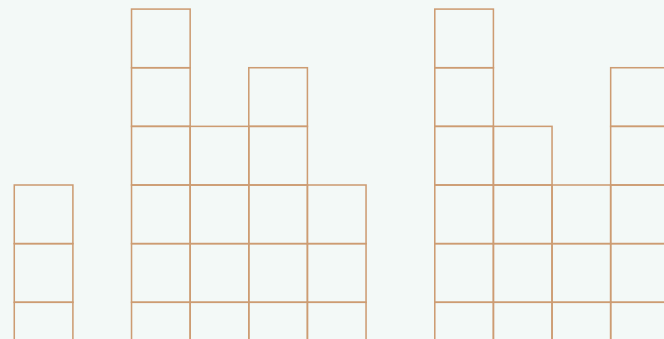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矛盾又奇怪的人，只有146公分耳朵也不太好，極度討厭上學和高中。很幸運沒被放棄。謝謝一直包容我的家人、文字、幾個朋友。希望所有好人都身心安適，我愛的人們和我健康平安，可以的話快樂也很好。

得獎感言

還是把頭髮剪短了。

非常感謝評審們，我會努力把這條路走好走遠的。謝謝我的兩個姐姐和媽媽，特別感謝我的大姐兼指導老師——邱以恩小姐，我愛妳們。



佳作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曾家茗

「一個人需要秘密，跟愛不愛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們有愛
就請隔著冥河愛撫即使我還是活著
彼岸的花具有秘密意志的體現是
你不能摘

想要接吻就暗示我折下一枝草
謹慎地放入河中
等待一隻魚的上鉤

寫下你會說但看不懂的語言
作為情書
所以你得朗誦赤裸的身體文字像

魚被拉出水面

爲了避免害羞你會輕輕復讀：

「只能予以你身體，但色情極近愛。」

（你的舌頭接觸空氣
像一隻青蛇滑過草地
耳語我的耳廓）

你說不出口的就將在往後的日子期待我
揭下一瓣花
夠幸運就能攔至你的彼岸
也許挾帶種子，生下活孩

但我們都不能再靠近了
我沒有食慾
魚死
而花開
下一個垂釣必須慢慢等待

文 學

曾家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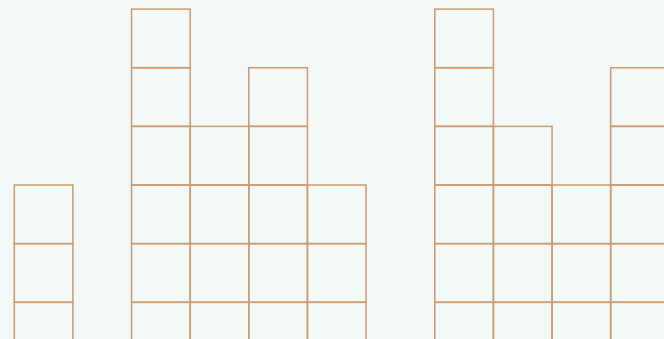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高雄人。喜歡看海。有一顆瓣膜閉鎖不全但充滿活力的心臟，暫時活得極佳，尚可以在文學中繼續寫下去！

得獎感言

這首詩的內容，可以引用一段電影《首映夜》的話來描述：I loved you unconditionally. Why? Because I value mystery. The unknown. It's what supports the tension of a relationship and forces us to be the best version of ourselves.

謝謝那些無以名狀的情感，是別人不會懂、也不可以給別人懂的秘密。



佳作

末日 呈俊

不過只是一轉眼
生活便沒有過剩的必需品
每天醒來再也不用確認是不是星期天
因為在家的日子都一樣好睡
好碎，忽然消磨時間成了消磨咖啡豆
不知不覺變成粉的便是我

在歌都聽膩了以後
就不要想以後了
讓我們試試一個人想想快樂的事
搞不好就可以飛起來
想想怎麼把有毒的焦糖布丁送給拋棄你的前男友
冒著雙重風險被拒絕或被染疫
還不如在家擺水晶五芒星陣招風喚雨

衣服濕了換衣服繼續躺著睡

再次醒來可能會發現這是部末日電影
有致命病毒無知民衆渣男前男友等等
主角還是相信會遇到更好的人
首先衝去大賣場購買所有物資管它短缺
裝好滿箱的期待和漸層彩虹口罩上路
鳥瞰式鏡頭遠遠地望著一臺吉普車穿過沙漠
有獨角獸也不意外，那是這部電影的彩蛋之一：
一個奇幻時代崛起。

沙漠中心開始漫出極光
生命之樹隨著飄蕩的螢光煙塵而起
只有淨化的靈魂土地以及，靈魂伴侶
人類文明屬於另一個亞特蘭提斯
以失落聞名

又一次醒來發現一切是夢
眼下生活才是，末日
窗外風雨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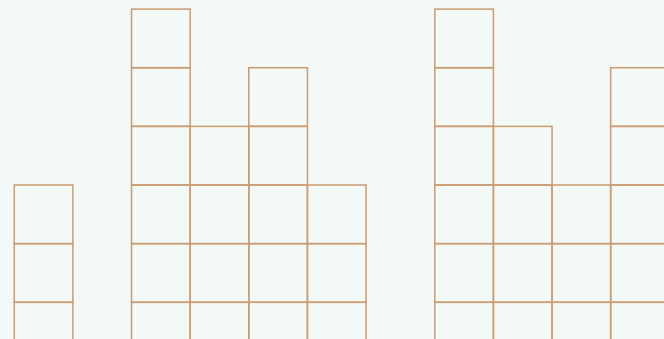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呈俊

個人簡介

2003 年生，本名程俊嘉。覺得狂風暴雨時躲在自己被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沒有之一。曾獲中臺灣聯合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家人朋友老師一直以來的陪伴，讓我能得到短暫慰藉。感謝自己還在寫。生活的確是件潮濕的事。愛也是。在風雨來臨前，記得把門窗鎖好，棉被抱緊，居家安全。





佳作

夢中陰陽

鐘浩文

我們躺上一艘夢裡的小船
陰陽符號的睡姿，我們違和
「但我們都是陽。」你說
噓，我們約好了不說——

房間不屑見證
任我們漂流往
無限的遐思
你的鼻息是霧
空氣越發濕熱，我們
越發朦朧，即將徹底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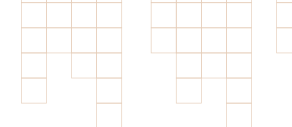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你的雙眼是船桅
是我唯一安全的方位

一顆恆星隕落
就嵌在你的眸中
真美，所有隱喻
全藏在你會說話的瞳孔裡

空氣滿佈費洛蒙
我們無聲親吻
一種無可名狀的氛圍
化成漩渦，世界開始旋轉

我輕輕吸吮，你輕輕
回應，以漸快的
心跳的海潮聲
我們再次漂往未知

陽光始終扎人
我們就閉起眼睛
陰陽融合，我們
約好了不說



鐘浩文

個人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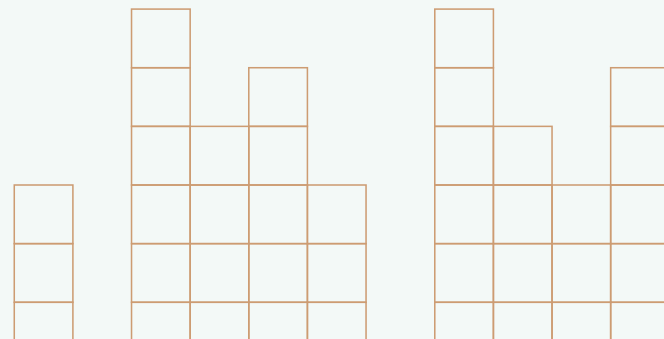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鐘浩文，臺中人，2003 年生，現就讀國立臺灣大學。

在冬天的時候喜歡夏天，夏天的時候喜歡冬天。

擁有一具無聊的軀殼，與無聊的靈魂。

得獎感言

很有幸地在本屆青春組規定年齡下出生，寫出了第一篇得獎但仍稚嫩的作品，十八歲以後不僅不再屬於青春組，好像青春也不再屬於自己，不知道。謝謝評審讓我感覺自己更值得了一點。



總評

／鴻鴻

新北市文學獎新詩獎項的青春組，是針對國、高中生而設置，本次進入決賽的 12 首詩作，涉及的主題有地景、家族、情感（異性的、同性的）與時事（戰爭、疫情）等等，題材相當多元。在詩作的藝術性方面，有些可說是「超齡表現」。

此 12 首詩，在第一輪投票時，有幾首獲得相同票數，甚至進入第二輪實際評分時，也有幾首的分數一樣，可說是伯仲之間，這也代表進入決賽的詩作，水準相當整齊。其中，分數較高的幾首，其藝術性與詩作的完整度絲毫不輸給成人組。話雖如此，徵文比賽終究要做出獎項的評選，故針對同分的詩作，仍須做出取捨。雖有遺珠之憾，但不論最終是否得獎，只要能進入決賽，都是一種肯定。

新詩青春組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陳學祈

新北市文學獎青春組新詩由李瑞騰、楊佳嫻、鴻鴻擔任評審委員，每人從進入決賽的12篇詩作先各選出6至8篇，再於本日決賽會議討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李瑞騰：

這次入圍決賽的12首詩作，有一半以上的程度和成人組相去不遠，可以說是超齡的表現。但話說回來，仍有些作品出現一些問題，例如跨行與斷句不是很理想，如果投稿者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將會對詩作的意義、韻律、節奏有幫助。另外，有些作品出現故意使用錯字但用得不夠好等等。不過，整體來說，這次的決賽，對我而言是不錯的閱讀經驗。

楊佳嫻：

本屆入圍決賽的作品，題材上顯示出青春組這個年紀的人生難題，例如感情的（包括同志情誼）、課業的、家族的、地景空間的

書寫等等，題材多元。至於寫作技巧方面，有些作品走樸實路線，例如〈快樂行星〉就是，有些則讓我驚喜，例如有詩作在使用文字的讀音，營造詩句的歧異、曖昧感。此外還有作品觸及到句子的形式與詩作內容之間的搭配，有些句子會寫得較長，會讓人覺得是冗句，但可以看得出來是刻意為之，也就是有作者已經具備「文體的自覺」，算是相當早熟。

鴻鴻：

以我在評審高中校園的文學獎來看，水準都沒像本屆入圍決賽的作品這般整齊，這讓我滿驚訝的，有幾首詩甚至會讓我覺得是在評成人組的作品。

第一輪投票與討論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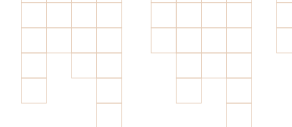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經過統計，三位評審共圈選出7首詩作。獲三票者為D2〈快樂行星〉與D44〈八月夕陽〉；獲兩票者為D62〈七張〉、D71〈末日〉、D77〈無法盛開的告解〉、D126〈夢中陰陽〉等四首；獲1票則是D119〈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獲得三票之詩作：

D2〈快樂行星〉

李瑞騰：

很明顯的，這首詩一點都不快樂！



楊佳嫻：

這首詩符合我對青春組投稿者的刻板想像，也就是學生會寫的詩。第三段利用數學的東西（旋轉、角度、測量）講出日子的重複跟單調，但青春時的自己又希望自己是不一樣的，呈現出矛盾的狀態，而題目取「快樂行星」也是作者故意的，這其實是在反諷，因為日子根本不快樂。

鴻 鴻：

開頭「在狹小的天空中／2B 鉛筆芯躺成自以為是的歪曲彩帶」也寫得不錯，詩句中「自以為是」表示作者很有自覺，知道自己在苦中作樂。結尾部分也寫得不錯，最後一句讓內心的黑暗面又湧上來，再次凸顯詩作的反諷性。

D44 〈八月夕陽〉

李瑞騰：

這首詩提及 1996 與 2021 兩個時間點，前者是塔利班執政，後者是二次執政。詩作呈現出人民與民族的悲痛，詩中的禿鷹、血、罌粟花等意象都用得不錯。

楊佳嫻：

倒數第二段聲音、畫面、顏色都扣連到了。整體來看，這首詩沒什麼贅字，很成熟，也沒什麼失敗的地方。

鴻 鴻：

這首詩的意象很準確！零缺點。「如果每粒沙都能是自己的太陽」這句寫得很好。

獲得二票之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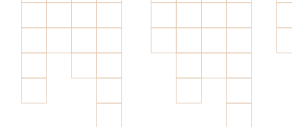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D62 〈七張〉

楊佳嫻：

這首讓我猶豫，因為有點像得獎作品的寫法，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有認真的揣摩其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這種「得獎體」的寫法，特點是句子長、物件多且主題鮮明，這種「累疊式」的寫法在很多大獎得獎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個人會覺得有點熟爛，相較之下，剛剛討論的〈夢中陰陽〉給人感覺比較清新，所以我有在猶豫。但話說回來，這是一首成熟的作品。

鴻 鴻：

這首我沒選，我的感覺跟楊佳嫻很接近，主要是這首詩比較做作，很多地方文脈不通，例如「模切／眼袋的距離」、「父親刮除稜線」、「壓印父親的責備」、「那些年的鄉音／逐漸安靜、慢慢熟成……」等等。這首詩把很多在地意象放進來，然後用文學性的語言表現，可是卻沒有特別的見解，把句子弄得比較艱澀，讓讀者覺得彷彿有詩意，感覺是太為做而做的詩。



李瑞騰：

此詩呈現出家族、北漂的議題，讀起來相當充實。此詩觸及鄉下的傳統舊家庭，七張的空間環境，還有印刷廠的意象。詩中的父親在印刷廠工作，雖是印製書籍，但父親不是讀書人。第二段有意透過印刷與身體之間的關係。年輕的孩子寫作，常常是在學習、模仿的過程中成長，此詩若真是在學習得獎作品的寫法，能學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得了。

D71 〈末日〉

李瑞騰：

我是從詩句裡的「每天醒來」、「再次醒來」、「又一次醒來」的發展來讀。這首詩寫疫情，整體處理得不錯。有些地方有點嘲諷。最後一段寫得不錯。

鴻 鴻：

我會選這首，一方面是寫疫情，第二是這首詩思考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詩中用了電影中的東西，頗符合年輕寫作者的身心狀態。剛剛李老師說最後一段不錯，其實第一段也挺好。

楊佳嫻：

第一段我也覺得寫得不錯，而且詩句中的粉末也可以和詩題「末日」扣連。倒是最後一段我不太喜歡，我覺得沒有超出讀者所期待的想像。

D77 〈無法盛開的告解〉

楊佳嫻：

不知道作者有沒有受到陳黎的啓發？因為陳黎有一首詩就是充滿錯字，導致一首純情詩成了色情詩。這首詩有巧思，但有些錯字用得不夠漂亮，例如「趁杉」，倒是最後一段用「異」字，用得不錯。

鴻 鴻：

這首詩利用錯字來呈現主題，雖然用得不是很好，但總體來看還是滿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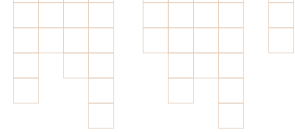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D126 〈夢中陰陽〉

鴻 鴻：

這首可以跟〈個人式的秘密主義〉一起看。此詩是同志詩，有些句子看起來很直白也很情慾，但不失美感，如：「空氣滿佈費洛蒙／我們無聲親吻」等等。

楊佳嫻：

此詩題目〈夢中陰陽〉，我覺得應該還有更好的取法。



獲得一票之詩作：

D119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李瑞騰：

此詩用動、植物的意向來推動詩作的進行，最後一段我特別喜歡，然後還回應到第一段，有達到點睛的效果。

鴻鴻：

第五段「你的舌頭接觸空氣／像一隻青蛇華過草地」用得非常漂亮！但我沒有特別支持這首，是因為有些地方說得太曲折，例如第三段「寫下你會說但看不懂的語言」，我覺得這句有點賣弄。

楊佳嫻：

這首從核心的意象出發，不旁生枝節，然後反覆不同的組合、辯證貫串整首詩，但「只能予你身體，但色情極近愛」這類句子，已經想把你講的說出來了。如果這首能夠像「想要接吻就暗示我折下一枝草／謹慎地放入河中／等待一隻魚的上鉤」，維持一個暗示、等待的氣氛，會很好。總而言之，這首詩確實是有一些小瑕疵。

第二輪評分結果

第二輪為實際評分。由三位評審基於上述討論，針對第一輪之7首詩作，分別給予最高7分、次之6分（依此類推，最低1分）之分數，統計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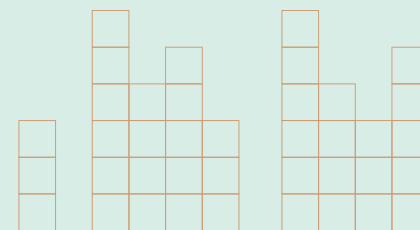
D44	〈八月夕陽〉	21分
D2	〈快樂行星〉	17分
D77	〈無法盛開的告解〉	11分
D119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11分
D62	〈七張〉	8分
D71	〈末日〉	8分
D126	〈夢中陰陽〉	8分

三位評審針對同分詩作進行討論：李瑞騰支持 D119「個人式的秘密主義」為優選 2，支持 D77「無法盛開的告解」為優選 2 的是楊佳嫻與鴻鴻，故 D77「無法盛開的告解」為優選 2，「個人式的秘密主義」則列為佳作 1。

D62〈七張〉、D71〈末日〉、〈夢中陰陽〉三首均為 8 分。其中，D62〈七張〉獲李瑞騰推薦，D71〈末日〉獲楊佳嫻與鴻鴻推薦，D126〈夢中陰陽〉獲李瑞騰與楊佳嫻推薦，故 D71〈末日〉與 D126〈夢中陰陽〉列為佳作 2 與佳作 3。

得獎結果

首獎：D44	〈八月夕陽〉	21分
優選1：D2	〈快樂行星〉	17分
優選2：D77	〈無法盛開的告解〉	11分
佳作1：D119	〈個人式的秘密主義〉	11分
佳作2：D71	〈末日〉	8分
佳作3：D126	〈夢中陰陽〉	8分



短篇小說

首獎—黃家祥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

優等—辛以辰
〈刺身〉

優等—黃政淵
〈龜殼〉

佳作—鄭堪遠
〈利馬的番茄〉

佳作—撒比娜
〈前妻之惡〉

短篇小說組決審會議紀錄

首 獎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 黃家祥

「鼯鼠是一種在地下打洞的動物，在陽光的照射下，它們有時會躡出地面上來，當它們一看到太陽，就會瞎眼。」——佐杜洛夫斯基《鼯鼠》

1. 右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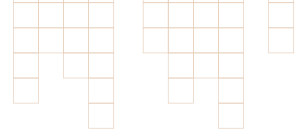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陳叔彥每天醒來都會變成自己。這有時令人厭煩。相信我，我認識他有段時間了。

陳叔彥。三十歲。異性戀男性。身高一六五，體重七十。BMI約莫落在過重尚不及肥胖的程度。因長年宅居而膚色白皙。臉蛋平凡。不笑的時候像在賭氣，笑起來卻又像是對世界懷抱歉意。他的問題並不算稀罕：經常性地，他太容易對別人有好感，或露骨地說，他太容易愛上異性了。相貌姣好者尤其。然而，我們稍稍為之緩頰，誰不愛呢。

這麼說好了，舉個例子。一次，他走經百貨公司前人潮挨擠的小廣場，馬上便被一位戴著口罩的女孩攔了下來。那半張甚至只有三分之一露出的臉孔立時打中了他。陳叔彥在心底尖叫，天啊，那雙在口罩之上顯得曼妙的眉型、在那之下掀眨煽動的美目，她在說話時微微坦現，經由她的手不經意拉上於是又隱沒在那塊薄布之後的鼻子，她那語調游離在一種專業疏離的聲腔與一絲帶著語尾助詞的個性化音嚟……如是種種，像隨時有個炭筆素描在腦子裡自發運作。

那個義工女孩介紹她所待的人權組織所致力的事業，但陳叔彥卻滿腦子只看見那雙瞳珠的流轉。他已經在女孩短短的開場中重複愛上她三次。可是，義工女孩卻開始談及敘利亞，談到對女性權利的捍衛。陳叔彥說前者我大約知道在中東，而後者，我是一向支持的。甚至，那在課堂上曾是一整個學期的功課。女孩接著說，每三小時就有一個兒童遭受強暴。他回應，很可怕，根本無法想像。她說，你知道她們怎麼墮胎嗎？他困惑地頓了一下，呃，找非法的密醫嗎？女孩用清脆帶著遺憾的語調說：沒有哦，她們沒有錢。她們用衣架，把胎兒從體內勾出來。陳叔彥不知道該作何反應。勉強回道，太可怕了。

陳叔彥逐漸發現這個他連三分之二的臉孔都沒有看見的人權組織女孩，幾乎像是從自己的幻覺中蹦出來具形而成的。透過掩蓋的口罩對接上她的目光，有一種在門洞外窺看屋宇後強烈的光照中驀然浮現一雙眼瞳的印象，然而在那塊布料所允許的狹窄的呈露，在那雙眼睛後面的後面，實際上是另一個有著非常廣大的廊簷與內廳，也許還裝飾著假山、流水、闊庭的日本式的屋宅院落。強光中，這是他無法直視並走進的地方。陳叔彥婉拒了認捐的項目（感謝他的



理智！），女孩未表失望。只說，掰掰，謝謝你聽我說完這些。他說不會，有點想再說些什麼，但止步於此。她轉過身，陳叔彥看了看她繞在耳上的口罩兩端的細繩，又看了看她的屁股，之後離去。

2. 左滑

那麼，陳叔彥究竟是如何，從台灣小島的一端橫跨數百多公里的距離，將自己的處男屌插進一個小他八歲的女孩胯下的呢？

我需要對這件事不再那麼好奇。在普悠瑪號上，陳叔彥用這個藉口說服自己。此前，那種確認約定時間、旅館、分攤金額、碰面處的微瑣細節讓他在些許的厭煩中（要那麼麻煩嗎），不自禁地升起一種醞然的快意：像一對愛侶那樣謀劃著長時間遠距離後的見面、像更年輕時候和朋友為旅行前討論爭駁景點或飯店而期待興奮。但這件事很快就沒那麼有趣了。

夜間，隔音玻璃窗開始慢慢轉變成一塊令人恐懼的鏡面。鏡外是暈糊開來的墨跡，不動聲色的黑暗，不再是從裡往外的窺看與觀覽了，是窗外那些暗蔽在那麼深黑裡的物事虎視眈眈，口涎欲滴。這使人不住好奇，往窗外望去的人怕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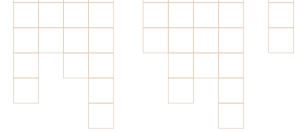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列車穿入隧道，有那麼一刻，陳叔彥第一次以一種新鮮卻異常使他顫怵的方式，在鏡面裡看見、重新摸索數個月之前，秉霖那平素未曾凝神注意的耳垂、映瑜在燈光中覆上明暗漸層而顯得立體的眉骨，以及東陽肩臂撐起的寬龐形廓，為此感到一絲陌生。陳叔彥忽然意識到答案：他們的臉上在他不注意的時候，已然多了一些屬

於大人的陰翳。穿出洞口的瞬間，陳叔彥有整個人被掏空離析的感覺。漂浮，虛懸。分辨不出在洞裡還是洞外。

數小時的掙扎與期待過後，走向東部夜黯的天空下，陳叔彥看到那個在車站樑柱旁閃身出來的女孩。口罩遮圍了她泰半的臉孔，然而從其臉貌與身形透露的這些微小的線索，使他很難與網路照片上的她對接連結。他跟著她，試探性的問候與閒聊，努力讓聲音沉穩而磁性。女孩穿著顯出腿型的緊身牛仔褲與防風外套，面容被鎖進一頭長髮。她回話的聲音有些令他驚訝。與文字的可愛相異，那是俐落、隨興，略粗的女性嗓音。

火車站宛如睡去了一般，幾無人跡。一旁有晚間店家營生出現的疏落燈影，7-11 的店招最是明亮，像這一片夜間中奇特的浮木。他們走向那幢車道往內延伸，夜裡點亮著幽黃的燈光，看去彷彿打烊的旅館。

進到房間後，兩人解下口罩，噴塗酒精，陳叔彥忍住不去偷瞥面容。女孩四處檢視，拉開浴室門內查看。這是個頗為舒適的房間，一張雙人床、一張單人床。雙人床對面是一台安封在牆內的液晶電視。浴室右手邊是洗手台、然後是馬桶，這中間地板上落下雪般的白點，抬頭才發現是壁癌的牆粉，像剝落下來的一片片現實。左手邊是淋浴區。回到房間，女孩正用一台接線的遙控器調轉頻道。沒太多選項，螢幕最後停在安海瑟薇演的《詐騙女神》。她開始用同一支遙控器調節燈光，全暗、半暗、全亮。最後房間陷在一片半暗的昏黃中。這期間他們禮貌性的交談，評價房間，數落了一下電視頻道與燈光。為之後那心照不宣的事實感覺尷尬陌生。



他想他們兩個都在應對內心幻景的崩塌。

3. 右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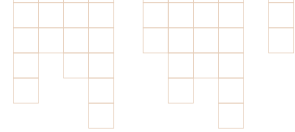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無人空寂的租屋處，陳叔彥沒有人等候，也沒有可等候的人。辭職以後，他接接日文的翻譯稿件、寫寫日系動漫的評論或業配文，深埋行跡，餬口度日。其餘——應該說大部分——時間，他漫遊網路，滑掉秉霖的訊息，漏接映瑜打來的電話，前後下載了十數個交友軟體。一開始，他犯了所有初心者能犯的所有錯：禮貌地問安，詢問對方假日的行程、當下所做的事情。接著，這種興趣變成某種佔有，他報備自己的行跡，坦誠自己的脆弱與愛意，計較起對方不等值的回報，委屈地懇求，或暗示性地索要。最後只惹得對方在框格後的遠處崩潰大喊：「不要再想了解我所有的事情了好不好——」

陳叔彥調整步伐，奮力再進。就像網路說的，撒開漫天萬千漁網多線聊天，請君入彀。二十五歲，歸國留學生，同時是貓奴和狗奴，各養了兩隻，都是米克斯，喜愛甜點（哈囉哈囉）。二十二歲，剛畢業入職不久，是聲控加手控（你為什麼名字叫 Mole）（我名字念起來像鼯鼠 R）。二十三歲，軟體業，動漫宅，圈選了《JoJo 冒險野郎》、《黃金神威》與《進擊的巨人》（欸——你有看！！）。二十八歲，服裝企劃，聽團跑遍南北（我超愛 Deca Joins！）。二十四歲，國考生，Netflix 重度使用者，喜歡規劃美食探點之旅（不知道要跟誰說，找你當樹洞）。二十二歲，廣電系，憂鬱症，標籤上選了大衛林區與拉斯馮提爾，重金屬樂迷（如此孤獨的我，好少

人聽重金屬噢）。三十歲，廣告企劃，展覽控和影癡（走啊走啊看展）……不甚投機的所在多有，能換到 Line 或 IG 的更少之又少了，他頗為珍惜這些願意繼續深聊的女孩子。

他最先暈眩的，是二十三歲的軟體業女孩。第一天便聊了四、五個小時，就許多作品分享觀點，談《進擊的巨人》的政治隱喻，比對彼此的閱聽量。兩週後，女孩已讀，消失，他幾乎因此而被擊沉。陳叔彥的心破了洞，他這才發現原來裡面發出窸窣窸窣的碎響的，是那麼那麼多的細沙，乾燥卻洶湧地往外流洩。他可以被埋葬在這一片自產的沙漠中不再呼吸。

這期間，陳叔彥幾乎已放棄了手頭上宛如懸絲操作的幾個線頭連結的女孩們，只是基於義務、棄之可惜的態度傳傳眼圖或廢片。二十二歲剛畢業的女孩央求他手臂的照片，他傳了過去。二十四歲的國考生和他通過語音電話。二十五歲的留學生持續傳來貓狗的照片。沒有太多進展，直到他滑到一位三十二歲經營網拍的女生。怪的是，他們從動漫聊到電影，再到某些觀念的契合，竟也聊到了凌晨五點，直到對方說不行了想睡，晚點見。「晚點見」之於「晚安」，殺傷力有些巨大。是夜，陳叔彥浮想聯翩，輾轉反側。睡醒，又是一陣瞎聊。如此一週，他基本上已經沒救了，或我們換個貼切的詞，他已經暈船了。暈船的定義是什麼？他不知道，應該說，他理智上該知道，但他的心不知道。通訊軟體真是可惡的發明，他想。從未有過這樣的時刻，他等一則回訊像在等大學錄取放榜，等一封工作面試通知，像急喘時甜美的氧氣，像大旱後的第一滴水，除了點燃胸膛中的熊熊烈焰之外，都只能是以鴆止渴，是無濟於事的誘惑。



他狂烈的依賴已進入無法抑止如盤錯穿戳在周身的葛藤，是情思的末期。他有幻聽，可以憑空知覺手機的震動。出於克制，他忍住將其餘訊息通知關為靜音、只為網拍女孩騰出位置的念頭，卻有些承受不住訊息震動後並非伊人的失望。爲了緩解，陳叔彥將手機遠放在床鋪、在冰箱、在鞋櫃、在抽屜，甚至關機，但他馬上可以在數分鐘內假想來自四面八方的鳴顫，一如他的心的共振。

不時，陳叔彥躺在床上用雙手交捧著手機，心裡默念：這是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事實上，他的意思是下面一位。他已經無法控制地思念起每日這樣高強度的通訊了。他以爲這終究會過去，網拍女孩也會像軟體業女孩將他棄置在那一片沒有綠洲的荒漠之中，任其乾渴。但即便他有先見之明，仍然藥石罔效。網拍女孩隨著時間這個大敵，生活的奔忙或蕪雜，也乏倦於傳訊這件事。陳叔彥無心工作，每天等待一或二則的訊息，宛如舔舐岩石上水滴的曬漬。

最後，只是已讀就令他欣喜若狂。當早上十點半這段未曾被閱讀，仍然浮空懸宕的文字，在十一點零七紛紛標上已讀落實下來之際，那種酣醉欣快，就好像她的視野如一道陽光般灑落，讓一片受雲翳所遮蔽的水面忽然光美起來。

我們可以大膽總結：陳叔彥不幸福，可是他快樂。

4. 左滑

雖然已有準備，但陳叔彥還是因找不出那女孩與網路照片的聯繫而頗感困惑。這一切太滑稽了。他很難不這麼想：這個女孩對他

的理智而言，並不漂亮。但隨之感到一陣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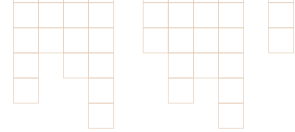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女孩想叫外送作爲晚餐，卻不打算決定。陳叔彥只好開始滑著那附近很是陌生的店家欄目，找到一家賣滷味的連鎖店。女孩念出想吃的餐點，他在手機上選按。然後是漫長等候、靜默無聲的時光，手機螢幕的光亮在黯淡的空間裡突兀醒著。女孩看著搞笑影片笑出聲來，他問，女孩說是臉書上的廢片。

陳叔彥覺得自己應該更了解眼前這位等待與他性交的女孩。於是問了學校、工作，與一些並不很重要的瑣事。女孩漫應，似乎對他不感興趣。他讀她的表情像正讀著一則不準確的氣象預報。有一瞬間，和女孩子說話幾乎像是看一部沒有字幕的電影，對白全靠猜臆，情節胡亂進行，顛三倒四，沒有個準，全因爲他缺乏聽懂對方神秘語言或散發在空氣中的生物訊號的練習和訣竅。

這讓人有些挫折。

餐點到了。他竟忘了爲自己點上一份，也忘了勾選餐具。他們只好拿兩支咖啡攪拌棒湊合成一雙筷子使用。女孩爲他沒點餐耿耿於懷。她說，我不知道要一起吃，我不知道你沒點自己的。女孩把滷味中的肉塊吃完後，剩下浸泡在滷湯汁裡的一些餘料給他。陳叔彥實在沒胃口。他爬回那張單人床，等待另一張雙人床上的女孩。

整個空間只有安海瑟薇在那齣喜劇裡與另一個胖女孩演員的對話。手機震動了一下，女孩含蓄地用 Line 問他：主人想看我換上了嗎？他能怎麼回答呢，給了一個害羞符號後，他說好哇。她當即就在一旁脫下更衣，他緊張地問，妳不去浴室嗎？她說，我懶得去，你轉過身。



在等待她換穿女僕情趣服裝的時間，陳叔彥不可思議地發現自己依然用手機繼續滑著交友軟體。何其錯幻虛無的一刻，他令自己無法置信。

陳叔彥同時感到自己不存在，又經過下體提醒而緩慢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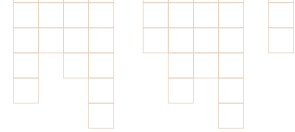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5. 右滑

陳叔彥的不安與日俱增，在自己的幻覺裡受刑。這次，給出僅僅兩則訊息後，網拍女孩已整整一天半沒有過回覆。這是此前未有之事。剩下的那半天，他等得相當焦灼。他感到疲憊，想睡，這一天對他來說太長了。他真該去睡，可是又不願錯過任何一絲她清醒突然來訊的奇蹟時刻，然而等待是那麼的煎熬，一種虛無、未經承諾的等待更是折磨。這一切都很愚蠢，他恨不得睡去，或者其實是失去意識或死去。他醒著的每一刻都意識到自己理智的出走。他生自己的氣。想像中，他形銷骨立，淚眼迷離，世界一片廢墟。但事實上，是軟癱、當機、無事可做。絕望如附骨之蛆，陳叔彥因為情熱的瘋狂而變得虛弱。

她不回覆了怎麼辦？陳叔彥問我。那意思是，她不愛我了怎麼辦。你沒發現，我說，這很大一部分是你的幻覺嗎？你只注意到你們之間的相似，卻沒看到彼此的差異——其實他根本也不要答案，又問了我一次。我過幾天再傳，可以吧？她為什麼不聊了？我只能嘆息：對方不聊就不要聊了，你沒辦法的。（然而我不免感到一絲憫惻，這整個交友環境，似乎都在迫使愛戀中的雙方，誰更要禁慾

克己、誰更要苦抑忍耐，才不致在愛的角力中洩出滿手底牌，任人宰割）畢竟，我們是透過他人這面鏡子愛上自己想像出來的形象。彷彿，對方填補了你身上那一切內外條件的缺乏、活到此刻的漫長人生中一切不順遂的、被褫奪的、被剝削的、未曾有過的、不慎弄掉的、任時間沖刷而成悔恨的種種屈辱與挫折。此刻，翩然降臨的那個人，允諾了如此的美好嚮往，一個可能的幸福，還有對你人生每一個四散碎片的如數召喚……要如何與一個從一開始就不在場的對象戀愛？失去一個不曾擁有的東西如何可能？彷彿，早在受寒感冒之前，他便早已退燒……

斷聯之後，這種從胸口佔據某個巨大角落的全面撤除，深深地傷害了陳叔彥。只有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寂寞的，何等渴愛而為此一反往常的投入與失據。他想，這東西有多麼容易被給出，就有多麼容易被收回。陷入這種深淵，他認為自作自受、有失體面，如同這類人一向的病兆，他覺得自己的愚蠢不在於輕易暈船，而是竟然妄想透過交友軟體尋獲愛情。陳叔彥告訴自己，記住這種感覺。幸運的話，往後有更多類似於這樣的疼痛必須去經受，而這不過就是一切的開端或預演，瘀傷擴散之前的壓痛。而不幸的話，那麼，這樣的感覺僅此一次，他不會再遇見給予他這種快樂與痛苦的人了。關於求愛，這便是他最卑微的幻想。此後未曾再有過。低聲下氣地乞憐，像踩在自己心的碎片上面，甘之如飴地被它的銳利所劃傷……這些，他突然視之為生命中無法抹去的恥辱，為自己曾經心存對愛的僥倖而悔恨不已。陳叔彥發誓不再去愛，不再試圖用他畸形的渴慕像參養出來的怪獸般招搖過市。他不再焦灼，取而代之的是一種



心碎後廢墟般的平靜。那個決定性的剎那，陳叔彥並不知道，他的這個誓諾將以扭曲的方式應驗。那一刻，時間在身後逐漸洶湧堆積，還沒有跡象能使他轉身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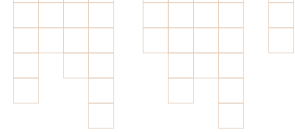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在這一段被自己的幻想所傷害的狂戀中，陳叔彥誤打誤撞地與二十二歲剛畢業的女孩，發展出奇怪的肉慾關係。女孩讚美他手部血脈蔓爬的姿形，偶然挑逗地聊起前任的性癖與她對男伴尺寸的底線，接著一去不返，他倆玩起「文愛」。意思是，用文字做愛。陳叔彥花了許多時間，翻找網路上刺激撩人的語彙和套句：在妳的乳尖輕柔地畫著圈、慢慢地撐開妳濕潤的小穴、試探性地緩緩進出、妳是不是很騷啊、是不是很想被幹啊。對方會含嗔帶羞地討饒：不要……好燙……會壞掉……他便繼續用力，（在想像之中）頂開她的下體。女孩說你講得讓我好想要，我下面好濕好癢，你要負責……陳叔彥覺得頗受恭維，也許再也沒有什麼編輯的評語或讀者回饋，可以超越此刻這個女孩的評價了。她傳來撩起裙擺大腿微露的照片，然後是嘟唇與輕咬舌尖的畫面。他報之以糊化過的馬賽克陰莖。女孩說，好挺好大喔。文愛弄得他們彼此慾火焚身，大汗淋漓。女孩不住誘惑著，你來呀，我雙腿打開等你。他說，真香。她嗔道，你又不來。陳叔彥大概此生第一次體驗到陰莖如鑽石般堅硬數小時的痛苦，即便射了精仍兀自豎立。他到廁所清理，像進入一塊鏡子的反面，在某種高燒的激情裡融化。他甘心為這樣無愛的慾望，橫穿西部到東部遙遠的距離，只為換得這個女孩一次珍罕的性的餽贈。

6. 左滑

好了，女孩說。

女孩仰躺在雙人床上，一身黑白分色的女僕套裝。荷葉邊、飾帶、胸前像蛋糕彩綴的奶油滾邊以小蝴蝶結捆紮起來，裸裡一截豐腴的肚腹，黑色透明的小褶裙下是一雙包裹在黑絲襪內的大腿，項圈的環鏈沿著她微曲的白皙手臂被她壓在身下。陳叔彥不確定她是否刻意將那頭長髮鬆散開來，因之完全看不見那張埋藏在黑髮下的臉孔。彷彿這張臉不願意承認它其實擁有一副如此渴望豐饒的身軀。這樣一個靜置的人體，就是待會他要姦淫的對象了嗎？要如何開始呢？這樣的場景與他曾無數次地在那曠寂懸長的處男時光中一遍遍反覆幻想的極樂仙境可相匹配嗎？

陳叔彥感觸到女孩身上細細的纖毛，體熱的溫度，肉感的肌膚，以及頭髮襲湧上來的洗髮乳香芬。他就這樣將全身投入在那之後兩個多小時的貪歡中，把自己作為一種莫名的單位消耗，體驗到那疲憊而乾枯的慾望從下體迅速流失。從小腿、大腿開始，他親吻她的肚腹、手臂、肩膀，模仿那些習自 A 片或想像中的畫面，拼湊著斷續生澀的語彙。他碰觸到女孩裸在外頭的肚腹時，明顯察覺那具身體的輕顫。陳叔彥的興奮似乎主要來自與另一個個體的接觸，而非視覺的快感。手從箍緊的女僕胸外罩伸進去，摸進那柔弱卻逐漸變硬的乳尖。這個沒有臉孔的女孩輕喘呻吟。她說，用舌頭。他奇怪那並無甚感覺，就是皮膚上一個浮凸的組織。他奇怪那胸乳脂肪的無感。但女孩的反應那麼真實，簡直教人難以退縮。他們必須在這



漫長的前戲裡的情境與某些彷彿喊「卡」的指導中，勉強完成連戲的場景。女孩顫動、喘息、輕吟。他的手來回撫弄著肚腹和乳尖，像彈奏一架奇異的樂器。

陳叔彥突然是那麼感激這個女孩，哪怕這不是他夢欲的畫面，還是為她允許他將雙手放上她的身體，感受一絲人體的溫暖，而震撼不已。女孩開始褪下內褲，他一下子沒準備好面對女孩子的陰部而微感詫異。原來是這樣，他想，女孩子的外陰的樣子。她說，你要不要用手。他才顫抖著將食指輕輕撫過陰蒂，順著潤澤的液體，滑入陰道。她叫了起來，深一點，她說，往上有個角度。他帶著戒慎恐懼的感覺盡力輔佐女孩子身體的抖動。人類體腔的內部濕滑帶著肉突，如此怪異，令人不由得起了顫慄。一陣子後她問，你要放進來了嗎？陳叔彥才發現自己褲檔裡的東西已堅硬了一段時間了。他又忽然一陣內裡搖晃的感動，為自己可以被慾望那麼驚駭。可以的話，他說。那我幫你，說著她拿出自備的杜蕾斯保險套，陳叔彥褪下內褲，羞恥地看見自己昂立的傢伙。女孩用嘴巴輕柔地吮舐，他差點沒叫出一個名字：映瑜。她撕開包裝，捏了捏保險套，然後戴上往下滾到根部。

這恐怕是整場性愛最令陳叔彥難堪的部分了。後背式他找不到孔洞，陰莖推呀擠地全不到位，很多次的推進仍是失敗，陰莖逐漸軟掉，他只能挫敗地在一旁重新刺激。陳叔彥忽然覺得處男最可憐的地方，就是看太多 A 片，以至於都用眼睛在做愛。對不起，他輕聲說，等我一下。她坐起身，要我幫你嗎。她用手輕輕擽拽，到一個程度，他說，應該可以了。花了點時間，總算進去。他很難忍住

這個疑惑，問，這樣有嗎？女孩嗯了一聲。他便開始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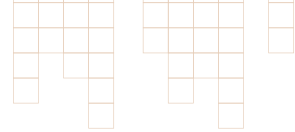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在一陣令人驚詫的洩精後的恍惚中，陳叔彥才理解到，他射了。好快，他想。

7. 右滑

疼痛不過是綿延的快感。

這是陳叔彥憂傷的緩步獨舞。他記得那段同住一棟家庭式樓房、值得銘記的美好時光。他們一群男女分租同住。秉霖。東陽。以恩。廷毅。禎偉。映瑜。佑群。弈靜。有時集體覓食。有時跑去另一人的房間便深聊竟夜。夜衝、烤肉、串門子。陳叔彥喜歡映瑜。他估計這群人應也有兩三個人暗戀著她。這件事映瑜肯定知道。誰也沒說破。畢業後，他們工作相異，秉霖走廣告行銷、映瑜是行政祕書，他從事網路編輯，三人卻走得更近。

一天，秉霖找了久未連絡的東陽，與他相約酒吧。Men's night. 東陽叫道：嘿鼯鼠！他招呼落座。秉霖與東陽敘了舊，談到三人前陣子抓著陳叔彥出遊爬山的經過。秉霖突兀地說有件事宣佈，氣氛有些懸疑，他接著說，映瑜和他在一起，過不久將同居。起先，陳叔彥以為自己沒聽清楚，所以反應是這麼平淡。他說：是嗎？秉霖說：對。擔憂地看著他。他沒回話。後來陳叔彥才知道，第一次他就聽得極清楚，否則不會把其他等待潮湧的東西下意識地阻隔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彷彿還未蓄積成洶莽大浪的勢頭，只是遠遠的悶雷，暴風前偽裝的鎮定。一陣靜默。他等在那個中斷的寂靜裡，像



在等一陣可能的回音。可那是關於什麼的回音？他不明白。他只是等著等著，好像在思考什麼，但那個思考沒有落點或對象，因此只能是不著邊際的徒勞耗神，就好像是對著一個腦中的物體做功，你可以想像推動了它，或者沒有，不過都是一種假設罷了。事實上他聽見了，他的身體比他的大腦更靈敏。

東陽勝利大喊，抱住秉霖。

那個時刻，陳叔彥突兀地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媽媽。她那在家中總帶有一絲憂鬱的翳影。像是鬼魂。她沒有自己的房間，也沒有棲身的地方。有時他開門進去他的臥房，會因發現母親裹在棉被裡顫抖的啜泣聲而害怕不已。想起爸爸。大部分時候，父親是一尊脾氣難測的神明，盤踞在他的客廳、他的書房、他的臥室、陽台、車庫與每個角落。沉默，卻懾撼每個走經他面前的人。你的每個決定都像有欠考慮。在一個神靈之下你百口莫辯，怎麼做都是理虧。他們對待彼此的溝通範例對陳叔彥來說都有些似是而非，彷彿這對父母以兩種極端的方式展演情緒的不同臉譜，而最終導致了他某個情感的羅盤全面的失準（這是什麼？情感辨識失能？這種推託之辭準確嗎？許多孩童可能面臨的創傷來自父母離異，那麼，他的創傷呢？是因為爸媽沒放過彼此，「父母未離異」嗎？）。這就是他從他們的相戀中所召喚而來的那個瞬間。陳叔彥變成十二歲的自己。無法理解這一切。

陳叔彥絞盡腦汁地思索，彷彿人類的行為有公理定律可循。他模模糊糊地像是還在拔牙之後的麻醉裡，起先困惑地來回舔舐那顆已然不在的蛀齒，才鈍感地發現那裡只剩下一片濕潤、帶著甜腥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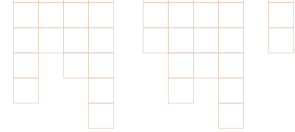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鏽氣味的柔軟牙床，上頭還留有牽絲似擺動的肉芽。那潮濕陰暗的羞恥與憤怒簡直是恐懼最好的土壤，他彷彿可以看見那令人痛苦的恐懼，如同植物的氣根般從絲絲蔓蔓的細莖到成人合抱般粗大的根系，深深地鑽植在胸膛某處不見光的所在。一個遙遠卻突如其來、迫在眉睫的恐慌意念在此生根發芽：他已然想到自己參加他們婚禮擔任伴郎或純粹坐在台下鼓掌的愚蠢樣子。兩種都令人無法忍受。

這不是他第一次分裂。潛意識裡，陳叔彥撒嬌似地用一種挽留、不捨得，且尊嚴盡失的男孩嗓音對著他們的背影說：「留下來嘛，不要走好不好，不要丟下我一個人，我們只當永永遠遠的朋友可不可以，你們不要打破規則自己戀愛起來啊，怎麼可以丟下我一個人？」

8. 左滑

陳叔彥拔出陰莖，慘兮兮地說，不好意思，我好像射了。他摘下保險套，衝去浴間丟掉。出來時女孩問：你直接丟？他說對。你不知道要綁起來嗎？女孩問。他才又到垃圾桶中翻找打結。

陳叔彥尷尬氣弱地從浴室走出來的時候，女孩驚訝地問：你射的時候就拔下來了？他羞慚說，對。女孩說：什麼？你不知道不能在裡面的時候拔嗎？他說，什麼，保險套嗎？我拔出來才摘下的。她問：你確定？陳叔彥想，那段記憶已開始變得模糊，突然整個無法確定之前的細節了，但某個令他驚訝的印象是：他狼狽地站在雙人床旁邊的地板上，看著可憐兮兮的軟弱陰莖摘掉保險套的畫面。



我拔出來才摘的，陳叔彥重複說。又因為無法復返到那個時間段感到懊悔愧疚。沒問題吧這樣子，他問。我不知道啊，女孩提聲說，是你在用又不是我。

女孩開始滑起手機。一下子陳叔彥成了全世界最孤獨的人。他走回單人床，不知道該怎麼辦。女孩問：你要繼續還是怎樣？他回答：我可能要休息一下。女孩沒說什麼，繼續滑著手機。他穿上內褲，腦中一片空白。後悔與理智如浪捲開始翻進他瘋狂而滿漲性慾的腦中。

陳叔彥倏忽臨受一種被排除在外的痛苦，為自己無法理解這個女孩感到悲傷。他逐漸明白，隨著年歲，身上有許多地方會越來越硬，包括肝，包括心，唯獨陰莖例外。陳叔彥也明白了，進入之後，那一片他寄居已久的荒地不僅沒有冒出綠意，反而還因此拓寬不少。他們只是利用彼此的身體來自慰。一陣子後女孩說：還是你要繼續幫我舔。帶著歉意，陳叔彥在往後那一個小時，像架性愛機器般用舌頭與手指盡力使這個女孩達到高潮。他累了沒有休息，舌頭痠麻依然使勁，女孩只是在床上扭動陌生的身體，像來自他想像之外的深海生物。女孩說，打我屁股，用力一點。陳叔彥覺得他正被自己貶底成一種不配為人的姿態。這漫長的勞動像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微小地獄，以懲罰他輕率、不負責任的急色表現。不知道多久過後，女孩說，我剛高潮一次了。

完事的兩人就這樣在電視背景聲混雜著輕微喘息中分據兩側滑著手機。忽然，女孩說，家裡有事，她得回去了。他有鬆了口氣的感覺。離開前，女孩收拾裝束，說肚子餓了，等等也許買個鹽酥雞回去，她沒想到他竟沒點自己的一份。這句話彷彿是將陳叔彥拋入

深淵的最後一推。女孩獨自離開房間。陳叔彥坐在單人床上，離那張仍有著性愛氣味的雙人床遠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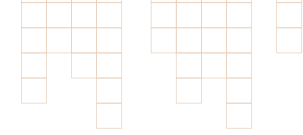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一瞬間，無數的胎兒在虛空中飄浮著，或者說是泅泳著。他們細緻白嫩，像剛烤好的白麵包，粉蒸的熱氣，一個一個彼此雷同的造型，難分你我，無辨性別，像是同一個模具的無限翻版，缺乏特色，只是大量的填滿這個虛空，也許等待投胎，也許等待第二次的死亡。

陳叔彥去垃圾桶挖出自己的保險套，為自己是否正確使用淪陷在一種巨大的恐懼中。有可能漏液嗎？萬一數週後，這個他連臉貌都記不得的女孩跟他說，她懷孕了，那該怎麼辦？面對鏡子，那裡頭的人嚴厲地回瞪過來，強烈的反胃襲上，非常想吐。像懷孕的是自己，要從口腔分娩出一個體內的嬰孩。早洩不太傷及陳叔彥身為男人的尊嚴，而是這整件事讓他覺得自己噁心。陳叔彥又去垃圾桶看看那保險套。這太瘋狂了，他想。可以的話，他寧願這從沒發生過，深信剛剛發生的，必然不是真實。如果是真的，也只可能是他分裂出去的某個人接管了他的意識。別自欺了，他想。又翻找出保險套確認最後一次，看著綁起後袋頂的稀白色稠液。喉頭欲嘔。他決定沖澡。之後，吞下安眠藥。

他沒睡熟，夢見自己在圖書館發愣，沒認真看書，夢中他好像在等待什麼可是那東西始終沒來。

9. 右滑

陳叔彥的理智清楚地知道自己正要做下讓他後悔莫及的事，卻



無法控制。那第一個迎面而來的感覺，是恐懼與羞愧。無法不害怕自己將會因此摧毀這兩份友誼。他不能一次失去兩個朋友。他心裡怯懦地燃燒著微弱火苗般稀軟的憤怒：映瑜和秉霖竟然在宣告在一起的時候，想及他的感受。那令他傷心氣憤。而最荒唐的是，他的第一個反應竟然是想將這份感受和朋友分享（除了他們還能有誰？）

漏接多次電話後，映瑜傳了一則長訊，陳叔彥花了許久才勉強打開。開誠布公的態度，帶著婉轉測謊語氣、小心翼翼的安慰。他已讀。下班時，映瑜在公司外逮住了他。

我知道你為什麼不願意見我。

我沒有不願意見你。

才怪。

他沒有回話。

好，你不承認，我來說。你不願意見我是因為害怕。你害怕我和他在一起會影響我們的友情，我們會漸漸疏遠你，然後你就做了所有的選擇裡最蠢的反應，你想，你先疏遠我們的話，就不會受傷了。我很生氣，我很生氣不是因為你疏遠我，而是因為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你的朋友。

你已經把答案說出來了，我還能怎麼辦。

什麼答案？

朋友。

映瑜換了個語調，柔聲說，我不想傷害你，讓你知道會比較好嗎？我暗示過的。你沒回應，我以爲你沒意思——你還好嗎？

他沒說話。

如果這些話傷害了你，我很抱歉。

沒有，沒事的。如果說我沒有回應，那是因為我喜歡你，從來都是我一個人的事，妳沒有任何責任。

自戀，她氣道，厚我真想——

對我來說，應付一個人很累，我沒辦法應付第二個人。

應付誰？

我自己。

你喘過氣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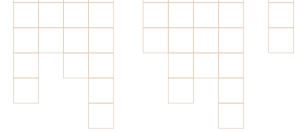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什麼？

你不累嗎，你的生活似乎都沒在換氣。有時你要放開自己，不要牢牢抓著。你挖地洞在底下蓋你的城堡，在黑暗中玩你自己的遊戲，可是從沒人受邀進去過。

你沒跟我說過。你以爲我沒想過嗎？沒想過和你們在大太陽底下，過一份正常的成人生活？你從不告訴我。

因為你從來沒問。

秉霖找了時間，約在咖啡店。他怯生生地說，你還好嗎？陳叔彥別開臉去。秉霖甚至憐恤地想爲他介紹伴侶（他不無陰暗傷挫地想：你要怎麼接受一個掠奪你的人的施捨呢？）。問他，最近有什麼目標或進展嗎？陳叔彥如此無助，帶著忍抑的顫抖，近乎虛弱地求告，在外部那個片霎之間變得極爲嚴酷的世界，他以一種駭異的方式認出了自己陌生的聲音，彷彿掀下一台機器從預錄的某個音帶



裡傳出來，那個聲音說：我只求平靜。那意思是，不要再拿實話餵給我，我受不了。秉霖說，我想過，也可能是你和家人的關係，我在想（不要），也許（不要說）……你是不是（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但不要），覺得自己（拜託不——），不可能被愛。陳叔彥聽見自己內心有什麼關上，又有什麼敞開了。這之間泛著可怕的沉默，簡直就像跳入一個深淵，但一直沒有到達洞底。

陳叔彥沒辦法再承受與他們見面，也或許是擔心身上散發出的孤寂氣味會嚇壞了他們——如果孤寂有氣味的話。聞起來說不定潮濕、悶腐，帶點淡淡的甜味，像一座空氣中滿佈著繁密的孢子，無人得見的真菌森林，不小心從話語的某些裂隙滲透出去。

「黑夜中，光不是那麼重要的，眼睛因應這點而演化成只有兩種錐狀光受器……」鼯鼠的百科如此寫道。

10. 左滑

白日回程。雲破後的陽光，亮還要更亮。

艷麗的太陽將事物照耀得沒有一絲翳影似的。一切如此光天化日，像不可能有壞事發生，似乎正是這點令陳叔彥驚懼恐慌。窗外成排的平房上一座座水塔宛如銀色的繭蛹，在陽光下閃閃爍爍。

我透過手機發了瘋似的惡補性知識，為那可能的後果膽懼不已。

陳叔彥在腦海裡拚命地跑啊跑的。然後他又看到了。許許多多光著頭的小嬰孩在空中跳舞。他想著，都是我的兒女啊，那些未及出生的小小生命，在無以名狀的寂靜之地，像敘利亞女孩們那些頭

上插著衣架鐵絲的孩子們，面無表情地徜徉著翻滾著，正為父親加油打氣呢。

遠方的城市像夢中的蜃影，掙扎著要與逐漸現出原形的骯髒市景重合，它們兩者之間的競爭彷彿造成了空氣的擾動與扭曲，一時之間，好像整個世界無法決定，該以何種面目呈現這座城市。下了車站，陳叔彥幾乎要開始相信，在往後，行走在大太陽底下，拖得那麼長的影子會一點一滴地離開他的腳邊。你會以為他在奔跑，在呼吸，在勞作與性愛，在喝水與眠夢，但那其實不過是一具行走的活屍，一座移動的雕像。

漫長的時光，我總算跨過邊界了。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到了哪一邊。

這些原該都是如此美好的東西啊，我想著。

終於，在這刺目的陽光裡，陳叔彥睜著瞎的眼睛哭了起來。

黃家祥

個人簡介

一九九二年生，嘉義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首獎，時報文學獎小說佳作。著有短篇小說集《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

得獎感言

這個故事要求被寫下。事實上，我對愛眾多的表義和描述，均來自書與字的教益。當面臨真正的愛的呼喚，這些很可能都是符號的遊戲、概念的拼圖與文字的數獨。

謝謝所有看過這篇小說的朋友。謝謝新北市文學獎。此外，〈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獻給Vera，是她陪伴那些寫作的漫長夜晚，她不會知道，但如果這篇小說存在任何光暈，都屬於她。

短評

／吳鈞堯

朋友、網友以及面對自我之間，各種的間隙都有崩毀的可能性。對於網路交友、藏匿的身分都寫得徹底，尤其在跳出宅空間，與實際的網友的親密關係，寫得又情色且悲涼，提昇性愛層次。同時也看到主人翁不停往外求援，最終皆失落而歸，對於現代化社會，在熱鬧多元的表象下，觸探灰冷的質地。敘述、文字都是「練過」的，自覺性非常高的耐讀作品。

優等

刺身 辛以辰

阿成在殺魚的時候，四周安靜得連刀面與魚肉摩擦，都聽得見聲響。

漆黑空間中，一道白光從身後照來，拂過這個輪廓銳利的側臉，灑落在躺著挪威鮭魚的砧板上。舞台聚光於此，沒有掌聲，專注是唯一表情，這是他一個人的獨角戲。

來自大西洋海域的赤身魚，冷凍庫的餘寒還沒有完全褪去，內臟在上海運前就已經處理掉，早就不是活物了。

但這個過程仍被稱為「殺」：逆著魚身刮除鱗片，從腹鰭處切斷頭部，然後將菜刀從腹部平行切入，掀開魚身除去中骨，再將肉分成上身、中骨與下身切分成三部分。

鮭魚的肉質膏沃柔嫩，總是讓刀面與手上沾滿油脂，每下幾刀就得停頓下來，用一旁的白巾把油膩拭淨。摩擦之間，脂肪的香氣會揮發在空間中，整個空氣隱隱透著腥甜。就算是閉上眼，這些細微的感覺也會在腦裡鮮活重現，再熟悉不過了。

甚至他都可以忘記，自己穿著的是中央廚房標準裝扮，浴帽一般的不織布衛生帽、圍裙、手套與口罩。除了悶在塑膠材質下的汗與鹹，什麼也感受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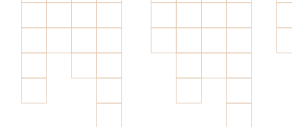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阿成師，我飯跟小菜都好了，啊你這邊勒？」伴隨著王姐發出的抗議，周圍刀器碰撞的聲響、喧鬧的吆喝、馬達的運轉聲響、收音機播放的台語電音，一下子全部湧了上來，把阿成從一個人的小劇場拉回現實場景。

在這裡，稱誰為某某師，絕不是恭維，而是一種諷刺。工廠裡不需大廚或師傅，流水的生產線上，源源輸出的該是食品，不該是料理。

阿成今晚的 KPI 是把這些到貨的鮭魚、鮪魚、鯖魚、秋刀魚及紅魷全數殺盡，再根據握壽司、散壽司或便當的需求，切成符合標準值的大小，以供各單位使用。

這間位於中和工業區的便當工廠，是專門生產日式熟食的。鐵皮屋頂與灰白外牆的建築，擠身在幾間小型印刷廠之間，招牌一點兒也不顯眼。外觀雖然陳舊，但它的好處是佔盡地利之便，與數家中型海鮮冷凍加工廠為鄰，和萬華台北魚市就相隔一座華中橋。

夜裡，當收班捷運帶走附近商辦大樓剩餘加班的人，城市逐漸入夢。成箱成篋的魚貨就被一卡車、一卡車的載進來，進行加工包裝與冷凍。這其中一部分會製成量大而均質的各款日式盒餐，再經由一旁的北二高，一早配送到全台各地百貨超市，放置在專屬櫃位上販售。



餐盒主要的顧客是活躍在商業區域的工薪族，約莫是些吃膩了公司千篇一律的員工餐或團體便當，想要犒賞自己的人。他們會偶爾願意多花個奢侈的一、兩百元，在午休熄燈辦公室的螢幕前，或下班後獨自租賃的小窩中，享受日式料理細膩與精緻的氛圍。

「吃粗飽……」，想到那些人們正吃飯盒的樣子，阿成還是會在嘴裡咕噥。

就算販售的櫃位上，招牌上掛著「瀬戸内の」的字樣，包裝的PP材質餐盒也是專門為日式料理所準備的款式，光是透明蓋子上特別壓印的浪花紋路，就讓成本又多了兩塊錢。

但，紅色扇形盒底印刷上松樹與鶴圖樣，畢竟不是越前漆器上金粉勾勒的蒔繪；黑色圓盒的下堆疊的幸運草對襯花紋，也沒有有田燒的青花裝飾來得古樸韻味；刻意打造凹凸紋路的塑膠醬料碟，更是模仿槌目手感失敗的廉價之作。

這裡的壽司飯，全是機器做的。機器可以自動在海苔上鋪飯放料，捲起來製成花壽司；也可以將醋飯壓成橢圓體，放上赤身、白身、蝦、貝就成了握壽司，圍上海苔放上蝦卵、魚卵就成了軍艦。

沒有用手捏過的壽司，不是壽司。

唯有壽司師傅的手，能細膩拿捏白米粒表面張力與黏力之間的抗衡，在不被壓扁、彼此留有氣孔的前提下，塑造成同行口中所謂的俵型或未廣型，而不會散開。

至於鋼模壓出的那東西，根本沒有靈魂，充其量只能稱為壽司的贗品。

可以說，廠裡的人，多數也是沒有靈魂的。會在這裡工作的主

要有兩大族群：

年輕的一掛是技職餐飲科的建教生，每一、兩年就會換掉一批的稚嫩面孔，看似出自專業科班，事實上除了喧鬧摸魚什麼也不懂。阿成每次苦口婆心的好意提醒、勸誡，有時甚至動怒，他們轉頭就不當一回事，還給他私下取了「老當家」的綽號。

「我連心愛的人都救不了，還算什麼廚師！」

「料理是給人們帶來幸福的，而你的料理只能給人帶來不幸。」

用模仿動畫裡誇張的口吻，來嘲笑這個淪落到黑暗料理界的特級廚師，則是他們在休息茶水間排解無聊的經典戲碼。

年紀大的另一群，以四、五十歲的二度就業者居多。孩子大了的婆婆媽媽們，利用最熟稔的廚房技能，找一份低進入門檻的工作，一邊閒嗑牙話家常，一邊賺錢補貼逐漸難以應付的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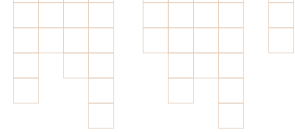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王姐，三句不離自己那個在國立大學哲學系唸到博士學位的兒子。

劉嫂，最愛回憶那些輝煌的個人觀光史，北京的紫禁城大到走不完、北海道的帝王蟹又大又甜、峇里島的猴子會搶人東西云云。

幾個頭髮花白的男性，在其中是沈默的少數，總是把頭壓得很低，幾乎不願與人對視，最是行屍走肉。

「他們」，阿成偶爾也會用上帝般全知的視角冷眼著，「跟手底下那些凍了又化的魚肉沒兩樣」。

惣金屏風裡，朝日出於壽松的枝頭，仙鶴在其中翩翩飛舞，那樣耀眼光燦到近乎無法直視的美，阿成是見過的。



在六條通深處，那個貼著金色壁紙、飄著檜木香氣的壽司店裡。一身白衣裙的她，推開厚實沈重的鐵製大門，朝著吧檯怯怯的走來，坐在最邊角以「ひかり」名字預約的座位上。

是「光」，阿成用在店裡工作學會的粗淺日文，在心底翻譯著。但眼前這個以平假名自稱的女子，剛剛才用了流利的中文點了想要搭配的清酒，很顯然不是日本人。

她的唇色很紅，紅過了座位上半圓形的漆器餐墊，在過於蒼白的臉色對比下，讓人忍不住多看一眼。皮膚上的妝，浮浮粉粉的，好像是刻意的濃妝，好蓋掉眼尾與嘴角的細紋，以及極力掩藏的落寞。

紙片般輕薄的身板，纖細露骨的手臂。跟中山區這一帶常陪著外國酒客來的「那種」女人，脖頸肩膀與腰臀曲線間滿溢流動的慾望，很不一樣。

略顯寬鬆的棉麻罩衫，在鵝黃燈光的照射下，隱隱可以看見的胸骨與背脊間內衣的線條。那個幾乎不帶脂肪的身體，每一個細微的顫動，都帶著莫名吸引力。像是偶然落難水邊的白鶴，正舔舐著自己的帶血的羽毛。

「謝謝你，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在這種店用餐，今天晚上很愉快。」

因為不是熟客，她被安排得離主廚最遠，許多時候都是由擔任助手的阿成負責上菜與說明。也因此，在幾次拘束而場面的對話裡，他察覺到她似經歷風霜的世故，以及迷霧一樣摸不透的純真。

阿成遞上冰毛巾與帳單，並盡責的把她送出店門，直到搭上那台預先叫來的計程車。

幾天後，他把徘徊在深夜中山區的她，拎上了機車的后座，送她回家。

他走進了她位於永安市場捷運站的住所。一房一廳的單身套房，擺放了幾禎裱了框的海報。黑白粗粒子的高反差畫面裡，逆著光的是女子飛身的舞姿。那指向日光的指尖、恣意伸展的頸項、背脊到腰間的弧線、回首向海報另一端望去的側顏。

啊，原來海報裡的女子，是她。

那夜，阿成把絲綢製的長裙撩起，用那深黯魚肉肌理的厚實手掌，緩緩柔捏摩娑著她腳踝。

從小腿到大腿，隨著時間逐漸淡去的傷疤，反覆堆疊著近日新增的瘀傷，一塊一塊的，像是山徑中石板鋪成的階梯，引領著他追尋線索拾級而上。不斷深入深入、再深入，直達憂鬱密林間，未曾抵達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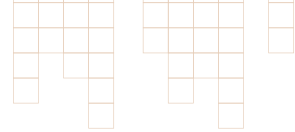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他開始叫她「光子」以後，日子變得光速一樣飛快。

一週五天，他總是騎著野狼接送她到淡水河畔的舞團練習室排練。

他用公司帶回的食材，為她製作日劇裡那種木製飯盒的冷便當。

他帶她回到南方澳的老家，乘著舢舨船出航，訴說著孩時當漁夫的梦想。

他看著她擺脫舊傷，重新在舞台上，輕盈跳躍、流暢旋轉，點燃人們眼裡的光。



他在陪著她和姊妹淘聚餐的談話裡，沉默的聽著，像是在上千片的拼圖裡找尋，一塊又一塊傷痕的歸屬地。祕密、戀情、金錢、權衡、背叛，極力拼湊著他不曾參與的過去。

終於，在遠離岸上所有紛擾的海上，他跪在她的跟前，遞上那顆讓戶頭近乎見底的鑽戒。

某天回家後，阿成興奮的告訴光子辭掉工作自立門戶的決定，他打算開一間自己夢中的居酒屋。

這個決定下得如此順理成章，光子幾乎還來不及思索有沒有拒絕這個夢想的權力，就陪著興奮地徹夜規劃起裝潢風格與菜單，直到天泛微光才昏昏睡去。

熄滅床頭的夜燈，阿成將手臂輕輕從那纖白頎長的脖子抽起，翻過身陷入一個人的深深黑洞裡。他告訴她夢想、告訴她計畫、告訴她未來，他沒說的卻是，八個小時之前，他在店裡大鬧一場。因為私自帶走店內食材被發現的緣故，他在老闆的盛怒之下，甩下工作辭職出走。

當寫著「光のや」的燈籠終於在四號公園邊的小巷口高高掛起，鵝黃色的光芒把兩人的前額照得通亮，整個臺北盆地的繁華燈火都為此而黯淡下來。

店門口擺放的水鉢與石燈籠造景，是京都的那趟蜜月學習來的。那不算短的九天裡，他讓光子帶著，造訪了不知多少佛寺神社，清水寺、西本院寺、金閣寺、西芳寺、稻荷神社、平等院、三千院、

三十三間堂……。現在若再看照片回憶，他肯定記不清哪裡是哪裡。

只記得有一個下午，在某側殿跪坐於蒲團抄經，思緒偶然跟著焚香繚繞的輕煙，穿過斜照入堂內的光與懸塵，直抵一旁枯山水的庭院。忽然，他似乎可以理解，之前曾在雜誌上看到的字眼，侘寂。那一刻，他被感動得泫然欲淚。

回到台灣後，阿成跑了無數趟南投的石雕工廠，說什麼也要把那一刻的感動，在自己的店門口重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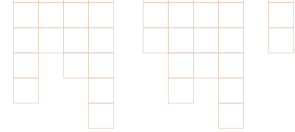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對於第一次出國的阿成來說，機上餐點、行李安檢、機場快線、觀光案內，這些事物是那麼的陌生，令他無知的像個小孩，覺得自己格外可笑笨拙。

同樣的事情，光子卻早已經熟悉不已。跟著舞團世界巡迴演的年歲，像京都這樣的大城市，造訪的次數早就記不清了。蛋糕店的甜點、朝市的生魚片、便利店的炸雞塊、免稅店的美妝品……，在她的心裡，有一長串的必吃、必買、必玩名單，非得要有阿成作陪，再好好重新體驗一遍。

她還堅持要出錢，讓阿成到花見小路的料亭裡用餐，說是為了作為日本料理師傅的修習，當然說什麼也不能省。

藝妓端上的菜品，也像光子的世故與美麗一樣，讓他感到羞赧。

盛裝前菜的半月盆款赭紅漆木盤上，荻枝廉、五爪葉與竹葉交疊裝飾。花狀小皿中不到兩指寬的木棉豆腐，擺上了蝦子、海膽、金絲蛋皮、小黃瓜、紫蘇花，蕊心一般的，彼此堆疊卻不互斥，像是本來就共生於此。琉璃皿中，晶透的高湯凍佐著魚子醬、鴻禧菇、柚子皮、紅蓼，金箔伴著櫻花灑下，好個錦麗繁華的京都之春。



六品這樣的菜式在眼前展開，一幅花團錦簇的榮華，仔細端詳卻又款擺得各有姿態。

九谷燒深盤上，白身魚片羽扇一般鋪排展開，鯛魚被切得薄透如紙，將盤面上彩繪的青手土坡牡丹半掩得若隱若現。赤身的鮪魚及鰻魚，明明該是主角，則刻意節制地擺放在角落的紫蘇葉上，再點綴以鮮黃的跳舞蘭，身段十足。

內心早已經被那些絕美而極致的刀藝與擺盤震懾得幾無完膚，阿成仍強作鎮定，以相關行業從業人員之姿，美食家一般的口吻向光子解說。他儘可能的從腦海裡掏出可用的詞彙，在口齒間反覆咀嚼思索，腸枯思竭，再煞有介事的逐道菜餚點評。

男人的自尊。那當下，他想起幾次陪著光子逛美術館的熱門展覽。總會瞥見幾個話說得手舞足蹈、口沫橫飛的男士，「這個是超現實主義，用色真的很繽紛」、「你看這個未來主義，它其實就是像那個《黑豹》那種……」，雖然阿成自己也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但那樣唱戲一般的語調，卻帶著一種莫名荒謬的滑稽，讓他管不住嘴角，噗嗤而出。

如此想來，此刻正被身邊女伴以崇拜眼光凝視著的自己，是不是也像那些男人一樣可笑呢？他甚至懷疑，光子及那些女人們，從來都不是一無所知，她們只是習慣性的微笑，抿著嘴，投以崇拜的目光來假裝聆聽，陪著演一場漂亮的場面戲。

穿過青石板砌成的小院，一步一步的，推開料亭深掩的大門，

思緒又穿越時空，走進這個名為「光のや」的店裡。

原木製成的吧檯之後，阿成在廚房設備間忙碌穿梭，一下子在燒烤區確認火候，一下子看管煮到一半的湯頭。

折線燙得筆直的日式廚師帽、七分袖無領的廚師衫、繫在腰間的結繩被塞到圍裙末端的對摺處。一身潔白不染，是屬於壽司師傅的正統武裝。

至於表情，阿成則習慣一臉漠然，他不喜歡和上門的客人打交道。若眼神偶然對上了，淺淺一笑，就已是最大的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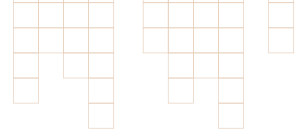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日本回來之後，阿成有了新的領悟。他不願再像往日在師傅手下那樣，執著於日本料理的究極之道。

還記得每次金控集團的趙董來包場，主廚都要幾天睡不著覺，閉關苦思，絞盡腦汁端出新鮮的花樣，以討好這位銀行家的饕餮無厭。

從三重縣空運過來，一尾直逼萬元的伊勢海老，搭配同樣所費不貲的阿里山冠軍茶，做出的菜色，竟然只是再家常不過的茶泡飯。臉一樣大的輕津琉璃碗上，就放不到半個拳頭大的份量，上桌後還要當著客人的面，煞有介事的灑下松露切瓣。

季節限定空運抵台的松葉蟹，價格還遠勝北海道帝王蟹。直接清蒸、川燙或生食就已經是逸品，主廚卻偏偏要把蟹腿煮熟撕成細絲，拌入蛋液與高湯，做成外觀毫不起眼的玉子燒，再以松葉鋪底為裝飾，放上岩板材質的長盤上。

明明用乾鰹魚片與小魚乾就能熬出鮮美的湯頭，就非得格外強調的加入幾尾曬乾的海馬，說是有壯陽的食補療效。還把它裝在清



酒的透明杯中，再放在以乾冰作為山水造景的大盆裡，擺上雕花與葉片，冰煙繚繞像是在天外仙境取藥，還沒入口就先來個視覺震撼。

好像在越能在庶民的平凡菜色中，極盡鋪排誇張之能事，越能展現出富人們的傲視眾生的身家。唯有那種看盡世間繁華而終究不屑一顧，物欲橫流而只取一瓢飲，反璞歸真的低調奢華，才能讓這些在名利追逐間倦怠的人，塵心受到味覺的洗滌。

阿成他不想要一生在 5A 和牛、鮑魚、干貝、星鰻的世界裡，戰戰兢兢於如何使出奇技淫巧，取悅那一張比一張挑剔的嘴。

他對自己的手藝是有十足信心的，他認為越是平凡的食材與菜式，越是能顯現廚師獨到的功力，他想要為自己身邊那些平凡的人做菜。

早上才從養殖場送來的新鮮白蝦，剝去外殼、洗淨內臟、切開尾巴，最後在肚子部位斜切幾刀，裹上以冰水與燒酒調製的炸粉，丟入 175 度的熱油，撈起來就是外酥裡嫩的炸蝦天婦羅。只要充分掌握油炸時食材與油溫的溫度差，未經冷凍又解凍的在地蝦子，就能把最新鮮的味道與水分保存下來，口感一點也不輸給進口的紅蝦。

尋常的澳洲五花牛肉，只要先用蜂蜜及生薑醃過十五分鐘，再下鍋與洋蔥拌炒，在夠大的火候之下快速起鍋，味道一樣細嫩清甜。鋪在滿盛的丼飯上，肉汁混著醬汁裹得白米粒粒晶透，芳香四溢，足以讓一個剛下班的大男人，一口扒一口的大飽一餐。比起得吃得斤斤計較的高級和牛，豈不是更加爽快？

要是偶爾在凌晨的魚市發現剛捕上岸的竹莢魚，他會豪邁的整箱搬回去，洗淨內臟泡上冰鹽水，摻入獨門秘方香料，再以醬油增

添風味，加以風乾。當熟透微焦的竹莢魚一夜干從烤箱端出，濃郁的鮮甜魚香利時飄滿店內，總會有一、兩個忍不住嘴饞的食客，吵著要追加點餐。

從迪化街商圈批貨商買來的簡單陶皿，盛裝著外表樸實無華卻滋味入裡的菜品，那是阿成毫無保留端上桌的赤誠真心。

「請慢用」，他總想著，這應該就是幸福的滋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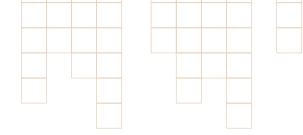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凌晨四點，濃重的阿摩尼亞味飄進廠裡。那是海鮮冷凍廠作業後排出的廢棄用水，它清洗過鯖魚的內臟、沖刷著剝棄的蝦殼、川燙過發泡了的魷魚、滌淨淡菜的細沙……，混雜了各種水底生物的氣味，匯聚成臭味的強勁洋流，排進工業區旁的瓦礫溝，又隨著夏夜裡的熱氣蒸散，竄進人們的鼻息。

成仔在茶水間後方的露台點了一根菸，深深吸了一口。當食指與中指把夾著的煙管送進嘴裡時，還聞得到指甲縫殘留的魚腥，以及肥皂液的廉價香精味。

他想不透，那個美夢，是從什麼時候變了質，開始發了臭？

後來的幾年，光子的事業越來越忙碌，也越來越少出現在這間以她為名的店裡。每隔一陣子，她與工作上的朋友相約在此聚餐，總會多幾個陌生的男性面孔，讓阿成莫名嫉妒發狂。

打烊後的店裡，桌椅都翻著擺上了桌，他一個人抓著散髮、紅著眼睛，對手機在網海反覆肉搜。這又是哪一位學成歸國的藝評家，那又是哪個舞團的當紅新星。



到後來，儘管店裡的生意並不算太差，資金的運轉卻日漸產生狀況。

好幾次，阿成特地穿了光子買給他的西裝，直挺挺的坐在銀行員的對面。左胸前別了燙金名牌的核貸專員，約莫二十出頭的小女生，說起話來總是特別親切客氣，深怕那個字眼用得太過敏感，讓顧客覺得不適。

「您的創業計畫書有些簡略，這個地方我不是很懂……。」

「不知道您家裡有沒有其他資產可以抵押？」

「像是房子、股票之類的，這樣核貸下來的金額比較好談。」

「或者收入比較穩定的保人呢？」

分行裡的冷氣吹得人背脊發涼，阿成支支吾吾的，把西裝外套拉得更緊了。平日裡，一眼看透魚肉紋理的銳利與自信消失殆盡，他當下只覺得自己現在更像是砧板上的魚肉，不僅被扒得精光，而且每一吋肉都被拿來論斤秤兩。

他甚至都懷疑自己，是不是下意識自卑心理作祟，要讓財務破洞的漩渦甩開無關的現實生活，拉住他跟光子，不斷、不斷的向下沉淪。直到落回那個相遇的晚上，曾經一無所有的彼此。

屏風裡，那夜翩翩降臨的白鶴，當一身的傷痕逐漸痊癒，是不是有一天，終於會振翅離去？

「你跨邁哩，京都的藝妓喔，擺妝嘎揪水ㄟ啦！」

「你跨幾張，吼，挖嘎伊合照摺愛收錢溜！」

「今罵日幣貶值，企日本玩的團費揪ㄟ合喔。」

茶水間裡，劉嫂又以高八度的嗓音，亢奮的分享著上一趟京都的旅遊照片。

阿成呼了口氣，把燃燒到只剩一個指節的菸屁股壓到地上熄滅。

仔細想想，花見小路上藝妓的樣子，他都有些記不得了。

記憶最深刻的部分，大概是紮起髮髻處至微微向後拉下的和服領，垂下細小毛髮的白皙後頸吧！又或者，那其實是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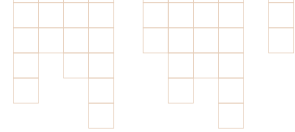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一連好幾天造訪旅遊書籍上的打卡名店後，他們也覺得吃膩了。京都的最後幾天晚餐，是在車站附近的超市解決的。貼上三割引標籤的烤牛舌、一份百元日圓的黃瓜細卷、限時特價的黑鮪魚中腹、灑上紅色生薑絲的炒麵、附上蛋黃沾醬唐揚雞、塑膠袋包裝好的便利高麗菜絲，外加季節限定口味的水果啤酒。

他們在賣場八點打烊前，不假思索的把食物往購物車裡放，然後提著又沉又滿的塑膠袋回到旅館房間，就著窗邊的小茶几，肆無忌憚的把東西往嘴裡塞。

這個時候，什麼「一汁五菜」、「二汁七菜」的規格，或是「先付」、「吸い物」、「向付」、「焼き物」、「煮物」等等，那些他曾在學徒時期反覆背誦的次序，一點也不重要了。

那晚，正對著京都塔的房間的窗，看得見月亮特別圓。沐浴後的光子，穿上印著飯店 LOGO 的浴衣，把腰帶隨意的以活結繫在側邊，並用備品裡附的鯊魚夾，將頭髮挽起。在窗景前就著月光，她跳了一支專屬於他的舞。

想到這裡，阿成又點了一根菸。在深深的呼吸裡，他眯起眼睛



不斷在搜尋，相冊一樣翻閱著彼時腦海中的留影。

當修長的手指伴隨著擺動的手臂，在月光之下翅膀一樣的揮動著，浴衣寬鬆的振袖就向下滑落，露出光子溜溜的臂膀。一雙纖細蒼白手，幾乎不帶有一點血色，仔細端詳，那質感居然也是高反差粗粒子的。

換下工作服裝，阿成在更衣間置物櫃門後的鏡子前，由下到上依著順序一顆一顆把襯衫的鈕釦扣上。他將指尖與手掌放到鼻前嗅了一下，思度再三終於還是走了一趟洗手間。

就著嘩啦嘩啦的水龍頭，他挽起襯衫的袖子，將裸露的部位再次打濕，裹覆上洗手乳的泡沫，仔仔細細的將下手臂到每個指甲縫隙都反覆搓洗一遍。

才發現，在殺魚的處理的過程中，竟然有鱗片不小心沾上手臂，而且大概是過了有段時間了。魚鱗已經沒有辦法輕易剝除，有部分和皮膚黏合，嵌入手臂生了根。

這是所有壽司師傅的惡夢。爲了製作刺身，那些從赤身白身魚上，日復一日刮除下來的鱗片，會在某天因爲一個不留神，攀上自己的身體，長出肉疣、生出血管，成爲與宿主共生的刺。

即使放下袖管，扣上袖口的鈕釦，將它藏的很深，那個疼痛仍是隱隱的，跟著血液在身體裡循環，最終抵達心底。

下班打卡處，紅白塑膠袋裝著放在桌上的，是王姐蒐集 NG 的材料及多餘的食材，特地爲他湊出一份便當。在這個流動性頗大

的工廠裡工作，除了夜班專屬的加給之外，特別福利是總有多餘的食物可以帶回家，連伙食費都省了一筆。

阿成師：「雖然賣相不佳，但是味道滿分，請笑納。別忘記拿！」

除了工作時的冷言酸語，王姐的溫柔也總是給得大方，還特意貼上了螢光色的便利貼，提醒他。

揹上背包，提著便當，阿成掀開玄關的門簾。布上使用的圖案，葛飾北齋的〈神奈川衝浪裡〉，上頭的色彩已經隨著時間褪去，不再鮮明，滿是不知何時沾上的汗漬、筆痕，以及被香菸烙過的焦傷。

在有著大片落地窗的博物館展覽間裡，那驚濤駭浪，曾是他與光子最嚮往的風景。

現在，屬於光子的那片海洋，還是那樣光潔如新，千堆雪一般的白浪滔滔嗎？

天亮了。遠方有揚長而過的轟隆聲，早班的捷運已經開始。浮世光影，城市自有它的潮汐。他轉身投入這片海洋，隨著水流往不知名的某處泅泳而去。

辛以辰

個人簡介

生於夜子時，成長於新北。年逾不惑，對生活仍充滿疑惑。以自由為業，所以時常覺得不太自由。

得獎感言

身為中和子弟，瓦礫溝貫穿了人生一大半的記憶。這條長長的水溝，流經不同的路段，散發的味道也有所不同，像極了生活，也像極了愛情。謝謝評審與主辦單位，讓我得以用一個溝畔的事故，把它記錄下來。

短評

／平路

兩條線是相對映的鏡象：一是職場生涯的今昔，二是情愛關係的荒蕪。作者文字細緻，描述食器、廚藝乃至處理刺身的小節，動靜生姿，如在眼前。

名叫「光」的女人離去（本來就不是匹配的伴侶），情傷在心底隱然作痛；而另一端，工作環境移換（或稱淪落）到生產線一般的便當工廠，但同事們的日常互動（NG 材料湊出帶返家的便當）仍有暖心片刻。或者，愛人離去並非帶走所有的光？或者，日子會出現其他轉機吧？讀者跟隨刺身師傅的際遇而有感，短篇小說繪出了一處浮世光影。

優等

龜殼 黃政淵

差不多一百年前，我還是個傻傻魯魯的青年。

在我們這個島城，到了某個年紀，似乎就得到店裡買一套龜殼。我一直以為我可以是個例外，但在這個平凡無害的午後，我驚覺龜殼店店員剛甩了一坨笑容到我臉上。

我伸手抹抹臉，溼溼的。是淚水？

「容我冒昧，但我建議您可以從我們的羽量系列開始挑選。」店員的手指向一面牆，上面掛滿花花綠綠但大小相近的龜殼，殼面也有各式各樣的花紋。在店內日光燈管的螢光下，它們看起來像一顆顆無名塚。

妻子不知何時出現在我旁邊，雙手挽著我的右臂，我嚇了一跳，卻明白絕不能表露出自己的驚訝。我尋思著妻是不是怕我逃離龜殼店。

「輕量系列比較適合我老公吧？龜殼還是買大一點的比較好吧？」妻說，然後輕盈地轉圈展示她自己背上那付輕量輻射花紋

龜殼。

「老婆總是比老公有遠見。難怪大家都說聽某嘴大富貴。」店員的嘴巴突然變成龜喙，這個怪象讓我反射性睜大雙眼，我趕緊把臉別開。

我接受妻的建議選了輕量綠蠟龜殼，她抱著我說恭喜，但這款龜殼的標價卻讓我頭暈想吐。我看出窗外，港邊突然施放煙火，店員說那是島城爲了祝賀我，正在舉辦慶典。

店員拿出購殼合約給我審閱，我看到貸款期間長達九十九年。

我指著合約說：「我應該沒辦法活那麼久吧？萬一我突然死了怎麼辦？」

店員開心拍了手掌一下，「您真內行。所以我們還推出了龜殼平安保險，只要多付一點點錢，就可以確保您的龜殼權益不受損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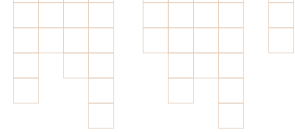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在平板電腦上，店員展示比購殼合約更複雜的保險合約給我，那些文字像無數火蟻爬滿我的眼珠，讓我不想再看下去。

「我還是先買這個龜殼就好了。」我說。

我在簽購殼合約的時候，感覺自己的名字變得無比難寫。簽完整本合約幾百個簽名處之後，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此時我才驚覺這一輩子都沒人告訴過我買龜殼要幹嘛，妻子也從沒告訴我裝上龜殼是什麼流程。

我心裡還在發毛，天花板突然開了個洞，迅速伸出一支先進銀亮的機械手臂把我抓了進去。

「你背起龜殼後，我們會更幸福！」妻仰頭對我大喊。那一秒



鐘之後一直到我死，我都沒相信過這句話。

機械手臂輕柔卻無情地將我固定在輸送帶上。我看到這個巨大的明亮空間裡有許多條輸送帶交錯，許多人跟我一樣被高速運送往不同的目的地，我嘗試要找出任何熟悉的臉孔，卻只辨認出自己的恐懼。

然後我失去意識。

我夢見我是綠蠟龜要上岸產卵。我費勁爬上沙灘，產了一窩蛋，在虛脫中撥砂蓋住這一百顆卵，然後我爬回海裡，在洋流中夢見孩子們都順利孵化了，可是突然間一大群觀光客拿著手電筒衝進沙灘，孩子們迷失了方向感，再也找不到大海。

我醒來，爲了那窩我從沒生過的蛋而憂傷。

我發現我坐在五星級飯店房間的床上，面對著窗外金色的夕陽，我低頭看見我的影子上多了一大塊異物，我伸手往背後摸去，龜殼的觸感比真實更冰冷。

我站起來，感覺龜殼比我想像的更重，約莫像是大三那年我環島一個月背的特大登山背包。

我走到梳妝鏡前，歪著頭看著自己套上龜殼的樣子，我無法想像自己要背著它活一輩子。當我死去之後，他們能容許我卸下龜殼嗎？我開始後悔前年在外公葬禮上，我沒繞棺去看他最後的樣子，但我很確定那口棺材的尺寸是足夠放進龜殼的。

鏡子裡出現了妻與她的笑容，兩者是互不相連的物件。當妻向我走來，她的笑容還停留在原地的空間座標上綻放。

我看到妻的身上除了龜殼，一絲不掛。

她的左手輕輕撫摸著我的龜殼，神情像拍賣官在欣賞流拍的畫。

「還習慣嗎？」她輕聲問。

「我想喝威士忌。」

她從房間的迷你吧拿了一瓶五十毫升的威士忌給我，「恭喜你。」

「飯店的酒太貴了。我還是去便利商店買一瓶好了。」我搔著龜殼腹部說。

妻旋開瓶蓋，把小酒瓶舉到我嘴邊。「跟龜殼相比，這點小錢算什麼。」她看著鏡中的我說，「更何況，你現在可是有殼階級呢。」

我接過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瞬間意識被辛辣蜜甜的酒液淹沒。

妻的笑容此時飄回到她臉上，她輕輕吻上我的嘴唇，雙手伸進我的龜殼裡扒出我的衣物。

「這要怎麼搞啊？」我心想，不知該惶恐還是該發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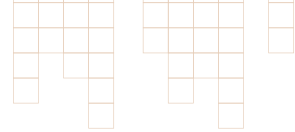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們兩人背著各自的龜殼擁吻著，組成了一顆足球。

我亢奮起來，不知哪來的蠻力把妻連人帶殼抱起來放到床上。

「這樣不行啦！」妻大叫。她躺在龜殼上，四肢不停拍打著潔白的床舖。

「你這樣躺著不行嗎？」我問道。

「你沒看過烏龜無法翻身的樣子嗎？我這樣手腳懸空很不舒服，快把我翻過來！」



此時我的蠻力消失了，我跟妻一起費勁試了十分鐘，才把妻的龜殼翻過來。她閉眼趴在床上，我靠著床頭板，兩人不停喘氣。

夕陽已經落下，我看著島城的夜景，試圖回想我在裝上龜殼之前是如何做愛。我發現我一點都想不起來。

那麼，在妻裝上龜殼之前，我們是怎麼做愛呢？

我想不起來。

我仔細爬梳著大腦皮層，一丁點相關影像都沒留下。

那應該是很美好的經驗吧？完全沒留下記憶讓我覺得很可惜。

原來龜殼不僅會改變人的外觀，它還會改變人的心智。

我聽到「格格……」的聲響，原來是我的龜殼正輕輕敲著床頭板：我顫慄著。我剛剛想到大三那一年，為什麼？我想起那年的什麼事情？

我想不起來了。

當我的意識剪接到現實，我發現我再度站在龜殼店門口，手上捧著那本厚厚的購殼合約。

一位梳著丸子頭的美女店員來應門，「歡迎光臨。您今天想找什麼樣的龜殼？」

「我……」我側身給她看我背的龜殼，「我想要退殼。」

我再回頭卻看到一個女巨人眯著眼睛打量我，她背上那個兩公尺長的梭皮龜殼氣勢嚇人，我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那個美女店員竟突然變身成這樣？

「不、能、退、殼。」女巨人說，語言被她當成定音鼓演奏。

我緊張地拿出合約翻給她看，「你看合約這裡有寫。」

「寫、什、麼。」

我仔細一看，發現賣方資訊變成一片空白，合約裡所有買賣雙方簽名的地方也發生這樣的怪象，賣方消失了。

我畏懼地仰望不斷變大的女巨人，現在她的頭已經抵到天花板了。我鼓起勇氣對她揮動合約書，像個菜鳥啦啦隊員第一次表演揮彩球。

「這麼多頁合約裡一定有退殼條款吧？」

「沒、有。」

我坐在地板上假裝仔細檢查每一項條款，但我很清楚我已經輸了，就像翻開高中期末考數學考卷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之後才敢問：「請問…如果我對我的龜殼…嗯，有疑慮，我該找什麼單位？」

「你、的、貸、款、銀、行。」女巨人瞬間又變回丸子頭美女，然後她輕柔地說：「在您還清貸款之前，您與您的龜殼都屬於銀行。再麻煩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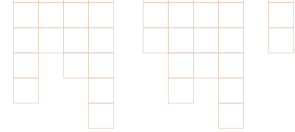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垂頭喪氣地走在街上，往單軌電車站的方向前進。從這裡搭電車到銀行大約二十分鐘。

也許我該回家。

我看著路上的人背著各式各樣的龜殼，似乎一個比一個還重，每個人駝背的角度一個比一個還大，我甚至瞥見街角有個老漢已經是在地上爬行！

「我不要爬行！我不屬於銀行！」

下午離峰時段，月台只有我跟另外一個女人在候車，她穿著迷



彩服，背上的龜殼也包著迷彩膠膜。她的神采有種隱形戰鬥機的氣質，或許是個女軍官？

銀色的單軌電車進站，車廂造型就像倒掛在鋼纜上的超大龜殼。我上了車，找了個架子把龜殼靠上去，以減輕身體負荷的重量。如果是上下班時段，龜殼架根本沒空位。

電車啓動，車窗外的市景似乎被速度融化。我們這個逼人背龜殼的文明，爲什麼可以造出速度飛快的電車呢？是爲了加快龜殼生產與流通的速度嗎？

我的意識回到車廂內的時候，女軍官正站在對面凝視著我。

我立刻提高警覺，自從我背上龜殼之後，總是不斷有怪事發生。

「我不認識你，但是我知道你想要什麼。」女軍官突然開口對我說話，彷彿我是她帶的兵。

我左看右看，整個車廂只有我們兩個人。

「你想要脫殼。」女軍官指著我的臉。

我不知該怎麼回應，也許下一站我就該逃出車廂。

「我們可以幫你。」

我深吸一口氣然後說：「我爲什麼要相信你？」

如變魔術一般，她的雙手縮進她的龜殼，然後兩隻手掌分別伸出左右下肢開口，用力扯開了龜殼襠部。看著她的動作，我的嘴巴逐漸張到最大。

然後她雙手反握住龜殼慢慢往上舉，她的頭縮進了龜殼，我摀住自己嘴巴以免尖叫出聲。

她單腳跪在地上，雙手迅速把龜殼舉起往後放在架上。她一邊看著我一邊優雅起身，彷彿在等待掌聲。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美的表演。

雖然寬鬆的迷彩服讓人看不出她身材的曲線，但沒背負龜殼的人形卻讓我想要膜拜。

「你們真的可以幫我嗎？」我的聲音發顫。

她點點頭，「來找我們。」

「去哪裡找你們？」

突然間列車到站，車門開啓。

「耐心等待時機。」她說完就飛步離開車廂。

電車再度啓動。我望著她遺留下來的迷彩龜殼哭了出來。

但我並沒去成銀行，因爲沒過幾站就有一群警察衝進車廂把我跟迷彩龜殼帶回警局。

負責偵訊我的警員自稱老黃，他帶了兩份超商三明治跟兩瓶罐裝咖啡進來偵訊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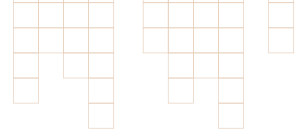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一人一份。」他說完就大口吃了起來。

「謝謝。」但我並沒伸手去拿餐點。

「這種事情現在很多啦，背個假龜殼到處騙人。」老黃打開咖啡罐喝了一大口。「還好你沒受騙。我們作完筆錄你就可以走了。」

「筆錄？我只是搭個電車就被你們抓來。」

「我們把你請來局裡是要保護你，確認你沒有上當。」他十指像海葵觸手般扭動了一陣，不知是不是準備要動手打我。我暗中決定，如果他揮拳過來，我就轉身用龜殼擋住。



老黃說：「你應該有注意到吧，那個女騙子長相有什麼特徵？」

我仰頭皺起鼻子吸幾口氣，彷彿想嗅出室內有誰放屁，接著我閉上眼睛假裝回想了一下，「左邊，對，她左邊眉頭有顆痣，黑色的。」

走出警局的時候，我不停在想女軍官臉上是不是真的有那顆痣。我說的謊如此逼真，我回憶裡的她好像已經被點上那顆痣。

或許，剛剛在警局裡，我害怕到不自覺講出了真話。

我背著龜殼緩慢走到自家巷口，妻正站在三樓陽台為盆栽澆水。我力氣已經放盡，只能勉強對她揮揮手。她放下澆花壺，也對我揮手。

此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那棟舊公寓竟然開始快速往上長高，高到我已看不清楚妻的表情。

我勉強往前走了幾步，想把狀況看清楚，我家所在的三樓陽台大約已經升到三十層樓的高度。妻似乎對我喊著話，但我沒辦法聽清楚。

我用鑰匙打開一樓鐵門，眼前的階梯坡度跟合歡山東峰一樣險峻，我根本連二樓都爬不上去。

妻以閃電般的速度下來一樓找我，她狐疑地問我：「你怎麼不上樓？」

我指著階梯說：「你該問的是我要怎麼爬上樓吧？三樓怎麼突然變得這麼高？」

「公寓會變高？太扯了吧你。」她說，「喂，我爸媽說這個週六要來看你的新龜殼，幫你慶祝一下，把時間空下來。我先上樓煮

飯了。」

「啊？有什麼好慶祝的？我連——」

妻沒聽完我說話，又疾速上了樓。

我在樓梯間癱坐了下來，沒想到，我連自己的家都爬不上去。

就這樣我在樓梯間地板趴睡了一夜。

女軍官從金字塔的海市蜃樓中浮現，慢慢走進我夢裡的沙漠。我跑過去想擁抱她，告訴她我有多希望見到她，但一到她面前，我說出來的竟是：「幸好你眉頭上沒有痣。」

她下意識地摸摸眉毛，但並沒有回應我那句莫名其妙的話。

「我知道警察都會說我們是詐騙集團，但我們是革命份子。」她說，「當權者常說我們跟騙徒一樣，會給人不可能實現的承諾，但騙徒要的是金錢，我們追求的是脫下龜殼的自由。」

「我也要！」

在她凝視我的瞳孔裡，有昇起的太陽。「只要鼓起勇氣，就可以自由。」

在夢裡，我背的是埃及陸龜的金黃龜殼。我模仿女軍官先前在電車裡脫殼的方法，雙手伸出大腿開口處，嘗試把龜殼舉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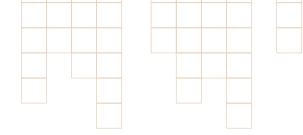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她一手放在我的肩上說：「來找我們。」

我開始加大力度，身體感覺到疼痛。

「來找我們。」她的身影跟這句話一起消失在沙塵裡。

我從夢中痛醒。

我仍然趴在樓梯間裡，我看看錶，已經是隔天早上。我餓到胃痛，走出了公寓樓梯間。我經過路邊一個垃圾筒，想了想，把家鑰



匙丟了進去。

我走進了一家咖啡館想吃早餐，這裡光看裝潢就知道咖啡會難喝。我連吃了三份總匯三明治之後，才有能量思考下一步。我撿了鄰座留下來的報紙，想找點有用的資訊，卻發現報紙上寫的標題都是哪裡有龜殼特賣會、怎麼挑選最適合你的龜殼、龜殼設計新趨勢。

我丟下報紙，抬起頭看著窗外，希望可以瞥見女軍官的身影。此時一列單軌電車在我頭上的高架軌道飛速通過，我決定搭車去銀行碰碰運氣。

除了運氣，我別無所恃。

銀行櫃台居然比地板還高出兩公尺，櫃員們就像法官一樣坐在高處俯瞰來辦事的民衆。我踏上了一段階梯，面對一位神情莊嚴的男櫃員。

「您好，請問有什麼購殼貸款需求？」他的男中音很好聽。

「喔，我不是來辦這個。」我說。

「那您是希望辦什麼押殼貸款方案？我們有五十年期跟一百年期的輕鬆還款計畫。」櫃員露齒而笑，琺瑯質發出亮光。

我幾乎膽怯到想轉頭就走，我雙手緊握住櫃台冰涼的大理石板，讓自己的身體無法退卻。「不好意思，我是想要…」

櫃員舉起右手掌圈著耳朵，想聽清楚我在講什麼。

我把體內剩餘的一點能量都從嘴巴擠出來：「我想要把我的龜殼退還給銀行。」

櫃員的神情彷彿是聽到我說要搶銀行。

他強作鎮定用內線電話低聲聯絡著，不時瞟著我。我轉身看到兩個保全快步朝我走來，他們的右手都按在腰間的甩棍上。

我聽到「叩叩叩」的聲響，原來是我身體發顫導致龜殼頻繁敲擊櫃台。

一個穿著銀行龜殼套裝的大嬸快步走了出來，我看到她胸前掛著「主任」名牌。

她冷靜地說：「您的需求我們知道了，麻煩從這邊上二樓，我們襄理會為您處理。」

我走上主任指示的階梯，兩個保全像影子一樣緊跟著我，直到我走進二樓的襄理辦公室。

這個神聖奢華的寬敞空間，比任何宗教聚會所更讓我感到渺小。我心裡開始責怪起自己的無知與莽撞，竟敢讓銀行用這個空間來接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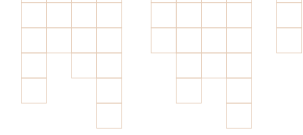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我注意到正中央有一張絨布沙發躺椅跟一張紅色牛皮沙發，兩者中間放著一張咖啡桌。這裡為什麼布置得像美國影集裡的心理醫生諮商室？

我看到對面牆上有一幅 300 號特大油畫，濃厚的油彩勾勒出一扇黃金打造的門扉。我越凝視著那幅畫，越覺得那扇門似乎是真的，我好像可以伸手將它打開。

我往前走想看仔細，黃金門突然打開了。

從門內無盡的黑暗裡，走出一抹發亮絕美的身形。

在現實世界的空氣裡，它開始凝結成形為她：「大波浪長髮襯托著一雙想要知道你所有祕密的綠眼珠；在她性感但不失莊重的絲



網襯衫領口，彷彿可以看到櫻花堆成的深谷線條。」

她沒背龜殼。

「麥卡倫 12 年可以嗎？」她說。

受苦的人，沒有戒酒的權利。我雙手接過襄理遞過來的鑲金水晶酒杯，喝下金色酒液，然後才突然想起自己還沒道謝。

「謝謝。」

「我才要謝謝您蒞臨本行。請坐。」她說。

我順從地走到躺椅準備放倒我自己，但她輕柔地握住我的手臂，強有力地將我送向牛皮沙發坐下。

「這才是客戶坐的位置。」她斟滿了我的酒杯，把酒瓶放在我手心裡，然後如厭世的貓般側臥在躺椅上，裙下玉腿修長到超出躺椅一截。「請問您今天想來洽談的業務是？」

我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壯膽，「我想停止貸款，把龜殼還給銀行。」

她帶著微笑看著平板電腦上的資料，「我這裡已經調出了您的案件。您是覺得還款壓力太大嗎？還是有資金調度上的需求？我們還可以改成一百四十九年或一百九十九年分期貸款，讓您還款更輕鬆。」

她抬頭看著我，露出一個上揚角度完美的笑容，她那兩顆梨窩，幾乎讓我願意答應她任何要求。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不用了，我只要跟你一樣不背龜殼就好。」

襄理從躺椅起身，幫我斟了些酒，然後走到黑膠唱盤前，放下

唱針讓揚聲器流洩出上個世紀九〇年代末的英式搖滾歌曲，聽起來有種華麗的感傷。

她背對著我說：「聽個音樂，放鬆一下。我們來好好把你的心情整理一下。」她轉身，窗外金色的陽光彷彿有燈光師在調控，精準地打在她髮型的輪廓上。

她走著台步，如夜一般像我走來。

我趕緊又喝了一大口酒。

在我身旁，她如月落般蹲下，雙手握住我握住酒杯的左手，我發現我的視線很難離開她的乳溝。

她的聲音比海妖更動聽，我卻不是尤里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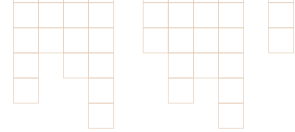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聽到她說：「龜殼的事情，經常都是心理層面的問題。（漏聽幾句）您是個有本領、有膽識的男人，一定不能把背上的幸福放下，因為……（漏聽）。……的路上，銀行永遠是支持您打拚的好夥伴。」

當我的意識再度回到現實時，我發現我已經醉醺醺地站在銀行的大門口外。

門內，襄理帶著一群員工向我微微鞠躬，然後鐵捲門快速落下，一個保全把「營業時間已結束」的立牌放在我面前。

我醉步想走下台階，一不小心絆倒四腳朝天，我的龜殼就像滑板一樣帶著我往下滑。這裡的街道恰好是下坡，我無止盡地溜下去，我的高速下滑與背著殼緩慢走上坡的行人形成強烈反差。

我的四肢胡亂揮動，希望可以抓住路樹或任何什麼物事，結果卻讓自己變成快速打轉的陀螺，碰倒好幾個人。



在高速旋轉的模糊視野裡，我看見女軍官站在對街凝視著我，我還來不及叫她，卻已經衝向下一個街角。

我閉上眼睛。我在等待撞擊。等待那可以結束一切的撞擊。也許是被車撞，也許是我撞上牆壁。這一刻我連恐懼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希望結束一切。

一切並沒結束。

我無奈地張開眼睛，看到自己已經衝過坡底，高速滑向海岸公路的柵欄。

我本能地把頭跟四肢收進龜殼，龜殼撞穿柵欄，帶著我墜入無垠的大海。

一聲巨響。

我再張開眼睛時，周遭圍著一些陌生人，他們不知為何對我頭上拉炮，彩紙碎花落在我濕漉漉的頭髮上。我腳下的地板濕了一片，原來是我的龜殼還在滴水。

這裡的天花板裝了過多的燈管，非常明亮，我看看左右，許多的辦公桌跟隔板往四面八方綿延，看不到盡頭。

人群中，一個戴著鈦金屬眼鏡框的中年主管走出來，握住我溼淋淋的手。「恭喜你錄取了，歡迎你加入我們公司。」

主管笑著對其他人說：「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高興有新同事報到，但大家先回去工作吧。晚上迎新時我們再好好喝一杯。」

同事們歡呼一聲，像熟悉鑽迷宮的老鼠一般快速返回各自的座位。

「我帶你去你的辦公桌。」主管說。

我順從地跟在他後面，他背的玳瑁巨型龜殼應該非常貴。

「你就坐這裡。」主管指著一張空無一物的桌子，我乖乖坐下。他發現我在偷瞄他的龜殼，他拍拍我的龜殼說：「跟我一樣認真拚個二十年，你就可以背跟我同款的殼。呵呵！」

他爽朗的笑聲在巨大辦公區裡迴盪。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到下班時間了。不知為何，我還記得要發電郵騙主管說我感冒了無法參加迎新，然後疲憊地走出了公司大樓門口。

「下班了嗎？辛苦囉！」有個女人喚我。

竟然是妻。

她開車停在路邊等我下班。這輛車是路上常見的國民車，車高三公尺，讓背殼的人可以輕鬆地上下車。

「快上車啊，發什麼呆？」妻笑說。

我聽話上了車，我看到後視鏡的街景裡似乎有女軍官的身影，那個身影迅速縮小再被甩過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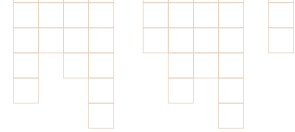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第一天上班還順利吧？」她邊打方向盤邊說。

「嗯。」

「這份工作你一定能勝任愉快，我在幫你寄履歷應徵的時候就知道了。」妻微笑。

「是你？」

「除了我，誰還會這麼關心你？」落日下，妻的虹膜散發七彩光芒。她的髮型似乎才剛從髮廊染燙完成，髮色就像毒蛇龜殼花那樣致命。



我右手悄悄摸上副駕門把，「真的是多謝你了。那天……那天我不該那樣離開家。」

「我們是夫妻，一起守護我們的龜殼是最重要的。」妻伸出右手握住我的左手。

我的左手不由自主地掙脫，爲了替左手找藉口，我說：「聽個廣播好了。」

我按下音響按鍵，傳來艾爾頓強的名曲〈Tiny Dancer〉。

我感覺自己也變成了妻車上的小小舞者。

「你現在工作穩定了。接下來，」妻嬌羞地瞅了我一眼，「我們該計畫生小孩了吧？太晚生的話，等孩子長大了我們都還沒還完龜殼貸款。」

妻把車開上高速公路匝道，車速不斷加快。

「是啊，」我說，同時余光瞥見妻的左手慢慢摸上車門鎖按鈕，我感覺後腦杓一陣冰麻，「希望孩子快快長大，找個好工作，然後買個好龜殼——小心前面！」

我大叫分散妻注意力的同時，拉開車門跳了出去。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疼痛的滾落。

醒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時間已經過了多久，也許是十小時、十天或十年。

我趴在溼潤的草地上張開眼，朦朧的視線看到女軍官坐在我身旁，初升的太陽舔著她的耳際。

我想對她微笑，背上的痛楚卻讓我慘叫一聲。難道我的龜殼裂開了？

她伸出溫暖的手掌撫摸我的臉頰，「你做的很好。辛苦了。」

此刻我只想問一個問題：「所以……現在我可以脫下龜殼了嗎？」

女軍官沒說話，只是對我微笑，像在注視著一隻春日斷翅的蝴蝶。

我眯著眼想把她的面容看清楚，卻驚覺她的五官變得越來越像妻！

我嘆氣，閉上眼睛。

女軍官、襄理、妻的面容似乎被一起丟進夢的果汁機，在不斷旋轉切削中融爲一體，我再也記不得誰是誰。也許她們其實是同一個人，只是在不同的輪迴裡，演出不同的角色。

我背上的龜殼逐漸膨脹到加拉巴哥象龜的大小，重達四百公斤。

這段期間裡，聽說有城市被瘟疫封鎖，有紀念碑倒下，有帝國傾覆。

我的肉身終將消逝，而龜殼長存。

我想起了百年前那個平凡無害的午後……

黃政淵

個人簡介

新北市民，台大外文系學士，美國南加大電影電視製作碩士，導演 / 編劇 / 劇本顧問，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兼任講師，歷年影像與文字作品曾獲若干獎項。

得獎感言

感謝新北市與評審老師們。

感謝此生一起切磋賞析文學與藝術的朋友師長們。

這篇小說被包裝成驚悚電影的奇幻寓言，希望能讓讀者感覺到，探索普世人類處境，或許也可以有娛樂性，而撫摸人生的憂傷，或許也可以帶來一點幸福感。

短評

／陳雨航

對當代社會形式、制度、成就、幸福……等等抗拒的一篇寓言小說。

作者用我們習以譬喻為房屋的龜殼代表了做為現代人的負擔，也代表了可以逐漸增長的財富、社會成就，或者說階級。主角即使自謂「傻傻魯魯」，實則對命定般的人生 / 龜生帶著不斷的反抗，然而他的反抗顯得無力、失能，終究無法逃脫既定人生的「龜殼」。

描述既帶新意，且具幽默。龜殼除了譬喻，做為小說情節進行的工具，那種尷尬、不適、難以停止的滑動，還真是讓人讀來失笑，即使在為小說主角（還有讀者自己）感到焦慮的狀況裏。

佳作

利馬的番茄 鄭堪遠

紙蓮花在火裡，其中一角旋轉飛起，迅速地舞成灰燼。紙元寶連同三層洋房，漸漸萎黑下去。游泳的錦鯉、碎石子路小徑、開著特斯拉的白手套司機，在世界末日般的七月，通往灰撲撲的未來。

小崎，生日快樂。我心裡想著臉書跳出的動態回顧。口中跟著嚷嚷修摩俐修摩俐。薩婆訶。發出無法辨識的音節，一會兒鈴響地清脆，又回到近乎睡眠時的詠調。一身素黑的師姐慈悲低眉，無邊無盡的唱悼。這已經是第五個小時了。

現在的你，用什麼樣的表情看著我？大概赤裸著上半身，揮舞著後空內褲大跳艷舞，或者拿著遺照，生氣質問怎麼挑一張最醜的而且還沒修圖。菩薩面無表情。莊嚴肅穆不適合你，無論在什麼場合，你只想炒熱氣氛。

生日時不慶祝生日，像很難笑的黑色幽默。上次還手捧你發燙的騷，這一回雙手合十祝禱，怎麼想都不覺得地球上有人會嘖哧一

笑。令諸聞者業障銷除。藥師佛菩薩有十二願，我只想看你再跳一次花蝴蝶。我的白包不薄，卻是唯一一份。如果喪事喜辦，感覺你會拍手叫好。心思又飛了出去。最好像個土豪拿著玩具鈔票槍，噴灑花花綠綠的大鈔唱 Better have my money。然而，什麼時候人生就往陰暗的角落岔開，自顧自的發展下去。

像是現在睡在我身邊的，背肌廣闊的男人。我得告訴他我要去看你。那一天早上六點，陽光貪婪地吸吮水氣。又是一個燥熱的周末，理應鬧鐘不這麼早起，性慾跟套子殘留他的手裡。說來奇怪，我一開始接起陌生電話、聽見伯父的聲音時，想到的不是你的臉。是有一次生日派對裡的番茄。壽星一不小心輸了得進懲罰。誰不知道這群三八姊妹想看英雄救王子的戲碼，我一副津津有味地與你舌吻，邊分食嘴裡一顆番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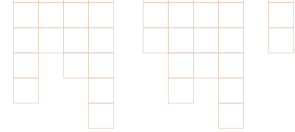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受壓力擠兌，蛻皮露出的飽滿。衆聲喧嘩，酸甜溢出唇齒，流淌脖頸，羞紅你的兩頰。

牆上的螞蟻，沿著天花板一角，經過門縫，一路行經木頭地板的凹槽，在水果酒的瓶口狂歡。我拿起消毒酒精噴灑整列隊伍，看著一隻隻的螞蟻先是驚慌、逃竄、最後僵斃在高濃度的安靜，每按壓噴嘴一次，心就沉下去一點。

直到整顆心落在手裡，足以捏緊。幾乎窒息。

男人醒了，我挨了過去，一隻腿勾住他。寶貝。手心上下游移胸肌，像草原上的馬迎著風。你又忘了把瓶子拿去洗。

靈堂的楊枝甘露放了多久了。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稍早擲筊



問你有飲否，聖筊。總算買對，我怎麼知道你已經不愛喝珍奶了，這些年忘得多，記得的也不可靠，留下來只有一條條白髮。不能更好了，我的生活好的不能更好了。對著男人水亮的眼睛一個勁地說愛，偶爾一點吵架後再和好合體。工作穩當，待人像一杯溫水，不慍不火。假日爬山或看部電影，適時地笑跟哭。養了幾隻金魚，種點多肉植物，有時對牠們說話。

「現在我們站起來。」師姐指示。我不小心讓椅子向後刮出尖叫。伯父安靜地坐著，手裡那一本藥師琉璃被緊緊攢著，皺成一團，不發一語的觀禮。白髮人不送黑髮人，如果是我們這種人，紅橙黃綠藍靛紫，送別也要敲鑼打鼓。音樂催落，今天誰也不許哭，今天要歡喜。

我們只活在今天。

我親一下男人的額頭，撫摸他強健的鬢角。刷牙洗臉，全身結結實實地沖一會兒熱水，對著鏡子剔掉眉間的雜毛。湊近他的頸肩，鼻尖逡巡皮膚的細毛。

你記得嗎，小崎。

手掌停在他的背上，順著粗韌的脊椎而下。背對著。我將一隻耳朵貼上他的背，手搓他的乳首。沉默明亮了起來。

小崎的爸爸，要我去看看。

「你可以不要。」他只回這麼一句。

以佛神力，衆苦解脫，諸根聰利，智慧多聞。我一點開你的相簿，接手的臉書管理者，是個很久沒聯絡的朋友。五年，還是六年。我揉揉太陽穴，車子裡的夏天很冷，被肥胖的冷氣推擠著。晴

空萬里，外頭雲懶洋洋的。我嘗試讓記憶重新連線。

想著你濕黏的手汗，環住我的頸，四季如夏，全力以赴地躁熱。

常持此咒，勿令廢忘。頓時覺得眼睛酸澀，真想抽菸。盯著景色更迭，努力聽進去笑話跟效果音。沒聽過這個 podcast，不確定哪些真的好笑或該笑，駕駛座的伯父也不發一語。車子駛過連綿的綠，過了一座只容單向的石橋，沿著河堤抵達沒有便利商店的所在。

「你的房間在左手邊。」伯父說。

從窗外看出去，並排的田往天上延伸去，房間有一股揮不去的樟腦味，我坐在木板床上，小心太大的動作發出聲響。小崎以前睡在這，我甚至可以看到他側右邊睡，好讓一早的陽光叫醒他。

伯父走進後院。搖盪的竹林下，搬開環形水泥盆，露出筍子。撥土，鋤頭一個使力，鑿進一半，拗一下是一個。再一個。一隻色衰的雞悠悠地走，像是尋找蚯蚓或米糠。

需不需要幫忙？我問。

「你做不來這個的。」伯父的鋤頭沒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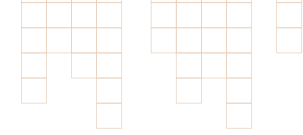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你還沒說，你是怎麼聯絡到我的。

伯父把籃裡的竹筍抖一抖，鋤頭以四十五度角倒插進土。轉身往回走。

「阿彌陀佛。」師姐轉過來向我鞠躬。

阿彌陀佛。

「休息一會兒，等等我們念地藏菩薩本願經。」



禮儀公司的接待室像十二月，我問伯父需不需要薄外套。搖頭，口罩下的表情讀不出來。或者我去買什麼東西吃？再搖頭。時間放輕腳步，圓形木桌上的假花永不凋零，靈堂的照片採自動撥放，小崎在風光明媚的海邊，正午太陽高懸，那時候青春沒有盡頭。

「我們再摺一些元寶。」伯父自言自語。

對角對折，再對折，兩個尖角藏進元寶內，兩頭拉直，中間壓下去，塞入庫錢。重複著相同的步驟，紙箱裡的金紙似乎沒有減少。是誰發明紙錢的儀式呢？用肉體的疲乏感淡忘死亡的悲傷，生者手不停歇，但眼神死。小崎，你那邊收的到嗎？不曉得幣值大還小，不過人的結局都一樣，是不是該從小投資這個虛擬貨幣呢？每月每年大量由陽間匯入，你那邊通膨應該很嚴重。

伯父的拇指按壓紅泥，劃過一疊庫錢。唰唰唰。

唰唰唰。熱氣在房間喧嘩，汗在奔騰。我裸著上身，清潔家裡每一寸地板，窗戶擦的透亮，清掉馬桶上的污漬，洗衣服。把冰箱裡過期的食物打包。與鄰居一起等垃圾車。洗米。切花椰菜。試試味道。不壞。

「你還是要去嗎？」男人從我身後環抱「你平常沒這麼勤快。」

我覺得這樣，我會好過一些。我說。

男人的手托住我的臀部，手指扎進肉裡，並解下自己的領帶，圈上我的頸。

「事情早就過了，不關你的事。」

我覺得不會拖太久。等我回來，我們去吃那間泰式。

「我不是在求你。」男人坐起，推了一把。

我躺在床上。

無法抵抗。換自己的手按上愛人的臀。我愛你，我好愛你。無法再抱得更緊，連喘息的空間也沒有。好痛，每次都這樣，但我喜歡那種痛。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雙手划過氤味瀰漫，水聲像壁球來回彈射空蕩蕩的泳池，陽光如流瀑，水面閃著白晃晃的悠閒。我潛入水中，感受水流流曳每一吋的肌膚。抬頭，餘光瞥見小崎坐在長凳上滑手機。第二十次穿過止泳繩，他雙臂倚著岸，發出好大的咳嗽聲。

你不下水嗎？我問。

「吻我。」

難得這裡只有我們兩個。

蒸氣室裡黃燈妖嬈，比舌頭拖沓，每一秒都在升空，先是弓起的腳趾，再來是緊縮的臀。喘氣有時，長短如浪。濕淋淋地融化在對方的嘴裡。像是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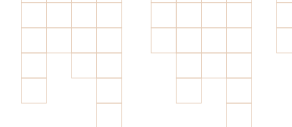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他來看你了喔。」方才的雨水沿著傘緣，滴在伯父的左肩。手掌合十。這張應該是在日本吧，小崎穿上觀光客式的和服，人潮洶湧，背後有大佛端坐。

好久不見。我也合十。工作人員澆過水，沿著百合花瓣流淌。

「會不會冷。」伯父自個說道。

「昨天吃了魚丸米粉喔，還是以前的比較好吃。」

「高速公路一樣的塞，天氣一樣好。」



「我有聽你的喔，酒現在一個禮拜才喝一次。」

我心裡想著小崎的氣味。沒想到我越來越老，老得只好守住現在的工作。我們已經可以結婚了，但我反而不確定該不該結婚。我發現男人昨天被標註在別人的限時動態，凌晨兵荒馬亂。他半點訊息都沒告訴我。

「你無論如何都要去，對不對？」前一晚男人撫摸我的臉。

你不要這樣嘛。我邊說邊親吻他垂下的沮喪。

「他不在了，你心裡卻還有他。」

別鬧彆扭，我們都幾歲的人了。

「多久了，都多久了呢。」

你怎麼還跟死掉的人計較呢。

男人盯著我，兩指揉捏眉間，抬頭紋像展不開的笑容。

「你讓我覺得我很多餘。」男人抽回身體「我好餓。」起身，在冰箱翻找冰淇淋。

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將摺好的元寶嘩啦啦地倒進塑膠袋，嘩啦啦。小崎，記得那一次生日，在河堤玩仙女棒，火光映在你的眼睛，我看著你側臉的輪廓。再過去一點，是靛藍色的河和墨綠色的草叢，或許還有一些菸盒、酒瓶、未完待續的擁抱。顛倒日夜的一根接著一根點燃，直到目光有晨曦的金黃。

我彷彿聽見火光劈哩啪啦的響，模糊的笑鬧隨之飛旋，湮滅。

那時候的日子好長。

「等等滿七，由你執香。」師姐對我說。

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我就快回去了。我撥打給男人幾次，沒有接聽。訊息也沒有讀。

我手持香，按照指示朝著小崎三拜，接過一碗白飯，再拜。佛法森嚴，餘音裊裊。

我後來走了出去。幫浦旁的土丘插了一支塑膠牌，上面寫著小番茄，碩大的螞蟻爬過盤起的塑膠水管。那是小崎的字跡。

「他喜歡吃。」伯父說。

不知道好不好吃。

「應該不怎麼樣，我自己不吃。」

讓我來幫您什麼吧。我又再次提議。

伯父放下一籃竹筍，開了水龍頭洗把臉，進屋。毫無預兆的風，強壓頑韌的野草，我杵在原地，不自覺轉踏腳跟，草葉斷了彈性，累成一丘亂糟糟的綠。一會兒伯父拿著兩瓶水回來。

「等等會渴。」

我們在另一處重新翻了土，挖出雜草並掩蓋，把土丘給踩實，鑿出溝槽的坡度。我的眼鏡滑落鼻尖又推回去。手掌刺麻，血液又活了一回。伯父把種子仔細栽進土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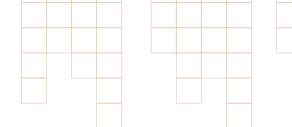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忙完一陣，伯父遞給我一瓶啤酒，鋁罐輕輕地啵了一聲嗚。

「你力氣不小。」他說。

多少有上健身房。

「不過，你應該是第一次拿鋤頭，你揮的方式很僵硬。」伯父的目光似乎盯著電視，新聞閃過官員嚴肅的眉頭。

的確是。我說。希望沒造成您的麻煩。



「每個人都有各種的第一次，」伯父說「只差在什麼時候習慣，習慣了也就記得了，也無關喜不喜歡。」

爲什麼連絡我呢？我問。

伯父沒有回應，下一則是齜牙裂嘴的網紅受訪。「我現在，能記得的也不多，但小崎曾經跟我提起一件事。初吻就像番茄。」

本來啤酒讓我想打嗝，聽到這句話讓我嚥下去。

「我聽不懂，番茄是番茄，嘴唇是嘴唇。後來，我試著種了聖女、黑柿、牛番茄之類的。每個摸起來就是番茄，吃起來是番茄。番茄只是番茄。」

很像他會說的話。我說。

伯父沉默，雙手握住酒罐。「其實他小時候很挑食，講也講不聽。不過有天不知道爲什麼，就開始喜歡上番茄了。」

我聽見遠處有狗吠，像田園裡的一記悶雷。只要我們想著他，那他就沒有離開。我說，同時覺得自己的話可恥。

「其實我不想要你出席。」

我可以理解。

伯父此時已經轉過頭凝視著我「理解些什麼呢。」他說。

見我始終閉上嘴，伯父一口乾完啤酒「早點休息。」

您辛苦了，晚安。說完我自己想出去抽根菸。霧色幻化成屋簷的滴水，生的剔透，隨即落下。地上一隻螞蟻胡亂的走。對準，把菸蒂燙在上面。

明天，牠的同伴會發現吧。然後接受事實，繼續爬行、工作跟做愛。

好想要現在，雨像是沒有盡頭地下。我打給男人。

「喂。」

我走近新栽的番茄，不發一語。菸霧突然隨風轉向，吹往我的臉。嗆咳，迸出淚來。

我聽見點火的聲音。我想他也同時點起一根菸，菸灰肆意飄落。麻雀棲在電線上睡覺。菸燒完了，床燒出一個洞。

我想我的手起水泡了。我努力擠出這句話。

「嗯。」

我跟他說原來紙蓮花是怎麼折，原來經文裡有好多冷僻字，原來塔位價格越貴越難買到，原來師姐如何離了婚看破人情冷暖。還有限時動態的事。

「嗯。」

如果，我在家裡的小陽台種番茄，但不打算吃，是不是很蠢？我問。

「很浪費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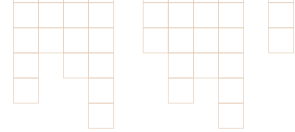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說的也是。

沉默橫在我們面前。最後我說了聲抱歉，這麼晚還吵他。

晚安。

晚風宜人，適合與情人遛狗、群聚狂歡或者讀著小說睡著。我盯著隆起的土丘，種子還在土裡沉睡，它將慢慢地發芽，長出綠葉。在陽光的厚愛與雨水的擁簇下，變得富有彈性，內裡藏有酸甜的密語。

它的時間才剛開始。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辛苦了。」師姐微微鞠躬。「來，你到時候坐靈車，因為爸爸不能跟去火化場。」

了解，我都了解。謝謝，非常謝謝。殯儀館不遠處有子孫披孝服跪成人龍，滿臉哀戚，銘旌颯颯。我與伯父顯得形單影隻，等待工作人員布置，空蕩的禮堂裡因為疫情不能使用，只有幾張保持社交距離的椅子散落著。一隻小花貓散步，蹭蹭我的褲管。討不到搔頭，旋即走開。

三長兩短，小崎穿著正式，一臉安詳，師姐說這是最後一面，一會兒要蓋棺。「有什麼話想說，趁現在。」

你還想說什麼，說啊。

小崎，你的樣子隨時都會醒過來，然後指著暗藏的攝影機說「被騙了吧！」。或者你只是睡了一個很長的懶覺，像是放鬆的禮拜天。我就連在這個時候，話也說不清楚。

欸對了，你一次也沒來我的夢裡嘛。燒了這麼多錢，那個世界裡你是不是自由自在，所以忘了來看我。所謂的死，怎麼變得像去一趟利馬，南美洲的天氣如何，街景如何，男人們又如何，也許此刻你還在轉機，過兩個月後我會收到俗麗的明信片。

為什麼是利馬呢？也許是利馬非常的遠，而且有好吃的番茄吧。

棺木闔上，法師持槌誦經，象徵性的封釘。一槌子孫興旺、一槌子孫富貴。我猶豫著但還是跟著喊有喔。

「小崎跟你，是什麼關係呢。」男人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一手環住我的腰，另一隻手臂讓我枕在上面。床單好白，白的暈眩。腦

子像白醬義大利麵，學生餐廳賣的那種黏糊糊的沉重感。

我想，我跟你，跟他沒什麼關係。我的手掌貼上他，掌心好暖，每個指頭都比我長一點，有咬指甲的習慣，指尖有淡淡的菸味。我把它納入口中。吸吮。

「你真該死。」男人笑著說。

活著就要盡興。我湊近他的嘴。而且說來我跟小崎只是幾個晚上的好朋友。

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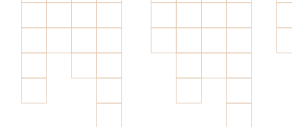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來吧。」伯父遞給我澆水器，裡頭發出水流撞擊鉛器的聲響。你也差不多要回去了吧，之後是我照顧這株番茄。至少你現在還能澆個水。他交代完便轉身架網，防止鳥類偷吃。

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吃番茄，小崎。任由水在土面蔓延，轉為飽滿的深色。柔軟而結實的水果，可以是桃子，也可以是李子，只是恰巧橫在我們前面的，是萍水相逢的酒醉。

然後在清醒時善後。

敏感是稀缺的，但也被踐踏。

後來我聯絡不上小崎。倒也不是四處發尋人通知般的努力，就是所知的幾個通訊軟體打了幾次未果，轉過頭，便撿一包青江菜放入男人的籃子。不過問，也要能意會，人的出現或消失，再深究下去就是打擾。連鎖生鮮超市的根莖瓜果就是乾淨，沒有你來我往的要蒜要蔥，沒有顏色黯淡或蒼蠅圍繞，一個個眼神皎潔，呼吸舉止得宜，有自信。



要結帳時，我把小番茄放回原處。

「也許我們太快了。」男人笑著說。

床上別太快就好。我回嘴道。

「你總是那麼自我。」男人摟住我的腰。

先是一個晚上的朋友。然後兩個晚上的朋友。出門喝咖啡的朋友。爬完山去泡溫泉的朋友。後來跟男人成了衣服晾在對方家的朋友。一起養貓咪的朋友。

快樂令人暈眩，令人惴惴不安。適度的罪惡感，讓自己想起原來我幸福。

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師姐灑淨，稱呼小崎為菩薩，為你除去穢氣得以清涼。小崎，然而誰不是菩薩呢，我們這種人生來便是肉身菩薩，度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度一切雄偉的七情六慾，一次次進進出出，過了多少牛神鬼怪，才明瞭被束縛的不是認同，而是憂懼快樂有盡頭。

當天有其他人排在你前面火化，於是我們先行折返。包有艾草的紅包，我隨手丟進途經的加油站廁所。

「我還沒回答你的問題。」伯父說。

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聯絡的上你。」

車子準備開上高速公路，北上車輛少，多是南下踏青。

沒關係。我說。我自己有個猜測。

車子沉默地行駛。惠風和暢。

「臺北，其實蠻遠的。你不覺得嗎？」伯父說「你先睡一會

兒吧。」

我側身，打了電話給男人。沒接。

直接到那間泰式吧。到時候見。我送出訊息。

我知道他不會讀。

鄭堪遠

個人簡介

剛從文學研究所畢業的消防替代役，得過一些獎。嗯，就這樣。

得獎感言

希望下次能拿到首獎，畢竟 15 萬真的很多，可以存一張 0050。

短評

／吳鈞堯

前男友猝逝後，與其父展開的淡淡互動。它的好處是舒緩，在情節量非常稀薄的情況下，暗藏心理的流動。藏而不露時，生者與亡者的關係成爲弔詭蹤跡，利馬在遠方、番茄在近處，組接的篇名，便有天涯既遠又彼此相涉的議題。摺金紙、誦讀經文的嵌入文章，細節處閃耀如流水，暗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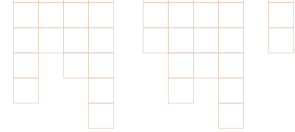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佳作

前妻之惡 撒比娜

新書發表會還沒開始，書店外，華燈初上，人潮湧入週末的都會鬧區。他提早兩個小時到達簽書會所在城區高級書店門市，之前常見知名作家在會前十分鐘才匆忙進到簽書會場，對他們而言，這些活動都是多餘的，他們要忙的事情很多，擔任大小文學獎的評審、書報副刊、文學雜誌的邀稿不斷，還有各類文學講座、研討會，專業作家當如是。他還未晉列仙班，還在人間的輪迴中等待轉世，因此凡事都得戒慎恐懼，深恐一不小心，又被打回原形。離上次出席類此作品發表會，竟然是二十年前，大學文學獎的創作心得分享會，之後渾渾噩噩數來年，當過保險專員，賣過高端生機食品，然後結婚，然後離婚。上市書店精緻典雅，營業額不輸高級牛排餐廳，最近變成國際觀光景點，半夜來此看書的人們，成為風景的一部分。這年頭，裝腔作勢的人還真多啊，他心想，這城市的人類就是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樣。他到達位於百貨公司十一樓的書店，是現代化管理的複合企業，旁邊有連鎖咖啡館、精美家飾用品。出門

前，妻子還笑說，「會不會太緊張了，大牌都會遲到耶，我晚點到，希望讀者擠得門口水洩不通，我還要表明是作者太太的身分才進的去。」年輕妻子慧詰的表達對作家丈夫新書會的祝福，留學英倫，自然流露出對文藝、創作的尊崇，對於妻子這個角色，誠服喜悅，沒有埋怨，人都說禍福相倚，如果之前已經歷風霜血雨，上天就會許一個春暖花開。

午後妻子目送出門靠立的門廊，白色牆壁掛了一張去年到西藏旅遊帶回來的唐卡，橘色系的深層，絢爛的低調。聰慧內斂，比自己小八歲的女人，洞察一切，所以才隨遇而安，不需要社會地位的加持也能安心自在。休息室的空調不好，他灰藍色的卡其外套累積熱氣，覺得不舒服，出版社委託的行銷公關公司買來的行頭，說要營造出都會陰暗的時尚感。「陰暗？」他對著穿著新潮的美豔公關助理問。「是啊？現在流行都會的憂鬱。」連不看書的公關助理都這麼說了，陰暗變成大眾流行款式。路上便利商店買來的冰水，喝了喉嚨更乾，還有一個多小時，他原本想安靜一下，預習公關公司準備的開場白，他是個作家，而在介紹自己的作品的時候，是念著不相關人等撰擬的台詞。重新回顧小說情節，自己的書，一字一字生出來的，卻覺得陌生，出版社的編輯做了大幅度章節的調整，作者書寫的情緒重新被組裝了。他想起資深同行的話，「稿件進入出版社的手裡，就不是自己的，我們只是生而不養的孕母，都不知道後來會長成什麼樣。」他感同身受，最初的原稿，算是永別了，城市是文字出產後最終的去處，和各地湧入的外地人一樣，時運難料。牆角有一座像是道具的朱紅色沙發，一坐下後臀便坍塌，聽見



走廊上的腳步聲，以為是公關助理。一抬頭，一個提著幾大袋百貨公司粉紅鑲金邊紙袋的婦人鞋跟咯咯咯走進休息室，以為是來問美食街在哪裡的歐巴桑。結果一看，並不是書迷，是熟人，也是陌生人。誰讓她進來的。他一開始覺得生氣，很快地覺得自我感覺太良好，自己又不是總統候選人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不是達賴喇嘛，只不過是個近來暢銷小說家的新書發表，在一家百貨公司十一樓的連鎖書店，門口立牌八開大的海報，印著小字的作者名字及書名。一個月裡有多少這種套餐式的發表會呢？負責活動宣傳的助理根本還沒到，說不定此刻正在男友面前嘟嘴抱怨週六還要加班，又不是什麼國際知名作家、還要求那麼多之類的牢騷。休息室裡，環顧堆滿各類出版品的四周，更像倉庫，他的作品可能也是一種食品，只不知賞味期限有多久，這個時代，沒有文豪，特別是大家都想寫書，卻不願意讀書，書寫早不是獨門生意了。他環視小房間四周，忽然覺得，什麼新書發表會嘛，像是小孩子辦家家酒。他心知肚明，但是仍毫無怨言配合演出，讀者像寡情、愛好新鮮感的君王，作家們只能爭相爭寵，身心俱疲的賣弄鬼怪文字，出賣自身的情慾與脆弱，他常在心裡冷笑，要不然要如何呢？寫了書總要有人買吧，作家早不是婆羅門的高貴祭司，也是士農工商行號的一類，那就脫離不了市場供需法則。

「變成大作家了囉？」逛街疲乏的女人放下精美紙袋迎頭便說，好像路人甲乙一樣的輕鬆平常，額頭還冒汗，粉妝已見脫落，剛在底下的樓層經歷一場完美的捕殺行動。對方已在一旁的小沙

發坐了下來，他一時不知如何應對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完全沒有預備，七年不見的前妻在重要的人生時刻冒失跑進他的專屬特區。他有想過的，以為和前妻的重逢，會充滿場景與劇情，憂憤異常，悲欣交集……，不料如此稀鬆平常，沒有舞台燈光或背景音樂，前妻從古老的地層冒出，在鬧烘烘的百貨公司，一張張追捕獵物面孔的叢林，然後怡然自得進入前夫即將粉墨登場的後台。他覺得莫名悵然，原本該尷尬的人反而輕鬆自在，他要看到的是狼狽悔恨的婦人面孔，不是輕鬆自若的平視，而是仰望他的悲涼滄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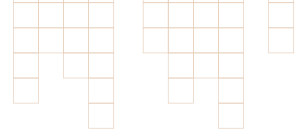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常逛書店的，常看見你的名字高高在排行榜前面，這年頭書要大賣，真不簡單。文具行都要倒店了，何況是書店。」前妻明明說著恭賀成功的話，他再次覺得悵然若失，煞時跌入深谷了，比當年三萬字稿件原封不動被退回還要沮喪。

「還有時間，我請妳吃飯。」他作勢看了一下手腕，沒有繫錶，十多年都不帶錶，看了外面天色未暗。像普通朋友一樣就可以，打發一下就可以，態度自然就可以，草草結束這個場面就可以，他心想。

「哪裡來請吃飯的錢？」前妻冷不防的一問。他一驚，他們之前的老問題，他每天都要想法子回應的問題。

「剛寫了一篇評論稿，幾千塊。」他一回答完就懊悔，根本不必向這個女人交代。

「現在還是寅吃卯糧？作品還沒印刷，錢先用了，你自己有一本帳簿，好像永遠不愁錢哪裡來。」像是對懵懂小兒一般訓責的口



氣，完全不需要打草稿，可見根本沒察覺眼前的男人已非當年城下阿蒙。

「最近忙什麼？」他坐回自己的扶手沙發椅，用背脊力量支撐上半身以防癱陷在失去彈性的沙發裡，意識到自己身穿有都會設計感的卡其外套，客套問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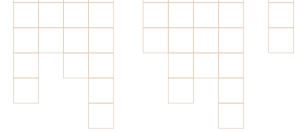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市井老百姓，能忙什麼。」

「很普通的生活，無聊工作、死小孩，討人厭的老公。」他的前妻嬌嗔的數落丈夫小孩。

但願妳受苦。多年之前，他在心中恨恨的對決心要離棄自己的妻子說。有什麼好留戀的？一點都沒有。還是夫妻的時候，他熬夜趕稿，睡到中午，躲過妻子一早無情奚落的槍林彈雨之後，即使妻子已出門上班，他還是唯恐被什麼藏匿的野獸追逐，一梳洗完畢，便收好稿紙、筆電、香菸盒、買咖啡的零錢，出門尋覓避難所，寫作會同好的書房、巷子口 35 元咖啡館、市立圖書館、火車站補習街考大學的 K 書中心……，有時疲乏了，他很感謝還沒倒閉的二輪電影院，在黑漆的老舊戲院，他睡的特別好，這座城市路標通常不明，彎彎曲曲的巷弄，可以躲藏的地方很多。家裡不是掩羽休斂的棲地，反而是充滿各式補獸器械的莽原，乾涸酷熱，追捕獵殺的獸場是一望無際的空曠，弱肉強食，無所逃遁。妻子痛恨他的生活方式，因為搞不出名堂的作家？他以爲這是問題所在，所以終日瀏覽哪裡有文學獎訊息及記下載稿日期，有一段時間，生活中僅剩的喜悅來自去郵局寄件的途中，盼望著數月後來信告知獲獎訊息，一步一步成爲文壇新星，不僅可解決他的就業問題，連帶地也會解除

婚姻警報，所以要趕快啊，作家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他之前不甚認同，後來完全理解了。三十歲之後，連做夢的資格也沒有了，許多文學獎甚至規定要未滿三十歲，寫作班裡自己逐漸成爲年長的學員，他只能期待下一回合，獲取大器晚成的作家名號了。太早返回舊城區五樓公寓住所的下場，通常不會太好。流理台站著還沒換裝的冷峻背影，嘩啦嘩啦的水流聲，兇猛的沖洗堆積在流理台內的杯盤，他出門前的早午餐沒有收拾。最大的憤怒，其實是無話可說。妻子的絲襪上有馬路積水的髒污水漬，因爲匆忙疾行，所以沒注意踩進水坑，一路趕回家做飯洗衣。他害怕又心痛，不解自己爲何有一整天的時間，卻老是忘記整理流理台、廁所，倒垃圾，洗衣服，至少把亂成一團的被單摺疊也好。他只想著出版社、規定投稿字數、字體、行距、截稿日期和事件發生的邏輯性，人物取名通常要特別費心的，叫美香的女子就很難變成在巴黎漂浪的詩意旅者，即使指頭銜著細菸也沒有神秘感，而喚月娥的女子注定要遭遇命運多舛，連虛構的名字都有身分貴賤，他在鋪設小說情節看到符號的成見深植人心。參加無數大師級、爆紅新銳作家的發表會，他總有被剝削的剝奪感，陪人作嫁之感，終有一日也必須有一場只有自己的新書發表會，那時他會跟每一位到現場的讀者說到話，仔細聆聽他們對自己作品的感受，決不馬虎敷衍，不要只是愚蠢的簽書、賣書。他設想過各種場景，在那段逃離又返回舊公寓生活的數年裡，只是沒預設過在百貨公司遇見前妻的戲碼，像一齣通俗劇。

「好好寫，既然那麼喜歡。」舊曆年結束的一個星期三，妻子背向著流理台說。那日，妻子洗好堆疊一天的碗盤杯筷，倒出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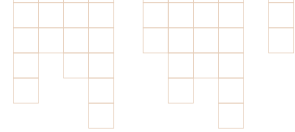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壺的殘渣。狹小廚房裡還是他一整天在家吃飯累積的餐具，和沉積厚重咖啡漬的馬克杯。天氣冷，他喝了一天的咖啡，晚間覺得隱隱胃痛。沒人吃飯的晚餐時間，妻子只是不斷沖刷洗滌。洗完衣服，沾了血的右邊袖子撩高在手肘上，彎下腰整理廚房的垃圾，綁緊豎立在牆邊。他被寬恕，也被允許寫作，不用丟履歷找工作了，不用再向街上怒眼斜視的妙齡上班女郎或電話那一頭不耐煩的大嬸像電動鸚鵡一樣，口沫橫飛推銷壽險的現金回饋利率有 30%，比銀行定存還划算。大學保險系，真是個災難，計算別人生死風險來獲利，他覺得厭惡，極力要擺脫這種美其名風險管理的學科，偏偏當完兵回來只有壽險業人事部門來電通知上班。論及婚嫁的女友已是貿易公司專員，壽險業務員算是可以結婚的對象，對方家裡覺得壽險是很有發展的行業，台北的雙薪夫妻，業務獎金和年終分紅要繳二十五年的房貸及支付托嬰費用勉強過的去。連自家開水電行的兩老對於家裡終於有人可以進公司上班覺得寬慰，一家都是自由業，大哥開了自助餐店，小弟在做木工，都是賺辛苦錢，一致認為上班族是高雅的身分，也不管是靠活人還是死人領薪水。忽然幾年後，他不做保險了，也從才進去上班未滿半年的日本進口營養品直銷公司離開，說不定是自由業的家族基因在召喚他。

那天像是一場告別式的進行，妻子淚痕未乾，他也是淚眼盈眶不止，整個晚上，妻子冷靜的收拾殘局。原本下班回家，準備起鍋倒油炒菜，忽然拋出鍋鏟，開了碗櫃的門，墊著腳尖，掏出一大盒套裝碗盤往地板上死命的摔，結婚禮物，她多年捨不得用，一直

藏在櫃子深處，希望貸款買新房的時候，南部娘家人來祝賀喬遷之喜的時候，燒一桌的好菜，用上珍藏的器皿杯盤，妻子有一份華麗饗宴的菜單，豐盛高調是她想要的方式。那天，地板上都是象牙白陶瓷的碎片。破盤子的缺口割裂她的右掌，算是報復。隔天，妻子還是照例穿戴整齊出門上班，七八點還不見回家的身影。週末的時候，貨運公司來搬運妻子的衣物用品，她放過丈夫的方式，是幾個禮拜後，兩人約好在戶政事務所和平結束婚姻關係。「那麼你，做自己想做的事吧。」獲得妻子的諒解，他原本應當感恩，卻覺得悲憤異常，是更絕望的否定，等著瞧吧，他充滿怨恨，終有一天，他要讓看不清丈夫才情的愚妻深感懊悔，漫漫黑夜的文字追趕，難道沒有包含對出走髮妻的怨恨，寫作從來不是純粹的事業，其實也是一種武器。假設後來他的成名、致富，一點都無法驚動前妻的內心平靜，對方變得更尋常，離他的世界更遠，那就代表沒有報復到這個女人。

「最近忙什麼？」他問了一句。

「都是不用大腦的事情，國際商展的水準變得很 Low，根本跟夜市擺攤差不多嘛，吵吵鬧鬧，到處送贈品，根本不需要行銷策略。」她倒比大拇指說道。離婚之後的妻子，從光學儀器小貿易商，跳槽到國際知名的外商商展顧問公司，前幾年，他刻意不想獲取離婚妻子的動態，她往前走的一小步，都會在他的心靈鑿出一道深溝。如妻子所言他是個天生幽暗心靈的男人，只敢在山頂洞穴大刀闊斧，進到日常生活，卻異常退卻懦弱。作家還是俗人，他還是害怕離婚的妻子過的太幸福。



「什麼外商企業，根本就是勞力密集的手工業，亂七八糟的事情，看場地、掛布條，插旗子，發傳單，唉，不怎麼樣。」把自己曾經死心嚮往的外商公司說的一分不值的前妻，雖然語言負面，卻無真正愁苦神情，反而給人一種心滿意足的飽滿感，彷彿上班族生活的煩悶正符所需。以前的這個女人，不是冷嘲熱諷，就是皺眉，如今，卻是慈眉善目的賢妻良母，是努力兼顧工作與家庭的職場女性楷模。現在的丈夫在喜獲良妻之餘，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枕邊人原是多麼可怕的猛獸吧，窮追猛打，逼人於絕境。

一天夜裡，屋裡的騷動嚇壞上下樓層的鄰居，妻子從家裡捧出他的檯燈、筆電、印表機、幾箱的陳年舊稿，書架上的書報雜誌全數落地，鄰居沒叫警察來，算是萬幸。他的機車鑰匙被拋丟到樓下，踏過戰亂現場，下樓要找回鑰匙，站在客廳中央散髮赤顏的女人凝結成柱，悲憤無以復加。

「我就是喜歡膚淺，想過很一般的生活，所以我選擇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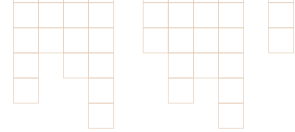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老爸整天鬼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換工作，害怕辛苦、害怕勞累，說人生怎能為五斗米而折腰？怕自己短命，累死我老媽，還算是男人？」妻子指桑罵槐。他背負了住在南部鄉里岳父大人的原罪，必須雙倍的完成妻子對丈夫的期待，一個在大都會有正當職業、上下班打卡的中產階級，買車買房、生子、每年兩次的出國旅遊、按時升遷、規劃完善退休生活……。

「你不是十七八歲的青少年了，三十幾歲的男人，難道要每天這樣過，現在是民國一百年，不是滿清末年。」「有誰想看那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呢？連我都不想看。」

「你想寫小說，可以退休再寫，或者周末寫，我又不會吵你，也會把家事都做好，你平日就出去上班，有一個規律的生活，這沒有不好。」起初，妻子的言語委婉，仍有溫柔體貼。

「至少有個工作。」「至少像個丈夫，或者是男人的樣子。」妻子逐漸使用直述句，不帶晦澀暗喻，直搗要害。那是夫婦歲月裡日夜複誦的經文，如繩如蛇纏繞著他的頸項，妻子對他不出門上班這件事，恐懼又厭煩，最後衍生出一種病態的嫌惡與咒詛，娘家已經有一位從年輕到老只愛高談闊論、愛吹牛的父親，終日沉迷政論節目，好發議論，卻讓妻女的青春都虛擲在找打工賺錢的機會，耗費心力才能過上一般生活水平。婚嫁是女人最後翻身的機會，不料又來一個只能在家作夢的男人，渴望轉運的女人世界真是要崩陷了。說著喜歡膚淺的妻子，如今給人一種無拘無束的清新飄逸。像是從八年抗戰前線逃出的士兵，已經洗出一身髒污疲累，重新返回人間安居樂業，歲月於是靜好。

「你不要這樣對我。」他直直看著淚眼盈眶的妻子說道，即使經歷火山爆發，赤足站在熾熱山岩，都是不寒而慄。妻子跪坐地板，之前如潑婦罵街的狂暴，轉為細微的哭泣。他幾乎想說，我會再去找工作，我會學著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每天加班加到心悸、胸口悶痛，每天在藍鑽級的協理面前唯唯諾諾，仰人鼻息，拿著廉價黑色公事包，大街小巷的拉保險、打幾百通的電話央求對方來借錢，日復一日，行屍走肉，最後就忘記寫作這樣的鳥事。他很想上前安慰傷心欲絕的妻子，想要用原始的雄性優勢撫慰憤怒的母獸。妻子一臉嫌惡的推開，他們已經數月沒有床第之親，「我不想跟你



這樣的人，我沒在外面發生——，已經算對的起你。」他胯下的隆起已經僵固，上下無所適從。他祈禱一夜到天亮，不要再有其他的語言記憶。「你不是作家？小說家？那應該很知道，女人是和白天的男人做愛的，性不只是性，有對男人的崇拜，你這一點都不知道嗎？至少要是個努力工作、有希望的男人。」後來，妻子果然積極上進，和房地產公司擔任主管的男人結婚、生子，千篇一律。女人並不一定和男人交合，她們只是和自己想像中的男人做愛，更熱中在姊妹淘面前炫耀丈夫與小孩，在女人之間的競技場中，男人成爲血淋淋的祭品，而貪婪善妒的母獸們還常嫌棄祭品不夠豐盛。

「孩子多大了？」他像問題發送機，一問一答沒有跳針。前妻對他卻完全沒有好奇，不問他家庭、經濟狀況。他小心不露痕跡的看自己的一身戲服，襯衫長褲、外套都是出版社美艷助理挑選過的，稍早還在美容院用髮膠捉出一頭符合都會作家的髮型，早不是窩在舊公寓的浪人，若說名利如春藥，書店門口高掛以作者爲名的宣傳海報，他早是深具感官吸引力的男性。

「明年要上小學，終於歐。」前妻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

和前妻離婚七年了。再婚後第一年就有小孩，可見之前和他的婚姻，真算是誤入歧途了。前妻對於勞苦折磨之事都特別有渴望，領取媽媽手冊、生產、五星級的月子中心、支付啃食月薪的托嬰、英文補習及潛能開發課程費用等諸如此類，始終盼望且深。

「以後你就知道。」「現在生活穩定舒適，太太年輕漂亮，你會有更長遠的期待，只有自己太孤單了。」前妻隱喻生小孩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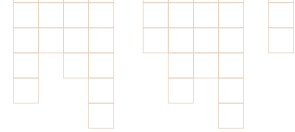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原來已充分掌握前夫的動態，不過舉凡他的桃花源、水濂洞、熱情的讀者衆、高漲的人氣，她想都別想靠近，她是被拒絕的訪客。

他是不要小孩的，和年輕妻子的共識。孩子都是來世間弭補大人的殘缺，那些在明星學區才藝班鋼琴課裡演奏莫札特的小學生，父母自己通常五線譜看也看沒懂，之前他不就是在補救老丈人的好逸惡勞、一事無成。那年，在一場文學講座，來了一個還在英國念社會學的女生，大學參加過反建水庫、勞工運動、提倡同性婚姻合法化，很愛走上街頭的左派份子。真是天南地北的兩種女人，初次見面他心中出現前妻的影像，像是爲對照眼前灑脫女子的異類。離婚數年後，出現如此女子，就會清楚測量出和前妻的距離。天真浪漫的社會主義，對照出離異之妻保守中產階級的性格。

「最近都看什麼書？」他想收回這個不傻也呆的問題，但是已來不及。他最不想和前妻討論的議題就是閱讀寫作這檔事。

「看育兒新知、瘦身秘笈、低卡料理……都是很膚淺的。」重複說著自己膚淺的前妻，卻精神奕奕。關於他們的那三年，究竟是誰的災難，長期自認爲受害者的人，忽然驚覺自己也是施害者，在婚姻裡，沒有能力給對方想要的生活，是否也是一種迫害。

「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能，而是你不願意給我正常的生活，過的跟其他人一樣，就是我的願望。」妻子如泣告訴，帶來更大的壓迫感。後來他知道了自己不諳獵捕，讓人憂慮甚至輕蔑了。對於不論何時都在找機會改變現況、追上主流的女子而言，深知一個平凡子女在這混沌世道生存的艱鉅，高職時代就知道去報關行、國稅局打工，沒能如願插班考進商學系，不樂意當了中文系學生，



也沒意志消沉，四年也是忙碌異常，系所助理、補習班、刊物編輯，打工經驗豐富異常，大學畢業時已小有積蓄，是逐水草而居的勇猛草原部族，不斷進攻與貯藏，深信閒置與遲緩是罪惡，所以更不能忍受耽於等待與緩慢的丈夫了。

「我是想過尋常的生活，不想活在你那些憂鬱角色的世界，只敢在紙上逞英雄，面對外在世界，卻什麼都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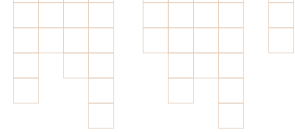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房貸、車貸、小孩，很可怕嗎？其他人不也是那樣走過來的。」

妻子究竟是什麼？是寧願自己的男人在大太陽底下過勞昏死過去，最終只是在鞏固資本家的春秋霸業，死而後已，也不讓在家閱讀、構思寫文章，探索人性，心感歡欣卻無生命危險，為何偏執於玻璃帷幕裡的辦公室才是正途呢。多數婦人後來都突變成逼良為娼的老鴿了。即使在安靜的半山腰裡，微和燈光的書房裡，他還是常聽到那些悲憤難分的控訴。

「很成功，寫出受壓抑的都會幽暗。」「我只不過想要一處我的立足之地而已……，我最喜歡這一句話。」前晚，妻子在自家客廳每周召集的讀書會結束，經過他寫講稿的書房，探頭進來說。那幾年，妻子和幾位民間生態團體的友人連同大學生物系教授、生態作家熱中推動有機生活，推動社區生態環境再造、飲食蔬化、人本教育，原本飄逸的身軀更添仙氣。他常疑惑，為何殘酷的社會現實、人情世故侵蝕不了她的理念與純粹。熱中閱讀、討論，極為有限的人際互動，這是兩人的共通性，講一頓客套話，常是煎熬而精疲力盡，只能和沒有違和感的小眾有所連結，他追求的過程刀光劍影，

進退失據，到後來更是退縮了。而妻子卻追求的從容寬裕，更懂得專注人的感受，不逼迫也不強人所難，她塑造了自己的安靜，也把一大部分留給丈夫。幽暗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妻子來說是好的，她看的見光影追逐的神秘感，那些不確定的晦澀偏偏前妻極力要切割的東西。深怕丈夫終日埋首文字患有精神官能症，一件三槍牌內衣從早穿到晚，穿著藍色白底夾腳拖，在家裡冰箱翻東西吃，住在狹小老舊的兩房公寓，浴廁管線老是不通，丈夫消失了，養出了一個自閉的妄想症，怕未來更離不開公寓的大門了。

離婚的妻子喜歡身穿筆直襯衫的男人，渴望周五晚工作忙碌後的豪華晚餐及性愛，周休二日逛花市、回娘家敘舊的節目。如今他與再婚妻子的生活並沒有密密麻麻的時間表，沒有貸款攤還的本金利息月報表，沒有預約人氣餐廳的號碼牌，山中無曆月，他看書、寫字，敲鍵盤的房間彷彿時間凝固，他唯尊，無人敢驚擾。喜穿飄逸唐裝的妻子比波斯貓還聰慧、善解人意，一起喝茶、一起評論後現代、魔幻寫實，一起寂靜著，人間煙火在山下的鬧街。兩個人，日月的開始及結束，如同塞外人家，風吹草動見牛羊，隨心所欲，偶爾出席文學獎評審會議、讀書會，已經沒有被追趕的焦慮困窘。屋裡鵝黃色的燈光，日子像是一枚琥珀，時間不再傷害，那遠古昆蟲美麗的姿態不會被支解，不似那之前必須趕辦三十歲、四十歲的應辦事項，初婚的女子十分害怕追趕不上人生時間表，其中也包含丈夫的社會符號。「讀者都說有被了解到呢。」指尖有微微的煙味，還未進來之前，在哪裡抽了菸。與其說是夫妻，有時更像在異鄉同



行的旅伴，相濡以沫，不離不棄。

「現在可以安心的寫東西，感覺不錯吧，部落格、臉書粉絲那麼多，很紅耶。」前妻像是陌生人一般的語氣，說著關於他的現況。他希望她生活潦倒窮困，披頭散髮，悔不當初離開才氣洋溢、待價而沽的文壇奇葩，沒有耐心的女人，等不到成熟果實的香甜，感受不到成功男人的名利雙收，無法體驗被讀者妒忌的虛榮感。言語中重複欣羨措辭的前妻，一點也沒有悔悟之心。

「老師，發表會要開始了。」裝扮時髦的公關助理現身，補妝後一身香氣的走進休息室說道。一個華麗的人造風景，而他已經不用當配角或老跑龍套，在舞台上，只有他一個人的單人沙發扶手椅，頭光只會打在他身上。

「已經有讀者在外面等，露西想跟你順一下流程，你開始說話的時候，燈光會開始打暗，書摘會出現在背後的投影布幕。」他仔細一瞧，大眼睛、前額如鵝蛋般光滑白皙，立體臉型的艷麗助理穿了酒紅色修長連身裙，配上短版小外套，先前有些疏懶的態度轉為積極勤奮，老闆露西是活動策辦人，即將來到現場，想必屆時也會是一身盛裝，現在出版社喜歡把新書發表當作時尚走台來處理。特意和助理多聊了發言稿及流程，一旁的中年婦女應有所感前夫今後就是被此類摩登姣好的主流人士所圍繞，應深感自身的平淡無物吧。

「你忙吧，祝你等下簽名會簽到手發痠。」前妻順勢收拾腳邊提袋要站起，和山上的妻子一樣給予了祝福，但卻令人火大。

「不來湊一腳？今天天氣不好，怕沒什麼人。」

「天氣愈不好，來的人會更多，在家無聊啊，連公關公司的人都美成這樣，國際商展的小姐都沒這樣，你的小說是一種品牌了。」

「你要擔心被瘋狂讀者騷擾吧，呵呵呵。」說的像是和他從來沒有關係似的戲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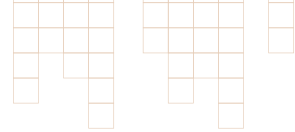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需要送你一本嗎？」他想表現給對方的特別待遇，不料對方搖了搖頭。

「妳還是文學系畢業的，都不看書了歐。」

「我會打瞌睡，沒有慧根啦，現在都在追小孩吃飯、打小孩啦。」前妻俏皮說道。

「老師，要水？還是咖啡？」美艷助理冰雪聰明，老闆露西已在前場，開始殷勤照料起作家，溢美之詞無限，示意應該移駕會場了。

「終於可以到享福的階段，好好珍惜，一切。」他希望前妻的祝福不是真心的，如果是誠摯的，那表示之前的離開，對這個女人而言，充滿意義與救贖，表示她沒有遲疑，過去也罷，現在也是如此。他的內心擠不進前晚撰擬的講稿，他計畫脫稿演出，打算與讀者來一場知性與感性的對談，他對於出版社有一種原生的恐懼，其實和保險公司、賣營養食品的商家有何不同呢。雖已被掌控難以脫身，但也想擁有一點自由，他有所謀略，但遭可惡的前妻前來攪局，這個女人帶給他的從來不是平靜。半山腰的屋子，鮮少油煙味，妻子年紀輕輕，老早就是素食主義者，鍾情於印度瑜珈、藏傳佛教，手腕上常掛著水藍色的天珠，喜歡在家裡燃燒禪香，每天步行到山



下的公車站，搭車到 45 分鐘車程的歷史博物館上班，天還亮著，就回到山中的家。她是安靜的佛，可以渡化他的陰暗，可以收容他的反反覆覆和雜亂心思，帶來像是天上的平靜，壓迫消失了，他應是圓滿了。

「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一時之間，他懷念起河東嘶吼、不得安寧的日子。自己真的是幽暗啊，面對走出洞穴的光亮，反而不踏實。

「那個美美助理要瞪我了，等下叫警衛來趕人了，我要走了，下回見。」前妻像是參加小學同學會一樣心滿意足說再見，給丈夫小孩的東西都買齊了。

曾經暴怒的母獸，如今和平的面對面說話，像是結識多年的舊識，他覺得莫名的失落感。每天像是在戰場躲避追兵、砲彈，苦不堪言的倉皇歲月，難道他會懷念嗎？難怪總是被這個女人說陰暗。兇巴巴、沒有教養、品味低俗又短視近利的女人，如今卻絲毫沒有悔悟，也不認錯。那天在戶政事務所門口，是終點，即使他們活得夠久，之後只是不知何時再見的兩個人，沒有牽絆，但是他意識到，離自由還是太遙遠。

女人就是多話，臨走前還講了多餘無用的話。

「如果我們沒結婚，你也不用吃苦。」「可能會更喜歡寫小說、看書的樂趣，不管有沒有名氣。」前妻說了一句。可惡至極，他真要氣急敗壞了，這不是她這種等級的女人可以說的話，是屬於住在山上的妻子的辭彙。

寧靜的崩解，如排山倒海而來。他等到迫害基督的猶大認錯

了，不是嗎？他還是等到了，這些年高興也寫、不高興也寫，想寫的寫，不想寫的，可是會出名的也寫……難道不是為了等待這個女人俯首認罪。要走的女人，還說那麼多，回去妳那間擠的像鴿子籠的公寓吧，和那個整天到處鎖定有錢人，不厭其煩說這個學區好，那個樓層是抗震三級的構造，在牆壁上貼本月售屋冠軍王的男人夜夜交織纏綿好了，那是妳要的正常人家。

「浪費你很多年，真不好意思。」

他該說什麼？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這麼輕賤沒有正常上下班的男人？就這麼討厭整天關在屋子寫作的男人？世人不是說了，行行出狀元嗎？今天不是也寫出一番事業了嗎？也能買房買車，又有知名度，哪裡不行了？為什麼不願意等待……。

「……」他說不出話來，也想不起幾分鐘後，燈光一亮，他預備給讀者的深情開場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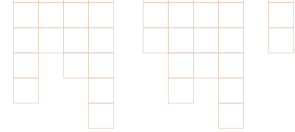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你要好好寫，書要一直賣的很好。」被前妻鼓勵著，有種啼笑皆非之感。

「當時你倒了我一身都是水，那就要好好的寫。要成為大暢銷。」

「這是你的命運，對我怨恨，離開我，才能完成夢想。」

他幾乎是快哭了，一個 39 歲的大男人，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後悔因一時頑皮打破鄰居家的玻璃窗。他想收回那杯水，心想，但願，這個世界上，沒有覆水難收那樣悲哀的事情。

那天晚餐時間，餐桌上一袋塑膠袋裡放了兩個排骨便當，寫了一天的稿，因此感激太太下班回來買了便當回來。他心情輕鬆，再



一天就可以完稿，他打算投稿國內最大文學獎，獲獎了有一筆豐厚的獎金，最重要的是，獲得作家的身分，出版界便願意花錢印書了。專職筆耕的日子，歲月漫漫啊……他莫名覺得輕鬆起來，彷彿經過陰暗的地道生活，即將重見天日，打開飯盒，滷酸菜的香氣冒出，人間美味啊。

「妳不吃？兩個便當。」

「今天比較早，才六點多。」

「今天比較不忙？」「對了，我明天就可以丟稿，今天答應一個週刊寫短篇，幾千元也不賴，對囉，我那個寫作協會可能要提名我當編輯委員。」他覺得近來諸事順利，似乎已經逐漸融入文壇的主流社會，他有一種強烈的良好預感，日後的一切都將所不同。

「我辭職了。」

「工作出問題了？裁員？身體不舒服？」

「我工作到下周五，房子到下個月底退租，我下個禮拜六要回台中。」

「我們談一談，妳又來了，拜託。」他寧願四處逃逸躲避砲彈，也不願意坐上談判桌議和。

「好好過你想過的生活。」

「我知道現實問題，知道生活要錢，」

「我很疲倦。」「你也是。」

「好好地，不要被我牽絆。」妻子再一次搶了他的台詞，他已束手無策。準備離婚的妻子提起桌腳邊的大小提包，桌上整齊放了幾個信封，公寓租約、已繳水電、網路月費，和薄薄一袋現鈔。大

軍潰敗，殘兵撤離，沒有燈火的岸邊，最後的救難船就要開走，留給殘破村落些微的物資。

前妻重新提起腳邊大小紙袋，準備站起來要離開。每次離開的樣子，都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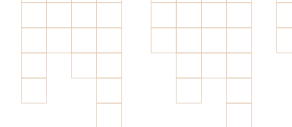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我們是在哪裡分歧的……」只是因為是個逃避打卡、拒絕領3.5個月分紅獎金的人，只是因為我想寫小說？一個整天足不出戶，只穿汗衫拖鞋在家看書、打字的男人，就該被離棄嗎。

「我不怪妳。」他也站起對前妻說道。妻子結算生活費用的那個晚上，他說不出「我不怪妳」，說了就是清算了結，就是撤案終結。只是被電擊般走向說要離婚的妻子，直直目視，他哪裡來的勇氣，把沒喝完的一杯水從她頭頂灌下，是誰需要清醒？他泫然欲泣。通常會有一些扭打嘶吼的暴力情節，他撰寫的家庭糾紛小說裡需要的劇碼。那一晚，他咬的大半的排骨便當，安靜的疊放在另一個完好的飯盒，一個無風無雨的夜晚。

「無所謂。」已經站立要離開的前妻說道。和那晚被丈夫潑了一臉水，前額散髮滴著水的女人說的一字不差。

他一笑。自己的前妻，一點都沒變，多年之前，在戶政事務所走下階梯的背影，對於離他而去，從不覺有悔。

他完全是敗勢，七年之前，七年之後。不論他的書賣的多好，不論出版社派來的公關艷麗芬芳、不論他的簽書會湧入眾多讀者粉絲。自己的結髮之妻還是喜歡被現實生活折騰的男人，要折磨這個女人，要報復這個女人，成為暢銷作家、知名文學評論大師，根本無法傷她一根毫毛。



「有時間，再聯絡。」他一說完便決定情勢衰敗的命運，說這句話的，難道不該是這個膚淺、勢利眼，沒有耐心的女人嗎？

當他回過神來，倉庫般的休息室一下子熱鬧起來，工作人員陸續進駐，門外開始有了騷動。公關露西那一襲象牙白的洋裝，胸前垂下地中海藍的串珠項鍊，指示助理整箱書搬過來給作者簽名，今晚有要達成的業績，公關公司也要加班費、治裝費的開銷。

「康老師，筆沒有水嗎？我幫您拿新的過來。」充滿濃郁香氣的助理穿著銀白色高跟鞋如馬蹄達達急步來問。

「不是，不是那樣的。」

他真希望講出宗教頓悟一般話語的人，不是前妻。

但願還能在一個屋子裡，爭吵不休，也無妨。他一驚，心想「我們都是大壞蛋」，即使沒對前妻的背影說出口。

撒比娜

個人簡介

出生高雄市，後定居台北市，企管系、公共政策所、外交所等系所畢業；曾在美國舊金山、泰國曼谷等工作。第一篇獲獎小說為「夢蝶之死」，中山大學西子灣文學獎。深受日文近代文學及英國古典文學影響，近期熱中北美及東南亞華人文學作品。

得獎感言

漫長的寫作過程，眾人都是經歷一場接一場華麗詭譎的奮戰，對於摸索或是完成，都是世上一等一的奇妙美事，在爬行的過程，最為自由安頓。經歷許多關於自己或他人的題材後，開始對於小說家本身的世界充滿好奇，是否曾為獲獎與否所苦，是否曾為創作策略所苦？是否因頓悟寫作其實並不偉大所苦。…這些探索在一個斷絕關係中反覆辯論著。感謝諸位評審們，讓我們持續探索著關於文字與現實人生的答問。

短評

／吳鈞堯

走紅的作家發表會上，前妻不請自來，自此展開一連串回憶與聲討。篇名雖在敘述或者咆哮前妻的種種不是，但終歸都是男人的不是。這樣的「不是」卻在攻擊、見不得別人好的境況下進行，顯現人的性情。人皆有偏執，夫妻之間更是。一個問題是，發表會非常「隆重」，導致與台灣社會現實有一點脫節。

短篇小說組決賽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廖淑華

會議開始，由文學獎評審團總召集人向陽一一介紹各組評審委員，並報告本屆收稿情況及各組應選出之得獎名次。本屆短篇小說組共收到378件稿件，初審由楊錦郁、王幼華、蔡怡三位委員不分名次選出18篇進入決賽。

首先，由評審互推陳雨航評委擔任本組主席主持會議。正式討論前，先請三位評委講述對今年短篇小說作品的整體觀感，及委員各自的評審標準。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吳鈞堯評審委員（以下簡稱吳）：

之前有個別與平路、雨航兩位前輩一起評審過文學獎，今天是一個新組合，很榮幸。雖然初審委員已經從378篇中評選出18篇進入決賽，但因為小說字數較多，18篇讀起來也是頗耗神。

整體上本屆作品有四個特色，第一是想像與寫實並存，寫實比如〈前妻之惡〉、想像比如〈洞穴〉甚至有點科幻；第二是都市與山野，比如寫都市一角的〈石生花〉與寫部落的〈法路恩平靜的午

後〉；再者也看到社會關懷〈街友〉這篇，與自我存在的探索如〈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另就是近些年文學獎作品的主流—同志書寫，本屆參賽作品也有，但也有異性戀情書寫，這也是我們所樂見的。

平路評審委員（以下簡稱路）：

整體來說在閱讀上是愉悅、耐讀的，每篇我總要讀兩遍以上，大部分的文字都很細膩，我也深怕會漏讀了作者寓予的深意；主題上有發抒內心、反映社會壓力、生活不易的等等；比如有篇〈龜殼〉，有殼無殼的分別，甚至是生活的方向、社會的剝削之類，很多作品從想像到成篇，文字間有隱喻、寓言，整體來說這一屆是豐收的，那也就有多篇都在伯仲之間，我很期待在討論時與兩位的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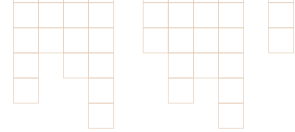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陳雨航評審委員（以下簡稱陳）：

我的整體感覺與兩位接近，這一屆作品水準整齊，可說水準都蠻高的，閱讀起來有讀好小說的樂趣。這一次的特色是，沒有特別哪一類類型書寫特別多；從古典寫實到魔幻寫實，書寫的主題、取材、元素面向廣泛，不會單一或集中。

接著，進行第一輪投票，每位評委就18篇入圍作品各圈選5篇，投票結果共有10篇作品獲得一票以上：

2票作品

E32 〈前妻之惡〉（吳、路）



- E131 〈借我一根菸〉(吳、陳)
E199 〈利馬的番茄〉(吳、路)
E270 〈龜殼〉(路、陳)
E275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吳、陳)

1 票作品

- E39 〈月亮夢〉(路)
E119 〈刺身〉(路)
E241 〈石生花〉(吳)
E348 〈橋〉(陳)
E1023 〈洞穴〉(陳)

評審討論一票以上作品

- E32 〈前妻之惡〉(吳、路)

吳：在數落前妻的文字中，看到夫妻之間、兩性的互動，實則也做自我反省。

路：寫出兩性之間的執著，牽動讀者的心。

陳：優點是作者對兩性之間的描述非常深入。

三位評審對本篇的共同觀點即文中的新書發表會，即使是想像也過於誇大、超脫現實，令閱讀者質疑作者對出版業的不了解、未做觀察。

- E39 〈月亮夢〉(路)

路：這篇在技巧上或許不太連貫，投票是希望給予鼓勵，作者有用心勾勒出一個好的情境、迷離的氛圍，去敘說上一代、上上一代之間的，是這一代無法、難以去探究的缺憾，比如說爺爺與叔叔在馬達加斯加到底發生什麼事。作品有寫出憾恨的文字張力。

陳：這篇的文字很好，不過人際關係的稱謂有點混亂。例如文中的陳伯伯應該是與爺爺同輩人，但又稱伯伯變成與父親同輩。

吳：有些地方過於刻意，例如乩童出現這一段，就沒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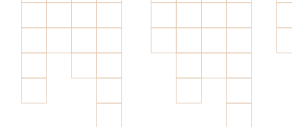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 E119 〈刺身〉(路)

路：同樣的，不管有沒有得獎，都希望給作者鼓勵。文字有潛力，表達出料理手工精緻的精細感、歲月的荒蕪，整篇氛圍哀而不傷，淡淡寫出人世間必然變遷，美好不能久藏，文字功力很不錯，希望這一票能鼓勵作者繼續創作。

陳：如果再投一篇，我就會投這篇(吳鈞堯評委附議)，這篇是缺失少的作品，布局蠻成熟，與我另選的〈橋〉來說，〈橋〉的情節較模糊，某方面來說〈橋〉就沒有〈刺身〉的好。

吳：〈刺身〉在料理的細節處理頗細膩，不過有點開高走低，在情節方面沒有處理得很好，比如說與光子的戀情就來得太容易、如何把店收了改作便當的情節交代並不充分；但仍可以看到作者在為角色取名的設計，比如「光子」，從暗黑走向光的安排。

另外，回應雨航老師的〈橋〉，對我來說，這篇是一篇移動太快的作品，老婆的過世、孩子等等太多調動的情節，有點暗黑、暴力的詩意，但也因為移動太快，讀起來有點斷裂。



E131 〈借我一根菸〉(吳、陳)

吳：充滿文青的感覺，散發青春與對理想的追求，文字簡約，對一件歷史事件緩緩鋪陳並沒有太深奧敘述，有生活感，讀起來有踩到節拍的感覺。

陳：這是一篇社運背景的戀愛故事，敘事淡淡緩緩，文字表達世代的迷惘，緩緩的筆調鋪陳出「等待」感。

路：兩位說的優點我都同意，不過引的文字過於方便，失掉細緻度；另就是拿六四與太陽花類比氛圍與政治感情都較不適當，

E199 〈利馬的番茄〉(吳、路)

吳：節奏緩慢，幾乎抖不出情節，但也因為緩慢而細膩勾勒出情節，像拓印出來一般，這篇是沒有生動情節的小說，卻有深邃豐富內在的流動。

路：我很喜歡這篇文章的文字，有很強的感染力，有趣、活跳跳的，有生命力。文字穿梭就如吳老師說的有流動感，很耐讀；寫到番茄這部分，很自然，不做作，如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陳：精彩的地方是語言、經文融合，完全水油交融，文字特別好；給我的困擾是角色，角色、情感模糊，讀起來有點辛苦。

E241 〈石生花〉(吳)

吳：投這篇主要是一種存在感，生活在都市者養貓，是一種存在感；不過感覺太容易取得，有點便宜行事。

路：設局太清楚。

E270 〈龜殼〉(路、陳)

吳：有趣味，但沒有更豐富深入的線索，殼，已經有普遍為人所知的象徵，缺乏新鮮的設計。

陳：殼，除了代表房子，也代表負擔、階級、反抗、失能的味道；文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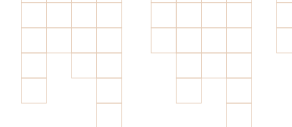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路：寓言的寫法，隱喻非常清楚，文字語言很好；殼的意象很明白，明知要寫什麼故事，還是會繼續去讀，因為寫得很有趣味性。揸著殼的人脫不脫得下來？揸著殼的人如何做愛？這都讓人覺得有趣，很有動畫的畫面。雖然和〈石生花〉一樣設局也很清楚，但結尾的想像力仍在延續趣味。

E275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吳、陳)

吳：城市宅男生活描繪內在心理層次，他們用多種化身在網路上到處流竄，隱藏內在的情感。

陳：「我」是文章的主人翁，時不時用調侃、諷刺的筆調給「我」一個註腳，註腳都寫得很精彩。在性愛的描述細膩深刻，當然這不是多了不起的文字技巧，但在做愛的間隙，他們一直在划手機，那種影像讓人讀來好荒謬、也好荒涼。

路：文字很有動人的力量，陰暗的語言蠻動人。不過划手機的描述，左划就是什麼、右划就是什麼，那種規律感太可預期，人生可如此清楚切分嗎？讓我覺得疲乏。



E1023 〈洞穴〉(陳)

陳：帶有一點春上風。背景很台灣，帶點童話寓言的小說蠻迷人。結尾有強有力的重點，有層次。

主席決議以 5、4、3、2、1 給分方式決定前五名—

E275 〈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 9分(吳5、陳4)

E119 〈刺身〉 7分(路5、吳1、陳1)

E199 〈利馬的番茄〉 7分(吳4、路3)

E270 〈龜殼〉 7分(路4、陳3)

E32 〈前妻之惡〉 5分(吳3、路2)

E1023 〈洞穴〉 5分(陳5)

E131 〈借我一根菸〉 4分(吳2、陳2)

E39 〈月亮夢〉 1分(路1)

針對同分作品，吳鈞堯委員提議以獲較多位評審給分爲優勝，故，三篇 7 分作品中，〈刺身〉獲三位評審給分，穩坐優等；〈龜殼〉〈利馬的番茄〉均獲兩位評審給分，經討論決議〈龜殼〉列爲優等，〈利馬的番茄〉列爲佳作；〈前妻之惡〉與〈洞穴〉同獲 5 分但〈前妻之惡〉獲兩位評審給分，因而勝出，擠下〈洞穴〉。

2021 第 11 屆新北市文學獎短篇小說決審結果：

首獎：〈鼯鼠，或陳叔彥的真實生活〉

優等：〈刺身〉

優等：〈龜殼〉

佳作：〈利馬的番茄〉

佳作：〈前妻之惡〉

決審會議圓滿結束。



新住民文學

創作組

首獎 | 許育甄 〈我在新北的故事—遠方的胡志明市〉

優等 | 劉金雄 〈一堂國語課〉

優等 | 張舜忠 〈我在新北的故事〉

優等 | 向澤 〈我在新北的故事—銓〉

佳作 | 尹燕君 〈真正的家園〉

佳作 | 梁玳銜 〈生活如一盤海南雞飯〉

佳作 | 張敬雅 〈老公的秘密〉

佳作 | 凱立 〈我在新北的故事〉

佳作 | 潘之韻 〈我在新北的故事〉

佳作 | 蔡恩祈 〈氤氳〉

佳作 | 微凡 〈迴游〉

佳作 | 蔡悅東 〈救燕記〉

新住民文學創作組決審會議紀錄

首獎

我在新北的故事

許育甄

—遠方的胡志明市

和她最後一次見面已是十多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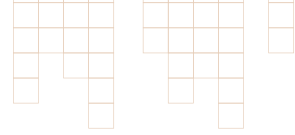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親生母親是越南人，來自胡志明市，對於她口中的家鄉，我也就了解這麼多而已。那些關於她的記憶很混亂，它們單單存在於我的腦中，沒有照片、沒有文獻記載，我得守護好腦中的破碎，才能保有她存在過的證明。

聽說我的母親是這樣來的，有些人是仲介直接介紹，人帶來了，這婚就結了；有些人會看看照片，決定我要右邊那個，還是左邊那個；父親比較隆重一些，是跟奶奶搭著飛機過去的，就像唐伯虎點秋香一樣，只不過沒有屬意的心上人，僅是在菜市場裡選選西瓜而已，拍個兩下，就決定帶回家。這樣速食的婚姻，在我們這個村子裡很盛行。

母親到了台灣以後，才發現是個騙局。到了新北市的偏遠小村落，沒有她認為的金山銀山，剩下的僅僅是奶奶期盼的傳宗接代的功能，結果很不幸的，父母親第一個愛的結晶，是我一生理女，這就是我跟弟弟只差一歲的原因。生完孩子後，奶奶安排她在村子裡的工廠做一些簡單的手工活。無趣的日子太長了，某天母親突然說：「媽媽要回越南了，去了之後就不會回來了。」

那時我才八歲，想得比較少，認為這僅是她對我說出數不清次數的其中一個謊言，反正我也不認為她愛我，面對我和弟弟，她總是選擇弟弟，弟弟是他和奶奶抗衡的籌碼，這是我多年後才明白的，所以對於她離別前的預告，我並不覺得傷感。弟弟就不一樣了，他沒有抬起頭，眼淚突然掉下來了，小男孩的傷心一顆顆砸在地上，砸在我的腳背上，好像有那麼一點疼痛的感覺。我拍拍弟弟的背，小聲地說：「她是騙我們的，她會回來。」十多年後的我，懂的也比較多了，才發現那次的預告是她對我說出眾多謊言外唯一的真實，騙弟弟的人，是我。當年她的離開，竟真的是訣別，至此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老師說失去親人會難過很久，大概好幾年，當時八歲的我想估算傷心的長度，但總是算不出來。母親離開後，偶爾會聽到鄰居間的七嘴八舌，不過在村子裡這種事他們見多了，這些蜚語幾天後就會消失，對我的生活未有太大影響。我依然去學校上課，段考還考了一百分，老師複印了一張我的考卷讓我帶回家給家長簽名，告



訴我：「你媽媽是新住民，你國語考了一百分，考卷要放在學校展覽。」我沒有告訴老師的是，母親已經不見了。

回家後我把考卷丟在桌子上，奶奶說紅色的一百分怎麼變黑白的，我沒答應，牽起腳踏車走出家門，一直往前騎，我踩得很用力，我要騎得快一點，也許能追上點什麼，但不管我怎麼騎，就是騎不出這個村，騎不出新北，也騎不出台灣，到不了越南。

許育甄

個人簡介

2001 年元旦出生，新北林口人，台中教育大學特教系三年級。

平時運氣很差，所幸有將運氣花在一路上遇到的人。

在閱讀與創作中不斷摸索重新認識自己。

得獎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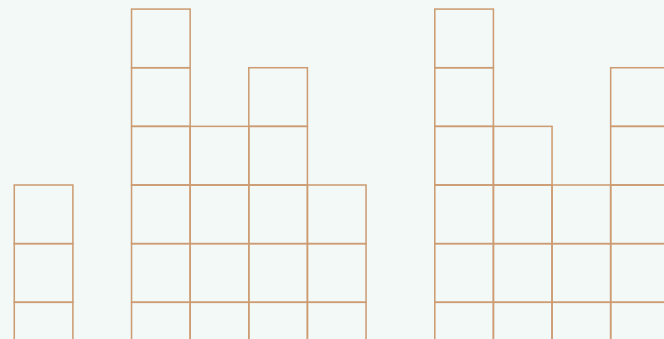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第一次參加文學獎，能獲得首獎殊榮實屬幸運。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感謝我生命中所有的經歷，成為我創作的養份。

謝謝鼓勵我的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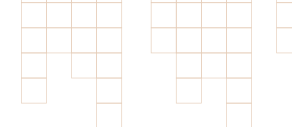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最後感謝我現在的父母親 Bryan 跟 Joan。



我的舌學不會蛇的靈活
嘗試練習，卻想起越南春捲與魚露
味蕾說出誠實的渴望
彷彿就要飛回千里外的家鄉

下課後我要趕回家
抱起寶貝，教他用小嘴說出爸爸媽媽
熄燈後，要我的男人教我如何捲舌
舌尖繾綣著舌尖，像金山海域的
浪花疊著浪花，潮水越來越高

燭台嶼上的星火剛被海風吹熄
黑暗中，我們摸索彼此的稜線
你說我的發音很河內，有蓮花的淡香
說我略帶嬌嗔的優雅，連生氣都那麼
輕聲，喘息從一聲到四聲都像亞熱帶的
細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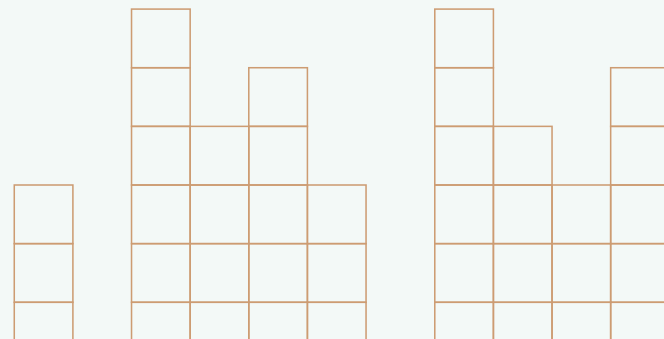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劉金雄

個人簡介

設籍桃園市，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出版過個人詩集《不能停止的浪漫》與《回聲》兩冊。32年電子業經驗，目前服務於桃園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得獎感言

語言隔閡造成的生活與心靈疏離，新住民在台灣更能清楚感受，如果將這種隔閡看作是詩句的陌生化，一切也就美麗了起來，謝謝新北市文學獎！



我在新北的故事 張舜忠

我來自雅加達北區，一座叫做巴達維亞的古城，你可能聽過。我們把故事延長一點，歲月回溯四百年。然後，會心一笑，我們都曾是荷蘭人的殖民地。

聽說我們故鄉的石頭曾被運來這裡建造大員城，最初的名字叫作熱蘭遮城。我阿公說，他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被派到大員築城，後來改稱為臺灣。聽說我要來這裡工作，我阿公很興奮，因為我要踏上這塊埋葬我們家這位傳說中祖先的土地。

仲介帶我來到新北市，我用視訊告訴我阿公，這裡是在臺灣北部。他說沒聽過這個地方。「你要去臺南，那才是我們祖先去過的地方。」「我知道，我的老闆就是臺南來的。」老闆對我很好，我很喜歡他，也很喜歡這個名字有「新」的都市。

我的工作是照顧我在臺灣的阿公（老闆的爸爸），老闆的媽媽已經不在了。老闆每個週末都會來看他爸爸，老闆的太太是學校退休的老師，她很喜歡找我聊天，聊臺灣、聊我們居住的都市，她說

新北市是外來人口最多的都市，原本是臺灣各地居民的新故鄉，後來，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移民，接著，是來自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的東南亞族群。說這裡是「新」都市，再恰當不過了。

每天傍晚，我用輪椅推臺灣的阿公到公園時，總會碰到許多人。我可以想像他們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如今，大家在這裡定居，吃同樣的米、喝同樣的水，吹同樣的風、躲同樣的雨、呼吸同樣的空氣。這是一個大家庭，居住在同一個地方所造成的共同宿命，也塑造出來這麼多人的共同使命。

在公園中，我經常碰到 Minarni，她家住在雅加達南方一個叫做 Bogor 的地方。我們第一次聊天就感覺很親切，小時候，我阿公常帶我去 Bogor，我們家有親戚住在那裡，常邀請我們去作客。我想，Bogor 的人都很好客吧！在我們熟了之後，Minarni 常會塞一些家鄉的零食給我，包括我最喜歡的 Kerupuk 餅乾，為了感謝她，我也會將做好的牛肉丸 Bakso 分一些給她。這種感覺非常神奇，如果我與 Minarni 都還住在印尼，我們應該永遠都沒有機會認識，但是，在遠離家鄉的這裡，我們成為彼此最要好的朋友。

老闆說，過了這個冬天，會在四月的清明節帶著臺灣的阿公回臺南祭祖。我偷偷的問老闆的太太，可不可以讓我去熱蘭遮城（現在叫做安平古堡），摸一下那座城的石頭。我告訴她我們家族的故事，老闆的太太很感動，她說會親自帶我去。到時候，我要跟在雅加達的阿公視訊，我要告訴他，我終於要跟我們離家四百年的祖先團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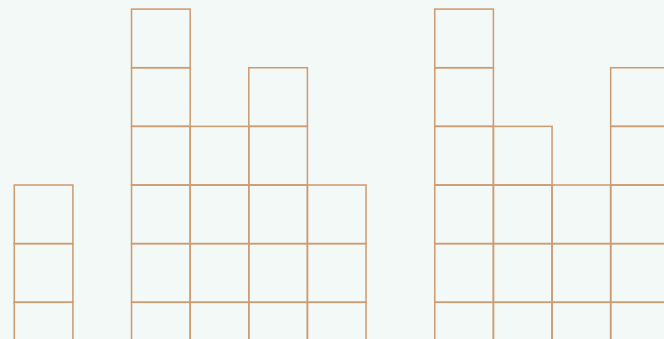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張舜忠

個人簡介

經歷：媒體業、電子業、旅館業、營造業。英文領隊、日文導遊考試及格。喜好旅遊、閱讀、寫作。曾獲一些文學獎。

得獎感言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謝謝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謝謝評審老師，非常感謝。



優等

我在新北的故事

向澤

一銓

他們說，銓可能有輕微自閉的傾向。我先用中文與銓自我介紹之後，銓沒有回應。老師說銓的媽媽是越南人，於是我試圖用越南語再跟他自我介紹一次之後，他的眼神終於如螢飄移般駐足在我身上，宛如解開了古文明之謎而得到深處的回聲：「Chào Anh！」

每當有人聽到我在學越南語時，大多的反應會感到驚喜或好奇，但對於一個正在習得新語言的人來說，好像總能敏銳地聽出——那是一種看見我還在使用掀蓋式手機，而不是 iPhone13 的語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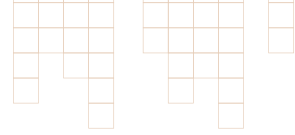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官方說法我會說：「順應新南向政策的潮流呀！現在台灣與東南亞的經貿往來已經日漸頻繁了，你知道台灣的新住民人口比原住民人口多了嗎？」但在這段話的水面底下，沒有浮出的話是：「我

很喜歡越南的語言和文化。」與其被對方詫異的眼神三振，我乾脆選擇不投出這顆壞球。

也是在我開始學習越南語之後，我媽才改掉與樓上的越籍移工在樓梯間交會時，總刻意閉氣且故意不側身禮讓的習慣；或是偶爾有垃圾袋滲出的水在樓梯間地板隱隱發臭時，我媽才不再一口咬定，認為絕對是樓上移工沒綁好垃圾滴出來的。她逐漸意識到，她家裡竟然有個人每天嘀咕著那些她聽起來歪七扭八的語言，或是播放著她在樓上頂樓加蓋才聽得到的音樂，她也才知道：原來越南不是母系社會；原來越南人普遍已經不會說法文；原來越南語中有許多發音聽起來與中文相似的詞彙，她還特地跟幫她修指甲的越籍新住民姐姐分享。

在學習了半年多的越南語之後，我加入了跨國銜轉生陪伴志工工作坊。銓就是典型的跨國銜轉生。他們是新住民的第二代，但是母語並非中文，而我們的工作便是協助這些孩子，熟悉中文、願意開口說中文。

那些說銓有輕微自閉的老師，包括前一位輔導他的中文系同學，都說銓不太開口說話、不太搭理人，但他們不知道他們一直拿錯的鑰匙去開鎖。在我成功用越南語讓銓開口回應我的招呼之後，我謹慎地用他最熟悉的語言緩緩推開上鎖的門，起初的幾週，銓更像是我的老師，我才是那個模仿他發音、腔調的學生，而在與銓建



立了一定的關係與信任之後，銓終於願意讓我在他毫無防備的房裡，換我引領著他，讓他不熟悉的語言充盈著他門後的房間。

銓模仿我嘴唇的閉合，學習著如何拼貼他舌根與舌尖的位置，從他嘴裡吐出聲韻之前，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害怕唸錯、擔心唸得讓人聽不懂的不安的氣息。這讓我想起我自己初次要跟樓上的越籍移工用越南語溝通時，衆多字母全都堵塞卡在齒縫的樣子。

而我們在這些彼此交換著原先陌生，但逐漸熟悉的語言的午後，齒間逐漸咬得安定。

文 學

向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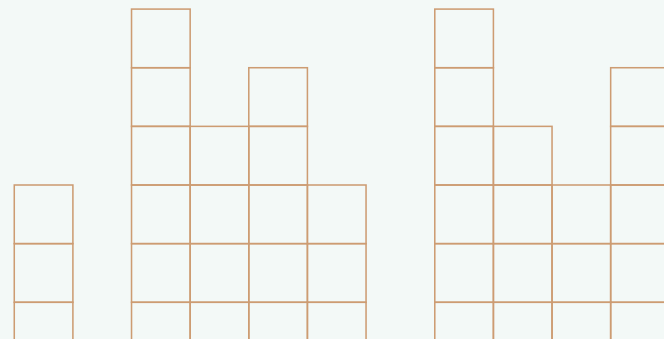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1999年生，差22天能自稱「00後」。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主修越南文，雙主修地政系，在補習班教孩子英文，又沉迷於中文的書寫與創作，同時擔任學校的大型典禮活動主持人。看似毫無瓜葛地悠遊在各個領域，但其實彼此是互相牽引著。曾獲吳濁流文學獎。

得獎感言

我來自政大東南亞系。有時告訴別人我的主修是越南語時，許多人的反應讓我發現：語言在許多台灣人心中仍是有等第的。但是，語言是認識一個文化的鑰匙；語言能打開對一個族群誤解與隔閡的鎖。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設這個徵獎組別，讓我有機會用文字留下這些軌跡。希望能打動到讀者。希望能讓更多朋友關心與看見新住民在台灣處境與故事。



佳作

真正的家園 尹燕君

我於幾年前透過仲介從越南河內來到臺灣新北市板橋。

來臺不久後我就找到工作，由一家看護仲介公司派往不同的醫院照顧病人。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需要配合各式各樣的人。有的病患家屬對我彬彬有禮，有的對我大吼大叫。醫院裡的護士有的很專業、非常有耐心、熱心教我，有的一問三不知、態度惡劣、處處防著我。

由於我的中文不好，跟護士溝通有困難，所以我就非常注意，默默從旁學習護士到病房如何為病人換尿布、餵食、量血壓、調整氧氣的計量，然後將各種數據記錄在病患床邊掛的表格上。日子久了，我逐漸成為我們公司所有看護中的佼佼者，一位病患家屬競相爭取的明星看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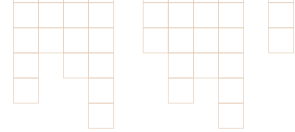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一天我照顧的一個阿公家人要把他從醫院接回家，希望我跟著回去家裡繼續照顧。但是因為看護費用太高，阿公的兒子就說要娶我回家，讓我離開看護仲介公司。我沒想到竟然會有這麼好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因為這樣我在臺灣就可以常住下來。

在來臺之前，我在越南結過婚，但是婚後才發現丈夫不但不務正業，而且每天酗酒。每次一喝醉就對我拳打腳踢。我實在受不了，終於跟丈夫離婚，帶著兒子逃回父母家，請老人家代為照顧孩子，然後到臺灣來工作賺錢養家。

嫁入阿公家以後，我每天在家繼續照顧阿公，還替老公生了一個兒子，真正的過了幾年快樂的生活。5年後阿公去世了，在辦完喪事後，老公突然跟我說和我個性不合，要求我帶著3歲的兒子離開家。幸好老公大姐是個好人，幫助我們在板橋找到便宜房子，使我又可回到之前的看護仲介公司，並且在我工作時幫我照顧兒子。

我平常沒事的時候就會到新竹的大姐家把兒子接回板橋，然後煮家鄉菜給兒子吃。接到公司電話需要去工作時，就請大姐來板橋把兒子帶去新竹。仲介公司瞭解到我的情況，也特別通融盡量不安排我週末工作，讓我有時間能跟兒子相處。

看到跟越南前夫生的兒子也慢慢長大成人時，我想到臺灣的生活比越南好太多，就問他願不願意來臺灣。他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學



習中文，所以我又拜託大姐幫他辦理來臺學習，在新竹那邊幫他找到學校成爲住宿生。

以前我時常會想家，很想回河內探望家人，可是父親和哥哥相繼出了車禍，家人需要錢，希望我留在臺灣多賺錢寄回去。我開始明白在越南都是不斷向我索取的人，而在臺灣卻是愛我和關心我的人。除了新竹的大姐對我像親妹妹一樣的疼愛照顧，還有仲介公司裡的臺灣同事，病患家屬，以及同樣在臺灣打工的越南朋友們。

因此，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板橋取代了河內，變成了我真正的家園！

尹燕君

個人簡介

台灣出生，國外長大。

在亞洲，歐洲和美洲等各國生活和工作。

現在居住新北市淡水區。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基礎物理系畢業，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西洋畫系畢業，北京畫院研習班李玉昌工作室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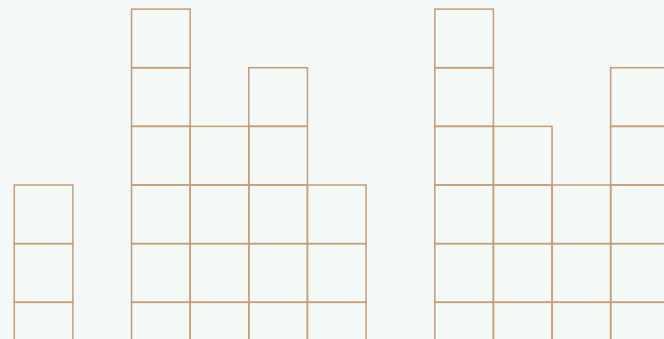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很意外且驚喜獲知自己的作品入選新北市文學獎新住民文學創作組。

感謝新北市政府能為我們開闢一個專屬新住民的文學獎項，讓我們每年都很期待的參與到新北市文學獎。

我真的很開心能真正的融入新北大家庭。

這裡果然已經成為我「真正的家園」！



佳作

生活如一盤海南雞飯 梁玳銜

板橋說小也不小，但是要在這裡找到一盤地道的海南雞飯，不如直接買機票回家來的快。這一天，台灣友人找到了一家賣海南雞飯的檔口約我去試吃，我根本沒有抱著任何期待，畢竟吃到難吃的「非本地」食物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事情。

等到隊伍終於排到我們，可以靜靜地坐下來吃飯的時候。果然，這家檔口依然是令我失望。但是友人吃完配合了本地口味的海南雞飯後，竟然讚不絕口，這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多番解釋這個口味已經不對味，飯沒有雞香味、不應該有那麼多無謂的配菜。只有黃瓜、飯、雞肉配上特製的醬料的海南雞飯，才能稱得上是海南雞飯。但他始終不明白，津津有味地吃著。

對於食物我還是有所要堅持的，我再也忍不住了，走到拿著大菜刀砍著雞腿的老闆面前，決定表達我的憤怒，不允許這名台灣人糟蹋這盤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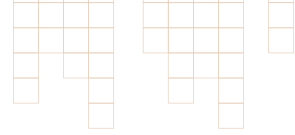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老闆，你這個海南雞飯，不配叫海南雞飯！」我理直氣壯地說著。

老闆放下屠刀，微笑著對我說。

「你也是馬來西亞人啊？」老闆用了熟悉的口音對我說。

我的口音被識破了，尤其是在生氣的時候，我完美偽裝的台灣口音將會徹底消失不見。老闆也是大馬人，隨著兒子來台灣定居已經好幾年。據說他以前在家鄉一帶賣海南雞飯聞名，但來到台灣後，他也想要繼續照著原本的配方烹煮，但台灣人不喜歡。最後爲了生意，只好選擇妥協。聽到之後，我回到了位子上，心裡百感交集，他令我意識到自己也像這一盤海南雞飯。

朋友問我爲什麼不用我原有的口音跟老闆聊天。我其實也沒注意到這件事情，就是遇到同鄉也會不由自主地用台灣口音來交談，我都甚至忘了自己不是台灣人。起初懷念家鄉口味時，真的會打開地圖四處尋找餐廳，它變成了一個任務不是享受。我還比較喜歡肚子餓時，馬上就可以把車開到店家面前停下、不必排隊、不必上谷歌查評論就可以吃到的美食。所以漸漸地，我再也不特地尋找大馬餐廳，只有偶爾朋友心血來潮想要比拼兩國美食時，才會和他們吃。



幾個禮拜後，我又再次來到了這家餐廳，所幸這一次不必排隊。老闆還記得我，跟我打了一聲招呼，迫不及待地說要「客製化」餐點給我。我耐心等待，最後送上來的這一盤，是只有黃瓜、飯、與雞肉的海南雞飯。老闆看了我吃一口後喜上眉梢，看得出他已經很久沒有料理出自己也滿意的海南雞飯。

這個味道讓那一刻的地理位置改變了。儘管眼前這盤海南雞飯，在旁人眼中少了一點配菜，但對於我們來說反而是多了一點味道。

文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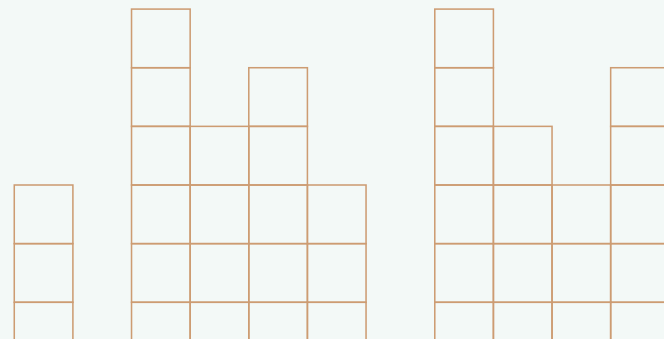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梁玳銜

個人簡介

馬來西亞人，出生於亞羅士打。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目前為自由影像工作者，擅長編導、攝影、剪接與調色。

得獎感言

因為疫情，也快兩年沒有回馬來西亞了。我將對海南雞飯的思念轉化成文字，讓我得到了這個獎項。謝謝評審，也謝謝在文字創作上指點我的友人。無論食物還是創作也好，我希望來台追夢的大馬人，都能夠保持初衷，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後恕我重申一句，海南雞飯是馬來西亞的，不是新加坡的，謝謝！



佳作

老公的秘密 張敬雅

我的老公有好多秘密，在我嫁來臺灣之前，他們都沒有對我誠實。

如果他們有對我誠實，我的爸爸媽媽，在婚禮上會哭得更淒慘。

老公長得不帥，但是高高瘦瘦的，話不多，看起來很古意。唯一的缺點是，臉有點小、嘴巴有一點歪。我的爸爸媽媽說沒有關係，你過去好好煮飯，把他養胖一點，那麼內向斯文的男生，一定很疼老婆。

嫁過來之後，老公的妹妹怕我衣服帶不夠，常常要送我衣服，可是那些衣服都好醜，當家居服我也不要。我們越南人，在家裡也會穿得整整齊齊，我帶了三套絲質的家居服，有深紫、淺黑、墨綠，可是，穿了兩個禮拜後，我決定通通都收起來。臺灣人在家裡穿得很隨便，衛生衣、短褲、內褲、舊T恤，有時候是T恤搭睡褲，

有時候是睡衣搭運動褲、花棉褲，只有我一個人穿得合身、整齊、新穎，實在太奇怪了！

他們看我，像看一個不小心降落在地球的外星人，也像看一隻從動物園逃跑的孔雀。

所以我把自已弄得和他們一樣，隨便穿，衣褲不用配色、不用同一種質料，方便就好，好做事就好。

我很認真在做家事，掃地、拖地、刷廁所、買菜、煮菜、洗衣、洗碗、切水果。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芭樂不用削皮、削好的鳳梨不要沖水、有顏色的襪子不能放進漂白水、臺灣的狗都吃飼料，而婆婆喜歡每一道菜都加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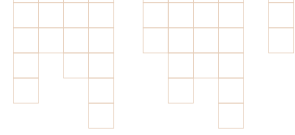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我很認真學，所以公公婆婆和大姑小姑，都喜歡吃我做的菜，但是他們很少笑，也很少讚美我。

老公不在的時候、我覺得很寂寞的時候，會聽越南的廣播節目、打視訊電話給親愛的爸爸媽媽。

有一天，我在打掃，決定把床下的灰塵都清掃乾淨。

當掃把深入床下再拉出來時，好多酒瓶匡噹匡噹滾了出來，把我嚇一跳。

當晚，我拿著貼有「竹葉青」的玻璃瓶質問老公，他才告訴我，他有很嚴重的失眠，但是不想看醫生，醫生給他的藥會讓他整天昏昏沉沉，之前他在意識不清楚的情況下，幫前老闆背書、簽本票，搞到現在要背債一百多萬！



所以他都拿朋友吃不完的安眠藥，配酒。

「所以，可能生不出小孩……每次抱抱的時候，我都會突然軟下去，可能是藥配酒的副作用，你不用再吃那些幫助懷孕的中藥了……不是我不愛妳喔！」

「還有一件事，我今天和老闆吵架了，明天應該不會去上班，你如果想打工，可以開始找了，免得整天看我爸媽看電視。」

晚上，我在深夜裡醒來，看著昏睡在身邊的老公，心情很複雜，他的電腦沒有關，他每次都看網路小說看好久，不然就是打電動，寧可顧電腦也不幫我做家事。

我想，我認識的中文字很多很多了，也許可以用 Google 查一查，越南太太要怎麼把臺灣老公離婚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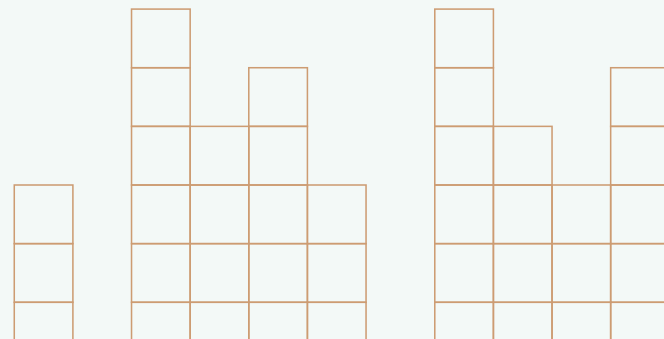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張敬雅

個人簡介

六年級後段班，蝸居桃園。以臉書望遠鏡瞭望北方喧囂同時嚮往南方靜謐，以餵養出又高又壯的小孩為人生職志，以書寫記錄每一個暴晴暴雨等待風起的幽微心事。著有《蛆樂園》、《窗外煙花窗內雨》、《風雪臺灣》（籌備中）。

得獎感言

感謝大嫂為家裡所做的一切，無論身在何處，願妳幸福、平安喜樂。



佳作

我在新北的故事 凱立

定居台灣的第六個年頭，夏天似乎來得早了點，時序才剛剛進入五月，太陽便發瘋般的撒下一波又一波的熱浪，白天被蒸曬得無精打采的碧潭，入夜後迅速褪去惺忪、伸伸懶腰變得活力十足。河畔，微風捎來些許沁涼，大人遛著小孩，情侶忘我在樹影婆娑；霓虹燈飾為吊橋刷出迷人的雙弧，優雅延伸至新店溪對岸的和緩山丘，不遠處刷白外牆略顯斑駁的公寓四樓，便是我與內人及兩個寶貝的幸福小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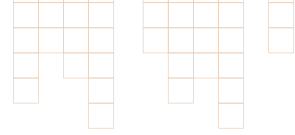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碧潭盛夏的夜晚讓我想起了亞洲大陸另端遙遠的故鄉，土耳其中部內陸地區依賴貧脊農業維生的小村莊，這裡沒有高樓大廈，也不見入夜後的燈火輝煌，但同樣有著那麼一條充滿靈性的河流，在人們整日的辛勤勞作之後，提供撫慰心靈與紓解疲憊的場所。父母親所經營的民宿餐廳就坐落在河畔人聲鼎沸的清真寺旁，每天五次的喚拜廣播是心目中最悠揚的樂曲，難忘開齋節時

盡情的杯觥交錯與徹夜狂歡。

冬季蕭瑟的午後，餐廳出現一張少見的東方臉孔，及肩的長髮、身形俐落，用急促而驚扭的土耳其語請求協助。原來這位自助旅行的台灣女孩意外丟失了證件錢包，身處異鄉不知道如何是好，心地善良的母親讓她免費留宿，我則幫忙聯繫駐地使館張羅申請補證事宜。源於感激，也是命中註定，這個當時剛從政大土耳其語系畢業的女孩後來竟然嫁作土耳其新娘，我則幸運得到阿拉榮寵成為寶島的新住民。

清晨，遊人紛沓而至，祖師廟冉冉幾縷清香祝禱護佑物阜民康；老街兩側，日式巴洛克風格的食肆店家，用旺盛的生命力吆喝出過往百年榮光，除了金牛角麵包特色伴手、還有各種古早味小吃任君品嚐。三峽是婚後最早落腳的地方，寄居妻子娘家並在附近開設餐廳，傳承母親的好廚藝烹調原汁原味的土耳其料理，現實和理想從此出現交集，養家糊口之餘，還能夠用食物傳達來自故鄉濃烈的伊斯蘭風情。

曙光微露，碧潭前往三峽的 779 路線公車，妻子如同以往斜倚在我的肩上閉目養神，我則凝視窗外，一邊盤算今天餐廳該採買的備料食材，一邊回想交往之初的甜蜜時光。每次來台，那個束起馬尾的女孩都會扮演稱職的導遊帶著我四處遊走，最常搭乘的便是通往碧潭的 779 公車，也就是在這裡，我們許下了不渝承



諾，相約共偕白首。兩個小寶貝陸續出生後遷居碧潭，追求比較獨立寬廣的生活空間，也希望能夠常常重溫舊夢。

不知道甚麼時候，身邊那張娟秀的臉龐已經悄悄滑進了胸膛，揚起嘴角，睡夢裡彷彿還帶著淺淺笑意。忍不住愛憐，低下頭靠近她的耳際輕輕說，謝謝妳願意陪我，在藏有幸福密碼的公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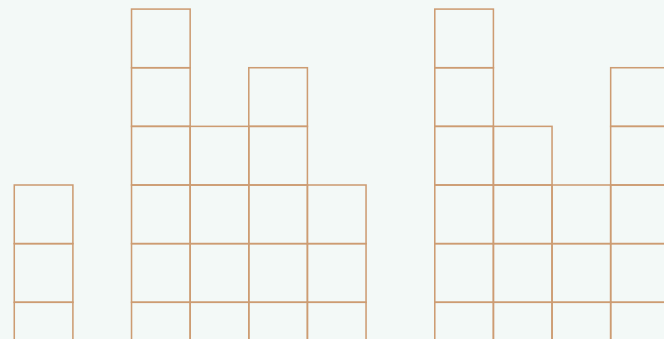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凱立

個人簡介

目前居住新北市新店區，從事旅遊業 20 餘年，足跡踏遍歐美各國。受疫情影響，不得不暫時停止工作奔波，才有機會參與新北文學盛事。

得獎感言

首次參加即能得獎，實為莫大鼓勵，以新北市民身份參與此文競，更是饒富意義。



佳作

我在新北的故事 潘之韻

坐輪椅的那些日子，我推著自己丈量這座城。

路上的障礙物在輪椅面前都會變得龐然無比，於是，我需要為平直的道路設計蜿蜒曲折的動線，用盡全力跨過一個一個溝坎。再小的上坡也需要蓄力，不過多嘗試幾次總會成功的。至於下坡，雖然相對容易，但一不小心就會翻車，摔得很慘。

每當上下坡的時候，總是有熱心的過路行人提供幫助。不過多數時候我會選擇繞路，因為目的地總會到的，如果到不了，就改一個目的地好了。假日三峽老街的騎樓如果過於擁擠難行，就去淡水河邊逛逛，風景完全不同，但快樂總是相似。

我不常坐公車，大概由於不想整個車廂為我傾斜，那過於興師動眾。不過我喜歡看司機轉動方向盤，這讓每一個到達都可以

預期，也使我相信，比他多一個方向盤的自己可以轉動命運，駛向想去的地方。

輪椅同我黏連太久，就變成異於常人的器官，功能不健全，卻足夠喧兵奪主。它總被想當然地連結以貧窮和弱勢，如我遙遠的家鄉一樣，有時我會懷疑，異鄉人的身份是否也算是一種殘疾。

不能為每一雙憐憫的眼睛消除偏見，我一度常去百貨公司血拼。在彩妝專櫃給眉毛調整方向，將自己包裹上各式顏色與花紋。輪椅、摩擦生熱的金卡和帶著鄉音的國語總讓櫃姐不知該以那張面孔對我，給我什麼標籤才貼切。

標籤不足以定義我，厚重的彩妝和華麗的衣飾也不能，後來我懂了，也就不常去了，而是漫無目的地在城市閒逛，插著耳機，用家鄉的方言同自己對話。對話很輕，但議題總是太重，所有答案都沈默。

途經許多公廟，卻不懂該向裡面陌生的神明們許什麼願，我不懂他們的法力是否足以庇佑外來的旅居者。不捲舌的華語也講不出我遙遠的心事，也許日子久了，我也就會了。

坐輪椅的那些日子裡，我拿起紙筆，在每個好看的風景前駐足，一筆一畫把自己縫補完整，也把自己縫進這座城。

文 學

潘之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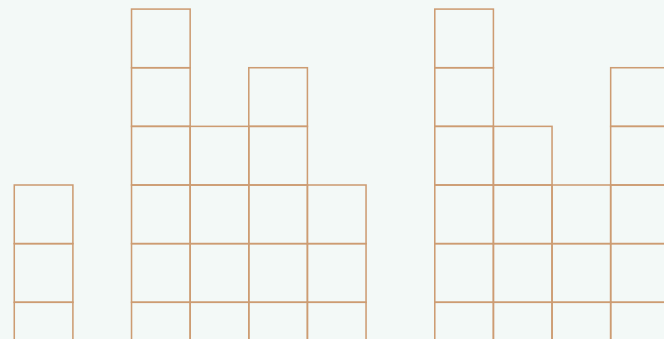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個人簡介

1996年生，上海人。國立台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研究生，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碩士，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士。獲第二十二屆新加坡大專文學獎新詩組佳作獎，第十九屆元智文學獎評審獎，作品散見《文訊》《乾坤詩刊》《野薑花詩集》《臺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等，著有詩集《陸生植物》。

得獎感言

感謝新北市文學獎的主辦方，各位評委和工作人員，十分榮幸獲此殊榮。也很感激在寫作上給予我諸多教導和啟發的師長和朋友們，父母、康老師、翠翠老師、威志老師，好友素茹、小雅、欣欣、家耀。

我希望在兩岸關係複雜敏感的當下，文學能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幫助我們在差異中共存與共感。



佳作

氤氳 蔡恩祈

航機轟隆轟隆從頭頂上呼嘯而過。飛機掠過晴朗的天空後，引擎排出的濃縮水蒸氣，在空中冷卻凝結成雲霧狀白練，如噴雲吐霧般釋放壓力。

一年多前，我離開胡志明市。在搭車前往機場途中，我緩緩將目光投注到窗外藍天。一架飛機正劃過天空。我不知道飛機是否朝臺灣飛去？飛機上是否坐著嫁往臺灣的新娘？我望著起飛後，逐漸暈開的那道「飛機雲」。

飛機雲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很快就從天空中消散，恍如一開始便不存在似的。飛機上頭承載的希望、夢想，或許，將隨著飛機從雲端陡降著地，最終如飛機雲般煙消雲散。

兩年前戒了菸。女友不希望我抽菸。沒想到戒了菸以後，她卻離鄉背井，嫁到臺灣，搖身一變成了越南新娘。

幾週前，同事搭機返越，臨行前給了我一包香菸。他說他不回來了。正如太陽每天升起一樣，越南往返臺灣的航班，也是天天有的。有些人來來回回好多次了。我從褲袋裡掏出菸盒，對著左手掌倒出一根菸，再取出打火機，點了火，靜靜地抽起菸來。

我從口中吐納出白色煙霧，菸草燃燒的火花隨著我的呼吸收縮綻放，熟悉又陌生的氣味瀰漫陣陣氤氳。香菸裊裊散去的餘燼，如飛機雲般灰飛煙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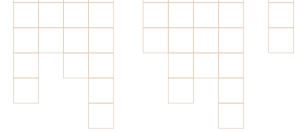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我的背後是一間喚做「阿嫲的店」的越南小舖。幾個 LED 燈發亮的文字，映入眼簾。我躊躇了半天，朝店內走去。

「叮咚！」

年輕的老板抬頭瞥了我一眼。由於是午休時間，店裡頭連一個顧客都沒有。我突然有些尷尬。她眼神專注地端坐在櫃檯，沒有太多表情。

我從貨架的前段走到後段，在各個貨架之間來回穿梭。各項民生必需品、清潔用品、調味料、食品乾貨、沖泡飲品、點心零食，越南與臺灣的飲食、文化雜揉混合，架上貨品應有盡有一應俱全。

透過貨物架上緣，我看見她的肢體挪動了一下，彷彿也有些不自在。忽然間，一個熟悉的聲音停住我的腳步，那是故鄉的歌曲〈鄉魂〉。她後來又播放了〈媽媽的日記〉、〈永遠的一份愛〉、〈而我也愛你〉等歌。我全都靜靜聽完。



我不知道在店裡站了多久。

窗外的天空籠罩厚厚的雲層，落地窗凝結雲霧狀的水蒸氣，新北市景隔著沉甸甸的雨幕，灰濛濛一片迷茫。

年輕的女孩經歲月一折再折，乍看摺痕累累，但卻百折不撓。反而未經揉捏過的生命，輕輕一折，就留下無法復原的傷痕，一蹶不振。

我看著落地窗，等待雨停。

「叮咚！」

「你不是戒菸了？」恍惚間我聽見她問。

「嗯。」我輕輕地應了一聲，不知道她有沒有聽見。

我走了出去。

雲層細縫間露出一線曙光，雨仍舊淅淅瀝瀝下著。店門外地上的一攤水中，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倒映出一抹淺淺的霓。

蔡恩祈

個人簡介

二〇〇四年生，桃園人。目前就讀於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二年級。曾獲桃青文學獎、龍少年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從沒想過會得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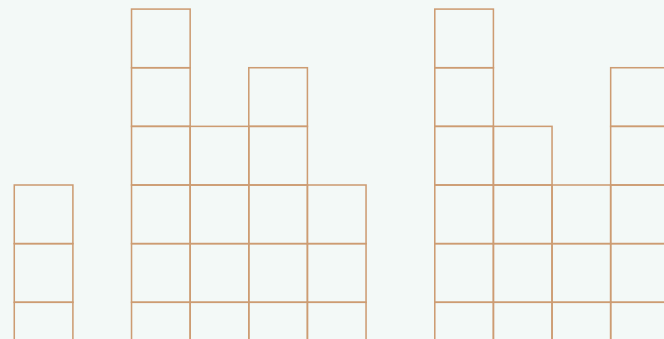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給我這麼好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謝謝新北市文學獎。

謝謝評審們的青睞。

謝謝家人對我的支持與鼓勵。

謝謝大家。



佳作

洄游 微凡

母親在家時有個習慣，會靠著冰箱聽電流的聲音。我好奇問她在聽什麼，她示意我安靜好好聽，說像不像水流的聲音？

疫情之後的世界太安靜了，耳邊能聽到的聲音並不多。所以母親才會這樣認真去聽一臺冰箱發出的聲音吧？我想。

疫情之前，兩岸往返還算便利。母親作為一名嫁到新北的「陸配」，一年裏會有幾次，彷彿一條魚游過海峽，回到了廣東老家。

客家人稱外婆為姐婆，稱外公為姐公，因姐公很早過世，所以母親最想念的人便是姐婆。每次漂洋過海回去，她都會在路上跟我說起在潮汕生活的許多事情。

那時，姐婆還不算太老，趁自己仍有些力氣，在潮汕老家開了間小吃店。

姐婆的店就開在「爬獅」裡，那是流行於潮汕地區的住屋，外型是三合院，客家人也叫它「門樓屋」，因挨著路，便可當店面。小吃店因為平價、份量足、用料新鮮的緣故，食客總是大排長龍。

姐婆一個人忙不過來時，舅舅一家人也會來幫忙。

菜單上主打的餐食是跟海鮮相關的粥品與麵飯。姐婆會用木桶慢慢蒸煮米飯，顆粒飽滿雪白，又富有彈性。而烹飪好的魷魚、花蛤、蝦等海鮮，香氣奔過來，每個人鼻尖都嗅得十分滿足。

過了用餐高峰，姐婆閑下來，會跟我聊起她出嫁時的事。講到自己入門時要踢轎門，要從杉樹枝燒起的火堆上跨過，進大門拜堂。拜堂前，外家要給新郎掛紅，用五尺長紅布披在新郎身上，口念：「手拿幡紅五尺長，一心拿來扮新郎，扮得新郎生貴子，早生貴子中個狀元郎……」

她綿軟的聲腔裏有讓人安靜下來的力量，在午後和風中，我感覺自己成了一條魚，在她聲音的海裏游弋。

姐婆店內有一臺大冰箱，就像是大海的入口，一打開，就能看到石斑、螃蟹、海蜇等海鮮。後來聽母親說，冰箱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給食客的食物，一部分是專門留給我們家的，裏面裝著她日常去市場買來的品相特別好的海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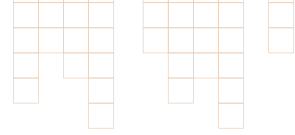
「不用給啦，新北也有這些的。您自己留著吃啦，也可以給阿弟家……」母親說。

「味道還是不一樣的。」姐婆反覆念叨。

自從雙北疫情爆發後，母親就沒再回廣東。冰箱裏存放的潮汕海產越來越少。

很多次，母親走到冰箱前，想打開拿出什麼，卻遲疑一會兒又關上了冰箱的門。

父親說：「沒關係啦，想吃就吃，網上也能買到潮汕海產的。」



這時我不禁想起姐婆以前常說的話，「味道還是不一樣的。」

我知道這些海產裏有母親故鄉的氣息，有姐婆的味道。而疫情之後，母親常常靠著冰箱聽電流的聲音，或許在想冰箱裏是不是裝了一片海，那冰凍的一切是不是又鮮活游動起來？

聽著那聲音，母親像是一條魚，正往故鄉的海域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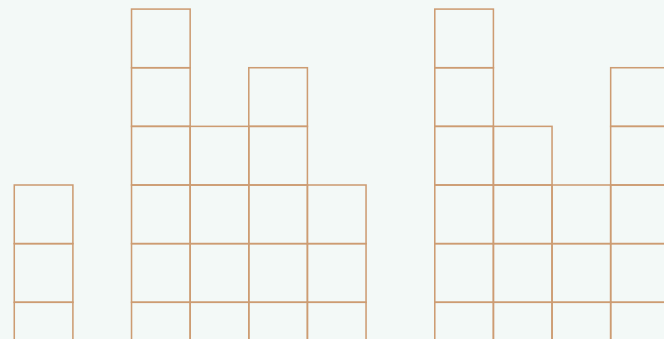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微凡

個人簡介

目前居於西子灣，人間一個微小平凡的學徒，願在山海間安放自我。

得獎感言

在日常熟悉的事物中尋找詩意的情感，在短小篇幅的作品內存放記憶的光束。微小平凡的我，非常感謝新北市文學獎評審老師的鼓勵，希望疫情中的世界可以快些好轉，每個人都健康平安。



佳作

救燕記 蔡悅東

在香港的課本裡讀過白居易的《燕詩》，所以在云雀鳥中，對燕子的印象特別深刻。

小時候，在香港仍會見到燕蹤，叫作堂前燕，多在閣樓下、簷篷下築巢。據說堂前燕能帶來幸運，縱使排泄物佈滿巢下地上，商家店舖都不會將之趕走，最多勤加清潔、或另置隔板，讓牠們繼續留在巢裡，吱吱聲響。

後來，不知是城市化的影響，還是禽流感的關係，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再沒發現燕子的蹤跡？

直至幾年前，移民來到台灣，搬進了位於北海岸的三芝，燕子回來了。

不，是我終於回到有燕子的地方。

三芝人不單沒有趕走燕子，甚至刻意在騎樓設些木板或鐵罐，方便燕子築巢，我又聽到那令人懷念的吱吱燕聲了。

萬沒料到，早陣子我到附近的超商購物，離開時在門外地上發現一隻小鳥，一看就知道是出生沒多久的雛鳥，正茫然地歪著頭望向我這邊。

這是哪裡來的雛鳥啊？我抬頭一望，就有了答案，撐著簷篷的工形鐵上有一個燕巢，燕媽媽不在，頑皮的雛燕趁媽媽不在家，偷走到巢外玩了。

這雛燕還是黃口小鳥，未懂飛翔，只會張大嘴巴吱吱叫，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回家了。

我怕牠繼續留在地上會有危險，連忙跑進超商，請店員拿條梯子來，想把牠送回家。豈料店裡只有理貨用的短梯，不夠高讓我們把雛鳥送上去，我們一連思考過幾個辦法，還是不成。

苦無對策之際，超商人客漸多，我怕耽誤店員工作，於是先跟他將雛鳥放到一旁，請他代為照顧，我再回家拿條長梯過來。

我家距離超商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往日大概得走十五分鐘，刻下長梯在手大概要加個五分鐘。當天萬里無雲，時值中午，烈日當空，氣溫三十多度，曬得我汗流浹背時，終於回到超商。

店員見我回來，喜出望外，大概以為我會一走了之吧！之後我們合力營救雛燕，店員為我扶梯，當我正想一手抓起雛燕送牠回家時，店員卻忽然喝止。原來當時我赤手空拳想抓雛燕，店員怕我「人的氣味」會染到牠身上，可能因此讓牠被燕媽媽嫌棄，遂給我一張紙，讓雛燕乘紙而上，回歸巢裡。

「雛燕啊雛燕，以後要乖乖的，別再掉到巢外去了。」我臨走時忍不住叮嚀。

走在回家的路上，要經過一條長長的斜坡，我揹著長梯蹣跚而行，比來時又多費了五分鐘，走得全身都濕透才回到家裡。

甫到家裡，內人就來問我營救行動是否成功？

「當然成功啦！」說罷才發現，明明又熱又累，臉上卻是滿足的笑容。

文 學

蔡悅東

個人簡介

我的筆名叫馬菲，是來自香港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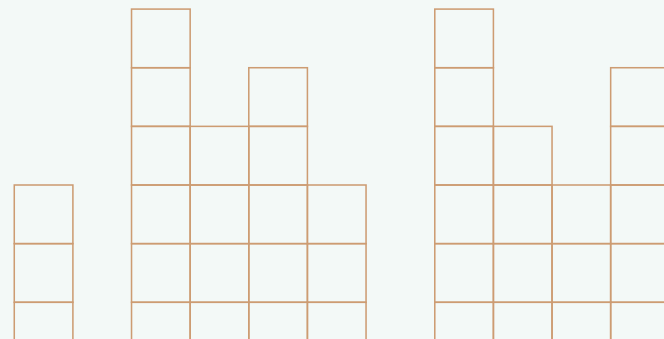
喜愛神怪玄奇的題材，熱衷寫作，擅長以獨特角度描寫靈異古怪之事。

著作《黑色救護誌》曾榮登香港誠品華文暢銷榜第一位，希望有天能進軍台灣文壇。

得獎感言

很高興獲獎，曾經有人跟我說，台灣人不會喜歡我寫的港式中文，是以參賽前有點擔心。猶幸終獲佳作獎，在此衷心感謝主辦單位。

希望將來會有更多給新住民參加的徵文比賽，好讓我們一展所長，好好交流。



總評

／顧玉玲

本屆新設立的「新住民文學創作」，既具備了在地的現實感，也試圖開拓新的實驗性。延續原本獨立運作的「新住民文學獎」的精神，此次徵文雖仍鎖定書寫地域，但不設限投稿者身分，開放關注移民、移工的在地人參與，讓相關議題成為彼此交流、相互承擔的生命經驗。

今年總計有九十九篇來稿，進入決選的二十四篇各具特色，篇篇珍貴，評審們幾乎都捨不得淘汰。由於一千字為限的短文並無文類規範，因而來稿形式十分多元：詩、小說、散文、報導，真實與虛構同檯較勁，評審標準難以抉擇。書寫內容更是繁複多樣，文章中以「我」作為自述者的身分，就囊括了移工、移民、外籍與中國配偶、洋女婿、華裔移居者、香港人、新二代及本地人，呈現遷徙路徑的繁複光譜與局勢變遷。

首獎由跨國婚姻的新二代奪得，作者文字細膩，意象分明，以濃縮的情節營造高度情緒張力，謊言與被棄都映照著國際家

庭有口難言的困境。三位優選分別由外配、移工、本地人三種自述角色的文章獲得，超越過往新住民書寫的悲傷敘事，呈現各自獨特的觀察視角：印尼移工主動拉出殖民歷史的兩地對照，移民學習中文的原鄉與新北的多重意象交錯，以及本地人從新住民的語言與生存獲得深刻學習。另有八名佳作，也各有不同特色，交匯在此時此地，繁花盛開。

新住民文學創作組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1月6日早上10點

地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議室

紀錄整理：王顥

*會議開始，由第11屆新北市文學獎評審團總召集人向陽報告收件情況，本屆新住民文學創作組共收到99篇稿件，初審階段選出24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顧玉玲、張正、阿潑，互推顧玉玲為主席，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顧玉玲：本屆這個組別是一個全新的組別，在不限創作者國籍、地區，亦不限文類，可以為小說、新詩、散文，唯一的限制是字數限制於1000字內，使得本屆本組的評審標準會比較難以一致。其實絕大多數的參加者顯然是本土臺灣人士，有的是第二代、有的是海外華僑，可能真正的母語非華語的新住民創作者很少，參加者組成相當多元。請各位評審先說明一下自己的評審標準。

張正：由於本次限定使用中文，但參加者不一定是中文使用者，所以文筆太好反而會讓評審上有一點斟酌，畢竟真正的新住民應該沒有那麼好的華文表現力，因此會將文筆的好壞占比降低。主要我

比較在意故事的流暢性，若故事中有亮點會再加分；而若文章太過矯情，如過度強調生活的苦樂，或是片面的在指責另一個無法辯駁的當事人，這些是我可能會酌情扣分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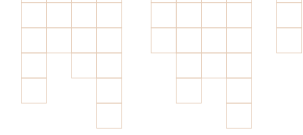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阿潑：由於參加比賽，可能很多篇創作會強調移工、外來者等身分，但以鼓勵創作的立場，應該更著重在「新住民在這裡的各種感受」上，因此我更重視的在切入的角度上。如描寫食物，這是個很常見的主題，因此要能打動我必須要有更不一樣的角度。再來，就文筆的標準上，太過平鋪直述的作品顯得太透明，若都採一樣的分評標準似乎對某些在結構上很用心，更想強調文學性的作品不太公平，因此還是有斟酌在文筆結構的用心上。

顧玉玲：我的標準也是看有沒有獨特的觀點上，1,000字的限制其實有點難發揮，有幾篇作品我都覺得不錯，但限於篇幅，收尾就有點無力。另外，重複閱讀參賽稿件後，發現其實大部分作品的創作者還是臺灣人或華裔人士，因此文字掌控力還是會占一定程度的評選標準。目前感覺我們彼此應該都有很大的說服空間。

第一輪三位評審先各就優秀作品挑選13~15篇，其中G4、G17、G49、G1019四篇作品都只有一位評審挑選，因此先就這四篇作品討論，有沒有特別希望保留至下一輪的。

G4 〈真正的家園〉

顧玉玲：我希望這篇能夠被保留，因為這篇其實很誠懇，而且應該是真正的新住民創作。從移工到移民，很希望這樣的角色能在這次比賽中佔有一席之地。故事很實在也很樸素。雖然應該也是有



經過修改，而且「臺灣的老公之所以會娶她就是因為不用花錢」這一點也非常符合現實。

張正：我的評語其實是「太離奇」，可能因為敘述不夠準確之故。就事實上確實與我們所認知的許多案例相似，但大概就是限於文字能力不能夠明確的表達好，或是有難言之隱。

顧玉玲：但也就因為這麼不經修飾，如她說「竟然有這麼好的事」不是寫什麼愛情產生，而是「居然可以留下來」，確實是很多移工會認定的機會。

阿潑：在這種「看起來應該是真正的新住民創作者」作品上，我最後選定的是另一篇 G79。

三位評審同意先保留本篇。

G17 〈回家〉

張正：文筆優秀，文章誠懇。故事進展有層次，透過老師帶出學生的說法會讓人有看下去的好奇心，但不一定要堅持進入下一輪。

阿潑：本來也有選這篇，但因為跟語言學習相關的另一篇更打動我，這篇感覺有點繞。

顧玉玲：雖然可惜不讓本篇進入下一輪，但這篇在情節設計與情緒的推演很突出。

G49 〈我在新北的故事—茶香聚人情〉

張正：雖然也不堅持要將本篇進入下一輪，但我覺得他寫出華興街的飲茶生態非常寫實，有知識性，透過飲茶文化描寫緬甸的性

別狀態。

阿潑：以文筆而言很不錯，細節很多，但由於1,000字篇幅限制，這篇顯得能放不能收。

顧玉玲：以性別觀點而言本篇算是有點意思。

G1019 〈兩個阿鳳〉

顧玉玲：雖然似乎有片面批判的問題，但這篇有一種張力，作者在自身身分的曖昧，面對同樣身分族群的關注，對於「先來後到」文化等等的觀察，是很有意思的文章。我猜測作者的身分大概是華裔，可以假裝不是外來者，就有一種曖昧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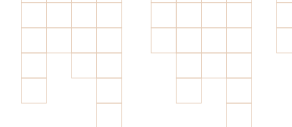
阿潑：雖然是單方面批評，但很活靈活現，以小說的角度而言很好看。

顧玉玲：不堅持這篇要進入下一輪，但這篇有潛力擴寫為很精彩的小說。

由於作品篇數仍然很多，三位評審將心中的前三名列出來，再進一步縮減評選件數。但由於仍然難以割捨，最後各位老師挑選5～7篇，並就有被挑選到的11篇各篇作說明。從只有得到一票的作品開始討論：

G16 〈生活如一盤海南雞飯〉

張正：我覺得這篇超生動，是我心中前三名的作品。且有自我反省，馬來西亞人嫌棄臺灣的海南雞飯，就如同我們臺灣人出國也會嫌別人的滷肉飯不道地，但那是店家要在當地生存必須配合在地



口味。但反映到自己也是爲了跟臺灣人講話也會學臺灣口音，因此反省自己嫌棄人家海南雞飯不道地的行爲。

阿潑：因爲覺得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是慣用華語，所以覺得文字表現也就一般水準，不特別突出。

顧玉玲：本篇其實描寫的觀點很鮮明，從食物到口音，由於作者「不完全是外人」卻「還是有隔閡」，描寫「從妥協到堅持」相當細緻，但還不到我心中前三名。

G19 〈老公的秘密〉

阿潑：感覺應該是新住民創作，有很多有趣的鋪陳、有趣的觀察。我也常看張正老師的「移工文學獎」中的作品，很喜歡這種外地人看臺灣的視角，而且結尾收的很意外、有趣。

張正：這篇確實很有趣，但最大的敗筆是標題，老公喝竹葉青算什麼秘密？在劇情上不通。

顧玉玲：我認爲這篇在決選作品中的文字駕馭力上有前三名，所以這篇一定是臺灣人的創作，因而影響我對他的評價。我認爲這篇是虛構創作的小說，文字優秀、敏銳，但這個結局絕非一個新住民會作的選擇，這是臺灣女性會做的事，卻不是新住民女性會選擇的方式。以小說而言本篇很優秀，文字看似質樸、但觀察細膩，是對文字很有駕馭能力的人以節制的方式才能寫就。但這個結局卻顯現作者對新住民的認知太淺。

G44 〈我在新北的故事〉

阿潑：這篇姑且不論是否有人捉刀，但至少他文章中是有對比性的。故鄉、異鄉、宗教、食物，有空間交錯的感覺。

張正：結語的「幸福密碼」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雖不到頂尖，但本篇確實有優秀之處。

G61 〈氤氳〉

顧玉玲：我覺得這部作品應該也是創作出來的小說，但卻有真實性。而且在 1000 字的篇幅中用了飛機雲、用了菸、雨，等等象徵物符合主題「氤氳」。雖然就整個獎項上不堅持一定要到前三名，但就寫作上我認爲本篇的寫作技法很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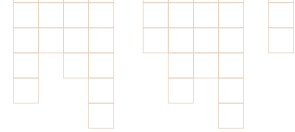
隨後討論第二次投票中獲得兩票以上的作品：

G18 〈我在新北的故事—遠方的胡志明市〉

張正：對這篇其實我第一個印象是「文采太好」，但後來想想因爲絕大多數都是臺灣人的創作，而且文中其實也提及了他是新住民第二代。文章的比喻非常生動，如像挑西瓜拍個兩下、小男孩的眼淚砸在腳背上會痛等等都很出色。

顧玉玲：文章講那種年少的、倔強的悲傷，都不寫她的哭泣、難過，但卻散見在其他地方，譬如她弟弟的哭泣，或是國語考一百分，很多地方都顯現出這種新住民二代的複雜心情。

阿潑：這篇其實主軸是三位女性，奶奶、媽媽跟作者本人，只是媽媽是越南人。這種女性觀點讓我非常感受深刻。或許我自己也



是女性，媽媽也覺得在家中不被重視，所以可以體會這種逞強。可以感受傳統社會的壓抑，以及想要逃脫卻逃不出去的苦悶。

顧玉玲：她從頭到尾都說不想母親、不傷心，但其實在這些細微的地方透露出微妙的心情。

G51 〈我在新北的故事—銓〉

顧玉玲：這篇其實是我心中的前三名。他的切入點非常特別，以一個「學習越南語的臺灣人」的角度，並透過他學習越南語這件事，來呈現外人對於東南亞新住民微妙的心態，包含作者本人的母親。並因為他學習了越南語，而能夠去幫助跨國銜轉生，而幫助到文章開頭提及的「銓」，文章結構也很精妙。作者語「銓」之間的教學相長也很動人。

張正：除了情節出色外，一些形容也很生動，如「歪七扭八的語言」、「拿錯的鑰匙去開鎖」、「字母全部堵塞卡在齒縫」等。這篇也是我心中前三名的作品。

阿潑：這篇與 G17 有類似的主題但這篇更優秀，唯一的敗筆是其實根本不需要「※」這個分段符號吧。而且這篇很厲害的是最後把「新住民不擅長中文怯於開口」的心態用他自己的體會，勇敢地踏出一步，不論是學習越南文改變了身邊對新住民不了解的親友的態度，或是勇敢地向越南人講越南語，很正面。

G55 〈一堂國語課〉

張正：以我這個不會寫詩的人來看，是我也看得懂的詩。有另

外幾篇詩作就太過華麗了我看不懂。從ㄅㄆㄇ一路寫下去，也有嵌入地名，很有意思。最後還有一點成人的描寫。

阿潑：我覺得他有一種從牙牙學語漸漸到可以流利使用語言，再慢慢代入景色、感官，非常有畫面。

顧玉玲：這篇應該也是出自臺灣人之手，但他「假設」自己是個外配爲了孩子來學ㄅㄆㄇ，他挑選了很棒的切入角度，帶出臺灣與他家鄉的對比，都是讓人看了舒服的。也有隱約帶到「不會遭受異樣的眼光」，也有比較露骨的身體的描述，但這些都是在寫他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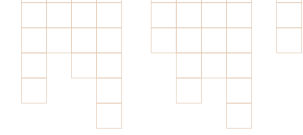
G60 〈我在新北的故事〉

阿潑：這篇藉由身障者坐輪椅與新住民被排外，寫出雙重邊緣的感覺，相當精煉。只是錯字真的有點多。

張正：這篇我也相當喜歡，雖然還到不了前三但也相當優秀。「異鄉人的身份是否也算是一種殘疾」這句非常生動。「不捲舌的華語講不出我遙遠的心事」喻示了作者陸配的身份，因為臺灣的華語不捲舌。

阿潑：不過這篇其實除了身份認同之外，更讓我覺得要重視城市的無障礙空間。

顧玉玲：這篇也是我認爲文字能力有到前三名的佳作，而且「移民」與「身障」的雙重汗名非常動人。原本我把這篇排到稍微後面一點是我不太能從文字脈絡感受到作者的身份，但聽張正說這是陸配就比較清楚了。



G72 〈洄游〉

阿潑：這篇就很明顯，作者母親是陸配。透過食物寫媽媽那邊的味道，這篇透過海鮮就寫得非常出色，文學性很強。

張正：我比較好奇的點在從大陸到台灣可以帶這麼多東西嗎？可以帶回一個冰箱？過海關的時候狗狗會過來聞吧。這篇文學性很不錯，比喻也很好，但由於有些太過超現實讓我稍微扣了一點分。冰箱有電流的聲音是不是快壞了？這篇跟 G60 都寫陸配，但 G60 帶的主題比這篇更多一點。

G79 〈我在新北的故事〉

阿潑：這篇非常用心的把臺灣跟雅加達做對比，從石頭慢慢建成城的敘述也讓人覺得很用心。

顧玉玲：有一個很好的開頭，先反過來講我來這邊是「埋葬我家傳說中的祖先的土地」，並且到了這邊在他鄉遇到同鄉，意象與結構，特別是結構非常出色，要說缺點就是顯得有點政治正確，最後「終究要與離家四百年的祖先團圓」，但也不討人厭。相較 G51 比較不帶痕跡的政治正確，這篇在政治正確這塊顯得有些刻意。

阿潑：其實臺灣本身就是移民爲主的地區，這篇從荷蘭殖民開始寫起，帶到新北市目前也是外來人口最多的都市，剛好搭上「新北市文學獎」。

G1007 〈救燕記〉

阿潑：可能因爲我對香港有點特殊情感，所以看到這篇用雛鳥

在隱喻香港的處境，感嘆雛鳥何時可以還巢。說到新住民可能很多人會先想到東南亞、大陸，但香港人此時確實也成了最新的新住民。

張正：故事是好故事，但比喻不夠深刻，還需要讀者腦補。而且以新住民的主題上也略顯不足。

顧玉玲：不過這篇還有一點優點就是寫作上不慍不火，也不是很情緒激昂，就是心懷喜樂的作成了一件事。

最終投票，每位老師就自己最喜歡的前五篇作品分別給 3、2、1、1、1 分，最終 G18 〈我在新北的故事—遠方的胡志明市〉獲得 6 分榮獲本屆首獎。G55 〈一堂國語課〉、G51 〈我在新北的故事—銓〉與 G79 〈我在新北的故事〉均獲得 5 分，三位評審協商建議將三篇作品均列爲優等，酌情減少兩篇佳作，因此結果爲一篇首獎、三篇優等、八篇佳作。

三位老師最後決定以 G4 〈真正的家園〉入選最後一篇佳作，其他獲得佳作的有：G16 〈生活如一盤海南雞飯〉、G19 〈老公的秘密〉、G44 〈我在新北的故事〉、G60 〈我在新北的故事〉、G61 〈氤氳〉、G72 〈洄游〉、G1007 〈救燕記〉。

第十一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發行 新北市政府
出版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侯友宜
總編輯 龔雅雯
企劃編輯 于玟·翁玉琴·王錦華
行政編輯 陳明昌·林淑琴·謝岱倫·賴玥伶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28 樓
電話 02-2960-3456
傳真 8953-5302
網址 <https://www.ntpc.gov.tw>

編輯製作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葉麗晴
專案總監 廖淑華
執行編輯 沈明聰
美術設計 王英姝、柯秦安
地址 220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 65 號 5 樓
電話 02-2251-7298
網址 <https://www.vistaread.com/>

ISBN 978-986-5462-81-9
GPN 1011002192
出版日期 2021 年 12 月
定價 新臺幣 280 元